武俠世界

一張刀（民初追捕故事集）　雲劍飛・著

深閨命案，一個年輕人蒙上不白之寃，捕手仗義，慨允代爲洗脫嫌疑，追查下，案情奇峯迭起，一張刀引出另一張刀，過程驚險重重，到底那一張才是兇刀，那一個才是眞兇，欲知結果……



$5.00

第28年

1

編者話

本刊今期邁進出版第２８年了。在過去的廿七年歲月裡，我們竭盡所能，依時出版，盡量發掘新秀作家，搜羅最佳作品貢獻給各位閱讀，這是有目共睹的。同時，在近數年來，雖然紙張油墨各項物價飛漲；薪金、稿酬也按年相繼遞增，但我們仍刻苦經營，保持原價，孜孜不倦出版下去，務求減少了讀者不必要的負擔，這也是事實的。但由今期起，鑒於核算業務虧蝕過甚，因而略將定價增加壹元（每册五元），以作彌補。情非得已，敬希見諒，並感謝各位讀者繼續鼎力支持。

☆ ☆ ☆

巨型小說民初〔追捕〕故事：〔一張刀〕，內容曲折懸疑，情節具有偵探性，敘述一個富家閨女離奇遇害，一個年輕人蒙上不白之冤，請求追捕手蕭原代其洗脫嫌疑，蕭原追查之下，發覺疑雲密佈，殺人兇刀一張一張的出現，到底眞正元兇是誰？看過本文，便有分曉，刋今期本刋第3頁。

☆ ☆ ☆

下期龍乘風又有巨著刋出，是楚雪衣傳奇故事〔風帝雲后〕，是一部佈局精妙佳作，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1期

（總號139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

一張刀

雲劍飛・文
可飛・圖

發生命案

破曉時分。

一條人影從一座大宅子的側牆內翻了出來，雖然圍牆高約丈二三，但那條人影攀着牆頭跳落外面地上時，却輕靈得一點聲响也沒有發出來，接身形一竄，迅捷地竄奔向前面不遠處的一爿疏樹林子。

就在那人影竄奔入疏樹林子內，一聲鷄啼從鎮的另一頭「喔喔喔——」啼唱起來。

跟着，便是一陣紛紛响應的鷄啼聲。

鷄啼聲中，一條人影從大宅子的後院牆頭上冒了起来，脚忙手亂地翻上牆頭上，再抓着牆頭攀下去，手一鬆，一屁股重重地墜落地上，發出一聲悶窒的痛哼聲，急急爬起身來，左右張望了一下，再扭頭望一眼背後的那堵高牆，便蹣跚地一直向前奔去，但却不時扭轉頭望一眼，很快，便消失在曉色初露的晨曦中。

搜捕兇徒

那座大宅子在前後不到二刻鐘內，有兩條人影從牆內翻出來溜走了，裏面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但宅子內肯定出了事情，否則，那兩條人影怎會先後從牆頭上翻出來，急急溜走？

× × ×

那座大宅子內，果然發生了事情。

只是，那是在天色大亮後，才被人發現的。

發現出了事情的，是一位年約四十許的僕婦張媽，當她走向一間房間時，驀然在那房間門前的左邊門框上，驟眼看到一個觸目的血掌印！

這位張媽乃是一個從不殺生的善信，乍然看到那個觸目驚心的血掌印，嚇得她張口發出一聲驚悸的尖叫，身子顫了一下，雖然沒有昏暈過去，却雙脚一軟，跌倒在地。

張媽那一聲尖叫霎時驚動了宅子內的其他人，在一陣叫聲中，從宅子內的各處，先後奔來了幾個人，其中那個最先奔到來的漢子急聲問道：「張媽，發生了什麼事？」

這人年約三十五六，身子壯實，下巴上滿是鬍渣子，形貌粗獷，乃是這座大宅子內的一名長工頭兒，由於練過幾年把式，也因此被這座宅子的主人所賞識，指派他兼作護院之職，他的大名叫宋全德。

至於這座大宅子的主人，乃是鎮上的首富，也是鎮長的羅錫銘。

這位羅鎮長今年剛好四十五歲，早年曾在廣西講武學堂肄業，本來，他可以憑此「學歷」而晉身軍政界的，因爲當年先後與他在講武學堂就讀的人，如今有不少已是軍政界中的要人，那位在廣西省政府中任職秘書長的朱某人，就是他的同窗。

而他之所以出任鎮長之職，就是那位朱某人力邀之下，才幹上的。

「血……血……」張媽伸出顫抖的右手，咬着咀，只能說出這個字來。

宋全德順着張媽的手指處望過去，一眼看到門櫃上的那個血掌印，不禁倒吸了口氣，心中恐慌，張着口，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什麼事？什麼事？」紛紛趕到來的幾名男女中，有一個年約五十上下的老者喘着氣問。

「勝叔，大小姐的門框上，有一個血……掌印！」宋全德慌惶地對那老者說。

那個被叫做勝叔的老者，就是羅家的管家，名叫羅勝，是羅家的遠親，論起輩份來，比羅家的主人——羅錫銘還高一輩，故此，家裏的上下人等，都稱他一聲勝叔。

這羅勝自十多歲起，便在羅家幹活，幹了幾十年，對羅家忠心耿耿，頗得羅錫銘的信任。

羅勝聞言之下，雙眼一睜，慌忙往羅家大小姐那間房間望過去，果然看到門框上有一個觸目的血手印，心頭一陣驚悚，也顧不了喘氣，慌急地道：「這……怎會……有一個血手……印在大小姐的門框上的？大小姐怎麼了？」

一言提醒了張媽與宋全德兩人，兩人同時心頭一跳，張媽抖着聲道：「是啊，怎麼——聽不到大小姐的動靜……待我進去……看一下。」

原來，這處地方乃是羅家大小姐的居處，而那位張媽，是專責服侍大小姐起居飲食的老媽子，而除了這位張媽外，還有一個丫頭日常陪侍，就睡在隔壁的那個小房間內。

照說，張媽的那一聲尖叫，就算羅家大小姐以及那名叫阿彩的丫頭睡得再死，也會驚醒過來的，但現在却一點動靜也沒有，那就只有一個可能：一定是出了什麼事！

張媽與宋全德及勝叔都不是白痴，這時，他們心中都是那樣想，大小姐一定是出了什麼事！

這時候，那些長工及僕婦下人等，已紛紛趕到來，圍聚在大小姐的房間外面，也都看到那個令人觸目驚心的血手印，一個個變顏變色，慌恐地低聲談說着。

宋全德連忙接口道：「張媽，我與你進去看一下。」說着，他上前兩步，扶住了雙脚發軟、舉步維艱的張媽，走向房門前。

走到門前，兩人停下來，宋全德沒有忘記，他是個男人，不便貿然進入大小姐的房間，於是對張媽道：「張媽，你叫大小姐吧……」

張媽喘口氣，定定神，一手掩着心口，才抖着聲叫道：「大小姐，妳醒了麼？妳沒有什麼事吧？」

勝叔與那些長工僕婦皆睜着眼，屏息看着，一顆心懸着，切盼聽到大小姐的應聲。

但房間內却一點聲息也沒有，大小姐沒有回應張媽的呼叫。

吸口氣，張媽又叫道：「大小姐，我是張媽啊，妳醒了麼？」

宋全德這時雙眼正緊緊地盯着門框上的那個觸目的血手印，心頭劇烈地跳動起來，神色驚震。

房內依舊聽不到大小姐的應聲。

甚至，連隔隣那個房間內的阿彩也沒有動靜。

一絲不祥的感覺陡地同時在各人的心頭升起。

「張媽，妳快進去看看，大小姐怎……麼樣……」勝叔的手心已沁出冷汗來。

張媽雖然心驚，只好硬着頭皮，伸手去推那兩扇關起來的房門！

宋全德彷彿乍然驚醒過來般，神色微變了一下，急急道：「待我去看一下阿彩！」說着，便走向隔隣那個房間。

那兩扇房門在張媽的伸手一推下，隨手而開，原來兩扇房門只是虛掩上的。

張媽以及勝叔等人目睹之下，都不由心頭悚然驚跳了一下——大小姐的房門怎會沒有在裏面閂上的？

這是大悖常理的，就連他們這些下人，在晚上睡覺時，也會閂上房門的，何況是大小姐——一個未出嫁的富家閨女！

這只有兩個可能：一是大小姐已起床外出，但這是不大可能的，這位大小姐不是一個早起的人，不可能這麼早便起了床出外；第二個可能就是，大小姐出了事！而衆人都有一種感覺：大小姐極可能出了什麼事。

「大小姐——」張媽叫了一聲，才一脚跨入房內，同時探頭往內張望。

「勝叔，發生了什麼事？一大早便嘈驚叫的！」說話的是一個大約三十出頭的人，才急忽忽地走到來的。

勝叔正目不轉睛地看着張媽走入大小姐的房間，乍聽那人對他說話，忙扭頭一看，馬上急急道：「大少爺，是你，大小姐的房門外的門框上，不知……怎的……有一個血手……印……」

這位三十出頭，被羅勝稱爲大少爺的人，正是羅錫銘的長子羅大器。

原來羅錫銘有一妻三妾，分別替他生了四子一女，羅大器與羅漪湘——也就是羅大小姐，乃是正妻所生，羅漪湘雖然排行第二，但由於是獨女，又是正妻所生，因此羅錫銘對這位女兒鍾愛有加，視如掌珠，甚至比四位兄弟還受父母寵愛，本來按照長幼之序，她應該被稱爲二小姐才對，但由於羅錫銘對女兒的鍾愛，却叫家中的下人也稱她爲大小姐。

羅大少爺聽勝叔那樣說，大吃一驚，急忙循着羅勝的手指處望過去，果然看到在二妹的房門框上，赫然有一個觸目心驚的血掌印，心頭驚跳之下，慌恐地顫着聲道：「勝叔……怎會……有一個……血掌……印的？」

勝叔正要說話，張媽却陡然發出一聲駭悸的尖叫聲，令到衆人不禁神情驚震了一下。

原來，張媽已走入了房間內，從那一聲尖叫，衆人雖然看不到房間的情形，但也想像到，大小姐的房間內，必定發生了什麼恐怖的事情，否則，張媽不會發生那一聲駭悸至極的尖叫聲的！

「張媽，發生了什麼事啊？」羅大器神色驟變之下，急叫聲中，三步兩脚，向房間撲去。

勝叔也驚慌地跟着撲向房間。

「勝叔，阿彩被人勒死了！」宋全德一臉驚恐地從隔隣那個小房間內衝出來，一眼看到羅大器，忙叫一聲：「大少爺……她……」

羅大器脚步一窒，瞪着宋全德，疾聲道：「全德，阿彩被人勒死？」

羅勝冷不防羅大器驟然停下來，幾乎一頭撞在羅大器的身上，弦然道：「阿德，眞的麼？」一張臉白了。

宋全德粗濁地喘了一口氣，恐駭地說道：「眞的，阿彩被人勒死在床上，好可怕！」

羅大器臉色一變，吸口氣，一股寒氣從心底陡然升起，抖聲疾道：「快進去看看漪湘……」

說話間，已一頭衝進羅大小姐的房間內。

羅勝與宋全德這時已顧不了有所避忌，慌忙跟着衝入去。

一陣急促碎亂的脚步聲，也就在這時響起，那些神色慌恐的長工下人及僕婦忙循聲望去，原來是羅老爺——羅錫銘與一妻妾及其餘三個兒子趕來。

× × ×

羅大器與宋全德衝入房間內，第一眼看到的是倒在床前地上的張媽。

張媽竟然暈過去，怪不得再聽不到她的聲息。

羅大器與宋全德不由莫明其妙起來，因爲他兩看到躺在床上的羅漪湘似乎沒有什麼異樣，面向牆側臥着，身上蓋了一張薄被，表面上看不到有何不妥。

但兩人却知道，羅漪湘必是發生了甚麼事故，否則，怎會仍躺在床上不動的，還有，張媽雖然胆小，也不會無緣無故暈過去的。

兩人對看了一眼，羅大器懷着忐忑的心情，叫了一聲：「二妹——」

床上的羅漪湘一點聲息也沒有。

羅大器再也忍不住，一步衝到床前，口裏叫着：「二妹，妳怎麼了？」伸手便去搖動羅漪湘的肩頭。

豈料他這一搖，側臥着的羅漪湘肩頭一動，平躺下去與他打了個照面！

羅大器即時發出一聲駭然至極的怪叫，雙脚一軟，幾乎撲倒在床上。

站在後面的宋全德入耳心驚，疾忙搶上去，口裏急道：「大少爺，怎麼了？」頭一探，一眼看到羅大小姐那張睜眉突眼張咀呲牙的可怖樣子，他也不由驚悸得發出一聲駭叫，倒退了一步。

「血！血！」羅大器抖着咀唇，驚懼地叫着。

別看羅大器已二十六、七，還是鎭上保安隊的隊長，但他長了這麼大，可是從未見過一個被殺的人，尤其是如此可怖的死相，他沒有被嚇暈過去，已是奇跡了！

宋全德吸口冷氣，壯着胆子再看，果然看到羅漪湘的喉頭上，血漬殷然刺目，靠裏那邊的肩頭衣領及胸前，皆被染得殷紅一片，喉頭的血漬已凝結了。

「大少爺，老爺問，大少姐怎麼了？」外面傳來羅勝的叫聲。

羅大器神情微震了一下，從驚駭中醒覺過來，連退了兩步，幾乎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幸好宋全德忙伸手一把扶住了他。

「爹……二妹……死了，被人殺……死了！」嘶啞地扯着喉嚨叫起來。

外面刹時響起一陣驚慌的駭叫悲呼聲，還有女人的尖叫聲，一把震顫但却沉宏的聲音傳入房中。「大器，你說什麼？漪湘死了？」隨之是一陣蹌急的脚步聲。

「湘兒——」一聲悲哀的呼叫聲隨着脚步聲陡然響起。

羅大器與宋全德忙走出去，只見父親以及母親及幾名兄弟悲痛地擠入來，羅大器忙叫道：「爹，媽……」下面的話，却被生母的一聲悲嘶截斷了。

刹時之間，房內響起一片悲哭哀嚎之聲……

× × ×

好不容易才將哭昏過去的母親抬回房中，並勸走了三位庶母，同時吩咐下人買辦喪事需用的物品，羅大器才喘口氣，與父親、羅勝及宋全德議論起羅漪湘被殺的事情。

羅錫銘痛失愛女，痛不欲生，但爲了要查出是什麼人殺害女兒的，只好强抑悲傷。

羅大器雖然也悲痛不已，但目前最重要的是追查是誰殺死妹子的，所以，他也只好打起精神，與父親及宋全德、羅勝在房內外查看起來。

而在這之前，他已吩咐一名長工趕到隊部，傳他的話，着他的副手——黎隊副派幾名士兵到家中守衞，其餘的立刻到鎭上各處搜查，將形跡可疑的外地人帶回隊部聽候查問。

這羅大器雖是富家子，但自小便在南寧的洋學堂讀書，也算見過世面，爲人頗有主意，不是那種草包。

從房內的跡象看來，他們斷定，羅漪湘是被人殺死的，而兇手極有可能是被羅漪湘驚覺到有人潛入房間內，才被那兇手殺死的，致命傷是在喉頭的那個傷口。

而房內有被搜掠過的跡象，經過搜查，發現羅漪湘的首飾全部不見了，還失去一些錢。

最令羅錫銘父子不致感到羞憤的是：羅漪湘死前雖然有掙扎過，但却沒有被强暴過的跡象，而她側臥的姿勢，有明顯的跡象，是被兇手殺死後，才佈置成那樣的，他們猜測，兇手那樣做，目的是想不致被人太早發現羅漪湘被殺，從而令到他有多些時間逃得遠一點。

而目前最重要的是，盡快找到那個兇手。

這是羅錫銘父子目前唯一最着急的。但兇手到底是什麼人呢？

宋全德將自己心中的思疑說出來。「老爺，大少爺，我認爲兇手極有可能是阿興。」

羅錫銘父子聽他那樣說，不禁怔了一下，一齊望着宋全德，同聲道：「阿德，你怎會認爲阿興是殺死漪湘的兇手？」

羅勝也接口道：「全德，若沒有眞憑實據，不要亂說，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宋全德看了三人一眼，胸有成竹地道：「老爺，大少爺，勝叔，你們都知道，阿興的左手尾指，小時候便斷了的吧？」

羅錫銘三人不由都點點頭。「全德，那是認識阿興的人都知道的，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羅大器直視着宋全德。

「老爺，你們隨我到房外，再仔細看一下門框左邊上的那個血掌印。」宋全德說着先走出房外。

羅錫銘三人聽他那樣說，知道那個血掌印上，必有什麼蹊蹺，先前他們曾看到那個血印，但由於心中傷痛，所以都沒有怎樣仔細去看，當下急急走出房外，再看一下那個血掌印。

宋全德待三人細看了一遍，正欲發問時，羅大器臉色驟變，疾聲道：「爹，你看到沒有，這個血掌印上，尾指那部份，缺了一大截的！」

羅錫銘連連點頭道：「我看到了，尾指部份確是少了一大截！」

羅勝也驚聲道：「全德，你是從這個血掌印上尾指的血漬缺了一截，而推斷是阿興殺死大小姐的？」

宋全德肯定地道：「不錯！老爺，你們看清楚，這個血掌印雖然有點模糊，但指痕却清晰，你們也說尾指的印痕缺了一大截，那只有尾指缺了一大截的人才會留下這樣的一個掌印的……」

羅大器突然插口道：「而咱們家中及所認識的人當中，就只有阿興的左手尾指缺了一大截，與這個血印極之脗合，所以，你才那樣肯定地說，殺人兇手是阿興，是不是？」

宋全德重重地點點頭。「對！除了阿興，我想不出還有哪一個左手尾指缺了一大截的！」

羅錫銘聽得連連點頭，臉上動容。

羅勝也點頭道：「據我所知，鎭上的人除了阿興外，確是沒有人左手尾指斷了一大截的！」

「老爺，大少爺，只要找阿興來，將他的左手與這個血掌印對比一下，若是脗合的話，那就肯定是他殺死了大小姐！」宋全德拿眼望着羅錫銘父子。

「阿德說得對。」羅錫銘咬着牙對羅勝道：「阿勝，你快去將阿興找來。」

羅勝答應一聲，急急往前邊走去。

羅錫銘看着羅勝的背影，咬牙切齒地道：「若眞的是阿興殺死了漪湘，大器，我一定不會放過他！」

羅大器也痛恨地道：「一定要將他吊死！」

原來這阿興乃是羅家的一名表親，在十六歲時，便父母相繼病亡，他便來投靠羅家，羅錫銘見他人還精靈，又讀過幾年書，便收留了他，兩年前他出任鎭長之職後，還安排他在鎭公所做一名文書，兼替他上上帳，也因此，沒有搬到外面去住，仍然住在羅家。

而阿興的全名叫蘇見興，今年也有二十二歲，與羅漪湘是同年。

本來，像羅漪湘這種富家千金，是不

會還未出嫁的，但因爲羅錫銘只有她一個女兒，夫妻兩人對她鍾愛如珠，不想女兒這麼早便嫁出去，加上羅漪湘不知怎的，對於附近一帶來提親的人家，總是嫌三推四，因此遲遲嫁不出去，但羅錫銘夫妻卻一點也不心急，一來可與女兒親近；二來，他們也認爲，像他們這種大戶人家，不愁女兒嫁不出去的，這就是羅漪湘至今仍然待字閨中的原因。

× × ×

「老爺，大少爺，找遍了，也找不到阿興！」羅勝氣急地匆匆奔向羅錫銘三人，喘着氣直叫。

「什麼，找不到阿興？」羅大器搶前一步，迎上羅勝。「怎會找不到他的？」

「大少爺，老爺，阿興一定是畏罪逃了！」宋全德接上一句話。

羅勝喘口氣，說道：「大少爺，阿興不知到那裏去了，問亞樹他們，都說不見阿興，他也不在房間內……」

「那你有沒有叫人到鎮公所去找他？」羅大器打斷了羅勝的話。

「有！我已叫了阿祥到鎮公所找他。」羅勝連聲說。

羅錫銘揑着拳頭，狠聲道：「要是找不到阿興，那他一定是畏罪潛逃，那狗養的，我不會放過他，要他償命！」

正說着，一個漢子急急奔來，羅勝一見，張口叫道：「阿祥，找到阿興麼？」

阿祥答道：「勝叔，找不到，公所內的人都說，阿興沒有到過公所！」

「大器，馬上吩咐所有的人手，去找尋阿興，一定要將他找到！」羅錫銘厲聲嘶喝！

「爹，我馬上去！」羅大器答應一聲，招呼宋全德與他一道走。

羅勝看到羅錫銘鐵青着一張臉，氣呼呼的，忙說道：「老爺，你還是先回房歇一下吧，大小姐的身後事，我會全力打點的……」

羅錫銘看一眼房內，眼中忽然流下淚來，悲聲道：「阿勝，就交給你辦了，一定要辦得風風光光的，我只得這個女兒，本來……想不到……白頭人送黑頭人……」他已泣不成聲，說不下去。

羅勝忙安慰他道：「老爺……請節哀順變，身體要緊啊，我扶你回房吧。」他自己也流出淚來。

羅錫銘邊往外走，邊喃喃着咽聲道：「那忘恩負義，狼心狗肺的阿興，我不會放過他的，我要他墊屍底，我一定要他墊屍底……」

× × ×

羅家大小姐被殺的消息，隨着那些在鎮內外四出找尋阿興的保安隊員及羅家長工的出動，一下子傳遍了鎮上。

這是一件大事，所以，鎮上的人都在談說着這個消息，而不少穿鑿附會的謠言也四起，其中最繪形繪聲的一個謠言是，羅家大小姐是被阿興因奸不遂被殺的。

而阿興也立時成了人們着重談論的人物。

自然，也有不少好事的三姑六婆，到羅家門前，看熱鬧聽消息。

總之，整個鎮上一片哄動。

而羅家也是一片愁雲慘霧。

天黑前，在鎮內外找尋阿興的人手都陸續回到鎮公所，而每一撥人的報告都是：找不到阿興。

羅大器一直坐在鎮公所內，整日皆坐立不安，聽完所有人的報告之後，他一拳搥在桌面上，大叫道：「怎會找不到他的？你們都是飯桶，難道他會飛天遁地？都給我再去找！」

所有人皆面面相覷，臉有不豫之色，卻沒有動。

羅大器見衆人不聽他的說話，不由怒氣勃發，握拳吼喝道：「還不快去，你們胆敢不聽我的話！」

黎隊副見羅大器怒發如狂，他只好硬着頭皮說道：「隊長，天快黑了，弟兄們找了一整天，沒有歇過，都累了，而且，天黑後，很難找尋，還是讓弟兄們歇一下，吃過晚飯，準備好火把後，再去找尋阿興吧。」

羅大器不是一個蠻橫的人，他這麼狂怒氣急，只因他心急要找到阿興，好爲妹妹報仇，在氣怒悲急之下，他才如此狂怒的，聽了黎隊副的話後，他刹時冷靜下來，想想也是道理，當下揮揮手道：「好吧，你們歇一下，吃過飯後，馬上再去找尋阿興，務必要在今晚將他找到！」他忽然也感到肚餓起來，這才省起，自己在午間只匆匆扒了一碗飯，便吩咐了那位黎隊副幾句話，這才匆匆往家中走去。

黎隊副待羅大器走後，便吩咐那些隊員去歇一下，他却沒有歇下來，忙着去準備火把。

吃過晚飯後，分派了火把，黎隊副便又帶着那些隊員及羅家的長工，分頭到鎮內外再找尋蘇見興的下落！

這一次，他遵照羅大器的吩咐，帶了幾個人，一直追尋出老遠。

而羅大器在吃過晚飯後，看到父母皆抑止了悲痛，不會有什麼事，而羅漪湘的身後事也被羅勝辦理得妥妥當當，不用他操心，便又回到鎮公所，等候消息。

這時，不但是他與父親及家中各人，還有鎮上的人，都認定了蘇見興是殺死羅漪湘的兇手。

對於羅漪湘這個唯一與他同母所生的親妹子，兄妹之間的感情一向很好，他也很痛愛這個妹子，也所以，他對殺死他妹子的蘇見興，痛恨異常，恨不得將他親手殺死。

本來，他一直對這位表親——蘇見興是頗有好感的，認爲他頗有才幹，也因此，他雖然看出蘇見興與自己的妹子頗有意思，他也沒有阻止及說破，否則，羅錫銘必然會將蘇見興趕出羅家，逐出鎮外去。

所謂知子莫若父，而知父也莫若子，羅大器深知父親對門戶之見極深，所謂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無論如何，父親是不會將妹子許配給蘇見興的。

也因此，他更加痛恨蘇見興，認爲他是個忘恩負義，狼心狗肺的人，一定是眼見無論怎樣喜歡自己的妹子，也不會有結果，愛恨交加之下，喪盡天良，殺了羅漪湘。

他暗自對自己發誓，就算是天涯海角，也要將蘇見興抓回來，替他的妹子墊屍的！

這時候的等待，對羅大器來說，是一種難耐的煎熬，他掏出袋錶來看一下，原來已經是深夜十一時三刻了，他那些手下及家中的長工在晚飯後外出搜尋至今已差不多六個小時，却仍未回來，那就是說，仍未找到蘇見興。

他再也呆不下去了，拉開門走出鎮公所，打算到鎮上去看一下。

那知他才走出門外，一眼便看到有幾個人急步走來，他睜眼再看，認出那是隊上的幾名弟兄。

他忙心急地叫道：「找到了人麼？」

那幾個人眨眼間便走到他的面前，果然是隊上的弟兄，走在最前面的一個馬上應道：「隊長，是你！我們這一撥找不到阿興那兇徒，而帶去的火把却燒完了，只好回來。」

另一個接口道：「隊長，我們一直找出了差不多十里，說不定，阿興已逃到不知那裏去了。」

羅大器一聽，心中頓時冷了下來，躁急地道：「長旺，其他的人呢？」

當先那人就是長旺，忙說道：「隊長，其他的人不是與我們一道，分開到各處去找，說不定，他們之中有一撥人找到阿興也說不定。」

這長旺是個頗機靈的人，不想讓羅大器太過失望，機巧地說了那句話，實則，他心中已斷定，其他的人也像他們幾個一樣，不會找到蘇見興，否則，只怕早已驚動了鎮上的所有人。

羅大器果然被長旺那句話說得心中稍舒，說道：「長旺，你們往那個地方向搜尋？」

長旺道：「西北方……」

忽然，又有人急急走來，衆人一眼便看出，那些人都是隊上的弟兄及羅家的長工。

羅大器急不及待地向那些人叫道：「找到那殺頭的阿興麼？」

那些人中有一個人應道：「隊長……我們都找不到阿興，火把都熄滅了，天又黑，很難再找下去，只好返回來。」

說着，那些人已走到近前，羅大器看着那個回來的人說道：「阿然，你們都在附近一帶找遍了？」

「找遍了。」那個阿然答道，原來他是隊上的一名隊目。「隊長，要是阿興那殺頭的躲在鎮外附近一帶，早已被我們將他揪出來了，照我猜測，他極有可能已逃出很遠，否則，我們一直找出十里外，像我們這種撒網打魚的搜法，不可能找不到他的！」

「阿然，除了你們這些人外，還有那幾撥人還未回來？」羅大器聽阿然那樣說，心中又躁急起來。

「還有隊副及大頭輝那三撥人還未回來。」阿然掃一眼站在鎮公所前的那些人，說道。

「隊長，莫非黎隊副他們那幾撥人有甚麼發現，所以這時候還未回來？」長旺乖巧地對羅大器說。

羅大器頓時精神一振，翹首往前望去，彷彿這一望，就眞的會望到黎隊副他們將阿興押着走回來。

但夜色黑沉，鎮上除了他們這些人外，其他的人家早已進入了睡鄉，只偶爾傳來一兩聲狗吠聲。

「隊長，咱們還是回隊部等黎隊副他們回來吧。」阿然說道。

羅大器雖然躁急，却知道部下搜查了一晚，都累了，當下點頭道：「嗯，你們都回隊部歇一下吧。」

他自己却仍然站在那裏，眼瞪瞪地望着前面。

那些隊員與長工也確是累了，紛紛走回鎮公所隔隣的隊部歇息一下。

在一個更次之內，那三撥人也陸續回來了，最後回來的是黎隊副那一撥人，可惜，那三撥人都是空手而回，令到羅大器失望不已。

羅大器在與黎隊副走回隊部時，忍着心中的焦躁懊惱，對黎隊副道：「老堅，你們是怎麼找的，找了這麼久，也抓不到那殺頭阿興，難道他飛上了天不成？」

黎志堅聽羅大器那樣說，知道他是在失望焦躁之下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當下也不生氣，說道：「隊長，我很明白你此刻的心情，我也想抓到阿興，但我們確是找遍了附近一帶，確是找不到阿興，我敢說每一個人都盡了力去找尋，但都找不到，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依我猜測，阿興那傢伙極有可能已逃出了很遠，所以，我們才在鎮內外找不到他。」

羅大器也感到自己說的話有點過份無理，當下伸手拍拍黎志堅的肩頭，說道：「老堅，我知道你們已盡了力去找，剛才是我一時躁急之下，才那樣說的……你的猜測極有可能，但會不會他所躲在鎮上的某一處呢？」

黎志堅馬上搖搖頭道：「照我所想，阿興那傢伙絕不會仍留在鎮上。你想一下，大小姐被殺……的事已傳遍了全鎮，可說無人不知，鎮上的人，有那一個胆敢收藏他這個殺人兇手？再說，換轉是你，在殺了人後，也不會蠢到仍躲藏在鎮上吧？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輩子，遲早也會被找到的！所以，我敢斷定他不會躲藏在這鎮上。」

羅大器聽着，深覺有理，點點頭道：「老堅，你說得有道理。」雙眉緊蹙，躁急不安地道：「阿興那傢伙要是逃出了很遠，而我們又不知他逃向那個方向，那豈不是很難追尋到他？」

黎志堅安慰地道：「隊長，雖然有點困難，但總會找到他的，我們只要派出多些人手，四出查問一下，像阿興這種喪家狗，總有踪跡可尋的，只要找到他的踪跡，然後鍥而不捨地追尋下去，一定可以將他抓到，替大小姐報仇！」

「志堅，你就是行，我沒有看錯你。」羅大器讚賞地拍拍黎志堅的肩頭，急不及待地道：「就照你的辦法去做，爲恐阿興那殺頭的逃得更遠，是不是這就馬上分派人手去追查他的踪跡。」

「隊長，急也不在一時。」黎志堅忙道：「我相信阿興不會逃出太遠的，他爲了掩藏行跡，肯定不敢明目張胆地逃竄，那他就不會逃得太快，何況，晚上天黑路難走，他在心慌意亂之下，必然倍感疲累，也要歇息一下的，何況，弟兄們搜尋了一日一晚，也確是疲累極了，所以，還是

讓他們好好地歇息一夜，明天才分派他們四出追查吧。」

羅大器聽他那樣說，想想也是，雖然恨不得馬上便抓到阿興，但他只好同意道：「好吧，那你去對他們說一聲，我也要回家去歇一歇了。」

× × ×

蕭原全身沐在暮春那曖曖的艷陽下，只覺渾身舒泰，神清氣暢，脚步也特別輕快。

他走在這條路上，是去探望一個住在白沙鄉的朋友，那位朋友以前也是一名捕手，但却在四年前，因爲傷了右手，不能再玩鎗，所以便回鄉開了間小店舖，在兩年前，娶了媳婦，剛好在上個月生了個女兒，那麼巧，在十天前，這位朋友到南寧城買辦一些貨品，順便替快將彌月的女兒及妻子買一些布料衣物，遇到了蕭原，兩人立時暢談起來，可惜那位朋友翌日便要回白沙鄉下，不放心扔下坐月的妻子及未滿月的女兒，蕭原雖然是孤家寡人一個，但也很了解初爲人父的那種緊張與喜悅的心情，沒有强留他，但那位朋友却在臨走時，堅邀他在女兒彌月時，到白沙鄉喝一杯酒，蕭原在盛情難却下，加上這一段日子也閒得發慌，便答應了那位朋友。

其實，他在看到那位朋友那種幸福快樂滿足的神態，他心中不無感慨，生出了成家立室的念頭，由是興起了去湊興並領略一下那種家園樂的興頭來，這種生活，他已很久沒有領略過了，除了在兩年前回鄉探望他的姑母外。

白沙鄉距南寧少說也有六七十里，是以，他在距那位朋友的女兒彌月還有四天便起程趕往白沙鄉，由於時間充裕，所以，他也不用趕得那樣急，而他也好久沒有這麼悠閒地走路，所以，他滿有興趣地邊走邊領略着路上的滿眼風光。

他是在昨天便離開南寧的，他預算在明天中午前便可以趕到白沙鄉，所以，他走得很輕鬆從容，而他也在離開南寧時，買備了禮物，總不能兩手空空的到別人家喝滿月酒的啊。

午後的路上，行人很疏落，他在今早離開那家旅店時，已打聽清楚，在黃昏時，一定可以趕到榕江鎭歇宿，而他在吃午飯的那家村店，從那位老闆的口中，知道榕江鎭就在前面約十二三里外，所以，一點也不心急。

走了五六里後，他忽然感到有點便急，看看前後皆沒有人，便走下左邊路旁，走向一片疏樹林子，入內解溲。

× × ×

在樹林子內解溲完畢，蕭原正欲走出去，忽然間，他聽到遠處傳來一下槍聲。鎗聲入耳，他立刻便聽出，那一下鎗聲是從林子後面那邊傳來的。

對於鎗聲，蕭原有一種特別敏銳的聽辨力。

而那一下鎗聲，也自然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但他只是奇怪了一剎那，便走出林外，往路上走回去。

要是沒有甚麼事的話，他是會去看一下，到底那裏發生了甚麼事的，但他却不想躭誤了趕去白沙鄉的時間，所以，他壓抑了心中的好奇，不去理會。

才走回大路上，又一下鎗聲從那邊傳來，令到他脚步一停，扭轉身往那邊望過去。

由於路上與樹林子那邊有一段距離，所以，蕭原可以望到，樹林子後面不太遠處，有幾座相連的土崗，那連綿的土崗上，長滿了野松，望過去一片蒼郁，恍似一條起伏欲騰的蒼龍般。鎗聲就是從那幾座土崗的那一面傳來的。

「到底是甚麼人在那裏開鎗了，」蕭原在心裏嘀咕了一句，雙眼仍然凝望着土崗那邊。

土崗那邊又沉寂下來。

他的好奇心又被勾起來了。

但是他馬上便想起，他要趕去白沙鄉喝滿月酒，若是躭擱了，到時趕不到去，那就太對不起朋友了，於是，他壓下心頭那股强烈的好奇，轉回身子，開步往前走去。

但他仍然忍不住邊走邊扭頭往土崗那邊望一眼。

才走出十多步，那裏又響起鎗聲，這一次不是一下，而是接連響了三四下。

而且，鎗聲也比前一次響多了。

他的脚步不由一窒，擰身轉頭往山崗那裏望去，一雙眼睜得大大的。

而他壓抑下去的好奇心，又强烈地升起來。

驀地，又是幾聲鎗聲傳來，並且還隱約夾雜着呼喝聲，蕭原凝目掃望着中間那座土崗，立刻便發現崗頭上有些人影在松樹間閃現。

蕭原剎時瞪大雙眼，瞬也不瞬地望着中間那座崗頭，同時心中閃過一連串的疑問：「那些人到底是甚麼人？他們爲何開鎗？會不會是土匪？又或者是在追捕匪徒呢？」

就這思忖間，那座崗頭上响起連串的鎗聲及隱隱的呼喝聲，有不少人影在山松間閃現奔竄下這面的崗腰，蕭原望着，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好奇，拔脚往那邊奔去，同時伸手摸一下腰間的匣子鎗。

幹他這一行的，隨時會遇上意想不到的事故，或者被仇家尋仇，蕭原以前就試過不只一次被遭他抓捕的匪徒的親友尋仇，有一次還差點喪生在一個婦人的手下。故此，爲了預防萬一，只好不管到甚麼地方，也鎗不離身，以應付那突發的意外，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蕭原飛快地衝入樹林——那樣較從林子的兩邊繞過去快很多，往樹林子的後面奔去，耳中聽到一陣陣呼喝聲及一兩聲鎗聲，仍然聽不清楚那些呼喝聲的意思，很快他便奔到林後那裏，他却不敢貿然衝出去，以免引起誤會，在林邊的一棵樹旁停下來，向外張望。

他一眼便看到一個年輕人倉惶狼狽地跌跌跑跑向樹林子直奔過來，不時扭頭張望一下後面。

蕭原放眼望去，遠處山崗脚上，人影閃奔，並且發出一聲聲呼喝：「快追，他奔向那座樹林子！」

「他媽的，不要讓他跑了，一定要抓住他！」

呼喝聲中，「砰」地一聲鎗响，那個在沒命逃奔的年輕人猛地向前一撲，跌在

地上，蕭原看着，幾乎失聲叫出來，因爲他聽到，那一鎗是朝這邊發射過來的，他以爲那年輕人中鎗倒下。

及至看到那年輕人猛地從地上竄起來，蹣跚地急奔跑過來，他才鬆了口氣。

就這一會的功夫，遠處山崗脚上的那些人已紛紛衝下來往這裏奔過來，並發出聲聲呼喝：「……你跑不掉的，快停下來別再跑。」

「他媽的，你再跑，我們便向你開鎗射擊！」

「別跑了，你跑不了！」

那年輕人却聽如不聞，只是扭頭朝後望了一眼，便又發狂般，向樹林子奔來，彷彿只要跑入樹林子，便可以逃出生天一般。

蕭原看着那年輕人，直覺上感到他不是一個壞人，因爲那年輕人的年紀太輕了，而且，身上也沒有鎗，那倉惶但却純樸的樣貌，怎麼看也不像是一個壞人。

蕭原對於相人這一點是頗有心得的，他雖然從未看過相書，學過相人之術，但他由於抓捕過很多惡人，由是令到他能夠憑直覺便能分辨出一個人的善與惡，當然，那不是十拿九穩的，而他也不會單憑一個人的外貌便去判別一個人的好壞，否則，他早已死了。

但從眼前的情形看來，這年輕人絕無疑問，是在逃避後面那些人的追捕，而那些人是有鎗的，而且來勢洶洶，他雖不敢肯定追捕那年輕人的那些人是什麼人，但眼前的情形就算是白痴，也看出那些人是要對那年輕人不利，而且極有可能會錯殺那年輕人！

那年輕人這時已有如一頭喪家狗般，狂奔到樹林子前，也就在這剎那，「呼呼」兩聲鎗响，那年輕人慌恐地慘叫一聲，一頭踹跌在林子前的地上。

蕭原這時已閃身在樹後，距那年輕人不過二丈左右遠，所以，這一次他是看到那年輕人似乎受了傷，因爲那年輕人的左脚有血流出來。

蕭原再往前望去，只見那些人持着鎗，紛紛向這邊奔過來，有幾個則從兩邊包抄，由於那些人距離樹林子大約三四十丈遠，故此，蕭原可以大約分辨出那些人的衣着與身形面貌。

而且，那些人的呼喝聲也清晰入耳。

那些人都穿着灰黃衣服，雖然沒有戴帽子及佩帶徽章，但蕭原却一眼便認出，那是地方上的保安隊。

那麼，丈外的那個年輕人便不會是什麼好人，否則，怎會被那些保安隊追捕？

不過，有時候是不能從表面現象來判斷事情的，所以，蕭原沒有現身撲出去，將那年輕人制服。

因爲他知道，有些地方上的保安隊若是被一些土豪惡霸所把持的話，那便成了那些土豪惡霸欺壓良善的工具，這種事情，他曾親身經歷過，可說是體會深切。

也所以，他沒有魯莽地撲出去，將那年輕人制住。

那年輕人這時已從地上掙扎着撐起身來，艱難地一跳一拐地奔入林內，還扭頭望一下後面越追越近的「追兵」。

那些保安隊員確是越追越近了，蕭原可以清楚地聽到那些人的呼喝：「阿興，你跑不了的，快站住，否則，將你另一條腿也射斷！」

「阿榮，帶幾個弟兄快一點兒截到林子的那面，不要讓他逃了。」

「黎隊長，他已受了傷，肯定逃不了，放心吧！」

那年輕人臉上滿是驚恐之色，在撲入林內的時候，忽然一下子撲倒在地上，但他却馬上連滾帶爬地爬入了林內。

驀地，他一下子窒在地上，撐起身，恐慌地瞪着一雙眼，望着三尺開外，貼身站在一棵樹後的蕭原！

蕭原也在看着那年輕人。

那年輕人此時的神態模樣就像一頭面臨死亡絕境的困獸般，那種神態，就連經常在生死綫上打滾的蕭原，也不禁心中一陣惻然。

他有生以來，從未見過一個像眼前這個年輕人此刻所表現出來的絕望無告，恐駭慌惶的神態。

他雖然一手已摸在腰間的鎗上，但却呆住了。

這時，那陣陣呼喝聲越來越响亮接近，甚至連急驟快速的脚步聲也可以聽到，蕭原偷眼望一下林外，只見那些保安隊員就像一羣瘋狗般，極快地撲奔向林子，最快的那一個距林子大約十五六丈。

那年輕人像被刺了一刀般，驚惶地扭頭往林外望了一眼，隨即又猛地歪身撲向蕭原。

蕭原身形橫閃，同時拔出鎗來，指着那年輕人，只要那年輕人再向他撲來，他便不再客氣。

而他沒有採取行動，只因他在一閃身間，便發覺那年輕人對他根本沒有惡意。

那年輕人一撲空跌落地上，也顧不了疼痛，就那樣趴在地上，向着蕭原直叩頭，口裏惶急地哀告道：「……求你救救我，不要讓他們抓到我，我若是被他們捉到，我一定會死，求求你救救我啊！」額頭碰撞在地上，「咚咚」有聲。

原來那年輕人剛才那一撲，根本不是襲擊他，而是向他求告！

蕭原疾道：「你是什麼人？那些保安隊爲何要抓你？」

那年輕人惶急地道：「我叫蘇見興……他們以爲我殺了人，所以要將我抓回去，求你救救我，他們抓到我，一定會將我當殺人犯處置的。」

就這一剎間的功夫，蕭原已瞥到，那些保安隊員已衝到林子前數丈左右，但速度却慢了下來，提防地快步掩前來，呼喝聲也停止了。

「大哥，求求你，我眞的沒有殺了人啊，你救救我吧，他們一定會殺死我！」

那年輕人又哀告起來。

聽他自報姓名——蘇見興，那他就是羅鎭長的表親，在發現羅漪湘被人殺死在床上，門框上留下一個缺尾指血掌印，因此衆人都認定他就是殺人兇手，想不到却在這裏被鎭上的保安隊追上了，莫非眞的是天網恢恢？

林外那些疾掩過來的人果然就是榕樹鎭的保安隊，帶隊的是黎志堅，他們這一撥人終於追查到蘇見興的踪跡，一直窮追

不捨，終於被他們在這裏追上了。

× × ×

蕭原在一時之間，不能判斷蘇見興所說的是否眞實，不過，從他的神態及外貌看來，又不似是一個殺人兇手，而且說話時情眞意切，不像是說假話，這令到他不免躊躇起來，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出頭救他。

但眼前的情形却非要他下決定不可，因爲外面那些保安隊巳迅快地掩上來，只要來到林前，他就是想出頭，也力有不逮了。

因爲他只有一個人，而對方起碼有七八個人，在這種情形下，他是拗不過那些保安隊的。

當機立斷，他一手拉起蘇見興，疾聲道：「快起來躲入林中再說！」拉起蘇見興，就往林中竄去。

馬上便被飛快地掩前來的保安隊員看到了，有人大聲叫道：「黎隊副，原來阿興是有同黨的，小心一點，那人手上有鎗呢！」

「弟兄們，將樹林子包圍起來，不怕他們逃上天去！」

蕭原却充耳不聞，拉着蘇見興一直向林中竄入去，他這樣做，可不是決定了出手救蘇見興，而是想在林中向他查問清楚事情的始末，才確定値不値得帮他。

他是不想在遇上了這件事後，不聞不理，任由蘇見興被那些保安隊捉去，萬一蘇見興眞的是寃枉的，而那些保安隊又是什麼惡霸土豪的爪牙，那豈不是見死不救？那他會一輩子也不安心的。

何況，他在這短暫的接觸中，他巳生出一種感覺——蘇見興不似是一個殺人兇手。

雖然這是他的主觀感覺，但他却對這種感覺極有信心。

一口氣衝入林中深處，蕭原才停下來，蘇見興却一個站不住，撲倒在地上。

一口氣還未喘過，林外巳傳來一聲聲呼喝：「阿興，快出來，我們巳包圍了這座林子，你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輩子，你有胆殺人，爲何不敢認罪伏法？」

「殺人償命，古有律例，你出來，我們保證不會難爲你，否則，我們便闖進樹林，說不定，一陣亂鎗將你打死，你連辯白的機會也沒有。」

蕭原却不理會林外那些人的呼喝，因爲他知道，那些人是不會貿然衝進來的，他們都會顧忌到自己手上的鎗。

目注着蘇見興，他疾聲道：「起來，你要我救你，就一定要將事情的始末說出來，讓我看看認爲値不値得救你！」

蘇見興身上的衣衫及手脚皮肉破損了不少處，樣子十分狼狽，聞聲之下，就像遇溺的人抓到了一塊木板般，驚喜若狂地撑起身來，話無倫次地道：「大哥，我確是被寃枉的，我沒有殺大小姐，大小姐不是我殺的，我……她巳死了……」

蕭原沉聲打斷了蘇見興的話。「別急，站起來慢慢說！」

蘇見興語聲一窒，連聲道：「是，是！」掙扎着站起來，正想說話，蕭原却看着他脚上的槍傷，問道：「你脚上的槍傷重麼？」

蘇見興吸了口氣，搖搖頭道：「只是擦損了皮肉，痛……不碍事的……」

「那好，你先說出事情的始末，」蕭原截斷了蘇見興的語。「不要說謊！」

蘇見興慌恐地四下掃了一眼，囁嚅地道：「……他們……會衝進來的！」

蕭原眼一閃，道：「放心，他們不會這麼快便貿然衝進來的，你快說吧。」

「是！」蘇見興沒頭沒腦地道：「我進去的時候，大小姐巳經死了！」

「那位大小姐是誰？」蕭原插口道。

「大小姐就是羅家的大小姐，說起來，她還是我的表妹，不過，那是隔了幾代的表親，很疏遠的。」

「羅家在什麼地方？」

「在榕樹鎭，大小姐的父親是鎭長，我在鎭公所當文書，早年投靠他家，就住在他的家中。」

「羅家大小姐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被殺死的？」

「就在前天天快亮的時候，」蘇見興道：「大小姐是死在她的房間內的……」

「你說不是你殺死羅家大小姐的，那你爲什麼三更半夜偷入她的房間內？」蕭原盯着蘇見興的目光忽然變得銳利起來。

「這……呃……我……」蘇見興頓時支支吾吾。

「你怎麼不說啊？你是騙不倒我的，羅家大小姐一定是你殺的！」蕭原聲色俱厲！

「不！不是我殺的！」蘇見興慌張地急叫起來。「我——我怎會殺她啊！」

「你爲什麼不會殺她？」蕭原在這刹那，巳從蘇見興的神態及話語中，看出蘇見興與那位羅家大小姐可能有什麼古怪。「你再不從實說出來，我可要將你交給那些人了！」

蘇見興一聽，驚恐慌惶地雙手亂搖。「別……我說！我與大小姐在兩年前早巳彼此暗中情投意合，但碍於我父母亡故，家無恒產，而且還要投靠羅家，羅老爺是一定不會將女兒嫁給我的，所以，我們雖然相愛，但却……一直不敢表露出來……你說，我怎會殺她？」

蕭原却搖搖頭道：「那說不通，你們雖然互相喜歡，但却並不表示你便不會殺害她，譬如說，你眼見你們不可能永遠在一起，又不想她嫁給別人，於是便……狠下心……」

「不，我不會殺她的，」蘇見興大叫道：「她經巳懷了我的孩子，而且，她還答應向父親說出來，希望在生米煮成熟飯的情形下，她父親爲了不致家醜外傳而將她嫁給我，你說，我怎會殺她？」

蕭原聽他不顧一切地將他與羅家大小姐的關係說出來，那倒是可信的，但他却毫不表露出來，接口問道：「你那一晚爲……什麼到她的房中？」

蘇見興旣巳將他與羅大小姐的關係抖了出來，也就不再隱瞞什麼，說道：「那是大小姐在日間暗中囑我在天亮前到她房中，說是有些話要與我商量，所以我幾乎一夜沒有闔眼，在離天亮還有半個更次時，偷偷到她的房間內，那知……那知……我……却發現她躺在床上，一頭是血，死了！」

說着，嗚咽抽泣起來。

蕭原雙眼一直盯着蘇見興，眼角則不時偷瞥一下附近的動靜，以防林外那些保安隊掩了進來，措手不及之下，只怕他也會被捉住，一個弄不好，還會吃上一頓苦頭。

在他們說話時，林外四處不時响起呼喝聲，蕭原却不去理會，他必須要盡快弄清楚，要不要帮忙蘇見興。

從蘇見興這一番話，他聽不出是假的，因此，他巳相信了他。他自信蘇見興若是謊騙他，那是逃不過他的雙眼的，也因此，他巳決定要帮他一個忙，這雖然是多管閒事，但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不會見死不救的人。

但是，他仍然有不少問題要弄清楚的。「你既然發現了心愛的人被殺死了，那你爲何不大聲呼叫？」

「當時……我驚得魂飛魄散，幾乎被嚇暈過去……當時我只有一個念頭：快快逃走，不然，若是被人發現我在大小姐的房中，一定會認爲我就是兇手，因爲我根本無法解釋，我怎會半夜三更在大小姐的房內，而且還沾了一手的血，就算我有一百張口，也是辯說不了的，就算有人相信，羅老爺也會因爲不想家醜外揚，而不讓我辯說，將我當作兇手法辦的……當時我雖然驚慌傷心欲絕，但却沒有嚇昏了頭腦，我是想及這些，才決定逃走的，我一定要爲大小姐及她肚內的孩子報仇，要是我死了，那麼，豈不是讓那殺人兇手逍遙法外？」

蕭原聽得暗自點頭不巳，但却問道：「你莫非知道兇手是什麼人？否則，你怎樣去找那個兇手報仇？」

「我雖然不知兇手是誰，但我却在房中發現一把刀，刀上沾了血漬，那一定是兇手遺留下的，我收起那把刀，希望能夠從那張刀上，追查出兇手來。」蘇見與爲恐蕭原不相信，從身上拿出一把形狀就像一把刴骨刀的比巴掌略大的刀來，遞給蕭原。

蕭原接過，細看一眼，刀上果然沾了血漬，刀鋒異常鋒利，乍看之下，與一把豬肉店內的刴骨刮毛刀沒有分別，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而這時候也不是細看的時候，因爲林外那些保安隊是會隨時衝入來的，當下將那張刀交還給蘇見與。「好好地收藏起來，若眞是兇手遺留下來的，那麼，你要洗脫嫌疑，便全憑這一張刀了！」

蘇見與一聽，驚喜地道：「大哥，你——相信我是無辜的，肯救我了？」

一頓，感激地連連同蕭原躬腰：「我不知怎樣多謝你才是，救命之恩，我一定會報答的！」

蕭原却擺擺手道：「慢着，我雖然答應帮你，却並不表示完全相信你不是殺人兇手，只有捉到那個眞正的兇手，你才能洗脫嫌疑！」

蘇見興呆了一下，隨即急急道：「大哥，只要你帮我逃脫出林外那些保安隊的追捕，我一定會找到那個兇手，替大小姐報仇，也替自己洗脫嫌疑。」

一頓，着急地道：「大哥，他們包圍了林子，咱們怎樣走得脫？」

蕭原搖搖頭道：「很難走脫的……」

「那……那豈不是會被他們捉住了，我根本無機會辯說及洗脫嫌疑。」蘇見興慌急地打斷了蕭原的話，眼中露出了絕望之色。

蕭原又搖搖頭道：「你別慌，我答應帮你，便不會讓他們亂來，現在，咱們自動走出去，跟他們回去，然後，你將那晚的情形向羅家說出來，我一定會讓你有辯白的機會，而且還會帮你洗脫嫌疑！」

「但……萬一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連你也……那……怎辦？」蘇見興却恐慌地道。

「你放心吧，我若沒有把握，不會叫你跟我出去的，難道我會自尋死路麼？有我這個不相干的人陪你死，你就算是死，也値得吧？」蕭受安慰他道：「咱們若不出去，萬一他們衝進來，那時，咱們想解說，只怕他們也不會聽，便將我們抓住押回去。」

蘇見興仍然猶豫着，說：「這……萬一……」

蕭原不耐煩地道：「別再猶豫了！你若不跟我走出去，我不會勉强你，我可不想被他們誤會是你的同伙，我也不會帮你了！」說着，作勢往外走。

蘇見興臉色變了變，咬咬牙道：「好，我信你，我跟你出去。」

蕭原這才朝他笑笑道：「放心吧，只要你不是兇手，我包你不會有事的。」

他的話聲才落，林外傳來一聲呼喝，「阿興，我是黎隊副，這座樹林子巳被我們包圍了，你逃不了的，快與你的同伙走出來！不然，我們若是衝進來，鎗彈無眼，你一樣逃不了，你聽到麼？」

蕭原忙大聲朝林外叫道：「外面的人聽着：我不是蘇見興的同伙，我只是一個過路人，一時好奇，遇上了他，不過，我却相信他不會是殺人兇手，無論你們信不信，我現在就帶他出來，不過，你們一定要答應我，在我們出來後，不可亂來，否則，你們就算人多，我也有辦法可以殺出去。」

林外寂靜了一下，隨後才响起黎隊副的聲音道：「林內那一位朋友，你怎樣稱呼。」

「蕭原！」蕭原接口報上姓名。

「是否外號海角天涯的『追捕手』蕭原？」

「不敢當，正是我了。」

「蕭老兄，我曾聽過你的大名，既然是你，我相信你，你與阿興出來吧，我答應你不會爲難阿興，出來吧！」

「好，我們出來了，」蕭原說着，却不從傳來語聲的方向走出去，而是從左邊悄悄地走出林外。

他這樣做，是爲預防萬一，有備無患，那就不會吃虧。

兩人悄悄地走到林邊，蕭原示意蘇見興躲在樹後，他自己探頭出林外窺望了一眼，看到林外右手邊約七八丈外，有三個人貼身站在林邊的樹後，緊握着槍，全神望着林內，他再向左邊張望一眼，又看到十多二十丈外，有三四個人匿在林外，監視着林中的動靜，他不由笑了一下，這才閃出半邊身，朝左邊七八丈外的三個人呼

叫道：「那邊三個人聽着，請將鎗收起來，我們好出來！」

那邊的三個人乍聞呼叫聲，急不迭扭頭朝蕭原這邊望過來，他們都望到蕭原在林邊的一棵樹後閃現出半邊身子來，手上的匣子鎗却對準了他們。

其中有兩個急不迭閃身轉到樹後，只有一個不動，張口朝這邊叫道：「那位朋友就是蕭老兄麼？我是鎭上的黎隊副，久聞你的大名，你既然不放心，我就叫他們將鎗收了起來，你與阿興可以放心出來了吧？」

說着，他首先將手上的駁殼鎗插回身上，再吩咐那兩名手下將長鎗揹起來。

蕭原看着，叫道：「黎隊副，請你別見怪，因爲我答應了蘇見興，保證他有機會辯白及洗脫嫌疑，所以，不得不這樣做！」一頓，接又叫道：「現在，請你吩咐你的手下將槍收起來，並召他們走回你那裏，我保證將蘇見興帶出來，跟你們回去的。」

這時，他已忘了要趕到白沙鄉去喝滿月酒了。

黎隊副似乎十分信任蕭原，馬上將蕭原右邊十多二十丈遠，那三名正持鎗朝這邊掩過來的隊員叫道：「長旺，將鎗揹起來，不要亂來！」接又吩咐身邊一名隊員：「阿富，你去那邊叫阿榮他們兩撥人回來。」

蕭原看到右邊長旺他們將長鎗揹起來，才走出林外，但却沒有將鎗收起來，朝黎隊副說道：「黎隊副，很多謝你信得過我！」

黎隊副說道：「蕭老兄是大名鼎鼎的追捕手，多少大奸巨擘的匪徒被你抓捕歸案法辦，要是連你也不信，那還有什麼人可信？」

蕭原忙道：「黎隊副，承你這麼看得起我，我這就叫蘇見興出來！」

說完，朝樹後的蘇見興道：「出來吧，你都聽到了，黎隊副他們不會爲難你，你放心了吧！」

蘇見興在樹後一直窺望着，他也聽到蕭原與黎志堅的說話，知道自己在這種情形之下，不會有什麼危險了，遂放心地走了出來，站在蕭原的身邊，神情仍有一點慌張。

黎隊副等人一眼看到蘇見興走出來，每個人的神態皆起了變化，都用仇恨鄙視的目光望着蘇見興。

說起來，也難怪他們用那樣的目光望着蘇見興的，那時候民風淳樸，對於那些十惡不赦的人，不論是否身受，都有一種憎恨鄙視的心理。

「蕭老兄，可以隨我們返去了吧？」黎志堅一直對蕭原客客氣氣的，似乎對他甚爲欽敬。

這時候，其餘的保安隊也陸續地從樹林子的另兩面走回來，蕭原掃一眼那些人，發現所有的人都將鎗揹在背上，他自信對方雖然人多，只要他一直盯着黎志堅，那就不怕有什麼意外了，而他也相信，在這種情形下，他可以應付得來。

於是，蕭原拉着蘇見興快步向黎隊副那邊走過去。

黎隊副與他的手下果然守信，一直沒有動。

黎隊副與他的手下皆目不轉睛地望着蕭原蘇見興兩人，蕭原倒沒有什麼，蘇見興却不敢抬起頭來，搭拉着腦袋走過去。

「蕭老兄，很高興認識你。」黎志堅看着走到身前停下來的蕭原，高興地道。

蕭原忙亦客氣地道：「黎隊副，我也很高興認識你。」

一頓，接正色地道：「黎隊副，你們眞的認爲蘇見興是殺人兇手？」

黎志堅看一眼一直不敢抬起頭來的蘇見興，沉聲道：「蕭老兄，那可是有證有據的，發現屍體的房間外面的門框上，有他留下的血掌印，而他又失踪潛逃，你說，這怎樣解釋？」

一頓，加重語氣道：「他要是沒有殺了人，爲何要潛逃？」

蘇見興彷彿被扎了一針般，猛地抬起頭來，嘶聲道：「黎隊副，我確實沒有殺死羅家大小姐，那個血印，大概是我在心慌意亂之下，離開時留下的，我之所以逃走，就是怕你們認定我是殺死羅家大小姐的兇手，根本不聽我的辯白，以至令到那眞兇逍遙法外。」

蕭原插口道：「黎隊副，我根本不認識蘇見興，但當我聽了他在林中的辯白後，我相信他是無辜的，殺死羅家大小姐的兇手，另有其人。」

黎隊副看看蘇見興又看看蕭原，說道：「蕭老兄，你的大名我是久仰了，我雖然從未見過你，但有關你的種種傳說，我曾聽聞一二，因此，我相信你的爲人，你既然相信兇手另有其人，自然有你的根據，我只是聽命行事，將他抓捕回去，至於怎樣處置他，那就要由羅鎭長父子來決定了。」

蕭原一聽，頗生反感，說道：「黎隊副，那你是不分青紅皂白，只聽羅家父子的說話了？」

黎志堅馬上露出不豫之色，但隨即又放鬆了，說道：「蕭老兄，請別誤會，羅鎭長乃一鎭之長，其子羅大器乃是我的頂頭上司——保安隊長，我自然要聽他的命令，但不會盲從，而羅家父子也不是那種隻手遮天，仗勢作惡的人，否則，我也不會幹上隊副這個職位。」

一頓，接又說道：「但無論阿興是否兇手，但現場留下的證據却對他極不利，加上他又失踪潛逃，蕭老兄，換轉是你，在這種情形下，會不會認爲他的嫌疑最大呢？」

蕭原聽了黎志堅這番話，忙歉然地對他道：「黎隊副，請恕我剛才失言了，你說得對，在那種情形下，我確是也會認爲他的嫌疑最大。」

「所以，我們一定要抓他回去。」黎志堅道：「我相信，羅鎭長父子不是那種不講理的人，他們雖然悲痛，恨不得立刻替女兒報仇，但却不至於不分皂白，不聽阿興的辯白，便一口咬定他就是兇手，他們也想抓到眞兇的！」

蕭原聽着，心中不由對黎志堅生出敬重之意：「黎隊副，我曾答應蘇見興，帮他洗脫嫌疑，聽你這樣說，我就放心了，我與他跟你們回去，請你別見怪我多管閒事。」

「怎會呢？蕭老兄，」黎志堅高興地道：「能得你插手這件事，要是阿興眞的沒有殺死羅大小姐，那就要找出眞兇來，得到你帮忙，必定事半功倍，眞是求之不得！」

「黎隊副，你太看得起我了，我實在不敢當。」蕭原客氣地道：「時候也不早了！也該回去了。」

一頓，接說道：「不過，爲了讓蘇見興放心跟你們回去，我有一個請求。」

黎志堅忙道：「蕭老兄請說。」

「請叫你的手下在前頭走，我與蘇見興，還有黎隊副你，走在後面，怎樣？」

黎志堅眨眨眼，爽快地道：「無問題，我信得過你蕭老兄。」

說着，扭頭對手下說道：「你們在前頭走，咱們回去！」

衆人「哄」的答應一聲，紛紛轉身朝來路那邊順序跟着開步走，忽然，其中一個隊員却扭頭道：「黎隊副，要不要將阿興綁起來。」

蘇見興一聽，臉色馬上變了，縮了縮身子，驚恐地望着蕭原。

蕭原却沒有開口說什麼，只瞧着黎志堅。

黎志堅看一眼蕭原，朝那名隊員道：「有蕭老兄在！不用了。」

那名隊員應一聲，看了蕭原一眼，轉回頭，開步向前走去。

蕭原激動地對黎志堅道：「黎隊副，多謝你這麼信任我！」

黎志堅朝蕭原一笑，說道：「要是像你蕭老兄這種人也不相信，那就沒有什麼人可以相信的了。」

一頓，不等蕭原再說什麼，伸手道：「蕭老兄，咱們走吧。」

蕭原點點頭，對蘇見興道：「你如今可以放心跟我回去了吧？」見他點頭，便道：「那咱們跟黎隊副走吧！」

說着，便拉着蘇見興，與黎志堅一道往前走，走了幾步，偏頭對黎志堅道：「黎隊副，你有沒有興趣先聽一下蘇見興的辯白？」

黎志堅忙道：「當然有興趣。連蕭老兄也相信他不是兇手，那他的辯白一定很動聽了。」

蕭原轉頭對蘇見興道：「你如今將那一晚的經歷及與羅大小姐的關係對黎隊副說一遍，不要顧慮什麼，你要是有所隱瞞，那只會對你不利，知道麼？」

蘇見興默默地點點頭，抬眼瞥了蕭、黎兩人一眼，才怯怯地澀聲說道：「黎隊副，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希望你能夠答應。」

黎志堅奇怪地看了蘇見興一眼，頷首道：「你說出來聽聽。」

蘇見興絞扭着雙手，囁嚅着說道：「關於羅大小姐與我的……事情，請你答應我，不要向其他人說出來，可以麼？」

頓一頓，哀求地望着黎志堅，哀聲道：「她死得那樣慘，我不想她死後還留下一個不好的名聲。」

蕭原也立時插口說道：「那確是關係到羅家大小姐的名聲，所謂人死了一了百了……」

黎志堅不等蕭原再說下去，便截口說道：「蕭老兄，我明白了。阿興，我答應你！」

於是，阿興邊行邊將那一晚的情形，及與羅家大小姐的關係，說了出來

黎志堅聽完之後，深深地看了蘇見興一眼，只看得他臉上發臊，將目光垂下，吶吶地說道：「黎隊副，我說的，都是眞的！」

黎志堅目光轉落在蕭原的臉上，說道：「蕭老兄，照阿興這麼說來，而他又與羅大小姐——」轉眼瞥了蘇見興一眼，才說下去，「我相信殺死羅家大小姐的，確是另有其人。」頓了一下，又說道：「其實，兇案發現後，初時，我也不大相信是阿興幹的，阿興一向文縐縐的，就像一個文弱書生，而且，他脾氣又好，不會是那種窮兇極惡之人，無奈他在命案現場留下的那個血掌印，令到他嫌疑最重，令人不得不懷疑他就是兇手！」

頓了一下，他抬眼掃了蕭原及蘇見興一眼，又說道：「蕭老兄，我雖然相信了他的辯白，但——仍要羅鎭長父子相信才行……」

蕭原打斷了黎志堅的說話，說道：「黎隊副，你也相信他是無辜的就好辦，待見到了羅鎭長父子，阿興辯白後，咱們兩人將自己的見解說出來，相信羅鎭長父子也不會昧着良心，還說他是兇手的。」

黎志堅點頭道：「嗯，羅鎭長父子不是那種不明事理的人，我相信他們會相信的。」

蕭原道：「不幸已經發生，我也明白羅鎭長父子的心情，所以，一定要找到眞兇！那樣，才能夠讓死去的人瞑目，若是單憑表面證據便斷定阿興是兇手，殺了他洩憤，但却讓眞兇逍遙法外！」

黎志堅連連點着頭，偏頭目注着蕭原，含笑說道：「蕭老兄，你是聞名一時的追捕能手，若要找到眞兇，你一定要帮手啊！」

蕭原道：「黎隊副，你眞誇獎我了。我既然已答應了蘇見興，那就不會不帮忙他洗脫嫌疑的，你放心吧。」

「蕭老兄，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黎志堅鬆口氣道：「有你幫忙，我相信很快便會將眞兇揪出來的！」

蘇見興感激地看了蕭原一眼，目光中滿是希望之色。

細說情由　捕手慨然代洗雪

鎭上的人看到黎志堅將蘇見興「押」回來，莫不興奮得哄動起來，一時之間，莫不議論紛紛，拍手稱快，認爲天有眼。

鎭上的人之所以拍手稱快，那是因爲他們都認爲，蘇見興就是殺人兇手！

他們那裏想到，此中是另有內情的！

不少人跟着擁到保安隊部，擠在門口，看熱鬧及議論着，路上，有不少人朝蘇見興怒罵及吐口水，令到蘇見興不敢將頭抬起來。

蕭原伸手拍拍蘇見興的肩頭，以示安慰。

蘇見興感激得眼中閃着淚光，瞥了蕭原一眼。

而事實上，要是沒有蕭原的偶然介入

，只怕蘇見與在被黎志堅他們抓住後，任他怎樣辯說，也是百詞莫辯，因爲鎮上的人都已認爲，他就是殺死羅家大小姐的兇手。

羅大器一直坐鎮在隊部內等候消息，黎志堅那撥人手還未將蘇見與押到隊部，他已聽聞了，那刹那，他的心中說不出是喜是悲是恨，臉上表情複雜，急忙走出隊部門外，他要看看蘇見與這個兇徒被抓住後的狼狽樣子！

他還未走出門外，黎志堅他們已快步走了進來，後面跟着一大羣人，圍在門外，指指點點的，他脚步一窒，忙招呼黎志堅一聲：「老黎，你們回來了！」

黎志堅走到他身前，說道：「隊長，我們終於將阿與帶回來了。」

黎志堅不說「抓」而說「帶」，那自然是有意思的了。但羅大器早已怒火遮眼，怒視着一直不敢將頭抬起來的蘇見與，眼中像要噴出火來般，根本沒有去體會黎志堅的話意，忽然朝黎志堅不高興地道：「老黎，怎麼不將他縛起來！」

黎志堅忙趨到他的身前，附耳對他說了一陣話，並指一下蕭原，他的臉色才和緩下來，黎志堅忙對他道：「隊長，咱們到裏面再說好麼？」

羅大器看了一眼蕭原，點點頭道：「好吧！」

黎志堅於是招呼各人走入隊部裏面。圍攏在隊部門口的人羣却沒有散去。

入到裏面，黎志堅朝長旺等人道：「阿榮，長旺，你們先去休息一下吧。」長旺等人答應一聲，紛紛轉身往外走去，黎志堅却忽然叫道：「長旺，你立刻去請羅鎮長到隊部來一趟。」

長旺扭頭應了一聲，急忙往隊部外走去，才走出門外，便被那些看熱鬧的人羣圍攏起來，七嘴八舌的問他有關怎樣捉到蘇見與的經過。

長旺一邊大叫：「各位鄉親請讓開，我要去請羅鎮長來，回來後再說給你們聽吧！」邊奮力往外擠！

立刻有人問道：「長旺哥，是不是請羅鎮長來，商議怎樣處置阿與那衰人？」

長旺不置可否地唔唔啊啊着，好不容易才擠出人羣，往羅家走去。

×　×　×

隊部裏面只剩下羅大器蘇見與四人時，黎志堅忙替蕭原及羅大器引介：「隊長，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追捕能手蕭原，隊長應該聽聞過他的大名吧？」

羅大器瞧着蕭原，伸手道：「蕭老兄的大名，我怎會沒有聽聞。幸會，幸會！」握着蕭原伸過來的手，搖了搖。

蕭原客氣地道：「羅隊長，認識你，眞高興。」

羅大器鬆開手，轉眼看一下蘇見與，才對蕭原道：「蕭老兄，聽老黎說，你不相信阿與是兇手，是麼？」

蕭原頷首道：「不錯，羅隊長，相信你聽了他的辯白後，也會相信，兇手另有其人！」

一頓，看一眼黎志堅。「黎隊副，請你將你的見解說出來，好麼？」

黎志堅朝羅大器說道：「隊長，我在聽了阿與的辯白後，相信他不是眞兇。」

羅大器看看黎志堅，又看看蕭原與蘇見與，難以相信地道：「老黎，蕭老兄，這……他不是兇手？那他怎會在……留下一個血掌印？而且畏罪潛逃？你們別誤信他的胡說八道，他是殺死漪湘的兇手！」

蘇見與看到羅大器那種仇恨的神態，畏縮地抖了一下身子，求助地看着蕭原！

蕭原平靜地道：「羅隊長，雖然在現場留下蘇見與的血掌印，從表面上看來，他確是嫌疑最大，但你可知道，其中是有內情的……」

正說到這裏，長旺快步奔了進來，朝羅大器道：「隊長，羅鎮長來了。」

話聲未落，羅錫銘已走入來，當他一眼看到蘇見與，立時雙眼怒睜，鐵青着臉，戟指怒聲罵道：「阿與，你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你爲什麼要殺了漪湘？天有眼見，終於將你捉回來，我要你替漪湘墊屍底！」

蘇見與被羅錫銘罵得瑟縮着身子，既不敢分辯，也不敢將頭抬起來。

蕭原看到他那種懦弱的樣子，不禁在心裏嘆了口氣，暗忖道：「像他這種一點胆氣也沒有的人，又怎會殺人，怎能夠替羅家大小姐報仇？」

羅大器叫了一聲：「爹。」跟着說道：「老黎與這位蕭老兄都說，相信阿與不是殺死漪湘的兇手……」

「什麼？」羅錫銘怒吼一聲，盯着黎志堅怒叫道：「黎隊副，證據確鑿，你居然說阿與不是兇手？」他憤怒得似乎忘了蕭原的存在。

黎志堅連忙說道：「鎮長，你先息怒，我相信阿與不是兇手，是有根據的，你可否平心靜氣地，聽聽阿與的辯白？我也是聽了他的辯白之後，才相信他不是兇手的。」

「黎隊副，你居然聽他的花言巧語，胡說八道，他爲了開脫罪名，那自然會極力砌詞說他沒有殺死漪湘的！」羅錫銘怒氣勃勃地道：「若不是他，他怎會在漪湘的房門框上，留下一個血手印？」

黎志堅正想說話，蕭原已搶先說道：「羅鎮長，你若是單憑表面證據便一口咬定蘇見與是兇手，不聽他的辯白，你雖然殺了他，以爲替女兒報了仇，那只會令你女兒死不瞑目，讓眞兇逍遙法外！」

羅錫銘一聽，猛轉身，怒視着蕭原，說道：「你是誰？」

黎志堅忙道：「鎮長，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追捕手蕭原，經他的手緝拿歸案的巨盜悍匪不知多少，我們這一次能夠找到阿與，蕭老兄也帮了個忙。」

羅大器也道：「爹，這位蕭老兄的大名，我也曾聽聞過。」

羅錫銘這才改容相向，一邊打量着蕭原，一邊道：「蕭原，你那麼說，有什麼根據？」

蕭原笑笑，說道：「羅鎮長，我首先要聲明一句，我根本不認識蘇見與，我也不會故意袒護他。我之所以遇上他，純是因爲我在路上聽到鎗聲，一時好奇，欲看看到底是什麼人在開鎗，才在那座樹林子內遇到他，他求我救他，並向我說出那晚的事情經過，我聽了後，認爲他說的是眞的，才相信他不是兇手，答應帮忙他洗脫

罪嫌。」

羅錫銘不以爲然地道：「蕭原，你就憑他的一面之詞，便相信他不是兇手？」

蕭原道：「羅鎮長，你何不聽聽他的辯白，才下判定呢？」

黎志堅也接口說道：「鎮長，蕭老兄是個精明的人，他不會胡亂相信阿與的說話的，你應該聽一下阿與的辯白，我相信你與隊長聽了後，也會相信他的話的。」

羅錫銘看看蕭原，又看看黎志堅，最後看着兒子羅大器說道：「大器，你認爲怎樣？」

羅大器沉吟了一下，才說道：「爹，既然老黎與蕭老兄也那樣說，必有道理，就聽聽阿與的辯白吧。」

羅錫銘點點頭，轉對蘇見與沉聲道：「阿與，那我就聽聽你的辯白！」

蘇見與一聽，如釋重負，透口大氣，囁嚅着道：「我——謝謝……讓我辯白的機會。」

蕭原瞧着他道：「蘇見與，你若要令到羅鎮長及羅隊長相信你不是兇手，你便不要怕，將事情據實說出來，知道麼？」

蘇見與也知道，這是自己唯一洗脫罪名的機會，壯起胆子，說道：「蕭大哥，我會將一切說出來的，我一定會！」

但隨即又怯怯地吶吶道：「只是……只是……」吞吞吐吐地就是說不下去，却偷眼瞥望着羅錫銘父子。

蕭原看到他那種神態，起先也不知他爲何吞吞吐吐，想了想，才明白過來，於是伸手指指他的肩頭，說道：「不用怕，你實話實說便是。」

接轉望着羅錫銘父子道：「羅鎮長，希望你們在聽到說出什麼令你們惱怒難堪的事情時，不要生氣惹怒。」

羅錫銘雖然不知道阿與會說出什麼令他難堪惱怒的說話，聽蕭原那樣說，只好點點頭。

「阿與，你現在說吧。」羅大器沉聲對蘇見與說。

黎志堅道：「鎮長，隊長，蕭老兄，我們坐下來聽阿與辯白吧。」

羅錫銘點點頭，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不失禮貌地招呼蕭原坐下來。

四人坐下來後，羅大器看了父親一眼，羅銘錫朝他點點頭，他便對站在四人面前的蘇見與沉聲道：「阿與，你有什麼話，現在說吧！」

蘇見與忙應了一聲，然後朝蕭原那邊望過去。

蕭原報以兩道鼓勵的目光。

蘇見與這才深深地吸了口氣，開始將那晚的情形以及他與羅大小姐的關係說出來……

×　×　×

蘇見與已將事情詳詳細細地說了出來，一雙手互相絞扭着，惴惴然地看着羅家父子的反應。

蕭原與黎志堅也看着羅家父子，等他們說話。

羅家父子的臉色很難看，尤其是當蘇見與說到他與羅漪湘暗中兩情相悅，並已懷了孩子時，父子兩人幾乎拍桌而起，怒叱蘇見與胡言揑造，羅大器甚至向蘇見與怒喝一聲，但却被羅錫銘重重地哼了一聲，阻止了。

而事實上，羅家父子也確是惱怒難堪不已，畢竟這是關係到羅家顏面及家聲的事情。那時候，一個閨女未出嫁而懷了孕，那是有辱家聲的羞恥事，特別是像羅家這種大戶人家，這件事若是傳了出去，那麼，羅家眞是顏面無存了。

這也就難怪羅家父子的臉色那樣難看了。

蕭原像是看透了羅家父子的心情，輕哼了一聲，開口說道：「羅鎮長，羅隊長，我知道那……會令兩位很難堪，不過，這件事只有我們五個人知道，我已請黎隊副不要將這件事說出去，我向兩位保證，我不會說出去，那麼，兩位就可以放心了吧。」

黎志堅接口道：「鎮長，隊長，大小姐已死，而且死得那樣……所謂死者已矣，我以一條命担保，我不會將這件事說出去，令到大小姐死後也蒙上污名，遭人議論！」

羅家父子聽着，臉上的神色才鬆緩下來，羅大器注視着蘇見與，沉聲道：「阿與，你胆敢揑造我妹子與你……以求洗脫嫌疑，我……」

羅錫銘擺擺手，阻止羅大器再說下去，隨着頹然道：「大器，不要再說這件事了！」

「爹——」羅大器不忿地叫了一聲。

羅錫銘橫了兒子一眼，嘆口氣，羞愧無奈地道：「大器，是眞的。」抬眼看了蕭原黎志堅兩人一眼，說道：「到了這個時候，在兩位面前，也只好直說了，昨天在移殮小女的屍體時，……發現小女確…是有了身孕，…唉！家醜不可外傳，我連大器也沒有告訴！想不到的是，竟然是他與漪湘……」目光一轉，落在蘇見與的身上，狠狠地盯了他一眼！

蘇見與愧怯地將頭垂下來。

蕭原見羅錫銘沒有因爲女兒的醜事而大發雷霆，也不見他不分皂白，便一口咬定蘇見與是兇手，殺他而洩恨，總算鬆了口氣。

而事實上，羅錫銘若是不理會蘇見與的辯白，而將他定罪殺死，蕭原是無法阻止的。

因爲那時候的鎮長雖然官職很小，但却權力很大，在那些邊遠的地區，甚至不聽上頭的約制，而自成一個小王國，地方政府也奈何不了，而且，那時候的政治也不大清明，一個鎮長等於掌握了一鎮居民的生死。

而羅錫銘之所以沒有因爲女兒與蘇見與的醜事而大發雷霆，正如他所說，在移殮女兒的屍體時，她的妻子及負責換衣服的老媽子，發現羅漪湘的肚皮用布纒扎着，放開了，肚皮便鼓漲起來，這種情形，凡是女人，都知道羅漪湘在死前已有了身孕，這麼說來，是一屍兩命，羅錫銘聽了妻子的話後，羞怒異常，他可是做夢也想不到，女兒會做出這種敗壞家聲的醜事來，他雖然震怒，但却馬上想到，家醜不可外傳，正好這件事只有妻子及那位老媽子知道，妻子是絕對不會向外說的，於是，他便嚴厲地吩咐那名老媽子，不可將這件醜事洩露一個字出去，否則……下面的話

他雖然沒有說出來，那位老媽子是看到他的神色及聽他說話時的語氣，已猜到後果，慌不迭戰戰兢兢地沒口向他保證，絕不會向外洩露一個字。羅錫銘這才鬆了口氣，吩咐那個老媽子將女兒的肚子依舊纏扎起來，以免讓外人看出破綻來。而這件醜事，他不但連三位妾侍也不告知，甚至連長子羅大器也不說知。他認爲，人越少知道，這個秘密就越不會洩露出去！

處置好這件醜事後，他便一個人在苦思；到底是那一個人與女兒幹出這種醜事來。但他想遍了也想不出，最後，他驀然想到：會不會是蘇見興幹出來的？因懼怕事發收拾不了，遂殺死羅漪湘，然後潛逃到外地？他越想越覺得這個可能性最大，也越憎恨蘇見興。他暗自發誓，若是捉到他，一定要拿他來墊屍底（這是一種很殘酷的處死方法，將要處死的人放落棺材底，再將屍體放在其人的上面，然後封棺下葬，讓那個人活生生被掩埋，而在窒息而死前，也受盡驚嚇，再加上那段死亡的過程頗長，那簡直是最慘酷的刑罰）！

也所以，當他聽到蘇見興將羅漪湘相愛的事說出來時，他不大驚震。

「羅鎮長，羅隊長，兩位在聽了蘇見興的辯白後，是否相信他所說的！」蕭原見羅家父子這麼久不開口說話，便開口說道：「兩位應該都是明辨事理的吧？」

羅錫銘神色接連變了幾變，狠狠地盯了蘇見興一眼，才無奈地說道：「聽他這麼說，兇手可能另有其人。」

羅大器却道：「爹，這都是他一面之詞，所謂口說無憑，怎知道會不會是他砌詞捏造出來的！」

羅錫銘想一下，說道：「大器說得不無道理，在未找到那個所謂眞兇之前，他的嫌疑仍然最大！」

蕭原說道：「羅鎮長，那你意欲如何呢？」

羅錫銘道：「要是找不到那個眞兇，我便將他作兇手處置！」

「爹說得對！」羅大器接口道：「要是他砌詞捏造，而根本沒有所謂『眞兇』，那豈不是讓他逍遙法外？所以，洗脫他嫌疑的唯一辦法就是！將他所說的眞兇抓到。否則一日找不到眞兇，他一日就是疑兇！」

蘇見興聽了，一張臉刹時白了起來，求告地看着蕭原。

蕭原已雖然覺得羅家父子對蘇見興的成見頗深，但兩人所說的，也是道理，在未找到眞兇之前，他的嫌疑仍然最大，因爲誰也不知蘇見興說的是否眞話，只有他自己知道，而他雖然相信他所說的，却不等於知道他說的是眞話！所以，他一時間也不知怎樣說才好。

黎志堅開口說道：「目前，可供追查的，就只有阿興發現的這柄剜骨刀。」說着，他拿起了蘇見興在辯白時拿出來放在桌面上的那張剜骨刀，看了一眼，才繼續說下去。「這種刀，相信每一家賣豬肉的店子或是攤檔都有，單憑這張刀，只怕很難查出眞兇。」

羅大器接口道：「何況，有誰知道，這張刀就是阿興偷來的，用來……」下面的話，他雖然沒有說下去，但意思却明顯不過。蘇見興惶急地叫道：「大少爺，這張刀我確實是在……大小姐的房中檢到的，要是我有半句謊言，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羅大器冷冷地接口道：「要是找不到你所說的眞兇，你一定不會好死！」

看樣子，羅大器對蘇見興的成見，比他父親還深。

蕭原再也忍不住了。「羅隊長，蘇見興所說的雖是一面之詞，但却合情合理，雖然在未找到他所說的眞兇前，不能盡信他的辯白之詞，但也不能因爲他在命案現場留下證據，便一口判定他是兇手。這樣吧，我願意帮他一個忙，替他找尋眞正的兇手，要是找不到，你們才定他的罪，如何？」

黎志堅立刻道：「這件事有蕭老兄親自追查，而阿興所說的又是眞的，那一定很快便會水落石出，眞相大白！」

羅錫銘也道：「既然蕭兄你肯替他仗義出頭，爲求公正起見，我是無任歡迎。說實話，雖然阿興的嫌疑最大，但我也不想枉殺無辜，而讓眞正的兇手逍遙法外。而你是一位追捕能手，相信你很快便查出一個結果來的！」

一頓，看一眼蘇見興，才說下去道：「在你追查期間，我們要將阿興關押起來，直到你找出眞兇，證明他無罪，才釋放他！」

蕭原點頭道：「羅鎮長，這很合理，在未找到眞兇前，我不反對你將他關押起來。」

「不過，這要有一個期限！」羅大器說道：「否則，你一輩子找不到那個所謂眞兇，我們便一輩子不能定他的罪？不但奈何他不得，還要養他一輩子？」

黎志堅點頭道：「隊長說得有理，蕭老兄……」

蕭原插口道：「羅隊長，那你的意思是——」

羅大器道：「就給你一個限期！要是在限期內找不到眞兇，我們便判決阿興是兇手，治以應得之罪！」

蘇見興聽了，神色惶恐地看着蕭原，咀唇嚅動了一下，却沒有說出話來。

蕭原沉吟了一下，毅然道：「好吧，就這麼決定！」

但隨即他又道：「羅隊長，要是我在一個月內，雖然捉不到眞兇，但却追查到足以證明眞兇另有其人的綫索，你不會將蘇見興仍當兇手論罪吧？」

羅大器正想說話，羅錫銘已搶先說道：「蕭原，那當然不會仍將阿興當兇手法辦！漪湘被殺，我這個做父親的雖然悲痛，但也不會胡亂找個人當兇手處置洩恨的！我要替女兒報仇，但也要找到眞正的兇手論罪法辦，讓死去的女兒瞑目，所以，你若是在限期內抓不到眞正的兇手，但查到足以證明阿興不是兇手的綫索，我們自然寬限時日，讓你將眞正的兇手抓捕歸案的！」

「羅鎮長，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蕭原的臉上露出一抹笑意，吁口氣，說道：「若是阿興所說的是眞的，我一定竭盡所能，替他洗脫罪嫌，要是在一個月內，也查不到什麼綫索，那麼我也無話可

說了！」

「蕭老兄，難得你見義勇爲，我對你深感敬佩！」黎志堅由衷地對蕭原說。

羅大器却一臉不以爲然的神色，雖然沒有再說什麼，但神色却不大友善。

羅錫銘忽然道：「蕭原，我也敬佩你是個俠義之人，這樣吧，你要是眞的找到眞正的兇手，我便拿出三百塊大洋，作爲懸賞緝兇的賞金！」

羅大器不等父親說完，便不甘地叫了一聲：「爹——」但却給羅錫銘擺手截住了他的說話！

蕭原却道：「羅鎮長，這一次是我自願插手管上這件事的，所以，要是我眞的捉到眞兇，收受你那三百塊大洋的賞金，那似乎有點……這樣吧，若我抓到眞兇，那三百塊大洋就拿來周濟鎮上的孤寡老人及窮困的人家，好麼？」

羅鎮長聽蕭原這樣說，眼中不由露出欽敬之色。「蕭原，錢我是一定拿出來的，那時候你要怎樣做，我一概不管，任你處置。」

黎志堅雖然沒有說什麼，但對於蕭原的爲人，欽佩得五體投地。

羅大器臉上的神色，也變得友善了起來。

其實，他之所以處處爲難蘇見興，主要是因爲不忿妹子與蘇見興相好，以至有了身孕，他感到自己的妹子被他「欺騙」了，而他根本不配，在這種心理之下，令到他生出了仇恨之心。

「羅鎮長，我想你答應我，我在展開追查時，請你們能夠協助我，並給與我方便，可以麼？」

羅鎮長點點頭道：「當然可以，也是應該的，要是有什麼人爲難你，你盡管找我！」

一頓，轉對羅大器與黎志堅說道：「大器，志堅，你們要全力協助蕭原，知道麼？」

羅大器黎志堅點頭應「是」。

蕭原這才對蘇見興道：「你放心吧，要是你說的都是眞的，我一定會竭盡所能，替你找到眞兇，洗脫罪嫌！」

蘇見興感激得流下淚來。「蕭大哥，我發誓，我說的都是眞的，你對我的恩德，我不知怎樣報答，不管你能否替我洗脫罪嫌，總之，我都非常感激你！」

羅大器站起來道：「阿興，現在我要將你關押起來！」說完，朝外面叫道：「阿廣，阿輝，進來將阿興押到扣留室關起來！」

馬上便有兩名保安隊員應着走進來，左右將蘇見興架起來，押出去。

羅錫銘跟着站起來，對黎志堅道：「志堅，你就招呼一下蕭原，我與大器回去了。」

黎志堅忙站起來。「鎮長請回，我會招呼蕭老兄的了。」

羅錫銘「嗯」了一聲，便與羅大器走了出去。

蕭原忽然站起來對才走出兩步的羅錫銘道：「羅鎮長，若是方便的話，等一會我想到府上發生命案的地方察看一下。」

羅錫銘停步，轉身道：「當然可以，就叫志堅陪你來吧。」說完，便與兒子一逕走出隊部。

× × ×

吃過晚飯，由黎志堅陪同到羅家，在羅大小姐的房間內察看了一會，却找尋不到什麼可以追查的綫索，羅家的下人早已將房間清理過，這是因爲羅錫銘父子都認爲蘇見興就是殺死羅漪湘的兇手，認爲無需要再保留房間內的原樣（包括血漬及床鋪被枕），那時候，家中發生兇案的地方，認爲是不吉祥的，所以，都會盡快清理了，也驅除兇邪，這是怪不得羅家這麼快便清理那個房間的！

蕭原雖然有點失望，他原本以爲，可以在命案發生的地方，或多或少，找到一些綫索的，那知追却一無所獲，於是他只好來到停放羅家大小姐屍體的偏廳，查看一下羅大小姐頸脖上的那道致命傷口。

本來，他是想查看一下屍體的全身，看看可有其它的傷痕的，但羅大小姐是女的，那到底不方便，所以，他只好向那個替羅大小姐裝殮的老媽子查問。

那個老媽自然最清楚，據她說，羅家大小姐的身上，除了喉頭上的那道傷口外，沒有任何傷痕。

察看過羅大小姐喉頭上的那道傷口後，蕭原確定是利刀造成的，但却不敢確定，是那張剜骨刀造成的。

隨着黎志堅回到隊部後，蕭原才猛然省起，明日便是白沙鄉那位朋友的女兒彌月之喜，他原是要趕去喝喜酒的，却幾乎忘記了，而眼下，是去不成的了，但也要通知那位朋友一聲才是，於是，他便對黎志堅說出來，請他們明天派一個人趕往白沙鄉他那位朋友的家中，代爲轉告一聲。

黎志堅一口便答應下來，蕭原於是寫了一張紙條，寫上那位朋友的姓名，交給黎志堅，讓他差人送去白沙鄉他那位朋友的家中。

而黎志堅已替蕭原在隊部準備了一間房子供他歇宿。

他也是睡在隊部的。

在爲蕭原準備的那間房間內，兩人隔着一張小桌子對坐着，黎志堅看着蕭原，說道：「蕭老兄，你準備怎樣着手追查的呢？」

蕭原將那張剜骨刀拿出來，放在桌面上，兩道目光落在刀上，說道：「眼前除了這張刀外，便沒有別的綫索了，所以，只好從這張刀着手追查下去！」

接抬眼看着黎志堅。「黎隊副，你意思呢？」

黎志堅道：「也只有這個法子。」一頓，目光轉落在那張刀上，並伸手拿起來，端詳着說道：「但這張刀是很普遍的剜骨刀，每一家賣肉的店子及攤檔都有這種刀，怎樣去查？」

蕭原的眉頭也皺了起來，這一點，他是早已想到的了，只是，在只有這唯一的綫索下，他只好「死馬當活馬醫」，非要從這方面下手追查不可。

沉思了一會，蕭原睜眼看着黎志堅。「黎隊副，鎮上有多少家屠宰牲口的人家及賣豬肉的店子攤檔？」

黎志堅先是有點莫明地看了蕭原一眼，繼之便明白了他的意思。「蕭老兄，你想從這方面着手追查？」

蕭原一點也不樂觀地點頭：「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法子，希望能夠僥倖查出一些綫索來！」

黎志堅道：「鎮上只有三戶人家是替人宰屠牲口的，至於肉店與攤檔，一時間我也並不清楚有多少，大約總有十家左右吧，這樣吧，明天我陪你逐家店子攤檔去查問吧。」

蕭原忙道：「黎隊副，這最好不過，只是痲煩你。」

黎志堅道：「蕭老兄，不要這樣說，你爲了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也肯仗義援手，我這麼做，是應該的。」

接着，他站了起來，說道：「蕭老兄，今日你也够辛苦的了，早點睡吧，我不打擾你了。」邊說邊往房門那邊走去。

蕭原忙起身相送。「黎副隊，你也早點睡吧。」

送了黎志堅出房，蕭原將房門關上，走回桌旁坐下來，拿起那張刀，重新細細地端詳察看起來。

要是能夠從這刀上發現什麼標記或者是特別的地方，那麼，追查起來就容易多了。

細細反覆察看了幾遍，仍然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這只是一把很尋常的剜骨刀，蕭原只好放棄了從刀上找到綫索的希望，將刀放在桌面上，然後上床睡覺。

他確實也疲累了，一躺下，便沉沉睡去。

×　×　×

翌日，他很早便醒了，起身出房外洗了把臉，才走回房去，跟着，黎志堅便來了。

「蕭老兄，這麼早便起來了，走，去喝早茶，然後到那些屠宰場及肉店攤檔去查問。」

蕭原連聲道好，將那張剜骨刀帶在身上，便與黎志堅走出隊部，往大街上的茶樓走去。

其實，這時候已不早了，鎮上的人家大多已起床打開門戶，或是開店做生意，或是趕着去做工，街上人來人往的，兩人來到那間叫得如茶樓時，裏面已幾乎滿座了。

找了張空枱坐下去，有不少茶客與黎志堅打招呼，順便向他打聽在那裏捉到蘇見與，鎮長準備怎樣將他處置法辦，一時間，他們那張桌子圍滿了人，令到黎志堅不知怎樣說才好。

蕭原却不理會那些人，只顧着喝茶。

黎志堅好不容易才說一聲：「這件事如何處置，我也不大清楚，你們還是問鎮長吧。」打發了那些好奇的人，看着蕭原，苦笑一聲道：「早知這樣，我便不來飲早茶。」

蕭原掃一眼店堂內的茶客，只見那些人在議論紛紛，說的都是關於如何處置蘇見與的話題，有一枱茶客甚至爲了要如何處置蘇見與這個問題，爭得臉紅耳熱，各不相讓。

蕭原不由搖搖頭，嘆感地道：「人言可畏，說得一點也不錯，要是讓他們來判決，蘇見與根本連辯白的機會也沒有。因爲這些人的說話，已確定了他就是兇手，他是死定了的。」

黎志堅深有同感的地點頭道：「幸好鎮長與羅隊長沒有被仇恨充塞了心頭，怒火遮住雙眼，否則，不管是阿與是否眞的殺了羅大小姐，也被認爲阿與是兇手，加以法辦了。」

蕭原喝了口茶，道：「黎隊副，羅鎮長說得上是個明事理的人，只是，那位羅隊長，便有點那個……似乎對蘇見與成見頗深。」

黎志堅道：「蕭老兄，他其實也算得上是一個好人，起碼，他不會仗着羅家的財勢欺壓鄉隣，而且肯爲鎮上的人士出力，這已經很難得了。至於他那麼仇視蘇見與，那可能是不忿妹子與他竟然有一手，你也知道的，像他們這樣人家，自然高人一等，阿與怎配得上他的妹子。也因此他很自然的，便認爲蘇見與欺騙了他的妹子，佔了他羅家的便宜，那自然不甘不忿，也就難怪他對蘇見與那樣仇視了。」

蕭原聽着，頗覺有道理，覺得黎志堅這個人頗有頭腦見地，因而對他生出敬重之心。「黎隊副，你是鎮上人麼？」

黎志堅搖搖頭道：「不是，我是柳州人，是我一位在縣府任職的親戚，推薦我來這裏幹隊副這個職位的，我見羅家父子不是那種土豪劣紳，才答應幹的。」

兩人說着，感到投機，吃了些點心後，便結賬離去，走到街上，黎志堅指一下大街有左邊那頭，說道：「蕭老兄，這條大街上三家肉店，我們就先去三家肉店查問，從那頭的那家查起，好麼？」

蕭原對鎮上的情形，可說一無所知，那自然是聽他的了。「黎隊副，你對鎮上的情形瞭如指掌，我會聽你的！」

來到大街左邊頭的那家豬肉店前，黎志堅還未走進去，正在門前肉枱後賣豬肉的老闆已向黎志堅招呼：「黎隊副這麼早啊，要不要來一斤豬肉。」

黎志堅邊招呼邊走入去。「豬肉權，我不是來買豬肉的，有一件事情要問一下你。」

豬肉權邊秤着豬肉，邊道：「黎隊副，請稍候一下。」說着，快手快脚地打發了兩個買豬肉的，然後吩咐旁邊的伙計照顧生意，這才走過來，客氣地對黎志堅道：「黎隊副，有什麼事，請說。」

蕭原站在豬肉枱旁，早已將豬肉枱上的所有刀子看遍了，發現枱面上果然有他帶在身上的那種剜骨刀。

「豬肉權，你店子內有多少張那種剜骨刀？」黎志堅指指豬肉枱上的那張剜骨刀。

豬肉權先是怔了一下，繼之莫明其妙地道：「黎隊副……沒來由的，你怎會忽然問我……」

黎志堅擺擺手道：「你先告訴我，等下我才向你說清楚。」

豬肉權狐疑地看着黎志堅，說道：「連新帶舊，一共有四把。」

「拿出來給我看看。」黎志堅語聲微沉。

豬肉權看到黎志堅的神色倏地沉肅起來，不敢遲疑，忙道：「請等等，我到裏面拿出來。」轉身向店裏面走去。

蕭原這時已與那名伙計搭訕起來：「老兄，就只有你一個伙計麼？」

那伙計大約二十六七，頗壯健，切豬肉的手法很熟練，看得出，他已幹了不少時日。

「是啊，權哥只請了我一個伙計。」那伙計瞟了蕭原一眼。

蕭原道：「你有聽聞羅大小姐被殺的事麼？」蕭原說時，兩道目光定定地直射在那伙計的臉上。

他這樣問，是想從這名伙計在聽聞他這樣問時，神色可有什麼變化及反應，說不定會從中看出破綻來。

那伙計眼一睜，說道：「當然聽聞啊，這麼大件事鎮上的人那一個不在談論，要是不知道的，那就是傻子。」

一頓，又眉飛色舞地道：「昨天黎隊副將阿與捉了回來，我們都想不到，他這麼兇惡，居然殺了羅大小姐，羅鎮長，是不會放過他，這兩日肯定有熱鬧看。聽說，羅鎮長要將阿與那禽獸墊棺底！我活了這麼大，也未看過，那一天我一定要去看一下！」

蕭原聽着，看不出這伙計的神態有什麼值得思疑的地方，正好豬肉權這時候從店裏面走出來，手上拿着三張剜骨刀，走到黎志堅的身前，遞給他看，同時說道：「肉枱上還有一張，合共是四張，黎隊副，到底是什麼事情，忽然來查問我有多少張剜骨刀！」

黎志堅看着他手上的三張刀，却不回答他的說話，對蕭原道：「蕭老兄，你來看一下。」

蕭原走前一步，看了豬肉權手上的三張刀一眼，才對黎志堅道：「黎隊副，不知這位老闆在這幾天有沒有失去一張這種剜骨刀。」

黎志堅沒有說話，只是瞅着豬肉權。

豬肉權不知道蕭原是什麼人，不免好奇看了蕭原一眼，說道：「黎隊副，店子內沒有失去這種剜骨刀，這一點，你可以問問阿財。」

「阿財！」那伙計不等黎志堅問他，已應口道：「黎隊副，店子內確是只有這四張剜骨刀，都是我在利盛刀剪舖買回來的！」

黎志堅看一眼蕭原，蕭原道：「黎隊副，我們走吧。」

黎志堅於是對豬肉權道：「豬肉權，打擾你了。」說着，拉拉蕭原的衣袖就走了。

豬肉權却道：「黎隊副，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黎志堅脚步不停，扭頭拋下一句話：「豬肉權，我還要到別一家豬肉店去查問，待有空才將原因說給你聽。」

帶着蕭原，一直走向大街那頭的另一家豬肉店。

結果，問遍了鎮上的那些豬肉店與攤檔，都說在這幾日沒有丟失過剜骨刀，而兩人也查看過，每一家用的都是舊的剜骨刀，沒有人用新的，要是有，那就値得思疑了。

蕭原甚至會拿出那張剜骨刀來要那些人辨認一下，看看認不認得那張刀會是那一家豬肉店所有的，結果，那些人都說，那柄剜骨刀上沒有特別的地方，他們都認不出來。

黎志堅不免有點洩氣，「蕭老兄，說不定，這張刀不是鎮上那些豬肉店及屠宰場的人所有的，而是那個兇手從外地的豬肉店偷來的。」

蕭原却不以爲然地道：「黎隊副，只要有一綫希望，我們也要抓住不放，而目前，也只有到鎮上那些肉店及屠宰場去查問，這是唯一的法子，希望能夠找到進一步的綫索。你不是灰心了吧。」

黎志堅聽了，不由佩服地說道：「蕭老兄，我如今明白了，一個人之所以能成名，不是垂手可得的，你令我感到十分慚愧！」

蕭原忙岔開話題，說道：「黎隊副，我們還是快去那兩間屠宰場去查問一下吧，說不定，會有所發現！」

黎志堅被蕭原說得精神一振，脚步加快。「走吧，先到鎮北頭的那家去查看一下。」

鎮北頭那家屠宰場只是一間用竹木茅草搭建起來的敞棚。敞棚內豎立了十多根木柱，敞棚的一截被分隔成很多個圍欄，有些圍欄內還有豬隻，而前面這一截滿地血汚，及豬糞豬毛，一陣腥臭中人欲嘔，蕭原與黎志堅還未走近去，便被那種氣味熏得幾乎想嘔吐，難爲那些人怎能在這種地方幹活。

這時候，敞棚內的人正在清掃地上的豬糞豬毛及血汚，棚外放着一個個盛了豬血的大木盆。原來這時候已宰完豬隻，待到午後，才再宰一些。

像這種屠宰場，大部份是將宰了的豬隻賣給那些豬肉店零賣，但也有小部分是鎮上的攤檔或是人家將豬隻趕去代爲屠宰的，那當然是要收費的。而屠宰場最忙碌是在天亮前後的那段時間，必需要趕在那些肉店開市做生意之前，宰好那些豬隻，並送到肉店去。而下午，只是屠宰有限的豬隻。

忍受着那種腥臭的氣味，黎志堅與蕭原走到敞棚前，幾乎被一桶潑在地上的水濺得一身汚濕，那個冲洗地面的漢子一眼看到是保安隊上的黎隊副，慌忙放下水桶，走前來道：「黎隊副，什麼風將你吹來，沒有濺着你吧？」

黎隊副朝那漢子說道：「大樹，榮叔呢？」

大樹扭頭朝敞棚內一指。「他正在裏面計數。」一頓接又道：「黎隊副，你找榮叔，不是要他爲你們將阿與那豬玀宰殺吧？」

黎志堅瞪了他一眼，罵道：「大樹，快幹活吧，小心榮叔看到又罵你！」

大樹伸伸舌頭，忙抓起一把掃帚，用力地掃起來。

黎志堅正想走入棚內，忽然又停下脚步，對那個大樹道：「喂，最近你們這裏有沒有丟失了東西！」

大樹一聽，停手道：「有！」

黎志堅一聽，頓時精神一振，與蕭原迅速地交換了一瞥眼色，疾聲道：「不見了什麼？」

「一隻豬崽。」大樹傻傻地道：「昨晚不知怎的，走失了的。」

「除」那隻豬崽，沒有丟失什麼了嗎！」黎志堅雖然有點失望，但仍然希冀地

接口問。

大樹想了一下，忽然瞪着眼道：「有！我記起來了，還失了一張刀……」

「一張刀？」黎志堅脫口道：「同時緊張地瞧着大樹，「什麼刀？」

蕭原亦是緊張地看着大樹。

大樹忽然嘻嘻一笑，朝黎志堅傻氣地眨眨眼。「一張劏豬刀，不過不是丟失了，而是大中拿回家去宰一頭跌斷了一條腿的牛犢！今早已拿回來了，嘻嘻……」

黎志堅蕭原聽了大樹後面那句話，眞是哭笑不得，黎志堅瞪了大樹一眼，罵道：「你再胡說八道，我將你拉回隊部關起來！」

大樹嚇得縮縮頭，扮了個鬼臉，低頭用力掃起來。

蕭原朝黎志堅笑笑，黎志堅露出一個無奈的表情，便走入敞棚內。

原來，那叫大樹的漢子，是有點痴傻的。

結果，兩人在這家屠場內，也查不到什麼綫索，只好離開，懷着最後的一綫希望，走向鎭西頭的另一家屠場。

原來，這兩家屠場包辦了鎭上的所有宰屠生意。

× ×

鎭西頭那家場屠也是一座敞棚，同樣腥臭薰人，由於已冲洗過，總算還能夠忍受。

這家屠場的主人叫張來貴，只有三十多歲，壯健得有如一頭牛，粗眉大眼的，身上長滿了毛，整個人似乎散發出一股殺氣。

蕭原不由看多他兩眼，只覺這人樣貌與他的職業再配合不過，看到他的樣子，便令人不由想起那專砍人腦袋的劊子手！

這張來貴也確實粗豪，黎志堅兩人去到時，他正在磨着刀，赤着上身，展露出一身賁突的肌肉及濃密的胸毛來。

張來貴一見到黎志堅，便停手直起身，說道：「黎隊副，你不是來要我替你們宰一頭豬，慰勞隊上的弟兄吧？」

黎志堅看着張來貴腳下那堆大大小小，不下十多張的刀子，說道：「來貴，遲些日子，一定叫你宰一頭大肥豬，慰勞隊上的弟兄！今日我來，是有一件事情要問你。」

張來貴一聽，不由狐疑地道：「黎隊副，你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我可沒有拖欠保安費啊，也沒有犯事……」

「來貴，別怕，我不是爲那些來的，你放心吧！」黎志堅語聲忽然一沉。「不過，我問你的話，你一定要實話實說！」

張來貴見黎志堅臉色一下子沉肅下來，忙道：「黎隊副，我們做百姓的，幾時敢與隊上的大爺們執拗爲難，你有什麼事，只管問，我又豈敢不實話實說，平白惹上麻煩？」

蕭原想不到張來貴外貌粗豪，說話卻這麼尖利，不由又看多他兩眼。

黎志堅沒有理會張來貴說話中的譏諷之意，說道：「來貴，你這個屠場內，一共有多少張剔骨刀？」

其實，他早已看到，張來貴的腳下那堆刀子中，有三張剔骨刀。

張來貴看一眼那堆刀子，才說道：「三把。」說時，目光閃爍了一下。

這卻逃不過蕭原的眼睛，緊接一句：「眞的是三把？」

張來貴看一眼蕭原，目光一轉，看着黎志堅道：「這一位是……」

黎志堅不耐煩地道：「別管他是誰，快答！」

張來貴目光閃縮了一下，才說道：「我記起來了，應該四把的，幾日之前，豬肉榮曾借去一把。」

黎志堅與蕭原一聽，馬上交換了一瞥目光。

「來貴，豬肉榮是在什麼時候借去的？」黎志堅緊盯着張來貴！

張來貴想了一下，才以不敢肯定的語氣道：「大概是在五日前吧。」

「你說的都是眞的嗎？」蕭原忽然說道。

張來貴眼一睜，惱聲道：「在黎隊副面前，我怎敢說假話，不信，你們何不去問一下豬肉榮。」

黎志堅道：「豬肉榮去借了你的刀子五日，你沒有要他還給你麼？」

「前天大清早他來取豬肉時，我曾問過他，他卻說忘了拿回來，說今早一定會還給我，那知道，他今早又說出門時忘了，並發誓明早一定還給我！」張來貴急急說，神態一點也看不到有甚可疑的地方。

「是不是這張刀？」蕭原從身上取出那張剔骨刀，遞到張來貴的眼前。「你看清楚一些！」

張來貴在看到那張剔骨刀的剎那，眼色微變了一下，伸手接過低頭細看了一遍，跟着抬起頭來，說道：「這張刀正是豬肉榮那天借去的，這些刀子都是我一手磨的，你們看一下，刀尖的鋒口特別尖薄的，與地上那三張的一樣！」

蕭原與黎志堅一聽，心頭劇跳了一下，迅快地交換了一瞥目光，同時蹲下來，分別拿起地上一張剔骨刀，仔細地察看了一下刀尖的形狀，再取回張來貴手上的那張刀，細看一下，發現那張剔骨刀的刀尖部份雖然與張來貴那兩張剔骨刀的刀尖形狀一樣——又尖又薄，也就是說，那張刀應該就是張來貴借給豬肉榮的那張刀！

「黎隊副，這張刀怎會在你們的手上的？」張來貴不解地看着黎志堅，臉上露出疑惑之色。

黎志堅卻不理會張來貴的話，對蕭原道：「蕭老兄，終於找到了！」

蕭原頷首道：「那個豬肉榮我記得我們曾問過他的啊，是不是？」

黎志堅點頭道：「是啊，當時他一口便說，沒有丟失刀子，也沒有見過這張刀，認不出是那一家店子之物。」

突然，他霍地站起來，疾聲道：「蕭老兄，說不定他在我們離開後，便急急逃出鎭，快走！希望能夠趕得及在他逃竄前，找到他！」

蕭原也虎地跳起身，扔下從地上拿起來的那張剔骨刀，邊往外疾走，邊道：「必須要將他找到，決不能讓他逃掉！」

黎志堅急急腳跟着往外走，却不忘對張來貴拋下一句話：「來貴，呆在家中不要出去，我們找到豬肉榮後，便會叫你到隊部去與豬肉榮對質！聽到麼？」

張來貴口裏應了一聲：「黎隊副，我會等着的！」臉上的神色有點怪怪的，睜着雙眼，直望着蕭原兩人連奔帶走地走出敞棚外的身形。

展開追查　捕疑兇還有疑兇

蕭原與黎志堅却又緊張又興奮，這麼快便找到有關眞正兇手的綫索，實在令到他們喜出望外，從而也證明了，蘇見興的辯白不是砌詞揑造出來的。

只要找到豬肉榮，這件兇殺命案，便基本上可以大白，兩人在走出了屠場後，都不由自主地，放步急奔起來。

而兩人都抱着同一的心意，剛才去查問過豬肉榮，那無疑是打草驚蛇，說不定豬肉榮已逃了。所以兩人皆恨不得一步便趕到豬肉榮的家中，將他抓住。

這時候已快近中午了，也是吃午飯的時候，那些肉店及店舖大都收了市吃午飯，所以，黎志堅沒有帶着蕭原往豬肉榮那家肉檔奔去，却急奔去他的家。

因爲他知道，豬肉榮每一日在靠午時份，都會將肉檔收了，回家吃午飯！

而他們只是抱着萬分一的希望趕往豬肉榮的家。

因爲在他們的想像中，豬肉榮必然已「聞風」先遁了，不會蠢到還呆在家中，等保安隊去捉他！

那知道，兩人一口氣奔到豬肉榮的家時，一眼便看到，豬肉榮正在堂屋中吃午飯，除了他，還有他的父母及妹妹。

原來這豬肉榮今年雖然已快三十出頭，人也長得不錯，也有不少媒人上門提親，但他就是擺手搖頭，就是不喜歡，令到他的父母着急死了，但也令到那些說媒的却步，認爲他是個怪人，也不自量身份，嫌三厭四的，從此沒有媒人再上門說親，就這麼躭擱下來，快三十了，還未成家立室。但他却一點也不着急。

他的父母雖然急壞了，但也急不來。

黎志堅與蕭原才奔到他的屋門前，豬肉榮已一眼看到兩人，忙放下碗筷，站起身來，朝兩人叫道：「黎隊副，不是又有什麼事要找我吧？」臉上一絲驚慌之色也沒有。

豬肉榮的父母也放下碗筷，站起身來，向黎志堅招呼。「黎隊副，吃了飯沒有，快請進來，要是未吃，就在這裏吃吧，只是沒有什麼好菜。」

黎志堅看到豬肉榮在家中，這才放心地喘了口氣，一腳踏入屋內，看着豬肉榮，冷冷地說道：「豬肉榮，你還有什麼話說？」

蕭原一閃身，便將門口完全堵住。

豬肉榮被黎志堅那句話說得摸不着頭腦，愕了一下，不解地道：「黎隊副，我說什麼來着？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豬肉榮的父母看到這種情形，兩位老人家皆着了慌。看看兒子又看看黎志堅，做父親的着急地道：「阿榮——黎隊長（他在着急之下，說錯了黎志堅的身份），這是什麼事？阿榮一向安安份份的，他沒有犯什麼事啊！」

豬肉榮的兩個妹妹嚇得慌忙離開桌子，躲到一角。

黎志堅却不理會豬肉榮的父親說的話，沉着臉對豬肉榮道：「你是不是在五日前，向來貴借了一張剔骨刀？」

豬肉榮利時睜大眼，一口加以否認：「我根本就沒有向來貴借刀，我自己連新舊的，共有三把剔骨刀，我還向他借刀幹麼？」

黎志堅道：「但來貴剛才對我說，你向他借了一張剔骨刀，是在五日前！」

豬肉榮立刻叫起冤來。「黎隊副，來貴簡直是在胡說八道，我這二三個月內，已沒有向他的屠場要豬肉，改向財叔的屠場要貨，只是在上個月尾在街上遇見他一次，你說，我怎會向他借刀？這簡直是荒謬！」

蕭原在門口看着聽着，心中頓感不妙，正想招呼黎志堅一聲，豬肉榮又已大叫道：「是了，來貴那傢伙一定是恨我不向他要豬肉，所以誣告我，讓你們來找我麻煩！」

豬肉榮的父親也道：「黎隊副，我敢以一條老命担保，阿榮沒有向來貴借刀，來貴眞不是人，阿榮不向他要豬肉，他便懷恨在心，這可怪不得阿榮的啊，向他要的豬肉總是少幾斤的，我們是小本買賣，一天能賣多少斤肉？賺多少錢？阿榮在一氣之下，才改向財叔要豬肉的。」

「黎隊副，你要是不信，我可以跟你到來貴那裏對質，看他還說不說我借了他一張刀！」豬肉榮憤憤地說道。

黎志堅聽着，開始感到不對，豬肉榮要是眞的借了來貴的那張剔骨刀，也就有可能是遺下那張被蘇見與在羅大小姐房中拾到的那張刀，照說，在知道風聲不對後，還不逃竄躲匿，等着他們來抓他的，這其中必有蹊蹺。

倏地，他的心頭一動，正想說話，蕭原已疾聲對他說道：「黎隊副，你在這裏等一下，待我去將來貴找來！」話未說完，他已像一陣風般，轉身向來路那個方向飛跑而去。

而這時左隣右里已被驚動了，紛紛走出來看一下到底豬肉榮的家中發生了什麼事，一時間將豬肉榮的門口圍堵起來。

黎志堅見蕭原飛奔去找來貴，不由對他頭腦之靈敏佩服不已，忙朝他的背影叫了一聲：「蕭老兄，小心啊！」

蕭原已奔出老遠，沒有回應他。

而蕭原這麼急急奔去找來貴，那是他忽然想到，來貴根本就是說謊，他之所以誣告豬肉榮，可能不是爲了報復，而是來個「調虎離山」，好讓他有時候逃遁躲匿，所以，他來不及將他心中所疑說出來，便匆匆趕往張來貴的屠場。

一口氣奔到張來貴的屠場，他便知道自己的猜料不會錯。

屠場內雖然有人，却不是張來貴，而是一個小伙子，正在埋頭磨刀！

而這時候由於是晌午時分，屠場在這個時候，是最空閒的，那些伙計由於天未亮便起床，這個時間，吃過午飯後便睡一會，所以，屠場一個人也沒有，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蕭原一頭奔入屠場內，一口氣未喘過，便劈頭對那個忽然驚覺到他衝進來，有點吃驚地，睜大眼望着他的小伙子疾聲問

道：「唏，來貴呢？」

那小伙子眨眨眼，直望着蕭原，掀掀嘴唇道：「你找我表哥有什麼事？」

蕭原喘口氣道：「快說，來貴在那裏，我有急事找他！」

小伙子兩道目光沒有離開過蕭原的身上，眼珠一轉，精靈地道：「你是什麼人？我怎麼沒有見過你？你也不像是鎮上的人……」

「我是鎮上黎隊副的朋友，剛才與他來找過來貴的，你再不說，我便將你拉到隊部！」蕭原不想浪費時間，只好拿話來嚇唬那小伙子。

這一招果然使得，那小伙子臉色一變，急忙道：「這位大哥，我表哥沒有說他到那裏，他只對我說，要我替他將這些刀磨好，他出去一會便回來。」

「他去了多久？」蕭原心急地問。

「大約半個小時左右。」

蕭原思忖一下，半個小時前，也就是差不多是在他與黎志堅離開這裏後，張來貴便跟着離去了，當下他更加肯定張來貴是對他們說謊，待他們離開後便慌忙逃竄，當下他臉色一沉，說道：「你眞不知道來貴去了那裏？」

「眞的！」那小伙子心頭發慌，指天發誓：「他只對我說要我磨好這些刀，便匆匆走了。我若有騙你，不得好死，爛掉舌頭！」

蕭原見問下去也不得要領，便想回去通知黎志堅，但他忽然想到一個問題，便問那小伙子道：「你知道豬肉榮在五日前，曾來向你表哥借過一張剮骨刀麼？」

那小伙子想也不想便搖搖頭道：「不知道，豬肉榮自從爲了豬肉不夠斤數的事情與表哥吵了一架後，便沒有來這裏要豬肉，改向財叔要，從此就沒有來過，他怎會還來向表哥借刀，據我所知，我沒有看到他來過借刀！」

蕭原聽了小伙子這番話，就更加確定張來貴有問題，而豬肉榮說的也是眞的，既然已找到了張來貴這條綫索，那就必須要抓緊不放，否則，讓張來貴逃匿起來，斷了這條綫索的話，那就棘手了，當下不再逗留，立即轉身急走出屠場外，放步急奔回豬肉榮那裏，通知黎志堅馬上分派隊上的人手，找尋張來貴！

而從張來貴承認那張刀是他的屠場所有，到謊騙蕭原與黎志堅，……最後忽然失踪，這種種都足以證明，張來貴與羅大小姐之死有極大的關連。

× × ×

蕭原沒有跟隨保安隊一起去找尋張來貴，而是一個人單獨行動。

那倒不是他自以爲是，不屑與保安隊走在一道，而是他認爲，一個人行動不會那樣惹人注意，方便得多，這不是去打仗，而是找人，那當然是越不聲張越好，以免張來貴聞訊先遁。

但鎮內鎮外這麼大的地方，當然要保安隊上的弟兄帮忙找人，而虛張聲勢並不是沒有好處的，這可以造成一股壓力，而且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搜遍鎮內外，要是張來貴就躲匿在鎮內外的某一處，那就不難被找到，就算找不到，也可以像捉老鼠般，將他驚得從躲匿的地方逃竄出來，那就不難捉到他。

由於保安隊在鎮上各處搜查，自然驚動了鎮上的人，剎時間，鎮上的人又哄動起來，議論紛紛。

而豬肉榮仍然被黎志堅帶返隊部，暫時扣留着。

這是恐防豬肉榮又施金蟬脫殼之計，在未捉到張來貴，確定他說的是假話前，任何一個稍有嫌疑的人也要扣留起來。

蕭原沒有在鎮內外盲目地到處亂找，他認爲在屠場附近的人家，說不定會看到張來貴往那方向走去，若是能夠查出來，那麼，就不至亂找一遍，可以循着那個方向找下去。

於是，他重新奔回屠場，找到那個小伙子，二話不說，就向他問道：「你知道來貴往那個方向走的麼？」

那小伙子在蕭原頭一次找來時，已知道張來貴必是出了什麼事，怎會有隊上的人來查問，蕭原這一次去而復返，他怎敢搪塞，指指外面說道：「表哥是往那面走的。」

蕭原望出去，分辨一下方向，那是西南方，循那個方向走去，應該是鎮外。

「從這方向直走出去，那是什麼地方呢？」

「那裏是鎮外。」那小伙子說道：「一直走下去，便是老龔頭的菓園，菓園的後面是一座崗子，崗子的左邊是一條小河溝……」

蕭原不等他說下去，便一陣風般走出屠場，放步往那個方向直奔下去。

奔出鎮外，他在一處菜田邊遇到一個漢子正在澆菜，便走前去問道：「這位大哥，你可見到張來貴走過？」

那漢子上下打量一眼蕭原，搖搖頭，便逕自淋菜。

蕭原也不多問，又往前奔下去，一直奔到果園子前，他正想走入果園問一下，恰好園子內有一個年約六十出頭的老頭走出來，手上挽着一個草籃子，裏面放的不是果子而是菜蔬，他便向那老頭招呼一聲：「老伯，吃了午飯啊！」

那老頭正是龔老頭，看到蕭原是個陌生人，不由上下打量起來，隨口道：「吃了，找我有甚麼事？」他這樣說，是以爲蕭原來找他買來果樹苗子的。

蕭原連忙問道：「老伯，我是來找來貴的，屠場的人却說他是往這邊走來，我是想問一下，老伯有沒有看到他從這裏走過？」

老龔頭這才「哦」了一聲。「原來是找來貴的，我老漢一直在園子內摘菜，來貴沒有來過，老頭也沒有看到他從外面走過。」

蕭原一聽，不免有點失望，只好對老龔頭道：「老伯，打擾你了。」便又轉過身，往前走去。

他雖然仍然往前走，但心中却嘀咕起來，來貴那傢伙說不定不是一直往這個方向走，走出鎮外便往另一個方向走了，換轉是我，也不會在逃遁時，一直往前逃竄的！

想到這裏，他不由停下脚步，四下張望一眼，躊躇起來。

老龔頭却忽然朝他這邊叫道：「阿成，阿仔，你們跟不跟阿爺到鎮上去？」

叫聲未歇，就在蕭原前邊約五六丈外的園子邊上的一棵大樹上，「悉悉刷刷」地先後爬下兩個年約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在離地還有五六尺高處，已先後跳下地上，歡聲叫道：「阿爺，等等我們，怎麼不跟你去！我們要阿爺買糖吃！」

蕭原看着那兩個鬼靈精似的小孩子，不禁露出一抹笑容來，看着那兩個小孩像一陣風般從他的身邊跑過，不由伸手摸了摸靠近他身邊的那個小孩的腦袋。

那小孩子向他扮了個鬼臉，逗得蕭原不由笑出聲來。

他忍不住扭轉頭向後望去，只見老龔頭正慈愛地一手摟着撲到他身前的兩個孫子，連眼中也充滿了笑意。「你兩個又爬到樹上幹麼？掏鳥蛋？小心跌下來啊！」

兩個孩子直往老龔頭的身上磨挲，其中一個仰起臉蛋，嚷嚷着道：「阿爺，你不要告訴阿爸啊，阿爸會打斷我們的雙脚的！」

另一個則伸了伸舌頭。

老龔頭被逗得呵呵笑起來，撫摩着兩個孫子的頭髮，溺愛地道：「別怕，阿爺不說便是，不過，以後你們不要那樣頑皮啊，知道麼？」

「知道！阿爺，快到鎮上去買糖給我們吃吧！」兩個孫子異口同聲地說。

老龔頭呵呵地道：「好，好，去吧，去吧。」

蕭原看着他們祖孫三人那種親愛的情形，心頭一陣溫暖，幾乎忘了他還要去找尋張來貴！

直到那爺孫三人往他來時的那條路走去，他才猛然省覺過來，但一時間，他却委決不下，究竟是繼續趕下去，還是改變方向追尋。

忽然，他雙眉一剔，急忙轉過身，三步兩脚追上那爺孫三人，大聲叫道：「老伯，請停一下，我想問一下你兩位孫子，剛才在樹上，有沒有看到來貴從這裏走過呢？」

老龔頭與兩個孫子聞聲停下來，轉過身，看着蕭原。

「阿成，阿仔，這個阿叔問你們，你們有沒有見到來貴叔從這裏走過？」老龔頭對兩個孫子道。

蕭原則希冀地望着那兩個小孩。

略高的那個孩子馬上搖搖頭，說道：「沒有啊，我們沒有看到來貴叔從這裏走過。」



蕭原向那小伙子查詢張來貴的行踪。

蕭原聽着，一陣失望，正想向老龔頭說話，那個略矮的孩子忽然雙眼一睜，對他的哥哥道：「阿哥，我們在吃完飯，爬上那棵樹時，不是有一個好像是來貴叔的人，從那邊一條路匆匆走下去麼？你不記得了？」

那哥哥被弟弟一說，眨眨眼，仰起頭對阿爺道：「阿爺，我記起來了，那個很像是來貴叔，我們在樹上，遠遠的看不大清楚，不過很像是來貴叔！」

蕭原一聽，馬上精神一振，急聲問道：「那個很像是來貴的人，從那個方向走呢？」

兩個孩子幾乎是同時伸手一指正西那邊，說道：「往那邊走的。」

蕭原放眼望去，那面一片荒野，老遠的一座小山崗下，有一簇屋影，他忙問老龔頭：「老伯，那小山崗脚下的一簇屋子，是什麼地方？」

老龔頭瞇着雙眼，想也不想便說道：「那是石崗村。」

蕭原忽然從身上摸出一個大洋來，塞在那個較大的孩子手上，說道：「給你們買糖吃！」接又對老龔頭道：「老伯，謝謝。」便匆匆向正西那條小路走去。

老龔頭忙客氣一句：「別客氣——」一眼看到孫子手中拿着的是一個大洋，不由怔了一下——他是怎也想不到，蕭原會給他的孫子一個大洋買糖吃，在當時一個大洋幾乎可以買半担米，那怎不使他驚異，忙張口朝蕭原叫道：「唏，這……」

但蕭原已奔出了老遠，似乎聽不到他的叫聲，只好將下面的話咽住，歡天喜地

與兩個孫子往鎮上走去。

× × ×

那兩個孩子雖然不敢肯定那個像是張來貴的人就是張來貴，但蕭原却認爲一定是。張來貴既然走出了鎮外，他這一路追下來，都沒有他的影踪，那只有一個可能：改變了方向，而孩子的眼尖，雖然看不清楚，但那人既然像張來貴，那便極有可能，而且，兩個孩子看到那個人的時間，與張來貴離開屠場後的時間極之脗合，也因此，蕭原才會那麼肯定。

他沿着那條只容一人走過的小路直奔下去，奔出三里左右，便清楚地看到那一簇屋子的形狀。

他估算一下，大約還有一里左右便趕到石崗村，而他也看到，那條村子不大，大約只有二三十戶人家，崗脚上遍植菓樹，一片蒼翳，村子的前面是一塊塊稻田與菜地，這一條村子雖然小，但却是個好地方。

蕭原奔跑着，雙眼却四下掃視着，忽然，他感到一陣肚餓，飢腸轆轆的，很不好受，這才省起，自己在早上與黎志堅在得如茶樓喝早茶，吃了一些點心後，直到這時還未吃午飯！

他不由苦笑一下，忍受着，沒有放慢速度。

大約只有半里左右便奔到那條小村子，蕭原忽然脚步一窒，睜眼向那座小山崗望去。

一個漢子正從崗脚上那片菓樹林子的邊沿衝出來，跌跌撞撞的，衝出林子便直向崗脚下奔下來，猛然身形一跌，直滾下去，跟着林邊人影一閃，便要追下去，但隨即却轉身閃沒入林中。

那個滾跌下去的人好不容易才抓着一棵野樹，掙扎着止住了滾跌之勢，但却沒有停下來，馬上便連滑帶奔，向下急衝。

蕭原在那人掙扎着站起來時，雖然看不大清楚那人的樣貌，但却覺得彷彿像是張來貴，心頭劇跳了一下，想也不想，便拔脚往那邊奔去。

那漢子衝到崗脚下，便重重地跌在地上，但他立刻便奮力爬起身來，跌跌撞撞地，直向蕭原那邊衝過去，同時，咀裏嘶叫着：「救命，救命啊……」

蕭原這時已看清楚那人的樣貌，不由怔了怔——那不就是張來貴麼？

那人確是如假包換的張來貴，只是，他的模樣可狼狽了，一身衫褲破損了多處，身上也是血漬斑斑的，青白着一張臉，滿臉驚恐地奔向飛奔過來的蕭原，口中斷斷續續地叫着：「救命……救命……」

蕭原雖然驚怔，但却沒有停下來，繼續飛奔前去，但心中却飛快地思忖着：「張來貴怎會弄成這個樣子的，他不是要逃匿起來的麼？怎麼却向我求救？那個在林邊閃出來，瞬即又縮回去的人到底是甚麼人呢？」

「救……命……」張來貴忽然重重地跌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但却仍向前伸出手。

蕭原奔到張來貴身前，顧不了喘氣，疾聲道：「張來貴，你是殺死羅大小姐的眞正兇手，你逃不了！你怎麼會弄成這樣的？」

張來貴急促地喘息着，語聲驚慌地道：「救我，我不是兇手……那張剜骨……刀不是借給……猪肉……榮，而是……借給……」

「借給那一個？」蕭原疾聲問。

「借給……超……殺我……」張來貴越說越細聲，但是他却勉力將手向後一伸一指，語聲倏止，頭向地上一歪，暈迷過去。

蕭原雖然聽不清楚張來貴的說話，但從他看到的情形，以及張來貴斷斷續續說出來的不大連貫的字句，他已猜到大概的意思，從張來貴臨暈迷過去時伸手向後一指，口中說的那兩個字：「殺我」那是再明顯也不過的了，那個從林子閃出來隨即又閃回去的人要殺張來貴！

而張來貴已承認，那張剜骨刀不是借給猪肉榮，而是借給另一個人——極有可能就是那個從林子閃出又躲回去的人，也就是要殺他的人，而他跑到這裏來，極有可能是向那個人通風報訊，但那個人却要殺他，那只有一個可能，那人是要殺人滅口！

蕭原是這樣猜測的。

而他也想不到，事情這般複雜，居然還有別的人牽涉入內，而那個人極有可能才是眞正的兇手！

一想到這裏，他恨不得立刻便往崗脚上奔去，追趕那個「驚鴻一瞥」的人，但又不能扔下張來貴不管，因爲他的嫌疑很大，而且，肯定是與羅大小姐的死有關連，萬一他又重施金蟬脫殼之計——騙他去追趕那個一閃即沒的人後，他其實是裝作暈迷過去的，乘機逃竄，那豈不是……

心念一閃之下，他馬上有了決定，將帶在身上的匣子鎗抽出來，朝天開了一鎗，一會又再開了一鎗。

他這樣做，是利用鎗聲作訊號，將正在鎮內外搜查張來貴下落的保安隊引來。

這一招果然收效！很快，便有一撥在附近搜尋的保安隊員聞聲飛奔而來。

他們一眼看到地上的張來貴，都興奮得很——既已找到張來貴，那就不用他們再四出去找尋了，那是很辛苦的。

蕭原也無暇對那幾個保安隊員解說，只叫他們留在這裏！看着張來貴，替他將傷口扎好，並將之救醒，同時吩咐若是其他的人趕到來，馬上叫那些人趕往那座山崗脚上的菓樹林子，協助他追捕另一個人——張來貴的同伙（他不想浪費唇舌多作解釋，所以便這樣說）。匆匆說完，他便獨自一人朝崗脚那邊急奔而去。

而這時，他已忘記了肚餓！

× × ×

奔上崗脚那片菓樹林子前，蕭原在那個傢伙隱沒的林子邊停下來，凝神傾聽了一下，便閃入林中。

菓樹林子中很靜，光綫也很黯，蕭原閃入去，便又在一棵樹後停下來，一雙烱烱的目光銳利地掃射着林中的情形。

他之所以這樣小心，那是他想像張來貴口中所說的那個人——也就是在這處林邊一閃即隱的人，極可能是一個兇猛異常的人，這可從像張來貴這樣壯健的人，也被其所傷這一點想像到，所以，他不敢大意，以免遭到那人的襲擊！

但馬上他便斷定那個人不在這附近，因爲他發現了林中的地上，有點點的血漬，往林子深處伸延，於是他小心地循着地上那點點血漬，往林子深處走入去，走了一會，忽然聽到身後的林外有人聲，隨即便响起叫聲：「蕭老兄，你在那裏？」

蕭原馬上應道：「我在林子內，你是黎隊副麼？」

發出叫聲的人果然是黎志堅，他在蕭原奔到崗脚下時，已帶了另一撥人走到來，接着，陸續地其他的幾撥人也紛紛趕到來，他在聽了最先到達的那一撥人的報告後，便吩咐那一撥人將張來貴抬到村子中（張來貴仍未醒），他則帶了那些人急急奔向崗脚……

「蕭老兄，是我啊！」黎志堅在林外高聲叫：「發現那個人麼？」

「還未找到，不過有綫索可循，請你帶隊上的弟兄入來，散開來搜查！」

「我馬上入來。」黎志堅叫道。

不久，他便帶了二三十名保安隊隊員走入林子，與蕭原會合。

蕭原劈頭一句便道：「黎隊副，請你快吩咐隊上的弟兄們分散開來，搜查這片菓林，那個將張來貴擊昏過去的傢伙，極可能才是主兇！」

黎志堅馬上吩咐他的手下分散開來，徹底地搜查這片林子。

蕭原已循着那點點滴滴的血漬，一路追了下去。

不知不覺之間，蕭原發現已追出了林子，血點向崗上延伸，但還未追到崗頂，血點經已中斷了。

他在附近找了一遍，却找不到有血點遺下，這令到他一時拿不定主意不知該往那一面追下去。

因爲眼前有三條道可追——左右兩面及崗頂那面，他只好細心地在附近找尋可供追查的細微綫索。

恰在這時，黎志堅已帶着三個保安隊員追了上來，朝他叫道：「蕭老兄，是否綫索斷了？」

原來，他也在後面循着血漬追了上來的，看到蕭原在那裏團團轉，只要稍爲有點經驗的人也看出是綫索中斷了，否則，蕭原不會不追下去。

「黎隊副，請你與隊上的弟兄分別往左邊及直上崗頂追下去，我從右邊追！」

蕭原說着已向右邊繞去。

原來，蕭原已在右邊發現了一些極細微的綫索，但爲了萬無一失起見，那自然是分從三面追下去較好。

× × ×

蕭原從右邊繞了個小半彎追下崗下，眼前是一片荒野地，放眼望去，遠處有一條溪流直往東邊延伸下去，溪流那邊，有一簇屋子，那裏應該是一條鄉村。

蕭原放眼掃視着，一邊在心中思忖着：那傢伙身上流着血，應該不會跑到那條鄉村的，那很容易引起村子內的人的思疑，改換是我，也不會走去那裏。那麼，他會走向那一邊呢？

蕭原想想，覺得黎志堅他們若是追下山崗，必會從那兩面追下去，其中一撥會追到那條鄉村，而那個傢伙也不會笨到繞回那邊逃竄的，極有可能仍然朝這邊逃下去，於是他便決定仍循這個方向追下去。

追出不遠，他便發現了綫索——地上有一片草叢被壓得倒塌下去，他看了一下，便急追下去。

他一直追到那條溪流前，只看了岸邊的草叢一眼，便確定那個傢伙逃到對岸去了。

因爲溪邊的一叢水草葉上，沾了兩點血漬！

他走下那條溪流，却發覺那條溪流原來只是齊膝深，於是他涉水走過對面，從岸上走上去。

但才走到岸上，他便又回身走下溪中，站在那裏，細察起那一截溪岸。

他之所以上而復下，那是他發覺，那一截溪邊的水草沒有留下有人走上去的痕跡，所以，他懷疑那傢伙不是從這一截走上岸去。

既然不是從這一截走上岸，那麼，那傢伙就只有兩個可能；從上游或下游走去，在某一處上岸。

至此，蕭原開始感到，他要追的這個人，狡猾得很。

他思忖了一下，決定趕上游走去。

他之所以這樣決定，是他想到，那個傢伙如此狡猾，那他的行動也會出人意表的，往下游走去，那自是容易很多，逆流而上，那就吃力多了，要是一般人，在倉惶逃走時，必會順流而下，那會逃得快一些。

蕭原逆流而上，那果然走得很吃力，雙眼不斷地打量着兩邊溪岸的水草，走着走着，他不由有點氣喘起來，人也有點虛軟的感覺，這才發覺到，他是飢餓過度，飢火上升，才會這樣的。

他喘口大氣，用手掬水喝了兩口，這才感到好一點。

再往前走了一段水道，蕭原終於發現在他下河溪的那一邊，有一處岸邊的水草歪倒折斷，他立刻涉水走過去，看了一下，便走上岸。

他已確定那個被追的傢伙是從這裏上岸的。

而那個傢伙也可算奸猾異常，居然從對岸走上岸去，却從下河溪的這面上岸，證明此人是個極工心計的人。

而蕭原這一次的猜測也對了。不過，蕭原反而更加小心了。

上了岸後，他在附近察看了一下，便循着溪流一直往上追踪下去。

不知不覺間，他追到一處土崗下，這才發覺，已離開了那條溪流有數十丈遠。

這座土崗上盡是風化了的岩石，只長着很少的野樹，而綫索也到此中斷了。

蕭原想了一下，決定登上土崗頂，居高臨下，希望可以發現那個逃竄的傢伙往那一個方向逃去。

因爲這一帶除了這座土崗外，便是一眼望去，恍似無盡的荒野地。

而這時候，他的肚子餓得像是有一面石磨在磨着他的腸子般難受，人也感到有點虛軟，但他仍然強撑着，登上土崗！

那知道他才登上土崗，陡地崗頂上「轟轟」地滾下五六塊足有盆面大小的石頭來，那種聲勢，雖然不至於像山崩般，倒也嚇人！

蕭原驚覺之下，大吃一驚，一顆心幾乎從口腔內跳了出來，一時之間，他不知是被驚呆了還是怎麼的，就那樣望着那些從上面滾下來的石頭，不知躲避。

其實，那裏根本就沒有躲避的地方，崗坡上雖然有疏落的野樹，但却只有手臂粗細，最高的一棵也不比人高，根本不足以阻擋那些聲勢洶洶地滾下來的石頭。往下逃，肯定快不過那些滾下來的石頭，只怕還未逃下去，已經被那些石頭擊中，九死一生！

這種情形，蕭原可以說已經處於「死地」！

因爲他根本避無可避，而他也只是血肉之軀，試問怎能抵擋得了那些滾下來的大石頭？

但蕭原只是呆了一下，便動了。

他既不是從左右或是下面疾竄，而是有如一頭豹子般，往上竄登上去。

他這麼做，莫非是瘋了不成？

因爲他往上衝，豈不是自己送上去讓那些滾下來的石塊擊中麼？

他以極之驚險的動作，閃避過一塊迎頭滾下來的石頭，接一個縱躍，搶撲落上面的一處坡面微凹的地方，立刻雙手抱頭，緊緊地貼伏着。

那一處微凹的地方，說起來，只是那山上有一塊石岩微微凸起來，恰好可以遮擋住他伏在地上的身子，說得眞正一點，他伏下的身子還有些少凸露出來。

但那裏却是他的救命之所！

就在他撲伏下去的刹那，他便聽到一陣在他聽來彷似大地震一般的震撼聲，那些隨後疾滾下來的石頭有如奔馬般，「轟轟」地在他身旁接連滾下來！

那一刹那，他就像從鬼門關前打了個轉回來般，屁股上一陣發痛，他知道一定是被從上面滾跳下來的石頭擦傷了。

而他之所以沒有被那些石頭滾擊中，完全靠身前那一大塊就像斷崖般突起一截的岩石擋住了那些滾下來的石頭，那些石頭滾落那塊岩石時，便因爲滾撞之力，蹦跳起來，恰好從他的身上蹦跳飛落，否則，就那麼滾下來，從他的身上滾過，只怕他不死，也會給那些石頭壓得腰骨碎斷！

這一刹的經歷，可說是驚險極了，而蕭原也有一種「死裏逃生」的感覺！

吐口氣，他立刻仰起頭往崗頂上望過去。

上面正好有人探頭往下望。

兩人一下子打了個照面，上面那人立刻將頭縮回去，跟着，蕭原便聽到上面傳來一陣滾動聲。

他立刻忍痛從地上一跳起身，往上奮力衝上去！

剛才崗頂上的那一陣滾動聲，他聽出那是那個縮回去的人竄下去時，帶動那些碎石滾跌下去發出的聲响！

這時候，蕭原已經忘記了肚餓，也將他的體能發揮至極限，一口氣便衝上了崗頂！

一口氣未喘過來，他便瞬即放眼往崗頂那面一掃，但却看不到那個人往下逃竄的身形，他不由怔了一下。

也難怪他會怔愣一下的，因爲那人就算逃竄得再快，而這座土崗雖然不高，但也不可能在他衝上崗頂上，那人便逃得不知所踪的！

驀地，他的腦後勁風急襲，蕭原雖然心驚，但他的反應及動作却一點也不慢，疾忙往前搶撲出去！

「颯」一聲，他腦後一陣疼痛，但却總算躲過背後突如其來的襲擊！

那是一塊比拳頭還要大的石頭，自他的後腦飛過，墜跌落很遠，滾下去。

蕭原才撲在地上，正欲滾身跳起來，已被一個人重重地壓在他的背上，一隻手把他手上的匣子鎗抓去。

蕭原被那一壓，幾乎沒有被那人壓得五臟六腑離了位，氣息爲之一窒，但他立即食指一扣，開了一鎗！

那一鎗根本就是無目的的，所以，根本射不中壓在他背上的那人，但那一下鎗聲却嚇得那個人窒了一下。

蕭原的目的就只是想嚇那傢伙一跳，他在那傢伙一窒的刹那，口裏暴喝一聲，拚盡全力，突然一個翻身，硬是將那人從背上翻下去。

但那人却死抱着他，令到他起不了身，也不能用鎗來指嚇對方。

蕭原只好奮力與那個人在地上翻滾起來。

但這麼滾下去，是極易滾跌下去的，那麼，蕭原必然也會吃虧，而滾了幾滾，兩人已開始往崗下滾去，只要再滾多幾滾，滾勢一急，那便無法控制，往下直滾下去，說不定那一個恰好撞在一塊突起的石上，那便不堪設想了。

蕭原心中大急，但却無法擺脫那傢伙的纏抱，而那傢伙顯然已豁了出去，死抱着蕭原不放！

跟着，兩人便往下滾去。

而下滾之勢越來越急，眼看就要不受控制地疾滾下去，驀地，那個摟住蕭原的傢伙嘶吼一聲，無力地鬆開了雙手，弓縮着一個身子，臉上滿是痛苦之色，被蕭原一手將他推開，一個人繼續滾下去，而蕭原已一脚勾住一棵樹脚，同時伸手，把抓住那傢伙的衣袖，將他拉扯住，阻止了他的下滾之勢！

蕭原之所以能夠及時「脫身」，那是他在往下滾時，乘機用膝頂撞在那傢伙的下陰上，痛得那傢伙全身脫力，痛不欲生，幾乎沒有暈死過去。

× × ×

蕭原將那傢伙用他的褲帶把他的雙手緊緊地反綁起來，他自己則站在離那傢伙丈遠的一塊石上，再朝天開了一鎗，這才喘着氣，打量起那個傢伙來。

那個傢伙也在打量着他，兩道目光有如一頭困獸的目光般，絕望中帶着一縷兇狠！

那傢伙年約三十一二，身材高大壯健，留着一咀的鬍渣子，雙眼大而突，鼻子尖削，身上有兩處損傷，最重的是在腿肚上的那一處，雖然已被衣布包扎起來，但已染紅了。

「你怎麼不讓我一直滾下去，撞上石塊撞死了。」那漢子兇悍地嘶聲叫道。

蕭原喘口氣，笑笑道：「你這麼說，是否自知難逃一死？」

那傢伙却嘶叫道：「我知道你們一定會以爲我是殺死羅家大小姐的兇手，但我發誓沒有殺死她啊！」臉上的神態充滿了絕望與不忿！

蕭原冷笑道：「不是你，爲何張來貴向你通風報訊，你却要殺他滅口，並倉惶逃竄？」

那傢伙愕了一下，隨即像個瘋子般狂叫道：「我沒有殺死羅大小姐，我沒有……我不過偷了一些財物，我入去的時候，羅大小姐已被人殺死了……」

蕭原聽着，不由皺起眉頭來，緊緊地注視着那傢伙。

那傢伙仍然嘶聲叫着：「你們捉到我，一定會認爲我就是兇手的，我一直提心吊胆……我也不知怎會下手想殺死來貴的，大概只有來貴知道我……但我確是沒有殺死羅大小姐啊！」

蕭原看不出那傢伙是在絕望之下亂叫出來的，他只覺得，這傢伙的歇斯底里的嘶叫，倒是出自肺腑的，那麼，豈不是說，兇手還另有其人了。

蕭原注視了那傢伙好一會，而他也開始相信，那傢伙沒有殺死羅大小姐。

這可是奇峯突出。本來，蕭原在抓到這傢伙後，便已認爲，已抓到殺死羅大小姐的兇手，但這傢伙却狂叫他不是兇手，而蕭原又相信他的說話，那麼，就要繼續追查下去，抓到那個眞正的兇手！

蕭原剛才向天開了一槍，就是想用槍聲通知黎志堅等人聞聲趕來，協助他押解這傢伙返回去，經過剛才的一番搏鬥，他感到力歇，自知一個人很難將這傢伙押解回去。

既然黎志堅與他的手下還未趕到來，他也樂得趁這機會，好好地盤問一下這傢伙，雖然這傢伙嫌疑最大，但他既然那樣說，那便要好好地盤問一下，以分辨他所說的是眞是假。

要是眞的，那便要再着手追查眞兇，而他的目的，也只是抓到眞正的兇手！

這也就是仗義帮助蘇見興的本意。

「喂，你說你不是殺死羅家大小姐的兇手，你要先冷靜下來，慢慢說。」蕭原兩道銳利的目光直射在那人的臉上。「現在你先將你的姓名說出來。」

那傢伙聽蕭原那樣說，眼中閃出一抹喜色，急聲道：「你會相信我不是殺死羅家大小姐的兇手？」

蕭原認眞地說道：「只要你說的是眞話，說的又有根據，而且又可以證明你沒有殺死羅大小姐，我自然會相信你不是兇手！」

「眞的？」那傢伙眼中射出强烈的求生之光。

「我騙你做什麼？」蕭原正色道：「現在，將你的姓名說出來。」

那傢伙怔怔地看了蕭原一會，半晌才道：「我叫彭海。」

「你是否向張來貴借了一張剜骨刀，但却遺落在羅大小姐的房中？」

「是！」

「那麼張來貴有沒有與你一起潛入羅家……」

「沒有。」彭海說道：「本來，我向來貴借那張剜骨刀，只是用來宰一頭山豬，後來却……」

「先別說這些。」蕭原打斷了彭海的話，問道：「你與張來貴是什麼關係？」

蕭原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爲張來貴不惜謊騙他與黎志堅，然後趕去向彭海通風報訊，要是尋常朋友，絕不會冒險這麼做，兩人的關係一定不尋常。

「我與來貴是拜把兄弟。」

「他趕去你那裏，是否向你通風報訊呢？」

「是。」彭海忽然氣憤地道：「他還想趁機向我勒索，一再問我在羅家偷到多少財物，並說由於那張刀的關係，累到他受到牽連，所以，他要我分一半財物給他，他便不告發我，並盡量拖延，讓我逃走後，才向保安隊的人說實話，否則便將我送到隊上。但我確是只偷了一些財物，總共也不值五十塊大洋，因爲在我之前，有人已將羅大小姐房中的財物搜掠一空，但他却不相信，死纏着我……」

「所以，你便殺心頓起，想殺了他，一來可滅口絕後患，二來可以從容地逃竄到外地，是麼？」

彭海頹然點點頭，垂下目光。

「你既然口口聲聲說你沒有殺死羅大小姐，那麼，你現在將那一晚的經過詳詳細細地說出來，你若想我相信，便不要胡說八道！」蕭原沉聲說。

彭海雙眼一睜，看了蕭原一眼，忽然問道：「你不是鎮上的人，你是外地來的，是不是羅家請你來追查……你可以告訴我，你的大名麼？」

蕭原沉吟了一下，才說道：「我叫蕭原！」

「蕭原？」彭海沉吟一聲，忽然雙眼大睜，疾聲道：「我聽聞你的大名，你是有名的追捕手！」

「好了，快將那晚的經過情形說出來。」蕭原從彭海那句話，已猜到彭海一定是曾在道上混過，否則，不會聽聞過他的姓名的。

彭海的神色刹時變得充滿了希望，一迭聲道：「我說，我這就將當晚的情形說出來。」

蕭原望着他，說道：「你爲什麼要潛入羅家？」

彭海吶吶地道：「我……賭錢輸了，還欠下別人三十多塊大洋，無奈之下，我……只好……順手便揣上了來貴借給我的那張剜骨刀。」

「那一晚，你是在什麼時候潛入羅家的？」

「大約半夜過後。」彭海翻起眼，回想着說，「我潛入羅家後，一時間，不知往那裏下手才是……羅家的房舍那樣多，結果，我只好亂摸一通，但却摸不到羅家收藏錢財的地方，也找不到羅鎮長夫婦的寢室……後來，我不知怎的，摸到羅大小姐臥房外面的小院子中，本來，我是不會摸進去的，但羅大小姐的房中却傳出來斷斷續續的異响聲，我細聽之下，聽出是女人發出的聲音，因此……因此便想到……想到……淫邪……那方面，思忖：莫非羅家的什麼女人正在偷漢子？我知道羅鎮長有一妻三妾……說不定有那一個不耐寂寞……那我便可以找到他們的痛脚，從而找到一條財路……！於是，我便潛到房前的窗

下，豎起耳朵傾聽，那知道聲音却沒有了……也是我錢迷心竅，也說得上是倒霉透頂，忽然心生一念：何不潛入房中，來個捉奸在床，當場大大地敲一筆，以救燃眉之急，然後，弄清楚那兩個男女的身份之後，再慢慢地向他們勒索……我先是試一下去推那兩扇房門，那知道一推便悄然開了，當時，我也感到奇怪，但隨即便找到解釋：一定是那雙男女急着偷情，所以在其中一人進房後，便忘了將門閂上。我握着那柄剜骨刀，閃身潛入房內，屏息着往床前摸去，房內却一點聲息也沒有……但我却沒有察覺出來，這眞是天意！敎我蒙上不白之寃！」

彭海說到這裏，懊悔地住口不說下去，要不是他的雙手被綑着，看他那樣懊悔的樣子，眞會摑自己一巴掌。

蕭原靜靜地聽着，沒有催他說下去，只等他自己再說下去。

而他也在思想着，彭海所說的「故事」的可信程度。

「那知道我摸到床前，却大失所望，床上只有一個女子躺着，我雖然有點失望，但也心中暗喜……哎，我眞是渾蛋，居然生出邪念來！那知道當我看清楚那個女子時，却嚇得我差點失聲驚叫起來，心胆俱顫之下，手一軟，那張刀便墜落在地上，發出「噹」的一下聲响，整個人嚇得跳了起來，連退了幾步！」彭海說到這裏，臉上滿是驚悸之色，吸口氣，才繼續說下去，「……那仰躺着的女人居然大睜着雙眼，你說，當時我怎不驚嚇得失魂落魄？那刹間，我以爲那女子已發覺了我潛進來，只要那女子一叫，我便逃不了！所以，我馬上轉身奪門欲逃，但衝到門前，却發覺那女子沒有叫，不由心生好奇，扭轉頭回望，看到那女子仍然那樣子躺在床上，既沒有起身，也沒有大叫，令到我大爲奇怪，不由停下來，並轉回身……那就像是鬼迷一樣，我不知不覺走回去……察看一下。

「我壯着胆，走到床前，細看之下，才發覺那女子的樣子有異，那雙眼雖然睜着，但却動也不動……我大着胆子，伸手摸一下她的手，發覺還有微溫，而那人仍然沒有一點反應，當時我已感到那女人似乎有什麼不妥，再探探她的鼻息，這才發覺她原來已經死了，也才發覺到，她的喉頭在流着血！我是在掀下蓋到她脖子上的薄被子時，才赫然發現的，而且，還摸了一手血！

「我那時心慌意亂得不知如何是好，慌亂地將手上的血用那張薄被抹乾淨，便打算偷偷潛出房外，再潛出羅家那便神不知鬼不覺，而我也幾乎忘了檢回自己那張刀……後來回心一想，既已潛了入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怎能空手而回，好歹也要拿一點財物，用來還賭債。於是，我壓着心頭的驚怕，匆匆在房內搜尋起來，這才發覺，房內的箱槓已被人搜掠過了，我只搜掠到十多個大洋，還有幾件不大值錢的首飾，便慌忙潛出房外，驀然想到跌在地上的那張刀，便匆忙回身往地上摸去，摸到一張刀，也不管是不是墜落的那一張，插在褲頭上便竄出房外……」

「你說什麼？」蕭原急急打斷彭海的說話，疾聲道「你既然拿回了那張刀，怎會又遺留在房內，被後來才走入房去的蘇見興找到，並拿走？」

一頓，他馬上便恍然道．「哦，我明白了，你是拿錯了另外一張刀，是麼？」

彭海立時點頭不迭道．「是啊，我當時摸到的，是另一張刀，當時我由於心慌意亂，加上匆忙之下，也沒有察覺到那張不是我墜下的那張刀，直到我回到家中後，拿出那張刀來，才發現那張刀不是我帶去的剜骨刀……」

「那是張怎樣的刀？」蕭原立時目光閃閃地問。

「是一張很特別的刀。」彭海道。「那是一張刀尖的刄口上，有九個細小尖利齒口，刀鋒異常鋒利，刀身只比巴掌略大，形狀有點像豬肉刀。」

蕭原接口說道：「哦……這確是頗特別……」

「我差點忘了告訴你，刀口上沾了一絲絲血漬，據我猜測，那極有可能便是殺死羅大小姐的兇刀！」彭海急急說道，打斷了蕭原的話。

「那張刀還在你那裏麼？」蕭原問。

「在，在！」彭海沒口道：「我既然猜想那是兇刀，也就是唯一可以證明我沒有殺死羅大小姐的證據，我怎會不將它好好地收藏起來，將它扔掉？」

「你既然已知道遺留了那張刀，不怕由此而查到你的身上？」蕭原看着彭海。

「你怎麼不早早的便偷偷離開，遠走他鄉呢？」

「我怎會想不到。」彭海苦笑一聲道。「當時，我確曾想過遠遁他鄉，但我又捨不得那一塊經我辛辛苦苦才栽培起來的果園，我已厭倦了那種到處流浪的生涯。所以，我不捨得走。加上我想到，那只是一柄很尋常普通的剜骨刀，從那張刀上，很難追尋到我的身上，因此，我便打消了遠遁的念頭，決定留下來看一下，若是風聲不對，那才竄遁，何況，羅家父子與鎭上的人都一致認定蘇見興是兇手，這也是我不想走的原因之一，那知道……」

「你既然知道蘇見興不是殺人兇手，你爲什麼不出來替他辯白？」蕭原冷然道。「你忍心看着他含寃被人認作兇手處死麼？」

彭海臉色變了一下，苦着臉辯說道：「這怪不得我的啊，我若是挺身而出，替他辯白，那豈不是將罪過往自已身上攬？試問，我在一無佐證的情形下，怎樣替自己辯白？只怕說破了嘴皮，他們也不會相信我是無罪的，一定將我當兇手法辦！」

蕭原想一下，深覺彭海所說甚是，就像蘇見興，要不是他插手，只怕早已被當作是兇手，被羅家父子處以極之殘酷的刑罰——墊屍底！

彭海見蕭原不說話，不禁心頭忐忑，急急道：「其實，我也在暗中追查那張刀的主人。因爲那張刀很特別，普通人不會有那樣的一張刀的。」

「你已查到了什麼？」蕭原眉頭一聳，問。

「暫時還未查到。」彭海道：「不過、二毛子說有辦法查到。二毛子認識很多人。」

「那張刀子你給二毛子看過了？」

「我若不給他看一下，他怎樣去打聽呢？」

「那張刀子收藏在那裏？」

「在灶堂下扒灰出來的灶底下，被炭灰埋着。」

蕭原沒有再問下去，默然良久，不知在想些什麼，彭海看着，惴惴然忍不住問道：「……你——相信我……的說話……嗎？」

蕭原看他一眼，道：「暫時還不能相信你，這只是你的一面之詞，待看過那張刀，追查到新的綫索後，才能判斷你所說的是眞是假！」

一頓，接舒口氣道：「不過，從你所說的，已經證明了蘇見興不是兇手，這一點，要謝謝你的！」

彭海不由苦笑了一下。

蕭原笑望着彭海道：「你爲什麼要追查那張怪刀的主人？相信不是那麼好心好意，爲了替蘇見興洗脫嫌疑吧？」

「我這麼做，是預防萬一追查到我的身上時可以替自己開脫。」彭海這樣說只說出一半來，實則，他還想利用那把柄——那張形狀特別的刀，向那個遺失那張刀的人勒索（若是查到那個人的話）。

「只怕未必是爲了替自己開脫吧？」

蕭原像是看透了彭海心中所想的一樣，冷冷地笑了一聲。忽然他站起身來，往來路那面俯望下去，透口大氣道：「他們趕來了。」

趕來的正是黎志堅與幾名保安隊員。

×　×　×

羅錫銘父子聽說抓到了「兇手」，都很興奮，但當他倆聽了蕭原的說話，再聽了彭海的一番辯白後，不禁一陣失望及煩惱；他媽的，原來彭海不是兇手，兇手另有其人，這眞複雜！

蕭原在押解彭海回鎭上的路上，早已對黎志堅說了彭海對他所說的話。而他們亦有陪着羅家父子聆聽彭海的辯白，發覺彭海兩次所說的，一般無異。

這起碼證明了一點；彭海所說的，極有可能是眞話。

因爲若是編造出來，很難會兩次所說的話都是一樣的，或多或少，總有些破綻的。

將彭海押出去後，羅錫銘煩惱地望了蕭原黎志堅一眼：「這是怎麼攪的，這個說沒有殺人，那個也說沒有殺人，那豈不是要永遠追查下去，而結果，每一個也不是兇手，豈不是查一輩子，也查不到兇手嗎？」

羅大器也不耐煩地說道：「是啊，咱們若是相信彭海的話，那豈不是又要重新追查另一個兇手？萬一再捉到一個，他又說……」

蕭原打斷了羅大器的話，心平氣靜地道：「羅鎭長，我很明白你們的心情。不過，你不是說過，要捉拿到眞正的兇手麼？彭海說的一時間還很難加以判斷是眞是假，但他却向我們提供了一條新的綫索，先撇開這一點不說，最少，從彭海所說的話中，已證明了蘇見興不是殺死大小姐的兇手，他是在彭海走後才進去的，否則，不會檢到彭海遺下的那張剜骨刀！」

黎志堅也讚同地道：「鎭長，隊長，蕭老兄所說確是有理，起碼，捉到了彭海，已證明了阿興不是兇手。」

羅家父子對望了一眼，羅錫銘點點頭道：「若彭海說的是實話，阿興確是無辜的。」

「羅鎭長，我敢担保，彭海說的那番話是眞實的！你們不妨想一下，彭海與蘇見興無親無故，甚至可能不相識，他沒有理會替蘇見興開脫罪嫌的！」

黎志堅用力地點點頭。

羅家父子沉默了一下，也不得不點頭承認蕭原所說的極有道理。

「蕭老兄，照你的意思是——」羅大器望着蕭原。

蕭原決然地說道：「既然已經證明蘇見興是無辜的，那當然是馬上放了他！雖然他與令妹的關係——但這是另外一回事啊！」

羅家父子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很難看，默然了半晌，羅大器才極之勉强地道：「老黎，去叫人放了他！」一頓，臉有不豫之色地道：「只是，便宜了他！」

蕭原聽出羅大器那樣說的意思，他却不便再說什麼，因爲蘇見興與羅大小姐的那一段情，他確有不是，因爲那時候男女偷情，乃是有違背情理的舉動。

黎志堅答應一聲，便去放人。

羅錫銘默然了一會，見蕭原不說話，便開口說道：「蕭原，你這麼快便抓到了彭海，替阿興洗脫的嫌疑，我對你佩服得很，你不會不追查下去，找到眞正的兇手吧？」

蕭原忙正色道：「羅鎭長，你放心，我說過要追查出眞正的兇手，便不會只替蘇見興洗脫了嫌疑便罷手，我一定會替你們追查出眞正的兇手，並將之捉拿法辦，這是我一貫的辦事宗旨！」

羅家父子聽他這樣說，不由都感激地對蕭原道：「蕭原，能夠認識你眞好，我們不知怎樣說才能表達我們對你的感激之意，相信漪湘在泉下有知，也會對你感激不已的！」

而羅家父子說的是心裏話，兩人也確是對蕭原的能幹佩服得五體投地。而他們之所以不大願意釋放蘇見興，那只是基於他曾與羅漪湘幹出那種「醜事」來，那就像有一根刺戳在他們的心頭一樣不舒服，那一口氣也消不了，所以，對於釋放蘇見興，在心理上自不免有點那個……

而事實上，他們父子可不是那種鄉愚式的人物，父子兩人畢竟在洋學堂讀過幾年書，頭腦開竅，懂道理，辨是非，他們發牢騷，只因爲心中都被悲痛仇恨充斥了，一時之氣下，才會說出那些難聽的話來的。

蕭原這個人向來很怕別人對他說感激的話，他聽羅家父子那樣說，連忙岔開話題說道：「羅鎭長，你到底相不相信彭海所說的話？」

羅錫銘連聲道：「既然你也說他的話可信，我姑且相信，不過，却要到找到那個眞正的兇手後，我才會完全相信！」

羅大器接口道：「蕭老兄，我爹說得對，一定要找到眞正的兇手，才能相信彭海所說的話是眞的！」

蕭原道：「那是說，你們不會阻止我繼續追查下去吧？」

羅家父子急不迭連聲道：「怎會呢？求之不得啊，你請繼續追查下去吧，我們全力支持你！」

羅錫銘還補充了一句：「蕭原，你若是能夠找到眞正的兇手，我加多二百塊大洋賞金，合共是五百塊，以表示我的一點心意。」

蕭原道：「那我代表鎭上那些需要周濟的孤寡及窮苦人家多謝你。」一頓，又說道：「打鐵趁熱，我想這就去看一下彭海所說的那張刀。」

羅錫銘點頭道：「那我們也不阻你了。蕭原，本來我想請你到家中吃頓晚飯，但小女新喪——待你抓到眞兇後，才好好地請你吃頓飯，以示慶祝。」

蕭原道：「羅鎭長，盛情心領，我先走了。」

羅家父子忙起身相送。

窮追猛打　連番歷險捕真兇

蕭原才走到外面，便遇上黎志堅正從關押人犯的那面走出來，黎志堅不等蕭原開口，便招呼道：「蕭老兄，你要到那裏？天快黑了。」

蕭原道：「我想立刻便趕去石崗村，找出彭海所說的那張刀來看一下，看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是否能夠從中追查出一些綫索來。」

黎志堅忙道：「既然這樣，我陪你去走一趟！」

蕭原張口欲說什麼，黎志堅已道：「蕭老兄，快走吧。」拉着蕭原便往鎭西頭走去。

兩人趕到石崗村時，天色已完全黑了，好在今日是農曆十一日，月亮已升起，夜色還不算太過黑暗。

蕭原記得彭海說過，他的那間屋子是在崗脚上那片果林的邊上，兩人在村中一打聽，便逕自來到那間石屋子前。

那間石屋子雖然很舊，但却很堅固，兩人在屋子的前後看了一遍，便推開門，走入屋中。

他們在屋中只是略爲看了一下，黎志堅將那盞放在枱上的油燈點亮了，便拿着與蕭原走向灶間。

兩人將灶間看了一遍，蕭原便示意黎志堅將油燈放在燈台上，他則蹲下來，伸手入灶堂下，在那些炭灰中摸索起來。

很快，蕭原便摸到那張刀，抬頭對黎志堅道：「找到了。」將刀自灶堂下抽出來。

黎志堅立刻雙眼一睜，注視着蕭原抽出來的那把刀。

也難怪他這樣緊張的，既然能夠從那張剜骨刀上，將彭海找到，從而證明了蘇見與是無辜的，並因此而又「引」出眼下這張刀來，那麼，應該也可以從這張刀上，找出遺下此刀的主人。

這是一條關鍵性的綫索。

要是這張刀是最後的一張，那麼，這張刀的主人就是眞正的兇手！

此刻，不但黎志堅緊張，蕭原也不由緊張起來！

到底這是一張怎樣特別的刀呢？

蕭原終於將那把刀抽出來。

兩人四道目光立刻注視在那隻手握着的一張刀上。

但兩人却沒有時間看清楚那張刀的形狀！

因爲就在那刹那，灶間外响起一下「砰」的鎗聲！

黎志堅痛叫一聲，身形一歪，摔倒在地上！

蕭原連忙亦身子一歪，靠貼在灶台之下。

而在鎗聲一响，黎志堅發出痛叫，歪倒在地的刹那，那盞油燈便「噗」地熄滅了，灶間一片黑暗。

這對蕭原他們來說，正是求之不得，以免暴露在外面那個襲擊者的鎗下。

說起來，兩人是怎麼也想不到，會有人伏擊他們的，所以，兩人根本就沒有加以提防，而那個襲擊者也眞會覷準時機動手——就在兩人將注意力集中在蕭原手上那把刀的刹那才開鎗！

「黎隊副，你怎麼了？」蕭原在靠貼在灶台下時，已將身上的匣子鎗抽了出來，閃閃的目光一直窺視着灶間外的動靜！

黑暗中，只聽黎志堅咬着牙說道：「不碍事，只是擦傷了肩背上的一塊皮肉：：」但從他邊說邊吸氣看來，他一定是很痛了。

蕭原壓着聲道：「你留在這裏，待我從旁邊那個窗口跳出去……」

那知他話未說完，鎗聲連串响中，一排鎗彈激射入灶間內，「嘯嘯」掠响。

黎志堅慌忙匍伏在地上，咬着牙，朝外面火光閃現處「砰砰砰」地展開還擊。

蕭原却被那一排鎗彈，壓得縮在灶台下，不敢稍動，因爲鎗彈射擊得灶台「錚錚」作响，石屑火花濺射。

外面那個襲擊者在黎志堅開鎗還擊後，似乎被壓制住，沒有再開鎗射擊，蕭原才喘了口氣，剛想探頭出去看一下，忽然間，從外面飛擲入一團火球來。

要知道灶間內堆滿了柴草，那團火球飛了入來，馬上便將那些柴草燃着了，火光閃冒，燒了起來。

外面那個襲擊者這一着眞夠毒！

絕無疑問，那人是要將兩人自灶間內逼出來。

只要將他們逼出來，那他們便會成了那個人的鎗靶子。

蕭原與黎志堅在猝然遇襲時，便已想到這一點，但那人這麼快便施展火攻這一招，却是兩人意料不到的！

蕭原兩人在火球飛入來時，自不免着慌起來，因爲要是躲着不出去，便會變成「燒豬」。

黎志堅發急地低聲道：「蕭老兄，你快從那個窗口跳出去，我掩護你！」

蕭原却疾聲道：「慢着！」轉頭看一眼那個窗口，他思疑地道：「說不定，那個傢伙這時候正伏在窗外，只要我一跳出去，便成了他的鎗靶！」

「那怎辦？」黎志堅看一眼那熊熊燒起來的柴草，滿臉焦灼之色。

蕭原却古怪地笑一笑道：「待我試一試！」

說着，他已如一頭貓般，弓着身，一步便竄到柴草堆前，抓起一把着火燃燒的柴草，扔出窗外，而他跟着便竄到那個窗下。

那把柴草才扔出窗外，刹時便响起「砰砰砰」的鎗聲。

蕭原立刻探臂朝窗外响起鎗聲的方向，掃了半梭子彈，同時朝黎志堅疾聲道：「黎隊副，快衝出去！」

黎志堅却猶豫地道：「你——」

蕭原已急聲喝道：「快衝出去，掩護我！」

黎志堅被蕭原這一喝，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忍着痛，單手一揮，從地上竄起來，盡量壓低身子，一頭衝出灶間外面，而他在衝出灶間門外的刹那，也向外面開了幾鎗，以作掩護！

他才衝出外面，身子便向前一撲，接連打了兩個滾，滾向灶間這面的屋角後！

而在那刹那，「砰砰」兩聲，子彈自他的身上射過。要不是他先那麼刹那搶撲在地上，他肯定會被那兩鎗射中。

灶間內的蕭原立刻開鎗向那個伏擊者掃射！

而就這麼一會，灶間內已是烈火熊熊，火舌閃閃着撲噬向伏在窗下的蕭原。

蕭原甚至已經感到背上一陣難耐的炙熱。

而蕭原已從外面那人開鎗時响起的鎗聲，已猜測到，那人就伏在灶間外面那邊的牆角對開的地方，從那個地方，可以同時監視門口及這面的窗口，那是一個最有利的位置。

黎志堅在衝出門外，那人向他開鎗射擊的刹那，已從鎗火的閃現，瞥到那人匿伏的位置，那是牆角對開的一棵樹後，他必須要爭取時間將那人壓制住，已使蕭原有機會自灶間內衝出來，否則，蕭原便會葬身火海！

所以，他接連兩滾後，也不等竄跳到牆角後，使上身倏探，揚手向那人匿伏着的樹後，一口氣將鎗膛內的子彈悉數發射出去！

蕭原一聽黎志堅在外面開鎗，他馬上也向窗外牆角對開的那棵樹開鎗射擊，接一下子便從窗口內跳出去。

而他的衣衫已被火舌炙得有點焦黑，他若不再跳出去，便會被閃噬的火舌燒着了。

他是冒險跳出窗外的。

雖說那個伏擊者已被他與黎志堅的鎗火壓制住，但對方仍然可以趁隙向他開鎗射擊的，所以，他從窗口跳出去，是很危險的！

但伏在那棵樹後的伏擊者却沒有向他開鎗射擊。

蕭原在地上接連幾滾，滾到一棵樹下，才停下來，鎗咀馬上又閃冒出鎗火來，一口氣向那棵樹下開了七八鎗。

接一竄，他已竄到樹後，這才鬆了口氣。

那棵樹後却沒有動靜。

蕭原馬上思疑起來：「那傢伙怎會一點動靜也沒有，會不會在黎隊副衝出灶間後，他見堵不住我們，見勢頭不妙，便悄悄溜了？」

心念一閃，他馬上有了主意，故意扯開喉嚨，朝黎志堅叫道：「黎隊副，你開鎗掩護我，待我從後面繞過去，將他堵截住。」

黎志堅沒有應他，却馬上開鎗向那棵樹下射擊，以作回應！

蕭原却沒有眞的向那棵樹的後面繞去，只是檢起一塊泥頭，隨手拋了出去，弄出一陣响聲來。

而他却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那棵樹下的動靜，食指緊扣在鎗機上，只要那棵樹下有什麼異動，他馬上便向之射擊！

那棵樹下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而這刹那，林子中人聲喧叫，燈光火把紛亮，可以看到，下面的村子中，有不少人正奔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種情形之下，那棵樹下仍然一絲動靜也沒有，蕭原可不認爲那傢伙這麼沉得住氣，因爲只要下面那些村民奔上來，他便無所遁形，也逃不了。這只有一個可能，那人已溜走了。

但爲了小心起見，他與黎志堅都沒有現身出來，直到那些村民持着火把，提着燈籠奔上來，在火光之下，那棵樹後果然沒有人匿伏着，兩人才現身出來。

而彭海那間灶間已燒通了頂，不少村民在忙着救火，蕭原與黎志堅兩人在那棵樹後察看了一下，才向村民中的幾個父老匆匆解說幾句，那些村民都認得黎志堅是鎭上保安隊的隊副，聽說他們受到襲擊，也看到黎志堅的左肩背上血漬殷然，有人忙替他包扎起傷口，也有人建議，馬上派人去搜尋那個伏擊者。

蕭原却勸阻了那些村民，他認爲那伏擊者早已逃出很遠，不會仍然匿藏在附近的，要是派人去追截搜捕，那只會白費力氣。

黎志堅也同意蕭原的見解，那些村民這才作罷。

而蕭原黎志堅也不想再呆下去，便拜別了那些村民，摸黑趕回鎭上。

這一次雖然遭到襲擊，而黎志堅也受了傷，但值得慶幸的是，蕭原沒有丟失了那張刀，他在猝然遇襲時起，便一直緊緊地抓着那張刀不放。

他知道，那個襲擊他倆的人，肯定是志在那張刀，既想將他與黎志堅殺死，也想將那張刀奪回，那樣，就令到羅錫銘父子無從追查下去。

× × ×

走在路上，蕭原看一眼黎志堅，道：「黎隊副，你傷得重不重？」

黎志堅吡牙一笑，吸口氣道：「不重，但却很痛！」

緊接又道：「蕭老兄，那張刀你沒有丟了吧？」

蕭原拍拍腰間道：「在我身上，這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綫索，我怎會輕易將它丟掉！」

「蕭老兄，那個襲擊我們的人，一定也是來找尋那張刀的，你說是麼？」黎志堅說話間，連吸了兩口氣，可見他的傷口眞的好痛。

蕭原兩道目光不停地掃視着路的兩邊，口裏說道：「肯定是！幸好我們先一步來到。而那傢伙又太過心急想得回那張刀

及想殺死我們，否則，他要是選擇我們在細看那張刀的時候，覷準了才向我們開鎗，我們肯定不能倖免！」

黎志堅聽蕭原那樣說，回想在灶間遭到襲擊的情形，不由驚出一身冷汗來，連聲道：「對，對！那傢伙太心急了，否則，他一定得手！」

蕭原由於遭遇過襲擊，他便想到，難保那個傢伙不會匿伏在路上伏擊他們，所以，他在離開石崗村時，便將鎗握在手上，並要黎志堅在路上小心提防，所以，黎志堅也沒有將鎗收起來，仍然握在手上，兩人雖是邊走邊說着話，但却警惕他掃視着路兩邊的動靜。

「黎隊副，那傢伙不惜冒險要奪回那張刀，說不定，那張刀眞的很特別，從那張刀上，可以很易便追查出那人的身份來！」蕭原壓抑着心中的好奇——他幾乎忍不住，馬上便將那張刀拿出來細看一下。

黎志堅連聲道：「一定是，一定是。」一頓，狐疑地道：「那傢伙是怎樣查到，彭海撿到了那張刀，並收藏起來的？」

蕭原聽着，心頭猛地劇跳了一下，疾聲道：「黎隊副，你還記得麼？彭海不是曾說過，他曾托一個叫二毛的人，代爲打聽，那張刀是什麼人所有的麼？而彭海曾讓二毛看過那張刀，以便他打聽？」

黎志堅一聽，立刻疾聲道：「蕭老兄，你的意思是說，那人極有可能是從二毛的口中知道那張刀被彭海撿到的麼？」

蕭原用力地點點頭：「說不定，二毛已……」

黎志堅臉色一變，疾聲道：「被那人殺了。」

蕭原道：「極有可能！」一頓，接又道：「說不定，二毛巳打聽出擁有那張刀的是誰！」

「蕭老兄，我們快去看看二毛，好麼？」黎志堅脚步加快。

蕭原脚步亦加快。「我正有此意！」

兩人越走越快，最後竟然放開脚步，奔跑起來！

幸好，路上沒有遭到意外。

×　×　×

二毛的家在鎭北頭，是一個不務正業的光棍，要不是死去的父母留下間屋子給他，只怕他連個睡覺的地方也沒有！

黎志堅是鎭上保安隊的隊副，對於鎭上的土踎混混，自然最清楚不過，兩人很快便來到二毛那間屋子前！

那兩扇屋門是關上的，黑沉沉的，一點聲息也沒有。

兩人來到門前，看一下門上的鎖扣，沒有上鎖，那是說，二毛可能在家中，要是外出，屋門會上鎖的。

黎志堅與蕭原對看一眼，沒有去拍門，大聲叫道：「二毛，開門，我是黎隊副，有事找你！」

屋內却沒有人應。

黎志堅等了一會，又叫，但仍然沒有回應。

蕭原向黎志堅示意閃到門房的牆下，他這才抬脚踢向那兩扇木門。

那知道那兩扇木門是虛掩着的，蕭原那一脚力道很猛，那兩扇木門「嘭」的一聲猝然大開，蕭原一個收勢不住，幾乎一頭踏跌入屋內，幸好他忙伸手一把扳住門邊的牆壁，才沒有衝跌入去。

但要是屋內有人埋伏着，在那瞬間向他開鎗射擊的話，他肯定不能倖免！

幸好屋內沒有什麼動靜。

蕭原却已驚出了一身冷汗。

噓了口氣，他朝黎志堅打了個手勢，一閃身，便竄入一片黑暗的屋內。

屋內連一點燈火也沒有。

蕭原才竄進屋內，便嗅到一陣血腥味，他馬上便想到，那極有可能是二毛出了事。

黎志堅見蕭原竄了入去，他跟着便竄了入去，馬上也嗅到那一陣血腥味，不禁用力地嗅了嗅！

蕭原不等他開口，已說道：「黎隊副，二毛可能巳出了事！」

黎志堅目光在黑暗中四下掃視着。「嗯，好濃的血腥味！」

蕭原沒有說什麼，從身上摸出一盒洋火來，劃亮了一根，火亮一閃，亮起一點火光來，總算可以看到屋內的情形。

黎志堅目光一掃，臉色驟變，疾聲道：「那邊房門口躺着一個人！」

蕭原忙轉向黎志堅那邊，伸出手上那根火柴，向房門口那邊照去，果然看到那裏正倒臥着一個人！

正想看清楚一些，那根火柴巳燃盡了，屋子內又陷入一片黑暗中。

蕭原忙又掏出一根洋火來，劃亮了，却不走回房門口那邊，而是走向放在堂屋中那張桌子，將放在桌面上的一盞油燈點燃了，這才扔掉那根洋火，將那盞油燈拿起來，走向房門口那邊。

而黎志堅則一直持鎗戒備着。

經過在石崗村那一次遇襲後，兩人不敢再大意，因爲不會永遠那樣僥倖的。

血腥味正是從房門口傳出來的，蕭原一手握鎗，一手拿燈，走到房門口，却沒有馬上蹲下來，照着倒臥在地上的那人，而是將油燈伸入房內，探頭往內打量了一眼，看清楚房內沒有第二個人，才蹲下來，察看那人的情形。

其實，他不是察看那人的生死，而是要辨認那人是不是二毛。

因爲他在拿油燈照看房內時，已瞥到，那倒臥着的人的身下地上，有一大灘血漬，從血漬已凝結這一點看來，那人已死了不少時候。

黎志堅在蕭原走到房門口，拿燈照着房內時，已兩步竄到房門口的另一邊，拿鎗指着房內，以防備有事發生。

蕭原才將那個死人翻轉過來，黎志堅已一眼便認出那是誰，脫口疾聲道：「是二毛！」

蕭原一點也不感到意外，他在第一眼看到二毛的屍體躺在房門口時，便已猜到可能是他。

「應該死了有一段時間，血巳凝結了，致命傷是在心臟部位的那道傷口上。」蕭原邊察看邊說。

黎志堅有點可惜地說道：「二毛死了，便不能從他的口中問出什麼來，我眞後悔沒有在將彭海押解回來時，便馬上去找他。」

蕭原却道：「黎隊副，別忘了，咱們手上還有那張刀，雖然不可以很快便將那人查出來，但總會找到此人的！」

黎志堅仍希冀地道：「蕭老兄，先搜一搜二毛的身上，看看他可有留下什麼綫索。」

蕭原早巳在搜了，但却搜不到什麼，只找到幾個銅板，吁口氣，他站起來，對黎志堅道：「黎隊副，我們返回隊部，再問一下彭海，這二毛平時走在一起的都有些什麼人，說不定，可以從那些人的口中，查問出一些什麼來。」

黎志堅一拍大腿道：「是啊，怎麼我想不到，二毛既然是托人打探的，那平時與他混在一起的豬朋狗友可能會知道一些什麼！走，我們立刻就回去，順便看一下那張刀，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順便也吩咐隊上的幾名弟兄來這裏看着二毛的屍體，以免驚嚇了左隣右里的人家。」蕭原說着便吹熄了那盞油燈，放回桌面上，跟在黎志堅的後面，往門外走去。

黎志堅當先一脚跨出門外，驟然間整個人窒住了，一個身子變得僵木挺站着，動也不敢動。

蕭原驟見黎志堅那個樣子，幸好他不是緊跟着走出去的，否則，一定會收脚不住，撞在黎志堅的身上，那刹那他雖然怔了一下，但隨即他便驚覺到不妙，身子疾縮斜閃，一下子便閃到門後左邊的牆後。

一把沙啞的聲音也就在這刹那響起來，「黎隊副，你若不想死的話，乖乖地不要動，否則，我便請你吃顆鐵蓮子！」

跟着，便聽到黎志堅發出一聲悶「嘿」聲。

蕭原就算是再笨，也聽得出，黎志堅在一踏出門外的刹那，便被人出其不意地制住了。

他猜到正是這一點，才會急不迭閃縮到門後左邊的牆後！

不等蕭原有時間轉念頭，那沙沙的聲音又低沉地喝叫道：「裏面的朋友聽着，馬上將你身上的那張刀扔出來，否則，我便一鎗斃了黎隊副！」

黎志堅馬上大叫道：「蕭老兄，不……」下面的話巳變成一聲痛苦的悶「嘿」聲。

跟着，那語聲沙沙的人又狠又沉地喝道：「他媽的，別以爲老子不敢殺你！你媽的，我就先在你的大腿上開個血洞，看你還逞不逞好漢！」

蕭原急急叫道：「外面那位朋友，別亂來，你要那張刀，我給你便是！」

「聽着，馬上扔出來，若是我數三聲你仍不扔出來，我便對他不客氣！」那語聲沙啞的人接着便數起來，「一——」

蕭原在這種情形下，不敢不遵從那人的吩咐。

他在那人數到「二」字時，便將插在身上的那張刀抽出來，故意扔到門口的右邊，這樣，他就可以從門後窺看到那個挾持了黎志堅的人，說不定在他撿起那張刀時，還有機可乘，解救黎志堅，只要黎志堅脫出那人的控制，他便有機會將那人捉到。

——對於自己的鎗法，他雖不自誇，但也很自信。

那張刀落在門外的地上，發出「噹啷」的一聲擊響聲，隨即便聽到脅持了黎志堅的那人罵道：「你他媽的，將刀扔得那麼遠，不是想出什麼鬼花樣吧？哼哼，你最好別亂來，小心這位黎隊副的命！」

跟着，蕭原便聽到一陣移動脚步的沓雜聲，繼之看到黎志堅被人自背後扭扳着一條右臂，面朝門口這邊，就像螃蟹一樣，自門外左邊——亦即是蕭原匿伏着的那一邊，慢慢地一步步橫移出來。

由於黎志堅的身子遮擋住那個人的身子，所以，蕭原根本就看不到那人的身子，更別說臉面了，只能看到那人移動的雙脚。

由於黎志堅的臉是朝着屋門這一邊的，所以，蕭原清楚地看到黎志堅臉上的表情。

黎志堅雖然扭曲着一張臉——可能是很痛苦吧，但却直向蕭原打眼色示意。

蕭原自然看得懂黎志堅的示意——要他不要理會他的生死，向那個人動手。但他又怎能置黎志堅的生死不顧，向那人動手呢？雖然必定可以得手——將那人打死或是打傷！但可能會傷及黎志堅，那就不好了。

他只好向黎志堅直搖頭。

黎志堅急得直向他聳眉睜眼，只差沒有大聲嘶叫出聲。

蕭原只好詐作看不到，而這時那人巳脅持着黎志堅橫移到那張刀之前，慢慢地扯着黎志堅蹲下來，然後，以異常快速的手法，將那張刀抓在手上，頭一低，便將那張刀咬住，然後，又用鎗抵在黎志堅的背上！

由於那人是被黎志堅遮擋住的，所以，蕭原只看到那人握鎗的手疾抓向那張刀，却看不到那人飛快地一口咬住那張刀，那刹那，他幾乎衝動得想不顧一切地撲出去，但他還是忍住了。

他不想冒險，以免黎志堅發生什麼不測。

而他從那人不惜一切也要得回那張刀這一點，猜測那張刀必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輕易便可以從那張刀上，追查出那人的身份來。

只是，他却想不明白，那張刀既然那樣重要，那人在發覺遺失了那張刀後，爲何不立刻返回羅大小姐的房中搜尋，直到這時候才冒險奪回。

那人將黎志堅拉起來，蕭原立刻喝道：「朋友，你既巳得回那張刀，也該放了黎隊副，脚底抹油——溜了吧？」

那人由於咬着那張刀，因此說不出話來，只是重重地哼了一聲，便脅持黎志堅，橫移到右邊的牆後，蕭原刹時看不到黎志堅與那人，除非他冒險探頭出門外，但却隨時會吃那人的冷鎗。

蕭原只好大聲疾喝道：「朋友，你再不放開黎隊副，我便只好不顧黎隊副的生死了！」

最後那句話，他只是恫嚇那人。

但却生了效。

一會，他便聽到黎志堅忽然發出一聲痛極的嘶叫聲，跟着便是一下重重的撲跌聲！

蕭原一聽，心頭一緊，大叫一聲：「

黎隊副，你怎麼了？」

但却聽不到黎志堅的回應聲。

咬咬牙，他忽然不顧一切地，躬着身，一頭竄衝出門外！

他才衝出門外，便一歪身，撲滾在地上，以閃避那可能突如其來的鎗彈。

但却沒有鎗聲响起。

蕭原在疾滾幾滾後，便一翻身伏在地上，手上的鎗已指向黎志堅發出嘶叫聲的地方。

他隨即看到有一個人倒伏在門右邊那面的牆角前的地上，雖然看不清楚那人的樣貌，但從身形上判斷，那人應該就是黎志堅！

蕭原立刻叫了一聲：「黎隊副！」同時，身形疾滾兩滾，以防避突如其來的冷鎗。

那倒伏在地上的人身體微動了一下，接發出一聲微弱的呻吟聲。

蕭原一聽，便已認出那是黎志堅的聲音。

他却沒有立刻起身奔過去，兩道銳利的目光四下掃視了一會這才竄起來，奔向倒在牆角前地上的黎志堅！

而他的一雙目光，仍然警惕地掃視着附近的情形，對於牆角後那地方，他特別加以注意。

因爲那裏極有可能躲藏着那個人，伺機一鎗將他幹掉。

他沒有直接向牆角前的黎志堅奔去，而是繞了個半彎，奔過牆角後，看到那裏沒有匿着人，這才放心地奔向黎志堅。

將黎志堅扶起來，蕭原輕喚道：「黎隊副，黎隊副，你怎麼了？」

黎志堅口裏發出一聲聲呻吟，好一會才慢慢睜開眼來，顫着咀唇，斷斷續續地道：「快……追……那……不要……被他……跑了……」

蕭原聽到黎志堅說出話來，才放下心頭大石，鬆了口大氣。「黎隊副，那傢伙跑不了的！」蕭原連忙安慰黎志堅。「我一定會將他捉到！」

說着，他蹲下的身子忽然向前一移，欲將黎志堅扯起來，搭在肩頂上，將他揹回隊部。

一下鎗聲就在他的身子往前一移的刹那，「砰」地响起！

蕭原驟覺股腿側像被火炙了一下般，隨之便聽到「錚」的一下子彈擊在牆脚上的激响聲，那刹那他的身子猛然向後倒下去，同時也將黎志堅扯得歪伏在地上。

他的身子還未沾地，他手上的鎗已叫响，鎗咀閃吐出連串的火光來，掃射向發出鎗聲的那個方向！

隨即，他便聽到一聲痛苦的悶叫聲。

他一口氣將一梭子彈悉數射擊出去！鎗聲中，狗吠聲，驚呼聲，開門聲，紛紛响起。

絕無疑問，那第一下鎗聲，已將附近的人家驚動了，只怕在夜晚，全鎮的人家也聽到那一下鎗聲及接下來連串的鎗聲。

說起來，蕭原也眞夠運，他若是稍爲慢那麼一點點向前移，又或是那個開鎗射擊他的人早那麼一點點開鎗，那一鎗肯定射在蕭原的身上，只怕不被擊斃，也會重傷，那就不堪設想了。

這可說是異數！

由於二毛的屋子與附近的人家離得頗遠，所以，那些人家在鎗聲一响時，才被驚動，驚覺到發出了什麼事，自然紛紛走出屋來查看一下。一時之間，狗吠人喧聲，震動了夜空。

蕭原一梭子彈射空，身形便滾了開去，以提防那人還擊。而他在情急之下，已無法兼顧黎志堅了。

幸好，那人似乎受了傷，大概急於逃遁，沒有再開鎗朝蕭原這邊射擊。

而人聲狗吠聲越來越喧嘈，蕭原在滾開去後，已飛快地換了一梭子彈，聽到那些迅速移來的人聲，他雖然鬆了一口氣，但却仍匐伏在地上，不敢起來，手上的鎗也一直指着那個方向。

直到有人奔到來，呼喝着喝問出了什麼事，他才敢從地上跳起來，朝那些人大叫道：「有人向黎隊副襲擊，他受了傷，快派人到隊部說一聲，叫隊上的弟兄快來搜查這一帶，還有，二毛被人殺死了！」

那些陸續奔來的人馬上有人驚叫，也有人大聲呼喝着人趕往隊部，有人奔過來察看，火光映照得附近一片昏亮。

原來，有不少人點了火把或是拿着燈籠趕來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蕭原兩步奔到黎志堅的身邊，將他扶起來，却發現他已昏迷過去，大概是那一跌，將他跌暈過去。

× × ×

黎志堅的後腦勺被砸破了一塊皮肉，流了不少血，幸好還不至損重太重，經過救治，終於醒轉過來。

而羅家父子也被驚動了，趕到隊部來，看到黎志堅頭上扎了白帶，躺在床上，神色很差，忙詢問蕭原，他傷得重不重。

蕭原只好對羅錫銘父子道：「還好，只是砸破了頭皮，流了不少血，躺一兩天便沒有大碍的了。」

接着，他便將在石崗村發生的事，及二毛被人殺死，黎志堅冷不防被人脅持，被那人奪去唯一可供追查的那張刀，黎志堅被那人砸倒，他險遭冷鎗射殺的經過，一一向羅家父子說出來。

他不等羅家父子詢問發生了什麼事，便向兩人說出來，那是他知道，羅家父子必會詢問的，那何不先說出來。

羅家父子聽完蕭原的述說後，臉色連變了幾次，手心也捏了把冷汗，對於他父子兩人來說，蕭原與黎志堅自黃昏到夜晚的那一連串經歷及遭遇，確是驚心動魄，不可想像。

因爲父子兩人從來未經歷過這麼驚險的事情。

父子兩人不由對蕭原更加看重，羅錫銘透了一口大氣，由衷地對蕭原說道：「蕭原，你眞了不起，我以前對你倒是失敬了。」

羅大器也道：「蕭老兄，你與黎隊副今晚遭遇的事，換轉是我，便應付不了，你果然名不虛傳！」

蕭原忙岔開話題道：「羅鎮長，羅隊長，你們現在應該相信，眞正的兇手，不是彭海，而是另有其人了吧？」

羅家父子連連點頭。羅錫銘道：「要是還不相信，那簡直是白痴！」眉頭一皺，接又道：「只是，那張刀已被那人奪回，那豈不是無從追查下去？」

羅大器接口道：「蕭老兄，那張刀可是唯一的綫索，如今失去了，怎樣着手追查？」

蕭原道：「兩位，別担心，刀雖失去，但彭海還被關着，他可是看過那張刀的，可以要他將那張刀的形狀詳細地描述出來，甚至畫出來，那一樣可以據此追查下去。還有，二毛雖然死了，但他代彭海打聽那張刀的來歷，那必然有不少人聽說過那張刀的事情，我們只要找平時與二毛走在一起的人查問一下，可能會查出一些綫索的！」

羅家父子連連點頭，羅大器欽佩萬分地道：「蕭老兄，你不愧是大名鼎鼎的追捕手，不但身手不凡，腦筋也特別靈活，若是我在這種情形下，便不知如何是好。今次要不是你插手，這件命案……」

蕭原打斷羅大器的話，說道：「兩位，夜已深，請回去歇息吧，暫時不會有什麼事的。」

羅錫銘拿出懷錶來看一下，已是深夜十二時許，確是很夜了，便站起來，臨走時對蕭原道：「你也好好地睡一覺吧，你也累了。」

蕭原送走羅家父子後，雖然已經很疲累，他却沒有去睡，一逕到扣押室，找彭海，要他將那張刀的形狀詳細地描畫出來，並要他說一下，二毛平日與些什麼人走在一起。

× × ×

翌日，黎志堅聽說蕭原出去找那些平日與二毛走在一起的人查問一下，他不顧頭上的傷口痛，堅持要與蕭原一道去。理由是他熟悉鎮上的每一處地方，找什麼人是比蕭原方便。

蕭原拗不過他，只好讓他跟着去。

根據彭海所說，平日與二毛混在一起的，有一個牛耳超，還有就是：吊眼八，小叫驢與鷄公德。

黎志堅自然聽聞過這四個地痞的「大名」，也與他們打過交道，根據他的意思，決定先去找小叫驢。

因爲小叫驢的家距離隊部最近，也順道。

小叫驢的家其實只是一座破棚子，本來，他還有母親兄長的，但由於他不務正業，游手好閒，好賭鬧事，因此，他的兄長便將他那份家產分給他，讓他自立門戶，那知道他不到半年，便將分得的田產及房子花光，只好找了一座破棚子棲身，終日幹些偷鷄摸狗的勾當，間中也會到兄長的家伸手要幾個錢，就這樣混日子。

來到那座破棚子前，黎志堅開聲叫道：「小叫驢，你在麼？」

破棚子內却沒有人應。

黎志堅伸手一把推開那面破木門，也不用進去察看，一眼便可以看到，棚子內沒有人。

只因這座棚子丁方約只一丈左右，門口開在正中，裏面除了一張板床，一張破木桌子，一張板櫈，便什麼也沒有，可說一目了然。

「他媽的，那小子跑到那裏去？」黎志堅雖然找不到小叫驢，但却鬆了口氣，因爲總好過看到小叫驢的屍體。

由於二毛已被殺滅口，因此，蕭原與黎志堅不由聯想到，小叫驢等人萬一知情的話，也可能會遭到那人的毒手。

「黎隊副，小叫驢會到什麼地方去？」蕭原問道。

「這個時候，他可能與吊眼八那幾個混混在東大街那家高陞茶樓喝茶。」黎志堅說着，便轉身邊走邊道：「走，我們去看一看。」

但來到那家高陞茶樓，兩人找遍了，也找不到小叫驢他們，只好走出去，黎志堅不等蕭原問他，便說道：「莫非那幾個混小子仍在賭得天昏地暗？我們到鷄公德那裏看一下。」

蕭原是唯黎志堅馬首是瞻，二話不說，便跟着黎志堅去找鷄公德。

鷄公德那間屋子在一片菜園子內，是一間石屋子，園子內的菜地只見草長不見菜，那半人高的石牆子也倒塌了不少處，就只有那間石屋子還完好無損。

走入菜園子，黎志堅在前頭走着，邊走邊指指那間石屋子道：「小叫驢他們一羣二流子要是弄到幾個錢，都會聚在鷄公德這個窩賭錢，有時候，那些二流子也會聚在這裏吃喝，擠在床上睡覺。蕭老兄，你看一下這片菜園子，白白的荒廢了，多可惜？」

蕭原感喟地道：「他沒有將這片菜園子賣了，總算還保留了祖先留下來的田產，世上怎麼會有這種人，就是不務正業，不思長進！」

兩人說着話，便已來到那間石屋子前，蕭原便感到有點不對，因爲屋內太靜了，連一點聲息也沒有，就算是仍在睡，也會傳出鼻息聲的。這只有兩個可能：一就是屋內沒有人；二就是屋內的人出了什麼事。

黎志堅似乎也感覺到了，眼中露出狐疑之色，低聲對蕭原道：「莫非鷄公德他們不在屋內？」

蕭原道：「看一下不就清楚了麼！」

結果，兩人看到屋內原來是有人的！不過，那幾個人都被綑綁起來，口中塞了布團，有的倒在地上，有的躺在床上，都是死人！

每一個人的喉頭上，都有一道刀口，喉管已斷，流得一身一地是血，那情景恐怖極了！

就連蕭原看到這種情景，也忍不住吸了口氣。

黎志堅乾嘔起來。

蕭原忍受着刺鼻的血腥味，走入屋內，逐一細看起來。

屋內的死者一共是四個人，每一個皆睜大着一雙驚恐的眼睛，從四個人的死狀看來，他們都是先被人綁起來，以布塞口，然後逐一殺死的！

下手殺死屋內四人的兇手，絕無疑問，是一個兇殘冷酷的傢伙。

在屋子的當中有一張桌子，放了一副牌九，有幾張掉到地上，極有可能是屋內的人正在賭牌九時，被那兇手闖入來殺害的。

蕭原在其中一個死者的傷口上，發現有鋸齒割裂般的痕跡，由是他推測，極有

可能是那個兇手在奪回那張刀後，找到了屋內的人，就用那張刀殺死四人。

他不由憤怒得握緊了拳頭！

若是那奪刀之人幹的，那麼，連二毛在內，他爲了滅口，已連殺五人！

這是何等兇殘的手段！

蕭原也有點內疚，他要是在昨晚立刻去找鷄公德等人，說不定他們便不會被殺死！

但當時他既受了傷，又疲累，實在很難支持下去，况且，極有可能那傢伙在殺死黎志堅不成後，便馬上趕去殺鷄公德等人，而這個可能性極高，所以，蕭原就算在逸走羅家父子後立刻趕去找鷄公德等人，只怕也趕不及了。

黎志堅終於忍住那一陣噁心，走入屋內，辨認出那四個死者的身份來。

其中有屋主鷄公德，另一個是吊眼八，還有一個是小叫驢，最後一個却不是牛耳超，而是鎭上另一個賭鬼大頭成！

黎志堅長吐口氣，憤慨地道：「那個兇手簡直不是人，幹出這種兇殘的事來，他媽的，我絕不會放過他，我一定要捉到他！」

蕭原却提醒黎志堅道：「死者之中沒有牛耳超，那我們還有一綫希望，目前最緊要的就是趕緊去找牛耳超，說不定那個兇手已找到了牛耳超！」

黎志堅被蕭原這一說，馬上霍然道：「對！對！那傢伙肯定會去找牛耳超、我們快去！」

說着，他已向菜園子外急奔出去。

蕭原忙緊跟着奔出去，却沒有忘了將門掩上，以免附近的人發現屋內的死人，嚇得大驚失色。

× × ×

兩人氣喘喘地奔到牛耳超的家。

牛耳超的家中只有一個寡母，正在門前喂鷄，黎志堅劈頭就問：「阿超呢？」

阿超的母親一見是隊上的黎隊副，慌不迭直起身道：「黎隊副，你找阿超……是不是他又幹了什麼……事？」

黎志堅喘了口氣，正想說話，蕭原却搶先說道：「伯娘，阿超沒有犯事，黎隊副找他，是想替他介紹給我認識，我想找一個人帮我幹點活。」

阿超的母親聽了，才放下心頭大石，透口氣，喃喃地道：「我還以爲他又幹了什麼歪事，昨晚他半夜三更的趕回來，將我吵醒，說要到他姐姐家去住兩天，便匆匆地走了……」

黎志堅一聽，急忙對蕭原使了個眼色，臉上露出一抹喜色來。蕭原忙對阿超的母親道：「伯娘，阿超的姐姐嫁到那裏去了？我想去找他，因爲我急着找人帮我幹活兒，雖然辛苦一點，每天却有一個大洋工錢！」

阿超的母親一聽，刹時瞪大了雙眼，難以置信地道：「每天一個大洋工錢？你說的是眞的？」

蕭原只好裝出認眞的樣子，點頭說道：「當然是眞的！你要是不信，我可以預支一天的工錢給你，不過，要是阿超不幹，你可要將這塊大洋還給我！」從身上拿出一塊大洋來，遞到阿超母親的手上。

一天一個大洋，那可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的活兒，要知道那時候一個月能夠掙得三五個大洋的，已經很本事了。阿超的母親眼中閃出光來，一把接過那個大洋，緊緊地抓在手中，生怕會飛走般，連聲對蕭原道：「幹，怎麼不幹，他要是膽敢不幹，我敲斷他的脚骨！你找到他，就說是我要他幹的，他便一定會答應替你幹活，我這就叫隔隣的孖仔趕去黃坡村，叫他回來！」

說完，她便要顫着一對小脚，去找隔隣的孖仔！

原來，牛耳超是獨子，從小便被他的母親縱壞了，他雖然不務正業，但對他的寡母很孝順畏懼，所以，他的母親才會那樣說。

黎志堅却伸手攔住她道：「黃坡村距鎭上不過六七里路，橫豎我們有空，待我們去找他吧，你只要將你女兒夫家的姓名說出來便成！」

阿超的母親感激地連聲道：「黎隊副，你眞好人，替阿超找到工錢這麼高的活兒幹，我不知怎樣謝你才是，如今又要勞煩你……與這位老闆去找阿超，眞不好意思……他姐姐的夫家姓黃，名字叫天生，兩位只要向村中的人一打聽，便可以打聽到。」

黎志堅與蕭原二話不說，轉身便走，阿超的母親在後面叫道：「黎隊副，喝杯茶再走啊！」

黎志堅頭也不回地道：「不了，別客氣……」

蕭原却忽然停下來，並伸手扯住了黎志堅，轉身對阿超的母親道：「伯母，差點忘了問你一件事，今早有沒有人來找過阿超？」

阿超的母親搖搖頭道：「沒有啊，連阿德他們也沒有來找他，往日，他在家時，阿德他們總會來找他的……」

蕭原聽阿超的母親那樣說，總算放心一點。

黎志堅被蕭原扯住時，不明白他爲何忽然不走，聽他那樣問阿超的母親，才明白過來，不由對蕭原思慮之周密快捷佩服不巳。

因爲他自己就想不到這一點。

× × ×

兩人以最快的速度，趕到黃坡村，並找到阿超姐姐的夫家。

他們去到時，離晌午大約還有二個小時左右，村中的人大都下田幹活去了，只有老人或是堂客小孩留在村中，阿超的姐姐正在灶間弄午飯，聽說有人來找她，手忙脚亂地從灶間內走出來，一眼看到是兩個陌生男子，不由愕了一下，遲疑地道：「兩位……找我……」

黎志堅忙表白身份道：「大嫂，我是鎭上保安隊的黎隊副，你娘說阿超來了你這裏，我們是來找他的。」

阿超的姐姐聽說是保安隊的人來找阿超，不由着了慌。「黎……隊副，阿超不是……犯了事吧？」

黎志堅只好安慰她道：「不是，阿超以前曾替我這位朋友幹過活，我這位朋友這兩日又有些活兒要請人幹，再找阿超幹活，已經預付了一天工錢——一個大洋給你母親……」

「一天一個大洋工錢！」阿超的姐姐瞪大了雙眼，「幹什麼活兒？還請不請人幹？我男人也幹啊！」

「大嫂，妳還未說阿超有沒有來啊？」蕭原帶笑道。

「有，有！」阿超的姐姐連聲說，忽然，驚叫一聲：「等一等，燒焦飯了！」一頭鑽入灶間。

蕭原與黎志堅果然嗅到一陣飯焦味，兩人不由相對苦笑一下。

一會，阿超的姐姐才又一頭走出來，朝兩人歉笑一下說道：「阿超帶了我阿仔到屋後的山脚上去掏鳥窩，要不要我帶兩位……」

蕭原忙擺手道：「不用了。大嫂，你還是忙你的吧，我們會找到他的。」

阿超的姐姐確是忙着弄飯，聽兩人那樣說，也不再客氣，但却對兩人道：「黎隊副，在這裏吃頓飯吧。」

黎志堅不置可否地道：「啊，啊，我們先去找到阿超再說。」扯了蕭原，便往屋後走去。

屋子的後面是一塊連着一塊的旱地，有種花生的，也有種番薯或是甘蔗的，旱地的後面，便是幾座相連，却不太高的山崗，正面的崗脚下，有不少山墳。

蕭原與黎志堅兩人一口氣走到崗脚下，放眼四望，却望不到阿超的影子，兩人對看了一眼，蕭原便敞開喉嚨，雙掌做成喇叭形，攏在咀邊，朝山崗上大叫：「牛耳超——牛耳超——」

邊叫邊往山崗上走去。

叫聲在山崗上迴蕩响，但却聽不到牛耳超的回應。

兩人走上崗脚上，黎志堅皺皺眉頭，說道：「這麼大聲叫，阿超他不會聽不到的……」

忽然，從左面的山崗上，有一個十歲左右的村童邊慌慌急急地奔下來，邊驚恐帶哭地呼叫着：「阿媽——阿爸——快來啊，有人要來捉舅舅啊——快來……救舅舅……」

蕭原與黎志堅一聽，不由心頭劇跳了一下，交換了一瞥相詢的眼色，一齊向左面那座山崗飛登上去。

那童村聲聲呼叫着，很快便與奔過去的蕭原兩人迎上了，兩人幾乎是異口同聲道：「喂，你舅舅是不是叫阿超？」

那村童見有人奔上來，慌不迭點點頭道：「是啊……快去救我舅舅啊，那人好兇……」

蕭原立刻對那村童道：「快回家叫你阿娘敲鑼通知村子的人來救你舅舅，我兩個這就去救你舅舅！」

話未說完，便與黎志堅飛一樣往崗頂上奔去。

兩人之所以這般匆急，乃是想到，村童口中的那個惡人，極有可能就是殺死鷄公德小叫驢四人的兇手，先他們一步找上了牛耳超！他們决不能再讓那個人殺死牛耳超！死的人巳太多了！

兩人奔上崗頭，放眼四望，立刻發現對面的一座山崗坡上，正有兩個人在追逐着，前面被追的那個拚命往崗上奔去，不時從這一棵樹閃到另一棵樹，追着的那一個手中赫然握着一支短鎗——駁壳鎗，邊緊追着邊舉鎗欲射，但却因爲崗上的樹木頗密，兩人又是在奔跑中，很難射得準，所以，還是沒有射。

「黎隊副，你從那邊繞下去，我從這裏直追下去！」

蕭原不等黎志堅說話，便像一頭猛虎般，從山崗下衝去。

黎志堅張口欲叫，但却窒住了，急忙從山崗的右邊奔下去，從那面的崗脚下，可以繞過對面那座崗脚，繞到另一面，說不定可以截住追逐的兩個人。

從那面繞過去，不但沒有直追下去那麼辛苦，而且沒有那樣危險！

黎志堅自然看出來，也所以，他很感激蕭原對他的關顧。

× × ×

蕭原一口氣奔下崗下，而他的手上巳握住那柄隨身帶着的匣子鎗。

跟着他便奔上那座山崗，雙眼一直盯着快追逐上崗頂的兩人，奮力往上飛登。

這一次，决不能讓那人殺死牛耳超，也决不能讓那人逃掉，必須要將那人擒住，以免再有人被殺！

蕭原的腦中一直盤旋着這個念頭，雖然奔跑時牽動昨晚被子彈擦傷皮肉的股側，但是他却咬牙忍着，拚盡氣力，往上急追。

「砰——」的一下鎗聲在崗頂上震响，接着便聽到一聲尖厲的痛叫响起，蕭原心頭一緊，恨不得一下子便飛上崗頂。

他以不能再快的速度登上崗頂，立刻便望到左面的崗坡上，追着的那個人正連滑帶衝地追撲向正連滾帶滑倉惶逃竄下崗脚的阿超。

他立刻往那面衝下去，但馬上他又停了下來，舉起手上的匣子鎗，瞄着那個兇猛地追撲向牛耳超的人的身形，鎗咀迅速地隨着那人的身形移動着。

這麼追下去，很難追得上那人，必須要阻止那人的追逐，因爲他看出，牛耳超似乎巳受了傷，肯定會在他未追上那人時，巳被那人追上，那就……所以，必須要阻截那人，而眼前唯一的辦法，就是瞄準了那人開鎗射擊，希望能夠將他射傷，就算射不中，起碼，也可以阻嚇他一下，爭取一點時間，好讓黎志堅能夠趕到去，將牛耳超救下來。

瞄準了，食指倏扣，蕭原朝那追逐牛耳超的人開了一鎗！

那在樹木間乍閃倏現的人應聲猛地打了個趔趄，眼看着便摔跌下去，却被他一手抓住一棵山樹，接一晃，便隱沒在那棵樹後。

但隨即便响起一連串的鎗聲。

是那人朝滾滑下崗脚下的牛耳超開鎗射擊！

只是牛耳超剛爬起來的身子應聲翻跌下去，同時發出一聲嚎叫，但隨即便拚命向身側約丈外的一塊石爬去。

「砰砰砰」那人連續向牛耳超開鎗，雖然沒有射中牛耳超，但也嚇得牛耳超伏在地上，動也不敢動。

若是這樣下去，那人遲早會擊中牛耳超的，蕭原自然不能眼看着牛耳超死在那人的鎗下，他在別無選擇之下，只好向那人隱匿着的那棵樹，連續射擊了十鎗。

而他邊開鎗邊往下衝去。

樹後那人立刻停止了向牛耳超開鎗，似乎被蕭原那一連串的射擊壓制住了。

但驀地，「砰」然一聲，一顆子彈「嘯」地從蕭原的頭側掠過，嚇得蕭原連忙身形一歪，斜搶撲落一塊石後。

那人立刻又向狼狽地爬向那塊石的牛耳超開鎗射擊。

蕭原急忙探起頭，正欲向那人伏着的地方開鎗，忽然，從崗下右邊的一處地方，接連响起四下鎗聲。

那人立刻又停止了射擊。

蕭原一看便知道，那幾下鎗聲，是黎志堅向那人開的——黎志堅已繞過崗脚趕到來。

這令到蕭原不但大大地鬆了口氣，也信心陡增，不會讓那人溜了。

只要捉到那傢伙，應該可以弄清楚，兇手是誰了。

而蕭原在直覺上感覺到，眼下那傢伙十有九成是殺死羅大小姐的眞正兇手！

令他想不到的是，這麼快便可以將那傢伙「找」出來，這倒是他意料不到的！

照他的猜想，那傢伙是被「逼」出來的。

因爲他這麼一路追查下去，遲早會查出那人，那人不甘坐以待斃，只好冒險採取「滅口」的行動。

也因此，蕭原才會推測那人十九是眞正的兇手。

× × ×

「蕭原，我掩護你——」黎志堅在崗脚下大叫。

從他叫聲傳來的地方推測，他匿伏着的地方，距牛耳超匿伏的地方，起碼有二三十丈遠。

蕭原立刻以行動呼應黎志堅，將鎗膛內的子彈一古腦兒朝那人匿伏的地方射擊，同時從伏着的石後一躍越過，有如一頭豹子般，靈捷地向下竄去。

下面的黎志堅不待蕭原的鎗聲停歇，已接上向那人匿伏的地方開鎗射擊，掩護蕭原向下竄去。

鎗聲中，只聽牛耳超帶哭地惶聲大叫：「黎隊副，救我，那個傢伙想殺我啊，他已殺了小叫驢他們……」

黎志堅聽牛耳超那麼叫，心中一陣興奮，邊開鎗邊叫道：「牛耳超，別慌，我們正是來救你的，你快爬到那塊石後，那就安全了，快爬啊！」

那傢伙忽然朝竄撲下來的蕭原連開五六鎗，逼得蕭原只好匿在一棵樹後，不敢再現身。

蕭原却乘這機會，將空彈匣換下來，裝上一匣子彈。

這時，蕭原匿着的地方，離那個傢伙匿着的地方已不很遠，大約只有二十多丈遠，但却仍然看不到那個傢伙的影子。

那傢伙匿藏得好隱密！

下面的黎志堅忽然停止了開鎗，蕭原馬上接上，向那傢伙匿藏的地方連續開鎗射擊，邊開鎗，邊從樹後閃出來，竄躍向前。

驀地，那傢伙匿伏的地方閃吐出一連串鎗彈來，掃射向蕭原。

蕭原的身子猛地一歪一傾，發出「哎唷」的一聲大叫，摔跌落地上，手上的鎗也鬆脫摔出老遠，一個身子翻滾下三四丈，才停下來，身子蠕動着，仍是掙扎着想爬起來。

下面的黎志堅看到之下，急得嘶聲大叫：「蕭原，你怎麼了——」

他情急之下，不顧一切地從匿着的石後閃出來，邊向那人匿伏的地方開鎗，邊向上狂衝！

——那刹那，他只有一個念頭，就算是拚了這條命，也要將蕭原救下來！

他巳將自己的生命置諸度外，根本不顧有可能被那人射殺於鎗下的危險。

黎志堅這種不顧生死的衝動，是很難用三言兩語解釋得了的，唯一的解釋就是……他那刹那心中只有一個意念，士爲知己者死！

在他來說，不但對蕭原的爲人欽佩有加，對他的身手本領，也深深佩服，但最重要的還是，他巳將蕭原視作知己！

人生在世，說不定碌碌數十年，也交不到一個知己，也因此才有人慨嘆；知己難求！所以，有一種人，視知己比生命還要珍貴，也所以古人才有：「士爲知己者死，死無憾」這句話。

黎志堅就是是這一種人！

× × ×

那人終於現身出來了！

那是在蕭原中鎗摔跌下去，連手上的鎗也摔掉，往下翻滾時，猛然從匿伏的地方竄奔出來，根本不理會狂衝上來的黎志堅向他開鎗射擊，有如一頭惡狼般，撲向蕭原。

絕無疑問，他在被上下堵截住的險惡情勢下，得到這個難得的機會，他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將蕭原制住，從而得以安然脫身的大好機會的！

確實，只要將蕭原脅持住，黎志堅便不敢奈何他，只有聽任從容離去，得以遠颺！

那傢伙撲到距蕭原約三丈許時，一眼看到蕭原正撐起身子來，忙獰聲厲喝：「別動，否則我一鎗射斷你的一條腿！」

蕭原才撐起的身子似乎被他那一喝震得雙手一軟，一下子跌回地上。

那傢伙看到蕭原那樣子，不由獰笑一聲，豈料就在那刹那，跌回地上的蕭原那隻壓在身下的手猝然急揚起來，「呼」的一聲，那傢伙的身子晃了一下，右手臂上鮮血湧冒，手上的駁殼鎗也噗地一聲，鬆跌落地上。

蕭原隨即一跳起來，同時疾喝道：「你今次逃不了！」他的左手上赫然握着一支小巧的勃朗寧手鎗，鎗咀對準了那個傢伙！

那傢伙不由退了一步，愕然瞪着蕭原手上那支鎗，臉上的神色一半痛苦，一半驚恐。

這一下變化，實在太不可思議了，難怪那傢伙愕住了。

他那裏想到，蕭原的身上，永遠帶着的兩支鎗，有時甚至三支！那支匣子鎗與他手上的勃朗寧手鎗，是他時刻帶在身上的，而那支勃朗寧手鎗，他是一直作爲危急救命之時才用的，就像這一次，出奇制勝地，便制住了那人，而那支勃朗寧手鎗

，也確是救過他兩次，得以死裏逃生，制敵致勝。

因爲沒有多少人知道，他除了那支匣子鎗之外，身上還藏着那支比手掌還小的勃朗寧手鎗的，也所以，能夠出奇制勝，解危救命。

至於他受傷，那倒是眞的，他的右臂膀上中了一鎗，但他却因此而心生一計，故意裝出受傷很重，連鎗也摔脫出去，爲了裝得逼眞，他還忍痛翻滾下去，誘使那傢伙以爲他傷得很重，手上的鎗也摔了，便不會心存顧忌，竄撲出來將他制服，結果，那傢伙上了他的當。

不過，蕭原也吃了不少苦頭。

他在翻滾下時，身上及手脚被山石樹頭擦損撞瘀了不少地方，那些地方像刀割火炙般疼痛！

× × ×

面對面，終於可以看清那人的樣貌。

那是一個約三十七八的壯年漢子，身材扎實，臉相精悍，最惹眼的是那雙眼，就像鷹眼一樣，閃射出縷縷兇光來。

蕭原不認識這個人。

那個人却忽然厲吼一聲：「我與你拚了！」居然不顧被蕭原的手鎗指着，像一頭被困的惡狼般，猛撲向蕭原。

刀光乍閃，那人同時抽出一張刀來，直向蕭原的頭上劈斬下去。

蕭原只要朝他的心胸扣指開鎗，那人便活不了，但蕭原却不想一鎗殺死他，因爲他還有很多問題要問那人。

蕭原往旁一跳，食指一扣，一鎗射在那人的左手腕上，那人痛叫一聲，手上那張刀隨之噹地一聲，鬆脫掉落在地上。

那人却只是窒了一窒，便又頭一低，像一頭蠻牛一樣，衝撞向蕭原。

蕭原沒有閃避，飛起一脚，狠狠地踢在那傢伙的腰上，那傢伙發出一聲痛叫，身子被踢得一歪，從蕭原的身邊衝斜摔出去。

蕭原隨即一肘擊落在那人的背上，那人大叫一聲，癱軟在地上。

蕭原隨即一脚踏落在那人的腰背上！那人痛得大嚎，接又哼哼唧唧地直喘氣！

黎志堅恰好衝上來，一眼看到蕭原將那傢伙制服，忍不住歡叫一聲，奔到蕭原的身前，狠狠地踢了那人一脚，興奮地道：「蕭老兄，剛才你摔跌下去……我還以爲你……想不到你是使誘詐這傢伙上當……將這傢伙制住，眞有你的！」忽然一眼看到蕭原的臂膀上流着血，不由失聲道：「你原來眞的受了傷，重不重？快包扎一下！」

蕭原却道：「黎隊副，還是先將這傢伙綁起來，他兇悍得很呢！」

黎志堅答應一聲，立時動手將那人的褲帶解下來，結結實實地將他的雙手反綁起來，再將他的褲子褪下來，將他的雙脚綑扎起來，這才打量起那人來。

黎志堅同樣不認識那人。

蕭原却去將那張刀檢起來，細看一下，正是彭海所說的那張刀。

一張刀尖那截刄口有九個尖齒，刀身很闊，但却只比手掌略長，形如豬肉刀。

黎志堅却忙着替蕭原將臂膀上的傷口包扎起來，這才舒口氣，一屁股坐在一塊石上！伸展雙腿，看着蕭原手上那張刀道：「這張刀不就是彭海所說的那張刀麼！」望一眼那傢伙，狠聲道：「這麼說來，這傢伙不就是昨晚將我脅住，奪回這張刀的那個傢伙麼？」

蕭原疲弱地點點頭：「不是他還會是誰！」

「那麼，小叫驢，鷄公德他們三個人，也是他殺的了！」黎志堅說着，握緊了雙拳！

「問一下他吧！」蕭原由於流了不少血，有一種暈眩的感覺。

黎志堅立刻朝那人惡狠狠地喝問：「喂，是不是你殺的？」

那人只哼了一聲，閉着咀巴不開口。

黎志堅怒哼一聲，忽然站起來，一脚踢在那人臂上的傷口上，那人立刻大叫一聲，整個身子猛烈地抽搐了一下，煞白的一張臉不由扭曲成一堆，青筋也暴現，沁淌出一額冷汗來。

「他媽的，看你還硬得到那裏去，你說不說！」

那人顫着聲道：「是，我殺的！」

「你叫什麼大名？」黎志堅厲聲問：「是那裏人？」

「林昇……是龜背村人氏……」那人知道若是不說，只會受活罪，所以乖乖地說出來。

「林昇……林昇……」黎志堅嘟喃了幾遍，忽然雙眼一睜，一掌拍在大腿上，高聲道：「哈，我記起來了，你就是那個曾出外當了幾年土匪，坐了兩年牢，回到村子後，專幹些邪門外道的歪事的那個傢伙！」接語聲一沉，喝問道：「林昇，羅大小姐是不是你殺的？」

（以下轉入第壹二〇頁）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三

徐玉珊・編繪

岳母刺字（一）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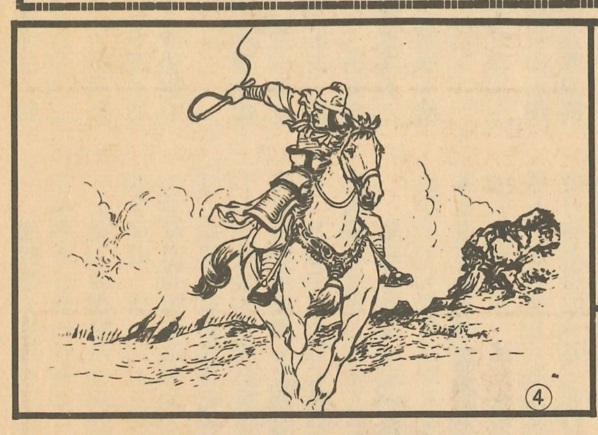
1　且說中國北方混同江（黑龍江）一帶有個民族，叫生女眞。在趙佶（徽宗）宣和四年，生女眞族滅了旁邊的契丹族（遼國），建立了金國，定都黃龍府（在吉林省），一天比一天强大起來。金國的皇帝姓完顏，一心想進攻中原，他手下有許多將帥，其中一個叫兀朮，一個叫粘罕，本領最大，對中原的野心也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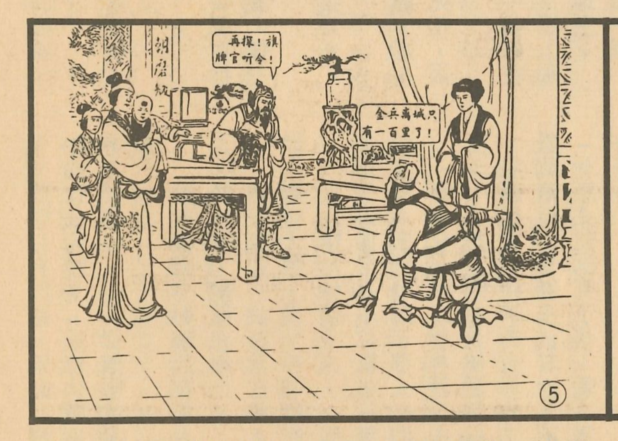
2　這天，金國君臣正在商議，派到宋朝當奸細的軍師哈迷蚩回來了。哈迷蚩探得宋朝皇帝趙佶，讓位給兒子趙桓（欽宗），用奸臣張邦昌爲相，對百姓非常殘暴，對外十分軟弱，正好進攻。



3　完顏皇帝大喜，就派兀朮爲掃南大元帥，帶領各路番兵，向中原進發。



4 宋朝早有探馬，飛奔第一關潞安州。



5　鎭守潞安州的節度，叫陸登，人稱小諸葛。夫人謝氏，只有一個兒子，取名文龍，才三歲。陸登手下的兵士，不過五千，聽了探子的報告，馬上準備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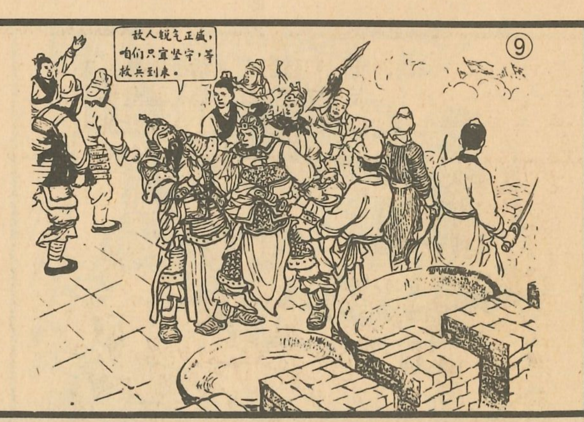
6　陸登先派旗牌官出城，勸百姓進城。百姓怕遭番兵荼毒，紛紛搬進城內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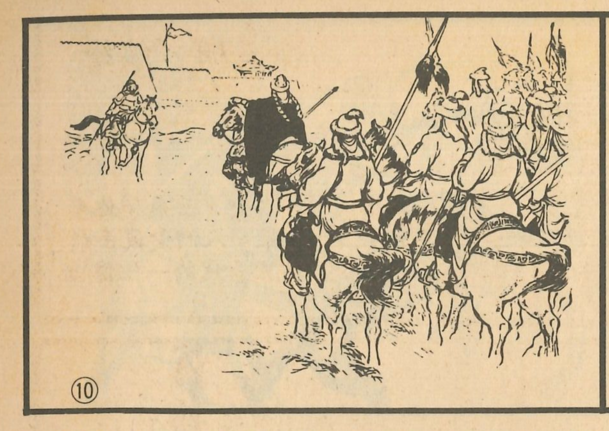
7　陸登又命各營將士，到城下分班防守，並於即日發動全城匠人居民，在城頭上，水關上，佈置了各種各樣的防守設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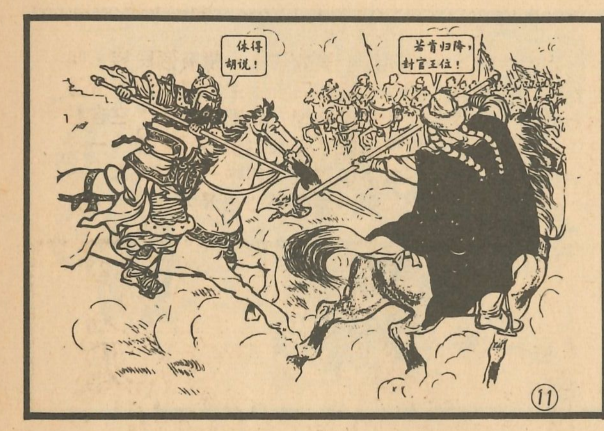
8　陸登又急忙寫了告急奏章，差人連夜送往京城汴梁，求朝廷發兵救應，他還恐潞安州有失，又寫了兩道文書，分送兩狼關總兵韓世忠和河間府太守張叔夜，叫他們準備迎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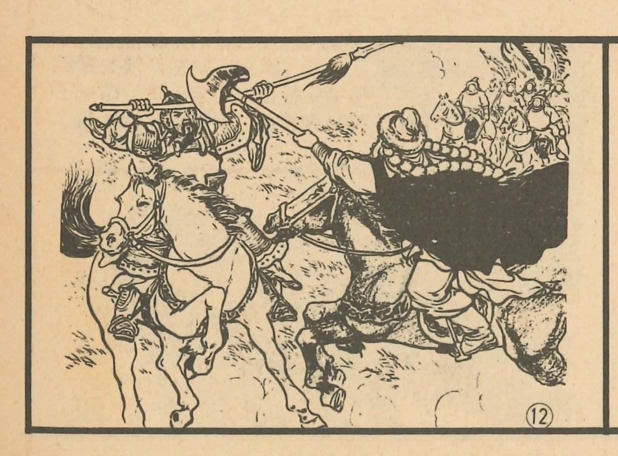
9　一切安排停當，陸登每日親自上城巡查。這天，見遠遠塵頭大起，番兵滾滾而來，兵士和百姓都想趁敵人立脚未穩，出城去痛痛快快殺它一陣，陸登當即勸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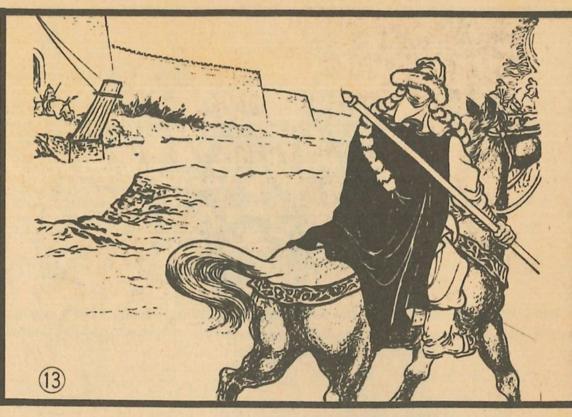
10　番兵離城五十里安下營寨，第二日，兀朮到城下叫陸登會話，陸登決定會他一會，叫兵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一聲炮响，匹馬單槍，出到陣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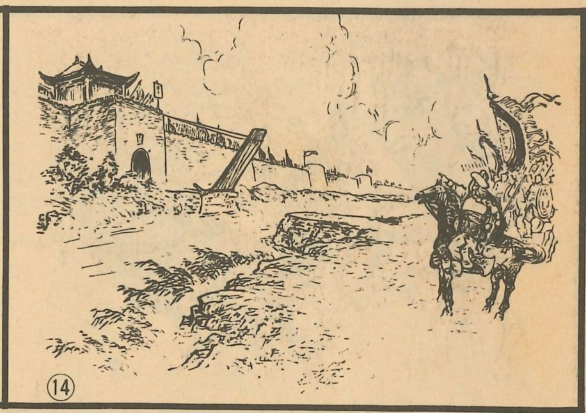
11　陸登責問兀朮，爲何侵犯我邊境。兀朮說宋朝皇帝無道，天怒人怨，勸陸登投降金國。陸登大怒，挺槍便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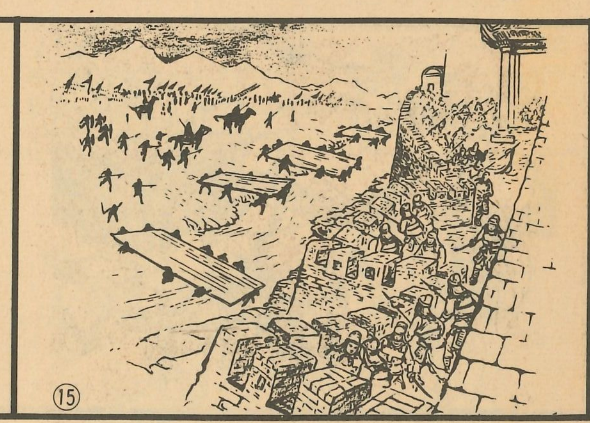
12　兀朮舉斧就砍，兩人戰了五六回合，陸登漸漸招架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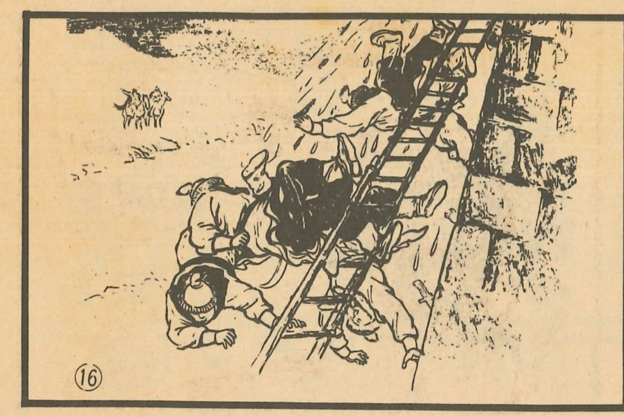
13　陸登帶轉馬頭便走，城內放下吊橋，接應進城。兀朮因陸登單身出馬，怕有埋伏，不敢追趕，也撥馬回營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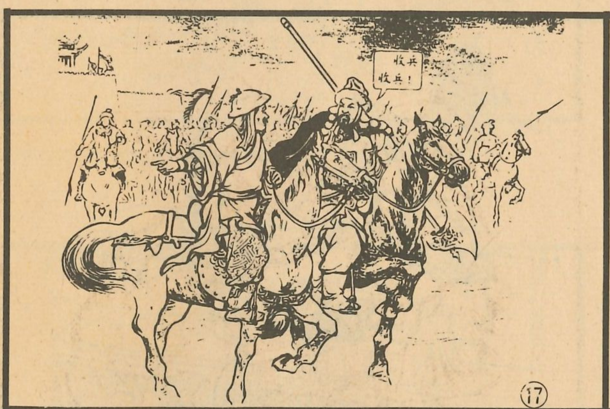
14　從這天起，兀朮天天到城下討戰。城上却掛起免戰牌，任番兵叫罵，總不理睬。



15　過了半個月，兀朮暴躁起來，派五千小番先用雲梯當橋渡過城河，再將雲梯搭上城牆，爬城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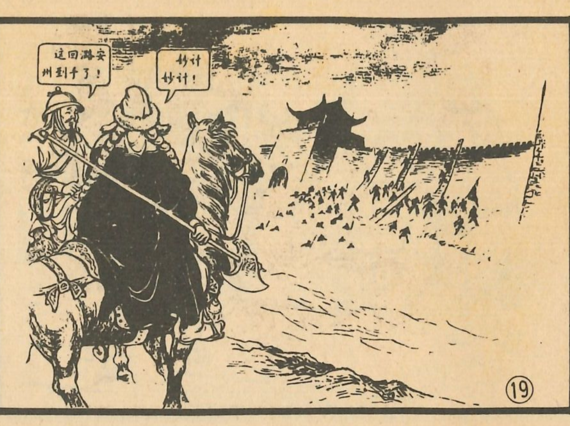
16　兀朮在後督戰，見五千小番都快爬上城頭，也不見城上有什麼動靜，以爲陸登必定逃跑了，正在高興，忽聽一聲炮响，城上打出煮沸的糞汁來，小番紛紛滾下雲梯，跌在地上就死。



17　兀朮忙問哈迷蚩，爬城小番爲何沾着糞水就死。哈迷蚩告訴兀朮，這糞水叫作"腊汁"，含有毒葯，所以沾着一點就死。兀朮大驚，連忙收兵回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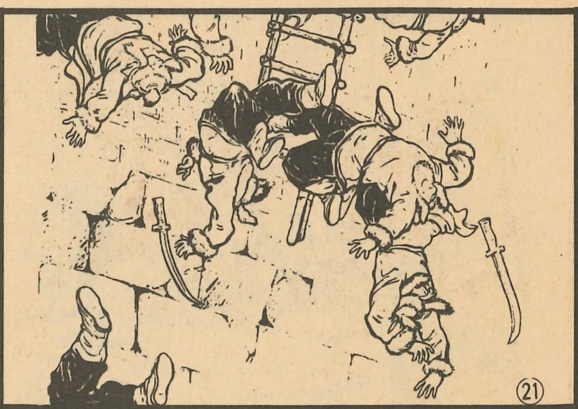
18　回到營中，哈迷蚩獻計，當夜趁陸登不防，再派五千小番爬城偷襲。



19　兀朮依計，到了半夜，又派五千小番，悄悄爬上城去。兀朮見城上並無燈火，那些小番都已爬進城垜，便要稱贊軍師。



20　忽然又聽得城上一聲炮响，一霎時，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只見小番的腦袋，像西瓜一般紛紛滾下城來。兀朮驚問軍師，連哈迷蚩也莫名其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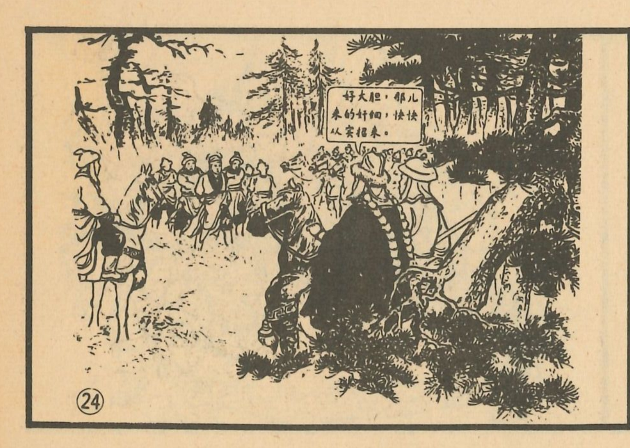
21　原來城上到處用竹子撑着絲網，網上掛着倒須鈎。小番在黑暗中看不清楚，踹在網裏，所以都被守城的宋兵抓住砍了。雲梯也都被拖上城去。



22　番兵接連猛攻了四十多日，潞安州城頭紋絲不動。兀朮十分煩惱，哈迷蚩勸他出營圍獵散心。這天，兀朮點起幾百小番，帶了獵犬鷂鷹，到附近山中打圍。



23　剛上山，哈迷蚩發現一個宋朝人向樹林裏躲去。他認定是探子，馬上叫小番進去搜索。



24　不一會，小番把這人捉住，推到兀朮面前。



25　這人不慌不忙地辯白，說是在關外辦了些貨物預備販賣，遇着兩國動了刀兵，只得把貨物寄在別處，想光身進城去探望妻小。兀朮聽說，正要放他，哈迷蚩連忙攔住。



26　兀朮又把這人帶回營中，細細盤問，這人說的還是那幾句話。哈迷蚩叫人把他全身搜了一遍，也沒搜出什麼，這才沖他屁股踢了一脚，叫他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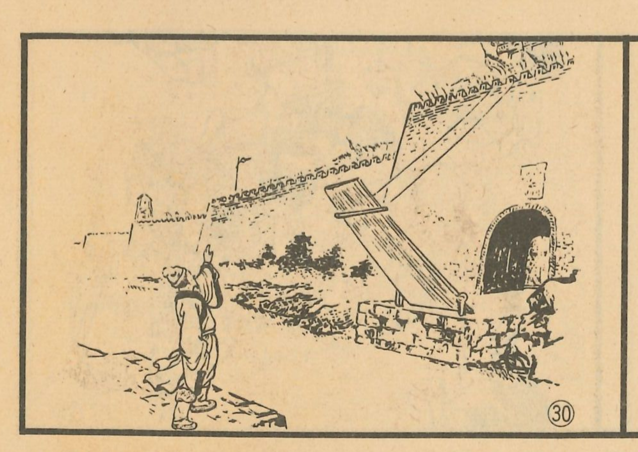
27　不料這一脚，從這人身後掉出一個圓滾滾的東西來。



28　這是一粒蠟丸。哈迷蚩用刀剖開，取出一團綿紙，攤開一看是兩狼關總兵韓世忠派這人送給陸登的信，信上說京裏已派汴梁節度孫浩，領兵五萬前來，請陸登再堅守幾日，便可得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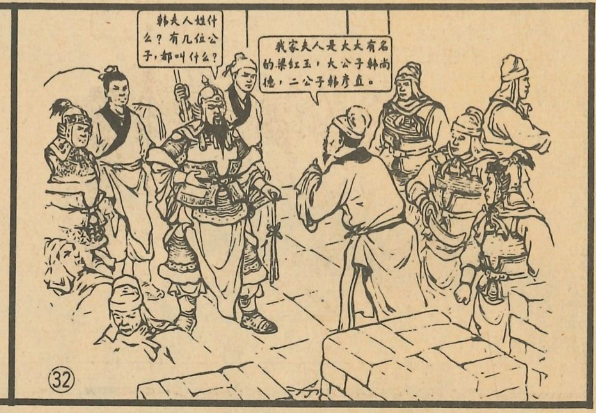


29　哈迷蚩馬上想了個鬼主意。他照樣刻了韓世忠的印信，套了韓世忠的筆迹，僞造文書，說京城不發救兵，勸陸登趕緊退出潞安州到兩狼關去。



30　哈迷蚩扮做趕得勝模樣，當夜來到吊橋邊，輕輕喊城上放下吊橋，說有機密。陸登聞報，親到城頭，見只有他一個人，便吩咐兵士將吊橋放下，讓他來到城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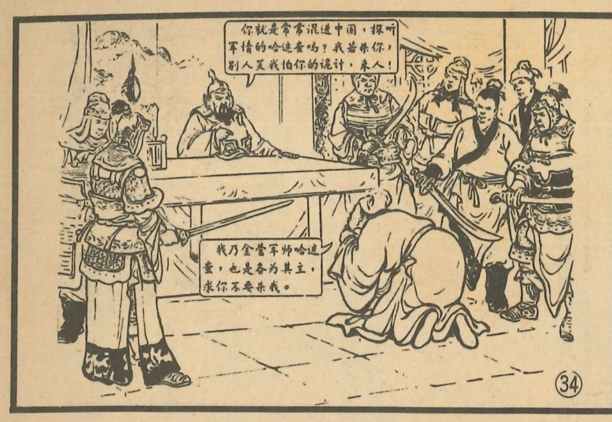
31　城上把哈迷蚩拉上去。將近城垛又讓他懸空蕩着，由陸登親自俯身盤問了一番。



32　陸登聽說過韓世忠手下有個得力的親隨，叫趕得勝，只是不會見過；又問他韓世忠的家世，哈迷蚩回答得一點不錯。陸登這才讓他上城。



33　陸登把信看了幾遍，覺得京裏不發救兵是可能的，但韓世忠未必會勸他棄城；正在疑惑，忽然聞到一陣羊騷氣，回頭問兵士，又都說城中幾乎斷糧，哪裏還有羊肉吃。陸登舉信一嗅，恍然大悟。



34　陸登坐堂，喝令哈迷蚩從實招認，哈迷蚩見機關已被識破，只得硬着頭皮招了，一面磕着頭哭求饒命。



35　陸登吩咐手下，割去哈迷蚩的鼻子，然後放他出城。



36　哈迷蚩捧着臉狼狽回到金營，見了兀朮，哭訴經過。兀朮大怒，決定親自帶兵去攧潞安州的水關，要活捉陸登，替他報割鼻之仇。　　　　（待續）

美蘇太空爭霸戰／羅唐納・文

鐵山飛虎



挪威鐵山的鋁礦，舉世聞名，一種由鋁和白金結合的合金，質硬如鐵，輕如鋁，用於製造太空戰機，橫掃千軍，列根總統下令偷襲新型太空戰機的巢穴（飛虎城），引起連番血戰。

担心挪威飛彈偷襲英國

列根總統的智囊團，擁有不少傑出人才，碰上了國際形勢發生變化，他就召集智囊團的首腦份子研究對策，有時候智囊團裏面的人認爲有些隱憂，主動的向列根總統提出來，請求總統召開會議，除非列根總統忙得要命，否則，他總是一口答應的，假如那個會議涉及許多項有關另外一個部門的事情，由智囊團提出來，列根總統發交別的部門研究，過了三幾天，再度召開會議，他們所研究的範圍就會收緊，可能立刻找到對策。

那一晚他們在華盛頓博物館裏面一間獨立的古物研究院之內，聚在一起，等候列根總統駕臨，到了深夜十一時三十分，列根總統才到來，就座之後，講了幾句客套話，便即轉入正題。

列根總統說：「今晚我們討論的重點就是研究有效的對策去對付蘇聯把挪威武裝起來，企圖使它變成新的立脚點，必要時在一夜之間佔領英國，如同他們不問情由的侵犯阿富汗，這件事十分重要，假如英國被莫斯科控制，等於向美國挑戰，亦即等於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公元前的第三世紀開始，距今二千三百年，挪威已經展開海盜的攻勢，威脅英國和法國，隨後它越來越兇，多次駕駛當時最有份量的方形戰船駛向英國擄掠，打了幾場大仗，至今蘇格蘭北部仍有許多座古堡留下來，血漬斑斑。

「有史可稽，從挪威出擊，越過北海，不管他們用空軍海軍抑或純粹用飛彈出擊，總是很危險的，最成問題的是英國北愛爾蘭現時已經出現分裂狀態，所謂共和軍不斷向倫敦政府挑戰，其中有些不穩份子暗中投靠蘇聯，奸細密佈，人心惶惶，萬一挪威大舉進攻，英國本身難以抵禦，到時我們很難出動軍隊去干涉英國的內政，最可靠而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挪威羽毛尚未豐滿之前，先行給它一個下馬威，把挪威擁有全世界最巨型的鋁礦毀滅，這是我召集你們再度開會研究的一個原則，至於挪威礦岩被毀滅之後所發生的後果，不必顧慮，只要我們安排殺手特務潛入礦岩爆炸，沒有證據可尋，便有收獲，我的兩個原則已經講過，現時我應該把另外一件事情說出來，你們在上次召開會議的時候，透露蘇聯當局揚言可以在一小時之內，發射六百枚越洲飛彈，可以把美國以及日本同時炸到癱瘓，可能跟構成越洲飛彈外殼的新品種有關，不用鋁鋼鎢合金，只是鋁礦，即可鑄造飛彈的外殼，因爲那種鋁並非普通的鋁。關於這點我可以十分肯定的告訴你們，鋁礦出土時只有一種礦質，它正是普通的鋁，如果有一種鋁是特別品質，它一定是加入另外一些化學品製造，我的見解是透過太空總署化學品研究部門研究出來的。至於那些化學品究竟是些甚麽？太空總署的科學家沒法回答。」

列根總統閉嘴，任由別的專家開口，發表意見。

那些專家雖然從許多個專家的口中，獲悉關於蘇聯企圖武裝挪威的計劃，半信半疑，仍然很重視這件事，因爲挪威南部跟英國的尖端遙遙相對，如果在那個地方發射越洲飛彈，快如閃電，英國簡直是無法防禦的，儘管英國的情報局沒有接獲這一項情報，列根總統仍然担心。

列席的專家眞的有些話說，首先站起來發表意見的一個專家是哥伐羅夫博士，他對天文地理以及各種武器都有很深的認識，想了想，說：「列根總統所講的挪威南部一個軍事據點，大概是指史托雲加了，它不單是一個富於貿易色彩的城，還是一個很適宜於籌備軍事攻勢的城，可是，在地理方面是佔了很大的優勢，對英國構成重大威脅，英國的國防部怎會茫無所知呢？我認爲挪威當局決不會那麽愚蠢，在該地展開攻勢，最有可能作爲秘密軍事基地的地方，並非甚麽大城小鎮，而是寂寂無名的鐵山，那個地方不是在挪威的南部，而是挪威北部，伸入北極圈，夏季的氣温巳經是攝氏表零下十度，進入冬季，它冷到零下四十度，人獸絕跡，我認爲挪威當局必然是選擇該處作爲準備進攻南歐的大本營，希望總統密切注意該處，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令到我特別重視它，因爲挪威出產鋁礦的魔鬼山，就在它附近。」

「好的，我會吩咐聯邦統計調查局轄下的保密局長胡谷，負責查探，此外，我還叫他多派一些情報員密切注視挪威的動態，同時要比較深入的打聽蘇聯是否備戰。

「我的意思指一般戰時物資的貯藏程度而言，不單是軍用物資，即使是糧食，也是很重要的，蘇聯如果眞的下了重大決心準備武裝挪威，進攻英國，一定有許多種跡象顯示它在各方面做出一些備戰工作，不難查探出來。」

「總統，如果蘇聯眞的動手，向英國進攻，美國被逼加入戰團，那是一場罕見的大戰了，到時候，美國怎樣渡過這個災難呢？」

「不管蘇聯以怎樣的方式企圖佔領英國，美國決不會跟它打仗，免得它突然發狂，發射越洲飛彈向美國本土襲擊，到時美國可能暗中把戰爭物資送交瑞典和日本或中國，由它動手。」

「為甚麽那些軍事物資現時沒有送去呢？」

「如果一切由我作主 我早已把軍事物資送去，可惜美國一切計劃都要國會批准，故此有些困難，另一方面，我們還有多少顧慮，那些軍事物資如果送到某一處之後，沒有打仗，豈不是白白的送禮嗎？犯不着這樣做。」

跟着列根總統又說：「為今之計，先決的條件仍是調查清楚挪威國防部稱做飛虎城的地方究竟進行到甚麽程度。

「飛虎城是我們海外情報工作人員查出來的，它是一個代號，暗指該處大量製造鋁製的戰鬥品，不單是製造飛機或炸彈又或飛彈，還有鋁製的坦克，其實坦克如果由鋁製造最合理想，因為它的重量減少之後，運輸方便，速度增加，急速行駛的時候靈活得多，當然勝過鋼製坦克了，也許兩輛坦克互相碰撞的時候，鋼鐵坦克稍為佔上風，不過，坦克是用來掩護步兵出擊的，打到兩輛坦克互相撞擊，雙方人馬已經死光了，這種情況，少而又少，不妨說，鋁製坦克勝過鋼鐵製造，當然的，那些坦克一定要採取特殊的方式製造，絕對不是普通的鋁，這是我們第二次集會，希望第三次集會舉行之前，已經有更新的發展。」

關於鋁製軍事器械的集會 到此為止，告一段落，列根總統沒有跟他們作更進一步的商量對策，因為他要搜集更多的情報。

聯邦統計調查局長胡谷，一向是列根總統最有份量的親信份子，列根總統連續召開兩次會議之後就找他商量，由他派出最精銳的特務份子，前往挪威的首都奧斯陸，暗中調查挪威的軍事發展已經達到甚麽程度，稱做飛虎城的秘密基地究竟在甚麽地方，更加重要的是找尋一些眞眞正正是鋁的合金，堅如鋼鐵，仍然保持它是輕金屬的特性。

一共有五個高級特務殺手，兼且具有科學知識和軍事知識，三男二女，他們是各自為政的，根本不知道除了他或她本人之外還有別的人，站在同一的戰綫工作。

第一個出動的殺手特務

二十六歲的杜昂，六呎一吋高，臉相英俊，一望而知他是精英份子，他扮演五金商人的少東，預先替他安排妥當，不會露出馬脚，他採取中路突擊的手法到挪威首都，跟該地五金商人接觸，表面上說是購買五金的器材，其實想潛入鐵山看看挪威的軍事基地，同時作出深入的調查，希望知道最新的鋁究竟是怎樣子，他不單是調查，還想帶回一兩塊新的「合金鋁」。

他抵達挪威首都之後，馬上展開活動，相當順利，經過七天的時間，如願以償，雖然他沒法打聽到飛虎城的消息，卻有這種本領，帶來三塊「合金鋁」，總算有點收獲。

他回到美國，走出華盛頓機場，立刻進入聯邦統計調查局的局長室，向胡局長述職，下面就是他的報告。

「我在奧斯陸找一間大酒店居住，先行跟當地最有規模的五金材料供應公司接洽，表明身份，希望對方相信我是正當商人。我不斷的請客，擺出闊少的姿態，任意揮霍，同時隱約表露我可以做一宗大生意，可能買入一億美元之鉅的金屬材料，包括鋼和鋁，此外，我還想購入一批品質極純的水銀。

「這三種礦產都是挪威的特產，不管他們用怎樣的眼光看我，必然是很樂意跟我進行交易的，我自信完全沒有做出任何一種錯誤，相當奇怪，我在首都奧斯陸居留了五天之後的一個上午，忽然有一個艷如天仙的女人走到酒店房間看我，送上名片，我知道她是聯合五金材料供應公司的公關主任，另眼相看，她建議把我帶去四百年前的奧斯陸皇宮逛逛，抵達該地，四望無人，她突然低聲告訴我，認為我的眞正身份已經敗露，叫我快些走。

「我聽了絕無所懼，試用隱蔽的密碼來在談話當中試探她的虛實，如果她是自己人，必然懂得用密碼回答，反之，她沒有反應，顯然她並非自己人了，那就反映出她是挪威或蘇聯的艷諜，她本來想試探我的眞正身份，料不到我比她更加高明，反而在交談中獲悉她是敵方的特務，來意不善，這種環境雖然對我不利，危機四伏，從另一方面看，卻是很有利的，因為我可以利用她進一步的獲悉挪威深層秘密。

「說到這裏，我應該盛讚美國的化學家早已發明出來的招供丸，只是跟頭痛丸大小的一粒藥丸，把它投入一杯鮮奶之內，很快它就溶化，喝了它的人，被我盤問，說過甚麽話，本人絕不知情，所有秘密不會保留，我跟她暢遊奧斯陸皇宮之後，回到酒店房間，叫侍役送上兩份午餐，我喝的是酒，她喝的是鮮奶，做夢也想不到那杯鮮奶已經被我暗中投下一粒招供丸，故此她的秘密無所遁形。」

胡谷聽到這裏，插嘴問：「杜昂，你怎能夠在她喝那杯鮮奶的時候當着她的面投下招供丸呢？」

「這種手法是一個騙子教授給我的，只要我在她沒有舉杯之前，佯作不認識餐牌上面寫的某一種肉扒或湯，把餐牌送到她的眼前，那粒藥丸就由我抓住餐牌的指縫落下，剛剛跌下杯中，她就絕無所覺，那個騙子邀請賭徒入局之前，習慣了施展這一招，使對方迷迷惘惘，賭甚麽都輸，我學會了它，那時正好施展出來，盜取她芳心的秘密，最巧妙是我獲悉她本人收藏起來的超級鋁合金，一共有七塊，我在翌日的晚上潛入她的家內盜取了三塊，担心她在事後發覺，翌日早上，立刻乘搭航機回來。」

說完了這些，他呈上兩件珍貴的東西，除了三塊「合金鋁」之外，還有一捲錄音帶，證實他向她盤問她所吐露的秘密，確有其事。

胡局長喜出望外，稱讚他幾句，送客之後，立刻打電話到白宮，請馬副官轉告列根總統，定時晤談，並且由列根總統選擇地點。

列根總統叫馬副官對他說知，最好在第三天的晚上，走到華盛頓博物館的古物研究院晤見，時間是晚上十一時。胡局長遵命，那天靠近午夜，他抵達該處，已經有幾個屬於智囊團的人在座，顯然是列根總統事先邀請他們到來，商量對策。

十一點二十分，列根總統走進古物研究院了，上次他們也是在該處開會，高度保密，有關的專家已經出席，列根總統把胡局長手下一名認眞可靠的特務到挪威查探的過程講述，又把艷諜口中吐露出的秘密透過錄音帶使各人獲悉眞相，最後，把一塊「合金鋁」放在桌上，加以解釋：「各位，本來我們找到三塊合金鋁，因為它相當重要，故此我把一塊合金鋁留在太空總署珍貴軍用物資倉庫之內，另外一塊，送交化學師化驗，剩下來的只是這一塊了，你們可以互相傳送，細心研究它，至於我交給美國一流頂的化學師所化驗的一塊合金鋁，已經有報告書交到我的手上，相當奇怪，宇宙間果然有一種金屬跟鋁同樣的輕，卻又堅如鋼鐵，經過化驗的結果，並非用鋁跟鋼鐵結合，而是用鋁跟白金結合，原來鋁可以跟許多種金屬結合，變成新的金屬，叫做合金鋁，即使它可以跟白金結合，白金並非最堅硬的金屬，何以那種新的合金鋁堅如鋼鐵呢？眞的使我困惑不解！」

座上客當中有人提出一個問題：「總統，負責分析那一塊合金鋁的化學師怎樣說呢？」

「他只知道那一塊合金有百份之七十是鋁，百分之三十是白金，他也沒法解釋何以合金鋁能夠堅如鋼鐵，他認為這兩種金屬結合的階段，必然採取高溫，超過它的熔點，此外，極有可能加入別的化學品，他只有能力去分析它，沒有本領製造另外一塊合金鋁，跟它一模一樣。」

各人傳觀那一塊合金鋁之後，稱奇不已，因為他們只是把它放在掌中欣賞，缺少化驗的儀器，又因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是化學師，看了也是白費氣力，故此他們默然毫無表示。

列根總統看見他們一聲不響，索性把話題落在錄音帶上面，說。「剛才各位已經聽過艷諜口中所述的軍事秘密了，證實挪威已經完全接受蘇聯的控制，展開各種軍事應有的準備，一句話說，它已經備戰，最可惜的是這一點，她完全不知道飛虎城這個重要的軍事基地在甚麽地方，不然的話，我們可以派出戰機把它炸毀。

「說到這裏為止，我想聽聽各位的意見，挪威已經準備出擊了，眞是可恨，英國居然毫不動心！」

有一名軍事戰略專家叫做巴爾達，站起來說。「總統，也許英國情報局已經獲得可靠的情報，而且有了對策，甚至準備轟炸飛虎城，如果他們沒有通知英國，你未必知情。」

列根總統搖了搖頭，說。「那麽重大的軍事行動，隨時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英國的國防部未必有勇氣單獨進行，假如他們眞的有此決心，一定在事前跟我商量，最低限度我是美國總統，習慣上英美一定並肩作戰。」

巴爾達說。「摧毀一座軍事基地，不一定出動空軍舉行大轟炸，如果他們認為派出一個十分有用的特務，携帶袖珍氫彈，潛入飛虎城，利用計時炸彈使它爆發，那就不必通知美國，這樣做可能令到所有人認為那一場災場只是該處的專家製造秘密武器失手，這是我的忖測，可能是事實，也不一定是事實，我只是提供出來給你參考而已。」

列根總統聽了，欣然點頭，說：「巴爾達博士，多謝你的寶貴意見，即使英國情報局長葛沙以及國防部長基勒沒有向我吐露半句，我可以向他們查問。這一次的會議，總算有些結果，你們還有甚麽寶貴的意見提出沒有？」

沒有人做聲，列根總統是一個大忙人，宣佈會議結果，各自散去。

那一塊「鋁合金」留在華盛頓博物館的古物研究院，暫時把它看做「古物」。

走出博物館的時候，列根總統在閒談中對胡谷說了這麽一句：「胡局長，你有沒有想到這一點呢？鑄造一輛坦克，需要許多金屬，不管它是用鋼鐵鑄成抑或用鋁合金鑄成，總是需要許多金屬的，假如挪威當局奉命大量鑄造新的鋁製坦克，堅如鋼鐵，其實用百份之三十的白金跟鋁結合而成，豈不是需要大量白金嗎？一輛白金坦克的製造費用那麽昂貴，它能夠製造多少輛呢？說到戰機方面，費用更大了，白金戰機，簡直是一種名貴的珠寶，挪威有力量負担這一宗龐大的費用嗎？」

胡谷說。「總統，你應該想到，蘇聯的西伯利亞金礦，不單是有黃金出產，還有白金，幾十年來，蘇聯只是偶然在國際金融市場拋售黃金，從來沒有拋售白金，可能它已經擁有大量的白金，至於製造合金鋁所需的鋁，挪威本身有一座鋁礦，故此他們不愁缺乏資源。」

列根總統聽了，眼睛一亮，說。「胡局長，聽了你的話，我想起一個巧妙的安排，我們雖然沒有力量炸毀西伯利亞金礦，自是有力量把挪威鋁礦炸為平地，必要時我會運用這一招的，等着瞧吧！」

胡谷心上一震，說：「總統，這樣做不是有些危險嗎？說不定它會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綫。」

「它不會發展到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剛才巴爾達博士已經說過，製造秘密武器的專家可能偶然失手，令到一個地方發生大災難，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總統，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照我的看法，如果一定要轟炸的話，還是找到飛虎城把它炸毀，比較好些。照我們調查所得到的資料，挪威鋁礦根本是一座山，鍊鋁廠就在山脚，起碼有五百名職工輪流工作，他們住在宿舍，那一座龐大的職工宿舍也在鍊鋁廠之內，萬一炸毀了鋁礦，整座山倒坍，到時毀了五百個人的性命，於心何忍？我認為這個計劃應該三思而後行。」

列根總統的臉色一沉，說：「我已經說過，必要時我們可以這樣做，現時仍然不是必需拿出這一張王牌的時候，你不用

担心。

「為了達成任務，不惜犧牲，同時不怕花錢，希望你多派一些人，多花一點錢，專心調查挪威的飛虎城！」

最後，列根總統很堅決的說。

顯然他已經下了決心向挪威挑戰了，當然不是明刀明槍的戰爭！

飛虎城在第九座鐵山

又是一句，胡局長忽又打電話給列根總統的馬副官，自稱有最機密的消息報告，請馬副官告訴總統必須單獨見面，地點不拘。

馬副官傳達這個口訊之後，把列根總統的見面日期和地點通知胡谷，胡谷在翌日的晚上單獨走進總統府，列根總統在白宮的機密室接見。

見面後，由於事態嚴重，兩人沒有說甚麼客套的談話了，列根總統第一句就問：「胡局長，你是否已經找到挪威飛虎城的秘密軍事基地呢？」

「是的，我認為我們已經找到它了，可惜找到它的一名女特務嘉儂小姐却因此被困在飛虎城內，如果我們執意炸毀飛虎城，等於殺了她。」

「那是另外一回事，你還是把她如何找到飛虎城的過程說出來吧，我未必炸毀它。」

「好的，嘉儂小姐是我派出去的特務五虎將當中的一個，她選擇的途徑是比較隱晦的，跟所有特務選擇出擊的途徑完全不同，她在事前已經得到我的同意，此行專心調查飛虎城是否眞有這個地方，如何混入，必要時她付出巨欵購買這個秘密，出價多少，由她決定，如果有人跟我接觸，此人說出她已經死了十三次，那是絕對眞實的消息了，我可以付欵給這傢伙，而且相信此人口中所講的一切。」

列根總統說：「我明白了，她想透過兩面人跟對方的特務接觸，走入虎穴，假如她碰到一個貪錢的挪威特務，這一招是有用的，是也不是呢？」

「是的，總統，你已猜對了一半，負責通風報信的一個人，相當英俊，他並非純種的挪威人，在他身上流着北歐三國的血液，他的父親是瑞典人，母親是挪威人，由於他本人傾向於父親，故此他想做一個自由國家的公民，回到瑞典那邊去，此外，他深愛嘉儂小姐，故此他不惜傾全力辦妥這件事。」

「被愛情驅使的人，甚麼冒險的工作也肯幹，照情形看，他未必向你伸手要錢了，是也不是呢？」

「這回你猜錯了，他伸手向我討三十萬美元，他說嘉儂小姐答應過這個數目，有她說話的錄音帶為證。」

「又是錄音帶，眞是有趣！閒話休提，你是否已經把錄音帶隨身携帶？」

「是的，我已把它帶來，請你把它放在錄音機之內啓播。」胡局長很冷靜的說，跟着送上錄音帶。

機密室當然有錄音機，透過了它，列根總統有機會聽到嘉儂所講的話，不斷的點頭，由衷的稱讚一句：「她的確是智勇雙全，不惜身入虎穴，我們絕對不能夠炸毀囚禁她的地方，有一件事情我並非完全瞭解，她究竟是囚禁在煉鋁廠的職工宿舍呢？抑或被囚禁在飛虎城之內呢？」

「這個問題，相當重要，我曾經向她的情郎西利先生查問，他很清楚的對我說知，她只是被囚禁在煉鋁廠的核心地方，並非囚禁在飛虎城之內，他還暗示給我知道，飛虎城在第九座鐵山的山頂，距離煉鋁廠頗遠，即使飛虎城炸到粉碎也不會危及鋁礦那邊，我已經有初步的想法，索性炸毀飛虎城，因為它的所在地是海拔八千呎，跟瑞典的英雄山遙遙相對。」

「局長，你的意思是否叫我通知瑞典當局從英雄山發射飛彈射擊飛虎城呢？」

「是的，最好在飛彈的尖端裝上了一枚核子彈頭。」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這個計劃很妙，可惜國會一定不通過。」

「不，我們不必在國會提出這個妙計，只是派出特務到瑞典秘密發射一枚飛彈好了，這樣做簡直是神不知，鬼不覺，瑞典當局也不知情，事後調查這一宗意外事件，只是說一名瘋子自稱是熱愛和平人士，為了挽救人類不至於滅亡，先行發射一枚飛彈警告蘇聯，再由瑞典當局宣佈此人已經槍斃，那就一了百了。」

「你以為蘇聯當局相信嗎？」列根總統說。

「你何必担心呢？假如蘇聯當局不相信，嚴詞責備，所責備的只是瑞典，並非責備美國，你怕些甚麼？」

列根總統鼓掌稱善，說：「這一條妙計十分厲害，胡局長，虧你想得出來！」

突然，列根總統皺了皺眉，說：「胡局長，你說的西利先生，走了沒有？」

「我還沒付欵給他，他當然留下。」

「我很想見見他，你可否安排一段時間讓我跟他在隔離的玻璃屋內交談呢？」

「當然可以。」胡谷很快回答。

他走開之前，列根總統很冷靜的說：「我們需要一個可以担當大任的人，由他潛入瑞典的英雄山，發射飛彈，希望你暗中替我找尋最適當的人選。」

佈局釣大魚抓了惠寧登

三日後，胡谷再入白宮，單獨謁見列根總統，說：「總統，你想找的一名超級特務，眞正像占士邦那麼厲害，這個人我已經找到了，他喚做戈巴沙諾，根本上他就是瑞典人，不過他上一代入了美國籍，已經歸化做美國人吧了，最難得的是他跟瑞典特務有了聯絡，此外，我還想告訴你，他是我最近派出去刺探挪威備戰情況五虎將當中的一員虎將，他不單是安然而歸，還拍了幾組照片，最難得的一組照片是對準飛虎城拍攝的，可以看到新型戰機離開飛虎城的情形，另一方面，關於鋁礦的礦山以及煉製鋁板的工場情況，他也拍攝得到，這個人簡直是諜網奇才，假如你想找一個人潛入英雄山放射飛彈，摧毀飛虎城，他可以說是最適當的人選了，如果你想見見他，我隨時打電話透過傳呼機找他，現時先行請你欣賞他拍攝的照片。」

胡谷說到這裏，打開一個公文袋，拿出一叠照片，送交列根總統。



戈巴一馬當先，從海底岩洞潛泳入內，攀登高處救出嘉儂小姐。

列根總統看了幾遍，讚不絕口，說：「戈巴沙諾眞是一個罕見的人才，我必然加以重用，現時我們該把話題放在飛虎城了，想不到那座城建在八千呎的高峯之上，那一座山還是第九座鐵山，相信它附近必有雷達網以及地對空的飛彈，不易派出戰機襲擊，還是依照原定計劃去做，由瑞典發射飛彈把它毀了算數，現時我想起了嘉儂小姐，即使她被囚禁在煉鋁廠那邊，飛彈摧毀了飛虎城，她未必受害，可是，發生巨變之後，挪威當局一定不會放過她，我認為她肯犧牲自己保衛美國，我們不應該讓她飽受摧殘，死於異域，我認為派出戈巴沙諾，跟西利先生合作，先行把她救出來，然後進行毀滅飛虎城的計劃，那就可以兩全其美，你的意思怎樣？」

胡局長喜出望外，說：「不瞞你說，我也有這個想法，只是沒有機會開口吧了，你也這樣想，再好也沒有了，事不宜遲，我立刻佈署一切，你說過想見見西利先生，現時你是否仍想見他呢？」

「既然他的命運握在我們的手上，不愁他叛變，我不用單獨跟他交談了，甚至戈巴沙諾，我也不想見他，一來我太忙，二來他是你的人，由你直接指揮他更好，故此我不必跟他晤談，免得多生枝節。」

戈巴沙諾奉命再度出動，西利先生協助他，此行的任務比第一次出動更加艱巨，原因是他們二人打算傾全力合作，把嘉儂小姐救出來，照西利先生所述，那一座鋁礦並非只是一個礦場那麼簡單，它是一座山，掘出礦石，立刻開採，那一個提煉鋁礦的場所也在山中，只是較低而已，更低的地方係職工宿舍，上中下三層的工作地點有電梯貫通，大概是貼近中層煉鋁的地點，有三間黑屋，全是用來囚禁犯人的，想救出那些犯人，先要闖過煉鋁的礦場，他只知道三間黑屋是用來囚禁犯人的，嘉儂小姐必在其中的一間，却不知道她在那一間，黑屋之內黑沉沉，銅牆鐵壁，還有機械人把守，別說救人了，走近它也不容易，因為煉鋁的礦場不分晝夜工作，那個地方冒着白烟，氣溫高達攝氏一百度，至於礦工，全部穿了一種類似太空人所穿的太空衣裳，自備冷氣，故此可以抵抗熱浪，沒有那種衣裳，寸步難移。

西利先生講完礦場的設備情形，嘆息了一聲，說：「現時我應該講述我自己方面的事了，我是私自逃出來的，不能夠再入礦場了，充其量我把你帶到稱做地獄岩的前面，怎樣救她呢？你必須單獨負起這個責任。」

戈巴沙諾說：「我把幾幅關於鋁礦礦場內部的工作情形拍攝的照片呈交局長，獲得嘉獎，我自己才知道，那些照片並非我拍攝的，只是瑞典特務拍攝，不管我肯付出多麼大的代價，他們沒有一個人肯帶我進入礦場，因此之故，我想救嘉儂小姐，只好單人匹馬，闖入虎穴，這一類危險的工作，我並非第一次担任，我另有妙法救她，你不必担心，坦白點說，明刀明槍的攻入礦場，等於自尋死路，唯一可以救她的途徑就是抓住一個有資格在礦場出入自由的人，用錢收買他，或者擄刧他的家人，逼他就範，照我看，例如：工程師、管工的頭目，或者化學師，都有權自由走動，希望你提供一個人，給我當做進攻的目標，你有沒有辦法拔刀相助呢？」

西利先生想了想，說：「據我所知，整座鋁山只有一個人可以給你很大的帮助，他叫做惠寧登，身份是化學師，不過，他整天留在礦場之內，你不能夠走進去，你沒法接近他，就沒法收買他或者逼他就範。」

「好的，就把惠寧登化學師看做進攻的目標好了，我不相信他整整一個月留在工場之內，他的家人呢？」

「他沒有家屬，不過，每隔十天八天他就單獨走出來活動一下，只是一天半天，便即回到原處工作，換言之，十天之內他有一天的假期，他最喜歡到的地點就是挪威最守舊的卑斯根城。」

「他是否需要找個地方靜養呢？」

「不，他不需要靜養，他只是想找刺激，卑斯根城的教堂以及紅磚屋雖然十分古老，可是，秘密賭場以及連場艷舞的夜總會，却是有力量吸引嘉賓的，我認為你到那些地方搜索，必然找到他，假如你眞的找到他，你憑甚麼方法可以逼他協助你救出嘉儂呢？」

「看情形而定，沒有跟他會面之前，我沒有對策，事不宜遲，我們趕快乘搭航機到挪威的首都奧斯陸吧，抵達該地，立刻乘坐快艇駛向卑斯根城，你不必替我安排如何走進魔鬼岩礦場了，跟我一同到那邊去吧，沒有你指示，我不知道誰是惠寧登。」

「好的，既然你肯冒險救出我的心上人，我也肯拚了一條性命不要，伴着你到卑斯根城。」

最後，西利先生很堅決的說。

這是事實，他從挪威逃出來，抵達美國，把嘉儂拜托他轉交的照片以及錄音帶送上，他可以得到二十萬美元的酬金 遠走高飛，不必捲入漩渦，他卻自願放棄那一宗巨欵，只求救出嘉儂，總算是個有骨氣的硬漢，戈巴沙諾應該敬重他，他們二人都是占士邦那一類的人，臭味相投，更加談得起勁，途中已經想出了一個很週密的計劃，抵達卑斯根城，先行走到最高的中級渡假屋，找個地方歇宿，馬上進行對付化學師惠寧登的辦法。

進行這個計劃，先要找到三個人扮演刦匪，這一場戲必須演得精彩，如果露出破綻，被惠寧登識穿，甚麽都完了，普通的浪子沒有演技，幸虧西利先生以前是卑斯根城一間劇院的演員，專演易卜生名劇所描寫的角色，那個舞台仍然晚晚上演，其中有些演員是他的朋友，他們的演技一流，由他親自出馬，總算闖過這一關。

西利先生說得對，化學師惠寧登眞的是每一次相隔十天八天，然後走進卑斯根城，他還沒有駕臨，西利先生跟戈巴沙諾分途活動，打聽得到他每一次入城必去的幾個地方，配齊人馬，到時上演那一套活劇，這一條妙計的保密功夫做得十分澈底，惠寧登茫無所知，那晚他在一間秘密賭場贏了大錢之後，剛剛走出來，立刻有三個人持刀從黑暗的牆角躍出，逼他把所有財物雙手奉獻。

惠寧登雖然在鋁廠工作，只是化學師，並非殺手或礦工，缺少粗豪的氣質，雖然他的心裏很不願意，仍是照做。

他的動作很慢，把鈔票獻上，對方還要他解下那個很值錢的金錶，他的內心有很大反感，故此他每一個動作越來越慢，刦匪當中有一個高大漢子，似是匪首，向他瞪了一眼，打了他一巴掌，他沒法站穩，倒在地上，那個人把他抓起來，正想劈臉一掌打過去，救星突然出現，兩條大漢，有如虎入羊羣，把刦匪打翻，救了他一命。

兩條大漢當中有一個人發脚啣尾窮追，另外一個人，扶住惠寧登，問他有沒有受傷。

惠寧登發覺對方的語聲有點熟悉，定眼看看他，衝口而出的說：「你是西利先生！」

「是的 我正是西利先生，我的處境十分惡劣，希望你帮帮忙，不要對任何人談及我的行踪。」

「我懂得了，多謝你救命之恩。」

「並非我救你，把刦匪殺退的人叫做戈巴，他是我的最佳拍檔，他十分英勇，就快回來，我相信他有本領把你失去的鈔票搶回來，我們不妨暫時留步，等候一會吧。」

果然不出所料，不過三分鐘，戈巴從遠處走回來，把他失去的一萬二千美元送上，惠寧登喜出望外，衝口而出的說：「那些鈔票是我今晚贏回來的，失而復得，全憑兩位好漢，此外，還因兩位好漢殺退刦匪，救我一命，我很誠意把一半鈔票送給你們，切勿推辭。」

戈巴趁勢推三推四之後，說：「如果兄台厚愛，邀請我喝一杯酒，我不會推辭，鈔票就萬不能收，假如我收了你的鈔票，豈不是我也變成強盜？」

惠寧登說：「那麽，我怎麽好意思收回那些鈔票呢？」

「鈔票是你的，你當然要全部收回去的。」

兩人談話之間，西利先生揷進一句：「我們入住的那座渡假屋，相當幽靜，可否請惠寧登先生移步到那個地方一邊喝酒一邊談呢？」

盛情難却，惠寧登一口答應。

事實上西利先生的身份巳經變成逃犯，他想邀請兩人喝酒，仍是有些顧慮，既然西利先生提出這個請求，他當然是很高興的答應，不久之後，三個人就在渡假屋密談，舉杯互祝一切稱心滿意。

略爲有些酒意，西利先生認爲時機巳到，沉住氣說：「兩位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妨直說出來，喝過這一晚的酒，恐怕我沒法再喝另外一次，因爲我打算把嘉儂小姐救出來，我決心潛入煉鋁的工場救她，那一晚，必然把超級炸藥纏在身上，如果有人向我發槍射擊，我的身體倒下來，未必立刻喪命，只要我還有一秒鐘可以活下去，我就按動機鈕，使炸藥爆炸，同歸於盡。惠寧登先生，你是我的知己，我不想你跟隨幾百人一起跌進地獄，我溜進去救她的一晚，一定在事前通知你，到時你在午夜之前離開。」

惠寧登向他望了一眼，說：「西利，你瘋了嗎？你自己應該懂得，任何人進入黑屋一定要有磁片，沒有磁片塞進鐵門的縫，厚達四吋的鐵門不會自動打開，試問你怎能把她救出來？就算你眞的救了她，離開黑屋，你仍是沒法逃出工場，沿途守衞如林，還有機械人把守出入口，你們必然被捕，正如你所說，你一定是喪生的，還把她帶進地獄！除非你巳經瘋了，否則，你决不會想得那麽出奇。」

「不，我絕對不是瘋了，我深愛着她，假如我沒法得到她，知道她跟別人結婚，我就死不瞑目，一個人遲早會死，何必畏首畏尾呢？只要整座礦山倒塌，留在工塲的人死個清光，到時我變了鬼，她也變鬼，我們豈不是在地獄可以相見兼擁抱的嗎？」

惠寧登聽了，長嘆一聲，說：「旣然兩位救我一命，我不能見死不救，請你們想想吧，如果我有辦法指示你們如何進入煉鋁的工場，進入黑屋，把她救出來，你們是否放棄了爆炸工場這個行動呢？」

「還用說嗎？惠寧登先生，我保證西利先生決不會把炸藥纏在身上，潛入工場救人。照你的看法，應該怎樣做才有機會把她救出來呢？」戈巴不想自己太過冷落，揷嘴說。

惠寧登認爲這兩個狂人講得出就做得到，形勢逼人，他不再考慮，索性開門見山的說：「潛入提煉鋁板的工場，絕無可能，想救她出來，不必走這一條路，索性由水路攀登岩石走向高處好了，如果你們穿了蛙人的膠衣，配備氧氣筒和撥水器，另外配帶飛抓，在魔鬼岩附近距離一千碼落水，沿着海底的方向走到魔鬼岩，在水中闖入岩洞，就有機會攀登，闖入水中的岩石只有十份之二，其餘十份之八是離開

飛虎城的新型戰機，可以作爲地球上空使用或者升到太空作戰，它從巢穴飛出來，十分壯觀。

水面的，那時你們的身形完全隱蔽，外邊看不出來。

「那一條路沒有石級，兩邊都是峭壁，形如深井，攀登到頂端，正是黑屋的後門，每一間黑屋每天有固定的時間打開背後的鐵門把廢物倒下深井形的洞穴，下面是海，遲早有潮水漲退，把它冲走，你們想救她，必須先到一步，但見鐵門打開，便即潛入施救，據我所知，她被囚在中間那一座黑屋之內，救了她立刻要走開，別忘記，鐵門打開了五分鐘便即自動關閉，到時你們如果沒法逃走，不堪設想。此外，你們還要準備相當長的繩子，抓着它把自己逐步滑下去，因爲歸途即是原來的水路，故此你們必須準備多一套蛙人的膠衣撥水器和氧氣筒，給她使用，因爲你們不可能多帶幾副潛水用具，只能救出她一個，萬一你們走進了黑屋被其他女人纏住，便要硬着心腸把她們打暈，沒有人懂得黑屋後門就是抛棄垃圾和死屍的深井，故此守衞也不會注意它，就算有些女人被你們打暈，沒法逃走，憤而拉响警鐘，他們不會搜索那個深洞，言盡於此了，祝你們好運。」

西利先生說：「我有一個問題，相當重要，不能不問，倘若我們二人決心採取這個辦法救她，從較遠而又不受注意的地方潛入海中，在海底走動，以潛泳的方式走到魔鬼岩的山脚，怎樣可以找到井形深洞呢？」

「問得好，我險些忘記對你們講出準確的洞穴入口，你們抵達海底，發覺有些岩洞浸入水中，可以憑着微光辨認那一個岩洞是應走的路，越是光亮的水底岩洞，它越加正確，决不會使你們變成迷途的羔羊。」

「海底岩洞是浸在水中的，怎會出現微光呢？」

「由於那個岩洞形如深井，上面是提鍊純鋁的工場，必有洪爐，亦即有強光透出，雖然上下相距幾百碼，那些光亮仍會投射下來，加上了海水吸收光綫特別強烈，一望而知。」

西利先生跟戈巴喜形於色，向他頻頻道謝。

惠寧登又開口：「海水寒氣很盛，你們要在海底摸索而行，如果支持不住，那就前功盡棄，應該在出動之前喝一杯硫黃酒，令到全身發熱，還要帶一小瓶硫黃酒送給她喝，使她有足够的暖氣支持。」

不消說，兩人再度稱謝。

分手之前，惠寧登說道：「被囚禁在黑房的女人相當多，不見天日，如果有一個女人悶死，或者死於急症，自然有人把屍體抛入深井，假如有一天他們發覺嘉儂小姐失了踪，沒有人懷疑她被救，只是想像到她死了被人抛入深井，你們必須盡力掩護她，盡快離開挪威，永遠不准她再來，至於我一方面，純粹是因爲我們有些緣份，加上了巧合，我才把這一條妙計告訴你們，此後切勿對任何人提及，說是由我指導，甚至在嘉儂面前也不要說出我的名字。」

跟着再飲一杯酒，惠寧登就向他們告別。

潛入虎穴救出嘉儂小姐

這個計劃巳經確定了，西利先生跟戈巴異常興奮，翌日早上，立刻購備救人所需要的各項物品，準備出動。

他們此行並非單獨出擊，是胡局長派出的，故此戈巴可以透過有關方面取得他們必需的力量，不必乘搭汽車或遊覽船，索性坐上海外情報局撥出來的超級快艇，前往卡因鎭。

該鎭是挪威北方最是偏北的一個大鎭，海上停泊了許多艘捕鯨船，即使是夏季，氣温只有攝氏三幾度，入秋之後，巳經是零下十度八度，由於氣温太過寒冷，經常看見一片烟水迷茫，籠罩在海上，鐵山就在它的前面，一連有十多座山，屹立在波濤洶湧之處，非常壯觀，他們想到的魔鬼岩，就是鐵山當中的一座，先行把遊艇駛向該處探路，入黑之後，才找個地方下水，一切活動進行得很順利。

惠寧登早巳對他們講過，黑屋的後面鐵門每天只有一段時間打開，五分鐘後，自動關閉，那扇鐵門打開的時間在夜間十一時過後，並非有準確的鐘點，他們做好了一切應做的準備工作，依照原定計劃出動，除了帶備潛泳衣裳用具之外，戈巴還多帶了一條鐵枝，當做貼身打鬥的武器。

夜間九時，他們先後從「明月號」遊艇滑入水中，下水之前，喝了硫黃酒，故此他們並不覺得冷，成問題的是這一點，

每一座鐵山的形狀相似，只是用望遠鏡眺望，發覺其中有一座鐵山有些白烟噴出來，知道它是提煉鋁板的工場，夜間潛水，應該朝着那個方向走，只靠白烟辨別方向，未必靠得住，可是，他們已經下了重大的決心向巨人挑戰，生死置於度外，便不計較成功的機會是否微乎其微。

在海底走路是很困難的，他們下海不久，便即放棄這個辦法，索性在水面之下的地方潛泳，由於鐵山的岩石嶙峋，就算它的基層深入海中，仍有許多座怪石，他們必須繞過，因此就擱了不少時間，隨後他們找到眞正的海底洞穴入口，潛泳入內，已經是十時過外。

他們担心錯過了黑屋鐵門打開的時間，找到了微光透出來的岩洞，立刻往上撥水，全身升起來，離開水面，趕快抛出飛抓，抓住了井形洞穴比較突出的一部份石角，往上攀登，稍爲停步，又再攀登另外一截，升起了四百多呎，最後的一截路，越來越窄，十分吃力才可以繼續往上爬，還差十多呎然後接近黑屋，忽然有一條白光由高處投射下來，戈巴說：「西利，我們恐怕錯過機會，只有五分鐘，鐵門自動關閉，必須盡快往上爬。」

說完，他一馬當先攀登高處，鐵門已經慢慢的關閉了，幸而他隨身携帶一條三條三呎長的鐵枝，立刻拿出來，把它塞在鐵門仍然露出來的一個空隙，才可以拖延鐵門關閉的時間。

即使他能够拖延鐵門自動關閉的時間，仍然没法拖得太久，因爲鐵門的壓力相當大，並非一條鐵枝能够支撑，它遲早要關閉的，西利剛剛爬上來，戈巴就叫他盡快走入黑屋救人。

黑屋名符其實，屋裏黑沉沉，救人要緊，西利顧不得那麽多，大聲叫喚嘉儂的芳名，同時扭亮短柄的強光電筒照射。

黑暗中有幾個的女人的口音飛出來，自稱是嘉儂，不久，西利就找到眞的嘉儂，只是很短暫的擁抱，他就推她走出去，說：「門外有人接應，叫做戈巴。」

她一聽就會意了，盡快走出黑屋的後門。

那一扇鐵門並非打開就是深井，門外仍有三幾呎，她發覺有人躲着，大聲喊叫：「戈巴！」

西利讓她先走一步，因爲他要集中力量對付那些女人，原來三間黑屋只是那一間黑屋囚禁女犯人，她們沒有遇害，因爲她們可以當做洩慾器，仍有利用的價值，在那種毫無人生樂趣的地方過活，全部女人想逃走，一旦看見強光耀眼，還聽見脚步聲，便即發狂般向西利糾纏，他逼於拳打脚踢，過了幾分鐘，突圍而出，那一條鐵枝已經快要壓爆，極度彎曲，僅容一個人閃身走出去。

西利總算是脫險了，三個人分別抓住五百呎長的尼龍繩子往下滑落的時候，鐵門已經關閉，警鐘的聲響震耳欲聾，還聽到上面有密集的槍聲。

顯然他們的行踪已經敗露，不論遲早，必有追兵，他們一定要盡快滑落，才有機會逃生，不過，心情太過緊張，可能發生意外變化，首先發生變化的一個人就是嘉儂，她沒法握牢尼龍繩子，大叫一聲，整個身體像落葉似的飛下去。

西利先生聽到尖叫聲，扭亮強光電筒照着，看不見她，咬牙切齒的說：「戈巴，她跌下去了，我要救她！」

說完，他自動鬆手。

湊巧那時由高空掃射的槍聲越來越響，戈巴聽了，慌張起來，雙手鬆開，他也跌下去。

雖然三個人，先後跌下深井的底層，幸虧那一處就是海，有足够的海水承住，不會受傷，戈巴剛從水上升起來就大聲叫喊，很快他就發覺同來的戰友西利，隨後兩人又找到半昏迷的嘉儂。

海水太冷，戈巴跟西利合作，先行把硫黃酒灌入她的口內，逼她喝了一口，有些氣力，叫她多喝幾口，她才可以死裏逃生。

三個人知道黑屋的守衛已經發覺他們的踪跡，一定有人追殺，說不定岸上已經有人截擊，不敢怠慢，剛剛逃出深井，戈巴第一個從水面探頭出來，立刻放出信號彈，在海面升起了一朵紅色的火花，久久不散。

那是他們在出動之前講好了的一個計劃，留在附近的「明月號」遊艇，只要看見海面有火花出現，立刻駛過去，到時他們有機會脫險，這個辦法是不錯的，儘管如此，仍要爭取時間，如果遊艇到得太遲，他們還沒有離開海底洞穴，便有不測之憂。

他們三人傾全力向海水透出岩洞那邊潛泳，終於成功，眼見遊艇逐漸駛近，就在那時，較遠之處的海面出現兩艘快艇，顯然是工場方面發出訊號召喚海上的快艇截擊了，假如快艇發出密碼叫遊艇上面的人回答，沒有結果，它可能亂槍掃射，爆發一場海戰，如果他們沒法在海戰爆發之前回到遊艇，仍是死路一條。

關於這點，戈巴那帮人在事前已經有了很妥善的安排，那艘遊艇的底層另有一塊鋼板，可開可合，它貯滿了海水，不會影响到上面的船艙，就算艇上發生變化也不會影响它，自成一格，戈巴奮勇在海水潛泳到遊艇那邊，已經聽到槍聲，他不理會其他各人的情況，由於遊艇已經停止航行，艇底有強光透出，他立刻懂得，盡快撥水，潛泳到那邊去，先行運用臂力扳登，置身於貯滿了海水的船艙之內，然後扭亮電筒看看它的開關掣在甚麽地方。

他找到了開關掣，仍要很有耐性等候巴利以及嘉儂進入船艙之內，然後把船艙關閉。

他們都有氧氣筒，留在船艙之內，不成問題，不過，氧氣的供應遲早完結，他們必須趁早離開，戈巴認爲貯滿了海水的一個船艙必然有開關可以走到上層的船艙，只要他們分頭搜索，總會找到它，不必太過担心，他所担心的是上層船艙的人，那些人曾經跟對方駁火，不知道那一邊獲勝，假如自己人戰敗，那就糟透了，他必須找出眞相，要是發現了打開下層船艙的機關，他一定走上去看看，眞是古怪，任由他們怎樣搜索，始終找不到那個跟上層船艙有聯繫的開關，末了，他跟巴利用手語交換意見，叫巴利照料她，打開艙底的鋼板，飄然而出。

那時候海面已經沒有槍聲，只是船艙裏面有些光亮透出來，他沿着遊艇船壳外邊稍爲有些突出的地方逐步扳登，快要冒出頭來，仍然很小心的躲着，只是側耳傾聽。

他所聽到的聲响包括了斟酒聲以及舉杯祝賀的歡笑聲，還有些談話聲，所有講話的語聲全是挪威的聲音，沒有人用英語交談，他大吃一驚，不必思索，立刻懂得自己人全部戰死，他如果冒出頭來，必死無疑，此念一起，他就把視綫投在海面的另一處，發覺有一艘快艇停泊，離岸不遠，它跟明月號遊艇相距不遠，把心一橫，決心奪取它，橫竪他穿了蛙人衣裳，慢慢的沉入海中，潛泳到那邊去。

他的運氣眞好，抵達該處海面，在隱蔽的一邊冒險扳登，發覺快艇上面杳然無人，立刻有所領悟，分明是那艘快艇的槍手，以及舵手戰勝了遊艇，走到艇上搜索，飲酒慶功，機不可失，立刻潛水回到遊艇的海底，設法通知貯水船艙之內的戰友，盡快離船，跟隨他一起潛泳到快艇那邊，把它奪取過來。

凡是有胆做特務的人，俱是心狠手辣，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既然他們三個人安全，且又奪取快艇，不再理會遊艇上面的人是否全部犧牲，自管自的疾駛而去。

當時海面一共有兩艘快艇跟遊艇作戰，一艘快艇被擊沉，剩下來的遊艇速度太慢，雖然它落在敵人的手上，仍是不足重視的，很快戈巴就駕駛挪威快艇駛向原定計劃指定的一個孤島上面，找到一架預先放到隱蔽樹林當中空地的直升機，駕駛它逃亡。

那一架直升機剛剛容納三個人，包括機師在內，戈巴不愧是特務中的高手，除了駕駛快艇，他還懂得駕駛直升機，西利由衷的佩服他。

三個人坐在直升機上面，哈哈大笑，過度興奮，肉體上的痛苦也忘記了，他們首先飛行到另外一個屬於自己人控制的港口，然後到奧斯陸乘搭航機回到華盛頓。

置身於航機裏面，他們才覺得安全。

抵達華盛頓，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電話透過傳呼機，向保密局局長報告，然後問對方叫他們在甚麽地方休息。

胡局長說：「爲了安全着想，你們還是回到紐約市對面的長島歇宿好些。」

「我懂得了，那個地方是鯊魚角第七號。」戈巴很興奮的說。

三天後，胡谷走到鯊魚角第七號叫做「發達地產公司職員宿舍」的地方看看他們。

經過兩天的休息，嘉儂小姐恢復她的本來面目，容光煥發，把她的遭遇向局長報告，跟着由戈巴以及西利兩人聯合報告此行的經過。

胡谷獲悉他們的遭遇如此曲折，覺得很高興，說：「北歐駐守卑斯根城的一隊情報工作人員，連人帶遊艇都毀了，換來了嘉儂小姐，總算是物有所值，你們此行跟挪威鋁礦首席化學師惠寧登結交，這件事情也是很有意義的，你們懂不懂得他是誰呢？」

戈巴搖了搖頭，對旁邊的人問：「西利，你在挪威的時間比我長些，你恐怕懂得他的眞正身份，快些說出來。」

西利苦笑一下，說道：「據我所知，他只是一名化學師，不見得他是特務頭子吧？」

「他並非特務頭子！却是一名極有份量的人，整個挪威，只有他才知道怎樣製造合金鋁。」胡谷很冷靜的說。

「眞的嗎？如果我早知道這個情報，必然跟西利合作，把他綁架，帶到美國來。」戈巴說。

胡谷向他瞪了一眼，說：「戈巴，你太過魯莽了，如果他忠於挪威，你把他帶到美國來，那是沒用的，不過，我有極巧妙的方法使他跌進我們的掌心，你不是說過他每隔十天八天就有一天假期到卑斯根城賭輪盤兼玩女人嗎？那是他的弱點，我們可以乘虛而入。在我主持的保密局裏面有些美女貌若春花，曲綫迷人，正好作爲釣大魚的香餌。」

戈巴一聽就懂得他的意思，臉露微笑，說：「局長眞是神機妙算！」

天下事一向如此，自己不知道被人佈局垂下釣鈎的人，簡直是沒法防範的，挪威鋁鑛首席化學師惠寧登的遭遇，就是如此，他循例在某一次的短暫假期之內，溜往卑斯根城，先到秘密賭場逛逛，贏了點錢，再到夜總會尋歡作樂。

他坐在前排的座位，打算一邊吃吃喝喝一邊欣賞半裸的舞蹈，忽然發覺有一個人擋住他的視綫，發生反感，定神看看，那個人的背影十分窈窕，分明是一個美麗少女，或者是少婦，他的怒意就降低了一半，她轉身看看他，他就怒火全消。

她沒有做聲，只是凝眸淺笑，眉梢眼角，透着一痕春意，使他覺得心甜。

他直覺到那個女人是歡場裏面的尤物，並非觀衆，向侍役查問，才知道她的芳名喚做賽夢露，從美國到挪威，登台表演，摹仿馬莉蓮夢露生前喜歡唱的歌，喜歡跳的舞，湊巧他坐在前排，更加興奮了，獲悉了這個秘密，不自覺的眼睛一亮。

侍役很識趣，湊前一點，低聲說：「先生，你坐在前排，如果你不懂得這一間歡樂夜總會的規矩，太過可惜了，我不會把它奉告，凡是遠道而來的玉女，登台表演之前，夜總會老闆菲力先生一定跟她講好，任何一晚她登台表演艷舞之際，她有權選擇一個男性的觀衆，然後把她脫下來的絲襪抛給他，他就是那位幸運的觀衆，可以無條件的把她帶到任何一個地方，同度春宵，假如那個人接到她抛下來的絲襪，沒有表示，那就算了，看來她對你有點意思，如果她眞的把絲襪抛給你，你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到時有一個上好的秘窟，讓你跟她幽會，名符其實的是二人世界！」

侍役越講越興奮，惠寧登聽得入了迷，馬上送給他一百美元，多謝他的誠意介紹。

看來這個沉迷酒色的化學師志在必得了，侍役走開了不久，舞台上面開始有些美女表演艷舞，或者單獨登台，或者三幾個一起出場表演，演出的艷舞俱是巴黎幾間夜總會最流行的一種，隨後由賽夢露卡西亞小姐出場，多方面的摹仿夢露，她的

體型比真的夢露更勝一籌，表演七脫舞的時候，她有意無意的把一隻脫下來的絲襪向台下觀衆拋過去，那隻絲襪是特製的，襪踭有一塊薄薄的鉛片，可以拋得很遠，不偏不歪的落在他的身上。

惠寧登真的獲得絲襪，喜出望外，他向侍役打了一個眼色，多送三百美元，出手很高，侍役點了點頭，接過鈔票說：「先生，你用不着欣賞別人的艷舞了，卡茜亞已經落幕，你跟着我走，先到一個地方等候她。」

不單是卡茜亞是胡谷派出的特務小姐，協助她佈局釣大魚的侍役，也是特務，不過他預先在卑斯根城潛伏下來吧了。

可笑得很，惠寧登絕不知情，被他帶到一間頗有名氣的渡假屋，隨即從後門走出來，只是走了幾步，後腦被硬物所擊，眼前一黑，便即暈倒，醒來已經被人像一件貨物似的搬入一架私人飛機裏面，他碰也沒有碰過卡茜亞。

本來每一次他到卑斯根渡假，俱有四名特務暗中保護，不容易被人綁架，可是，他們看見他接了絲襪，腦海中已經有了一個觀念，以爲他是幸運兒，打算到甚麼地方同度春宵，看見有一個侍役把他帶到渡假屋，就更加放心，他們只是在那個地方附近輪流守衛，後來他們守候到凌晨二時，沒有看見卡茜亞到來，也沒有看見侍役走過，暗吃一聲，索性露出身份，透過渡假屋的管理人，冒充警探，找遍了所有房間，仍然看不見他們，然後知道事態嚴重，不久之後，他們回到歡樂夜總會，不單是侍役失了踪，卡茜亞也不知去向，直到那時，他們然後懂得惠寧登被人綁架，嗒然若喪。

特務交手當然要講究智力，並非大打出手，惠寧登被人送上私人飛機之後，另有醫生照料，替他注射安眠藥，飛到萬呎高空，然後把他放在一個蔴包袋吊下來，剛剛落在一個打開了蓋的飛機艙內，換言之，把他轉換到另外一架可以飛到八萬呎高空的飛機，它屬於美國氣象台，沒有人阻攔，胡谷施展這個妙計，果然生效，把那個化學師帶到長島鯊魚角第七號房屋，完成了壯舉。

首席化學師被綁架

惠寧登只是記憶起他的後腦被人用棒打擊，昏迷不醒，他被人送上飛機以及在空中轉搭氣象台飛機的經過情形，茫無所知，他真正恢復知覺，已經超過了二十四小時。

經過那麼久的昏睡，即使他覺醒，仍是疑在夢中，稍停，他緩緩的站起來，發覺那個地方是一間寢室，外面是客廳，客廳裏好像有人坐着交談，那兩個人並非完全陌生，他竭力使自己的身體站穩一點，搖搖晃晃的走過去，跟他們點頭，不由自主的坐下來，再過一會，他如夢方覺，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你們是戈巴和西利，這是甚麼地方呢？」

根本上他沒有患病，只是暫時性的昏迷，逐漸覺醒過來，他的記憶也逐漸恢復，不單是記得起坐在前面的朋友是誰，還隱約感覺到他並非站在挪威的土地上面，不覺心上一沉。

他的情緒變化，可以從他的臉孔流露出來，戈巴湊近一點，說：「惠寧登先生，你是我們的老朋友，決不會傷害你，坦白點說，這個地方是美國紐約市對面的渡假勝地，叫做長島，我們千方百計的把你弄到這個地方，只是想你眞眞正正領悟到人生樂趣，不必替別人担憂，這個地方山明水秀，比較卑斯根城的渡假村，相差不遠，你可能有一個麗人作伴，睡到你厭倦她爲止，如果你不厭倦她，可以一生留在這個地方過活，直到她滿頭白髮爲止，言盡於此，勝你好運！」

說完，戈巴先行離座，西利也站起來告辭。

惠寧登逐漸醒悟起來，他已經被美國的特務綁架到美國去，根本上戈巴就是美國特務，照這樣看來，那個扮演馬莉蓮夢露的卡茜亞小姐，也是特務了！他沒法跟挪威的官員或特務聯絡，一籌莫展，他們爲什麼把他綁架到美國來呢？他覺得莫名其妙。

在這種環境之下，他一切受人擺佈，無話可說，只好睡够了再算。

翌日中午，他眞眞正正的覺醒了，自覺精神飽滿，跟平時一樣，他已經有二十多個鐘頭沒有食物到肚，很餓，既然醒覺，他索性披衣走出房間，希望找到一些食物，甚至想找到一瓶酒。

他順着脚步走到客廳外面看看，忽然發覺有一個美女在座，她的前面有一張長方桌子，桌上放置了許多食物，還有酒杯，不過，杯子却是空的，那個天仙似的女人正是卡茜亞。

他驚喜交集，走過去點點頭。

卡茜亞若無其事的說：「惠寧登先生，你睡够了沒有？」

「我睡够了。」

「睡够了的人也許覺得很餓，坐下來吃些東西吧，如果你想喝酒，我斟一杯給你。」

「多謝你的美意欵待，希望你也喝一杯。」

她照做了，她的美色使他忘記了一切，酒和食物到肚，他驟然覺得有一股隱形的力量推動着他，使他不顧一切的向她進攻。

他向她展開一連串的攻勢，吻吻她的玉手，又吻她的臉孔，終於唇片緊壓在一起。

那個吻使他胆壯了許多，索性跟她回到寢室共尋好夢。

他樂極忘形，如痴如醉，雲雨之後，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實際情況，整個軟弱下來。

枕上透着她嬌柔的語聲，說：「惠寧登，爲甚麼你忽然愁眉不展呢？」

「就算我不開口，你也會明白的，遲早我一定喪命。」

「你怎會喪命？其實你留下來跟我同在一起過活，沒有甚麼不對，即使你想回到挪威去，也是很平常的，不見得他們把你殺掉。」

「那麽，你們千方百計把我抓住，帶到美國來，目的何在呢？」

「我們只是奉命行事，過幾天，胡局

長親自見你，到時他會向你說個明白，不必担心，聽說他只是想調查一件事情，你把自己懂得的秘密說出來，那就算了，不說也可以，如果你想我永遠伴在你的身邊，那就依照他的吩咐去做好些。」

惠寧登聽了，有點焦躁，說：「他想要知道的秘密是甚麽？他希望我做的工作是甚麽？」

「別這樣勞氣，好嗎？遲早你會看見他的！」

卡茜亞只是說了這麽一句，改說別的事，他倆仍然有說有笑，整天聚在一起，她還帶他到高崖俯瞰下面的驚濤駭浪，不過，關於他爲甚麽被特務綁架，他倆不再談及，免傷和氣。

研究偷襲飛虎城的戰畧

惠寧登看見她的第三天，有一個人登門拜訪，由她介紹，說是「保密局長胡谷」，他不覺心上一震。

想不到胡谷是個胖子，滿臉笑容，毫無殺氣，特別是兩人初次見面，他更加客氣，似乎要竭力打消對方敵視他的心理。

兩人交談的時候，卡茜亞也在座，那樣安排，可以緩和緊張的心理。

胡谷一直都是隨意閒談，不着邊際，惠寧登忍不住發問：「胡局長，聽說你們把我抓到美國來，想知道一項極重要的秘密，我實在猜不透它是甚麽，希望你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已經答應過卡茜亞，任何秘密，一定盡我所知的奉告。」

「惠寧登先生，你眞是爽快，值得我們交個朋友。坦白點說，你是挪威鋁礦工場首席化學師，有辦法把鋁與白金結合爲一種新的金屬，能够保持鋁的輕度，却又硬如鋼鐵，是否眞有其事呢？」

「是的，眞有其事，如果你認爲這種新的金屬對軍事有特殊貢獻，那就錯了，現代化的武器已經發展到激光槍，甚至激光炮，無堅不摧，如果一種軍用品被激光擊中，不管它是鋁抑或是鋼鐵，同樣的爆炸，何必重視那種稱做魔鬼的盾牌金屬品呢？」

聽了這句話，胡谷知道那種屬於鋁的合金，在挪威那邊，稱做魔鬼的盾牌，這個名稱倒是很新鮮的，他順着對方的口吻說：「照我所知，你們已經使用這種鋁的合金製造一些新型戰機，能够在地球上空作戰，同時可以飛到太空作戰，是否屬實呢？」

「是的，確有其事，我們只是被逼提供製造戰機的材料而已，製造戰機的地方，並非魔鬼岩的鋁礦工場。」

「我們已經有了準確情報，證實放置新型戰機的地方叫做飛虎城，它是挪威鐵山當中的一座，大概那些戰機不單是放在該處，還在那個地方製造，是否有那麽一個地方呢？」

「是的，眞的有那個地方，它就叫做飛虎城，全部都是由蘇聯技師所控制，沒有一個挪威人准許入內，免得洩漏軍事秘密，連我也不准走進去，我沒有看見過它一眼，到底那些戰機是怎樣子的？無可奉告。」

「爲甚麽俄國人看上了那座高峯，不惜人力物力，把它挖空，建築一個規模極大的機場呢？」

「關於這點，我倒知道一些，由於製造魔鬼鋁的盾牌這種新的鋁合金，必須加進石膠作爲撮合劑，整個北歐，只有挪威第九座鐵山的高峯找得到它，故此俄國人要永遠把它據爲己有。」

「我們明白的事情更多了，多謝你的指導，惠寧登先生，不管新的鋁合金是否有特殊價值，你已經製造過它，當然知道怎樣把它製造出來，你可否很簡單的解釋幾句呢？」

「可以，現時我已經成爲你們的階下囚，一切秘密都不必保留了，製造新的鋁合金，並不複雜，只是把白金百份之三十加上了百份之七十的鋁，放入熔爐，達到攝氏五百度的高熱，投下石膠，它就混和在一起，冷下來便是新的合金，讓我再講一句，缺少石膠，這兩種金屬就無法結合了。」

「你看見過石膠嗎？」

「我負責製造它，當然看見過，如果你沒有看見過這種東西，你未必相信，它並非石頭，是一種膠質，不是固體，不能讓它跟陽光接觸，如果它被陽光晒了三十分鐘，立刻變硬，有如石頭，把它放在雪櫃之內，它也會變硬，這種東西眞是不可思議。」

「你認爲世界上只有挪威的鐵山有石膠嗎？」

「別的地方是否有這種東西，我不知道。不過，挪威的地質學家會經組織一個團體在北歐到處搜索，證實北歐只是挪威擁有它，此外，聽說蘇聯當局派出幾批探險隊分別到南美洲或非洲搜索，始終没法找到它。」

「它確是一件寶物，照情形看，蘇聯當局一定想盡辦法保護那座鐵山了，如果我們派出戰機密集攻擊，有没有把握攻破飛虎城呢？」

「照我所知，這樣做簡直是自尋死路，環繞着鐵山有許多處隱蔽的自動發射飛彈基地，起碼有五百枚地對空的飛彈，透過極敏銳的雷達網，只要有飛行物體進入警戒綫，它就自動射擊，恐怕美國戰機闖不過這一關。」

「那麽，蘇聯的戰機怎樣去避開飛彈呢？」

「它永不飛入鐵山飛虎城的飛彈警戒範圍之内。」

「飛虎城的新型戰機如果升空，怎樣避免地對空的飛彈襲擊呢？」

「據我所知，在飛虎城内有一個總機鈕，按動了它，所有地對空的飛彈失去反應，那些戰機飛越警戒綫之後，用密電碼通知飛虎城的控制室，重新按動機鈕，飛彈恢復正常的反應，還有一點，新型戰機快要從外邊飛囘來，它也是先行通知飛虎城的控制室，暫時關閉所有地對空飛彈的活動。」

胡谷想了想，說：「照這樣看，我們簡直是没有機會取勝了，唯一的辦法就是由瑞典發射飛彈，直接擊中它，這樣做有兩種憂慮，既然担心飛虎城整座倒坍，以後没法得到石膠，還要担心因此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似乎行得通，却又行不通，你認爲應該怎樣做呢？」

惠寧登說：「我覺得這種事情應該移交國防部處理，你只是保密局長，不必理會這件事。」

胡谷聽了，微有所悟，没有再談下去，跟着兩人分手。

胡谷把一切有關「鋁合金」的資料收集起來，入黑之後，進入總統府謁見列根總統，把它呈上，說。「如果總統認爲局勢嚴重，必須澈底剷除飛虎城，兼且奪取石膠，唯一的辦法就是由國防部派出海軍陸戰隊進攻，只有這樣才可以避過挪威安裝在鐵山附近地對空飛彈。」

「這是你的意見抑或是惠寧登的意見呢？」

「他曾經向我暗示，應該使用海軍陸戰隊，没有很清楚的講出來。」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這件事情是不尋常的，你應該明白這一點，如果美國出動潛艇或戰艦，把幾百名海軍陸戰隊送到挪威的鐵山前面，夜間登陸，攀登高崖，等於向挪威挑戰！」

「不，我只是說海軍陸戰隊可供差遣，作爲先頭部隊，並非向你提出另外一個請求，用戰艦或潛艇把他們送到那邊去，我的意思是叫他們分別扮演幾種角色，包括爬山的隊伍，研究地質的考古團體以及充滿了好奇心的遊客，不必在夜間扳登峭壁，白天扳登，反而不會受人注意，只要他們找到飛虎城的入口，立刻進攻，照我所知，所有新型戰機俱是升空之後才發揮它的力量，如果它停放在岩洞之内，毫無戰鬥力。」

「你這個計劃打算毁滅飛虎城呢？抑或想掠奪石膠呢？」

「兩個目的必須達到，缺一不可。」

胡谷很堅決的說。

列根總統說道：「我批准你的計劃，此行所需的經費由國防部撥出來，至於海軍陸戰隊，由國防部的安得拉將軍負責，你直接跟他商量，我會打電話給他。此外，惠寧登化學師是一個核心人物，他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必須盡量替他保密，絕對不容許挪威或蘇聯的特務殺手潛入鯊魚角殺他。」

「我已經傾全力保護他了，除了神槍手，還有大狼狗，相信他是很安全的，不必担心。」

最後，胡谷很率直的說。

撲攻飛虎城奪取石膠

進攻飛虎城，殊不簡單，胡谷得到安得拉將軍協助，派遣五百名海軍陸戰隊，潛赴海岸的大鎭，再從陸路或水路抵達第九座鐵山，立刻扳登峭壁，黎明的一段時間，潛入飛虎城，出乎意外的那個岩洞相當大，本來可容戰機二三十架，衝了進去，杳然無人，機械人也没有，想像中的太空戰機，一架也没有，可以說他們攻進了一座空城。

一向攻入空城是很危險的，負責率領五百名海軍陸戰隊的總指揮荷利斯中校，下令戒備，同時盡快搜索各處，看看有没有地方收藏「石膠」，一切辦妥，立刻撤退。

他們雖然没有碰到敵人，却找到五大瓶石膠，對這次行動相當滿意，趕快全面撤退！

最後一名海軍陸戰隊離開第九座鐵山，仍然看不見飛虎城有何異動，反而魔鬼岩那邊有幾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使他們意味到鐵山鋁礦那邊發生爆炸。

他們只是奉命搜索石膠而已，假如飛虎城有敵人頑抗，可能展開血戰，至於鐵山礦場，並非他們進攻的地點，没有人走過去看。

此行十分順利，不過，它太過順利了，胡谷在事後覺得滿腹疑團。

不管怎樣，他已拿到五大瓶石膠，立刻把它帶到惠寧登化學師的面前，同在一起研究！

惠寧登接過那幾個高達二呎的玻璃瓶，打開了瓶蓋，嗅了嗅它，又把白色的膠狀物倒出來少許，放在左右掌心上互擦，三分鐘後，他的眉心一皺，說道：「這不是我想要的石膠，只是另外一種形狀的石油，信不信由你，我把少許膠狀物放在碟子上面，劃亮了一根火柴，它就立刻燃燒起來。」

他即說即做，那些膠狀物果然是可以燃燒的，胡谷看了，心上一沉，衝口而出的說：「它是一個巧妙的佈局，目的是誘惑美國派出大批戰機襲擊飛虎城，全部被他們的地對空飛彈擊落。」

「可能是這樣，至於你送來的石膠，

十分純粹的石油，因爲它含有脂肪，故此它比較普通的石油濃得多，據我所知，美國也有這一類油脂，在加州荒山發現過，因爲它的含量不多，而且是深藏在萬呎地層之下，難以開採，故此放棄它，它跟任何金屬没有化學變化，絕對不能夠利用它去製造鋁的合金。」

說完了這些，他又順口問道：「胡局長，這幾天挪威的幾個大城有没有甚麽變化呢？」

「所有挪威大城都没有變化，反而鐵山的鋁礦礦場發生爆炸。」

惠寧登聽了，猛吃一驚，衝口而出的說道：「糟了，一定是我走開之後，他們對礦場之内的氣温處理不適當，熱氣積聚，超過了礦場能夠容忍的限度，它就爆炸！這一次爆炸可能死了許多人，挪威首都最有權威的一份的是奧斯陸日報，它對此有没有深入的報導呢？」

「有的，那一份報紙透露全世界最大的鋁礦礦場，發生大爆炸，全部毁滅，五年之内不能夠開採鋁礦，可能引致挪威的國家經濟命脈中斷，逾千工人失業，那一次，大爆炸死了一百多名礦工，另有三百多名職工受到輕傷或重傷，在大爆炸當中，首席化學師惠寧登博士失了踪　相信他已經罹難。」

惠寧登苦笑一下說：「今後我没有機會囘到挪威過活了，因爲我在他們的眼中已經變成了死屍！」

胡局趕快安慰他，說：「惠寧登博士，你用不着如此感傷，你索性留在美國繼續工作好了，天下之大，相信必然有些地方可以找到石膠的，我們先行買入大批鋁板，供你研究，至於挪威　你並非永遠不能夠囘去，總有一天，它擺脫了蘇聯的控制，加入民主國家的集團，到時你就可以衣錦榮歸，還把美麗的卡茜亞帶囘祖國，同在一起過活。」

「嗯！但願如此！」惠寧登無可奈何的說。

胡谷看過惠寧登之後，謁見列根總統，把這一次偷襲飛虎城的軍事行動報告，又把他們找到的石膠全是贋品的秘密報告，最後，再把自己看過惠寧登博士的結論說出來，認爲飛虎城只是一座空心的岩洞，目的是誘惑美國戰機自投羅網，幸虧總統有先見之明，没有派出戰機轟炸，只是派遣海軍陸戰隊。」

其實這個計劃是他想出來的，他却很巧妙的把它說是總統想出來的妙計，列根總統哈哈大笑，再問一句：「爲今之計，我們怎樣處理這件事呢？那一個化學師是否仍有利用的價值呢？」

「他當然有利用價值，我不相信地球上面只是挪威鐵山有石膠，照我的看法，挪威所產的鋁板，佔全球總數百份之六十，它在五年之内不能生產，我們不妨大批購入，透過比利時五金材料供應公司即可買到它，買入鋁板有三個目的，一來可以阻止蘇聯繼續利用它製造太空戰機或其他秘密武器，二來我們找到了石膠可以大量製造以鋁合金爲主的軍用品，三來，鋁板必然漲價，站在生意眼的立場說，這樣做也是明智之舉。」

列根總統臉露微笑，說：「胡局長，想不到你比較我的智囊團各人更加頭腦靈活，我立刻照計行事，分別從幾個國家吸收鋁板。」

列根總統坐言起行，旬日之内，購入價値大約十億美元那麽多的鋁板，令到鋁板的售價急劇上升，比原價急漲了三倍以上，靠它製造輕便金屬傢具的商家叫苦連天。

相當奇怪，一個月後，鋁板的價格直綫囘落，挪威的鋁礦繼續復工。

胡谷暗呼不妙，他找一個時間單獨見見惠寧登，没有別人在旁，很冷靜的說：「惠寧登博士，今天我來登門拜訪　向你表白我的想法，我認輸了，料不到挪威當局竟有那麽厲害的高手，佈局使美國送了十億美元給它，實情怎樣？相信你比較我明白得多，我用人格和名譽保證，決不加害於你，只是想獲悉全部的眞相，免得我心裏發悶，你可否把其中奧妙和盤托出來呢？」

惠寧登的眼睛頻頻閃動，過了一會，他下了最大的决心，說：「局長，我願意把這個計劃毫不保留的說出來，挪威的經濟狀況十分惡劣，鋁板滯銷，於是想出這個詭計，佈局誘惑美國大量購入鋁板，此外，蘇聯當局也想美國派出大批戰機偷襲飛虎城，毁於地對空飛彈，全軍盡墨，經過專家細心研究之後，透過你們經常在挪威活動的特務，瞎說一頓，於是你們保密局的人一次又一次的受到我們愚弄，不過，其中有一次雙方特務交手是意外的，它就是西利先生跟戈巴合謀救出嘉儂小姐的一次，發生海戰，互有死傷，至於鐵山鋁礦爆炸，也是假局！」

「照這樣看，鋁合金是絕無其事的了，我們找到幾塊樣本，確是鋁跟白金結合，作何解釋呢？」

「那些樣本是眞眞正正的，並無虛假，只是可惜發明它的人已經病逝。」

「他是誰呢？」

「他是葛德列達博士，即是我的師傅，我只知道白金跟鋁板在高熱熔化之後，加進石膠就會結合，始終找不到他說的石膠。」

胡谷恍然大悟，說：「照這樣看，你們佈下這個局勢，仍有深意存乎其間，可能你們懷疑加州荒山當中眞的有些地方可以找到有用的石膠，故此讓你被我們綁架過來，甚至有這種想法，希望美當局盡量設法找尋有用的石膠，假如有一天你能夠製造鋁合金，可以憑着它製造各種軍用武器，你就潛逃無踪，囘到挪威效力，是也不是呢？」

「局長，你只是猜對了一半，我已經深深的愛上了卡茜亞，打算跟她秘密結婚，我同時愛上了自由，又喜歡結交西利先生以及戈巴這些朋友，我决定不囘去了，仍盼你們繼續找尋石膠，希望有一天完成我的願望，令到美國揚威耀武，把挪威從蘇聯手中奪囘來。」

胡谷聽了，苦笑一下，說：「唉！形勢比人強，我也只好這樣做了，至於那些鋁板，美國雖然大量購入，不會太過吃虧，無論如何，它總算是一種重要的軍用物資！」

（全文完）

鬼火魔燈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文·歐陽雲飛　圖·可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皇甫長安負了重傷，中的是上官世家的獨門暗器奪命梭和柳絮掌，再加上皇甫長安壽宴，唯獨上官世家的人沒來，所以皇甫天華等人一致認爲這是上官家幹的好事，激動地要馬上去上官家報仇，但甫甫長安爲人坦蕩磊落，決定派石少虎、丁小翠到上官家先查個清楚……石少虎、丁小翠來至上官家，把皇甫家發生的事說出，上官白雲覺得事有蹺蹊，決定要搞淸楚此事，以還淸白，突然萬聖教的一批人來到，在上官家中立威，氣勢嚇人，看來這場浩刼無可幸免……石少虎，丁小翠要追查鬼火的來由，和狼人來到賭場……

痴呆忘記憶　謹愼查踪跡

羅士奇誠恐誠惶的道：「奴才的這一條命本來就已經是主人的了，要殺要剮隨主人的便，萬聖教的機密萬萬不吐敢露半點。」

丁小翠吃了兩口菜，跟石少虎乾了一杯酒，呶呶嘴，道：「這位忘了自己是誰的朋友可是貴教的人？」

羅士奇道：「絕對不是。」

狼人端起一杯酒來，半轉身，朝邋遢青年晃一晃，道：「人生何處不相逢，來，咱們乾一杯。」

咕咚一聲，杯到酒乾，一飲而盡。

邋遢青年却不理不睬，兀自吃他自己的菜，喝他自己的酒。

「他媽的，給臉不要臉，你簡直不識抬擧。」

狼人好烈的性子，動口不足，繼之動手，幸好被石少虎及時阻住，道：「不喝就算了，何必生這份閑氣，來，石某陪你乾三杯。」

二人乾杯對飲，豪氣干雲，邋遢青年則自斟自酌，始終未發一言。

丁小翠默察許久後，小聲道：「這小子好像有問題。」

狼人壓低了嗓門，問道：「有什麼問題？」

丁小翠指着自己的腦袋：「他目光呆滯，不善言詞，也不喜歡跟別人交談，不是患有自閉症，就是一個低能兒。」

石少虎道：「嗯，我也有此同感，這個人的確與衆不同，從他的口中，很可能什麼也探不出來。」

丁小翠道：「這是唯一的一條綫索，我們該怎麼辦呢？」

石少虎道：「只有跟他耗下去，看他去向何方。」

邋遢青年的食量大，酒量更大，足足喝了五斤燒刀子，才付帳離店。

醉了，兩眼昏花，步履踉蹌，一出門就差點撞上一輛快速通過的馬車，石少虎緊走幾步趕上去，伸手扶住他的肩胛：「朋友去那兒？我送你。」

邋遢青年醉話連篇的道：「我沒有醉，我自己會回家。」

越過馬路，穿入小巷，眞難爲他，終於一脚高一脚低的走進一棟宅子裏。

宅子甚是殘破，多數房子皆已倒塌，觸目全是斷垣殘壁，只有牆角上的一間屋子，房頂牆壁尚稱完整，可以聊避風雨。

邋遢青年即時直衝此屋而來，炕上還有被褥，一上床便和衣倒下，石少虎甫至門口，眼皮子才一眨，就聞到鼾聲，已呼呼入睡。

「朋友，這就是你的家？」

「喂，你他媽的醒醒，醒醒。」

石少虎猛喊，狼人猛搖，怎奈邋遢青年爛醉如泥，熟睡如豬，喊不應，也搖不醒。

丁小翠道：「我懷疑他根本就是一個傻蛋二百五。」

狼人退至屋外道，「或者是一個輸光家產的敗家子，得了失心症。」

石少虎說道，「不管他是傻蛋二百五，或是失心症的患者，風鈴鬼火從何而來的？」

丁小翠道：「可能正如他自己所說，撿的。」

滿腹的希望，落得一場空，石少虎好不失望，道：「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解釋——」

言猶未盡，突聞屋後有異聲，大家不由精神一振，繞到後院去一看，一個沒有頂的凉亭上，有一張石桌，酒肉頭陀自在僧正在與人賭骰子。

對手共有二人，一位少婦，一位姑娘。少婦雲鬢高挽，清麗脫俗；姑娘看起來是個美人胚子，惜與邋遢青年一個樣兒，全身髒兮兮的，令人不敢領教。

石少虎心兒打鼓，疑竇叢生，暗想：「莫非他們是一夥的？」

還沒有想出個所以然來，狼人已經開了口：「師父，你老人家是越來越有出息了，由於賭品太壞，沒人肯和你賭，只好找娘們，玩銅板。」

大樑不正二樑歪，這是一對歡喜寃家，做徒弟的口沒遮攔，做師父的同樣滿嘴胡言。「狼崽子休放屁，師父我今天可是玩大的，說不定可以給你贏個白白嫩嫩的小師娘。」

狼人掃了姑娘少婦一眼，道：「師父，你們在賭人呀？」

自在僧嘿嘿一笑，道：「先賭錢，銀子輸光了她們只好賣身。」

狼人看一下枱面，姑娘面前有一堆銀子，少婦與自在僧則剩下最後一注，姑娘當莊，擲出四五六，當下嘴角一撇冷笑道：「我看要賣身的是你自己，想吃天鵝肉，哼，門兒也沒有。」

酒肉和尚接連匝了三聲，抓起骰子來，吹一吹，天靈靈地靈靈的唸了一遍，然後大喊，「豹子！豹子！」骰子偏偏不聽話，在磁碗裏轉了幾十下，豹子沒叫來，叫來個一二三，輸了。

少婦也沒贏，掉頭就走，姑娘叫道：「大嫂急什麼，大和尚想討老婆，妳的丈夫又死得很早，押給他，還可以得個好價錢。」

「哼，八輩婦沒見男人，姑奶奶也不會陪他睡。」

少婦冷眼斜視，俏臉一沉，擺着柳腰，搖着肥臀，頭也不回的走了。

狼人道：「這娘們好騷，是誰呀？會不會是那個殺人不眨眼的十惡婆？」

酒肉頭陀自在僧道：「胡說，十惡婆七老八十了，那會是這個俏模樣。」

丁小翠笑道，「這可不一定，聽說十惡婆精於易容之術，八十可以變十八。」

石少虎早有警覺，會隨後追出，少婦動作奇快，早已失去芳踪，聞言沉聲說道：「『天上黑煞星，地上十惡婆，子時識君面，亥到命歸陰』的，相傳交上十惡婆的男人，都活不過十二個時辰，如果眞是此人，大師可要當心哪！」

丁小翠略一尋思，道：「是不是十惡婆，問一問這位姑娘便可分曉，何必瞎疑猜。」

姑娘玉面一寒，不待別人問話，便自己說道：「不要問我，我可不認識她，僅僅跟她賭過幾次錢，人家在背後都叫她白寡婦。」

石少虎釘着她追問道：「芳駕又是何人？」

姑娘痛快的答道：「謝紅梅。」

「這宅子的主人？」

「只是闖空屋，在這裏聚賭。」

「與前院那位朋友是何關係？」

「前院還有人？姑娘我沒去過。」

謝紅梅推得乾淨，酒肉頭陀更是火冒三丈，老大不高興的道：「石小子，你有完沒有完，別再嚕七八嗦的掃老佛爺的賭興。」

石少虎道：「想賭改天少虎陪大和尚豪賭三天三夜，現在——」

自在僧截口說道：「得了，和你賭個什麼勁，我老人家喜歡的是嬌嬌滴滴的美嬌娘。」

謝紅梅啐了他一口，道：「野和尚，別光說不練，想賭就下注呀。」

酒肉和尚摸摸口袋，早專空如也，一伸手，只好向狼人討：「狼崽子，把身上的銀子拿出來給師父當賭本。」

狼人扮了一個鬼臉，攤開雙掌道：「我的銀子，昨夜就被你騙得差不多了，那還有閑錢給師父墊賭本，我看乾脆把你自己典給這位謝姑娘吧。」

姑娘謝紅梅冷言冷語的道：「野和尚上山不能砍柴，下海不會捕魚，成天瘋瘋癲癲的，只會吃喝賭，白送給我姑娘也不要。」

石少虎心生一計，取出風鈴鬼火，往石桌上一放，道：「這樣吧，在下替大和尚押一注。」

展示風鈴鬼火的目的，是想測試一下謝紅梅的反應，出乎意料之外，謝紅梅的反應出奇的冷漠，心不在焉的道：「這是什麼東西？」

難得自在僧有正經的時候，道：「是風鈴鬼火，武林中人聞名喪膽。」

謝紅梅冷眼瞧了一下，道：「我不喜歡帶有血腥味的東西。」

石少虎道：「姑娘別看走眼，係純金打造，足重二兩整。」

「也許是包金鍍金。」

「此物形式別緻，匠工精巧，可作收

藏品。」

「身為賭徒，沒有收藏的習慣！」

將碎銀子收進錢袋裏，提在手上晃一下，謝紅梅又道：「野和尚，有銀子的時候本姑娘願意隨時奉陪，但請別叫不相干的人來攪局。」

提着錢袋，步下涼亭，邁開輕快的步伐，行向後院側門。

石少虎取回風鈴鬼火，目注謝紅梅婀娜苗條的背影，道：「她是幹什麽的？」

酒肉頭陀自在僧道：「一個賭徒、流鶯、神秘女郎。」

「可是武林中人？」

「正在查證中。」

「前院的那位朋友又是何來歷？」

「只是一個沿街要飯的老乞婆，石小子何故一再提到她？」

石少虎一聽此言，心知事非尋常，當下二話不說，拔腿就往前院衝，來至牆角小屋，果見一個鷄皮鶴髮，衣衫襤褸的老乞婆，正佝僂着腰，在門口舉灶升火，準備將乞討回來的殘羹剩飯熱一下。

探首屋內，坑上空空的，那位邋遢青年已不知去向。

丁小翠怎麽也想不透，一個爛醉如泥的人，怎麽可能一下子就不見了，道：「老婆婆，妳屋子裏的人呢？」

突如其來的出現這麽多人，老乞婆顯得有點慌張，手足無措，畏畏縮縮的說道：「這裏只有我老婆子自己獨居，那來的人。」

石少虎道：「可是，我們明明看到有一個邋遢的人上炕睡覺。」

老乞婆大搖其頭：「不可能，這麽髒的乞兒窩誰會來找罪受。」

狼人道：「老太婆，妳是什麽時候回來的？」

老乞婆道：「剛到不久，火還沒有生着呢。」

丁小翠道：「沒見屋裏有人出來？」

老乞婆搖頭道：「屋裏本來就沒有人嘛。」

連前帶後，算算時間，頂多半個時辰，一個爛醉如泥的人，可能還是一個低能兒，為什麽會莫名其妙的跑來「鳩佔雀巢」？又為什麽會莫名其妙的不告而別？大家相視愕然，百思難得一解。

怔立少頃，石少虎忽然說道：「小翠，走，咱們到皇甫世家去。」

× × ×

夜幕早已降臨，隣近的家戶，有那早睡的亦已熄燈入夢，皇甫世家却仍燈火通明，人來人往。

燈火不算，大門閣樓之上還吊着一盞刺目的風鈴鬼火。

風鈴迎面作響，聲聲刺耳。

鬼火碧光閃爍，怵目驚心。

皇甫天華就直立在庭院裏，眸中閃過一抹異樣的神采，對侍立身旁的王師古道：「現在事情就好辦了，我就不信上官白雲有三頭六臂的本事，管包他吃不完兜着走。」

總管王師古鼠目一翻，面帶陰笑道：「少主人說的是，上官世家聲譽掃地，身敗名裂，石家想帮上官白雲也帮不上。」

皇甫天華跺一跺脚，道：「王總管，即刻飛鴿傳書，代我傳令皇甫世家所有的高手，全部調集來京，無論付出多少代價，一定要給上官白雲一點顏色看看。」

王師古躬身應是，馬上將少主人的命令傳達下去，不久，鴿舍之內便有百十隻信鴿騰空而去，這信鴿乃是異域名種，夜行無碍，在屋頂上兜了兩個圈兒，便振翅飛走。

塵頭起處，蹄聲大作，一輛馬車疾駛而入，在皇甫天華的面前停下來，走下來一位太醫。

王師古與皇甫天華不遑多言，領着太醫走進北上房的大客廳。

皇甫天華的一隻脚甫踏進小屋門檻，一名家丁追上來稟道：「少主人，石公子、丁姑娘求見。」

退出小屋，容王師古領太醫入內，皇甫天華遲疑一下，說道：「請他們進來好了。」

二家乃是世交，不拘小節，石少虎、丁小翠已自踏進客廳。石少虎面泛青白，一臉驚色，惶急不已的說道：「天華兄，適才見門樓上又有風鈴鬼火，是怎麼一回事？」

皇甫天華恨聲一歎，沒有開言，拉着石少虎跨入小屋。

皇甫長安仍然躺在那張小床上，胸口上又多了一個乳白色的掌印，雙乳的下方，各插着一支奪命梭，人已昏迷不醒。

雙乳之下，乃是「幽門」死穴，顯見出手者必係打穴高手無疑。

臉部似是被毒砂所傷，傷痕斑斑，已是面目全非。

太醫正在施救，石少虎看得血脈賁張，氣忿不已的道：「這是誰幹的？」

皇甫天華行前數步，指着倒在地上的一具屍體道：「這是其中的一個。」

丁小翠細一觀看，臉色大變，原來是離奇失踪的邋遢青年，身上有一個血紅似火的拳印，與常谷川的傷痕一般無二。

邋遢青年酩酊大醉，人又痴痴呆呆的，丁小翠弄不懂他是如何來此行兇，是故意裝傻裝醉？還是另有神差鬼遣？或者另有……

石少虎緊緊鎖着眉頭，說道：「還有誰？」

皇甫天華雙眉一挑，道：「奪命梭、柳絮掌足以說明一切！」

「又是上官世家？」

「事實俱在，不由人不信！」

「小弟曾去過上官世家，上官世伯說要清查奪命梭的數量，以及澈底學得柳絮掌者的所作所為，想必已經來過了吧？」

「我看上官世家的人是再也不敢踏進我們皇甫家了。」

上官白雲的聲音在門外接口說道：「賢侄說那裏話來，憑我們兩家的交情，即使是刀山劍林，老夫還是要來的，只因要給你們一個詳細交代，澈查費時，所以才一步來遲。」

話落，人已走進小屋，上官明、上官清、上官倩緊跟在乃父身後。

一見到皇甫長安的傷情狀況，不禁為之老淚滂沱，趨前喊叫道：「長安兄，長安兄。」

皇甫長安命若游絲，正在死亡綫上掙

扎，那裏能聽得見，上官白雲抹了一把淚，道：「聽少虎言講，長安兄似無大碍，怎麽會變得如此嚴重？」

石少虎沉痛的說道：「又遭人二度施襲。」

上官白雲唉聲歎氣的道：「你們也太粗心大意了，一次遭襲，就當嚴加防範，怎可再予人可乘之機，這二度施襲的人又是那一個？」

皇甫天華的臉色陰沉沉的，冷厲的眸光從上官倩父女兄妹的臉上一一掃過，道：「先別管兇徒的路數，我想知道你們上官世家清查的結果如何。」

上官白雲想一想，道：「不瞞賢侄，奪命梭確有短失。」

「多少？」

「一共二十四支。」

「是如何短失的？」

「是被苗人傑，張三通帶走的，每人十二支。」

「帶往何處？」

「目前下方不明。」

「『失踪』的人可能不止二人吧？」

「絕無第三人。」

皇甫天華冷然一笑，抬脚踩在倒斃的邋遢青年身上，才說道：「請看清楚，這位朋友可是你們上官世家『失踪』的第三人？」

上官白雲早已注意到死者，斬釘截鐵的道：「此人跟我們上官世家一點關係也扯不上。」

總管王師古本來是陪伴在太醫身邊，聞言衝過來怒聲喝問：「上官白雲，老夫想請教一件事，除你們父子父女之外，誰的打穴功夫最好？」

上官白雲心平氣和的道：「苗總管最好，張管事，朱管事也不差，精於此道的人，在開封至少還有十人以上。」

王師古乾咳一聲，道：「苗人傑，張三通無疑也是柳絮掌的高手？」

上官白雲不加考慮的道：「他們兩個確有相當心得。」

王師古嘿嘿笑道：「謝謝上官大俠的答案，這樣咱們就好說話了。」

太醫這時插言道：「皇甫公子，令尊傷不在輕，亟須安靜，可否請大家到外面去說話？」

上官白雲為人眞是謙恭明理，不待任何人開口說話，首先領着兒女四人退至庭院中。

王師古、丁小翠、皇甫天華等人接踵而出，石少虎單刀直入的道：「天華兄，事情畢竟是怎樣發生的？詳情如何？當着上官世伯的面，最好把話說清楚。」

皇甫天華的眸中射出兩道寒芒，語氣冷厲的道：「天黑不久之時，我與王總管等幾位高手，正圍在父親床邊，閑話家常，突然聽到有風鈴之聲隱隱傳來，接着，宅子裏的警鐘大鳴，殺聲四起，我決定留下來保護父親，王總管則率衆去截殺來犯之人，那知就在這個時候，來人已突破封鎖，闖進小屋，被我以『霹靂拳』斃在窗下。」

丁小翠道：「就他一個人？」

皇甫天華道：「要是一個人就好了，魔徒來者不善，計劃周密，那人闖入同時，又從門外衝進來兩個人，一個揮掌，一個用梭，天華措手不及，父親他老人家身負重創，幸好王總管及時率衆折返，一個活捉，一個在逃。」

石少虎道：「活捉的人是誰？在逃的又是那個？」

皇甫天華揮揮手，說道：「給我押上來！」

「是，少主！」

一名管事應聲而去，不一時押回一個五花大綁的犯人來。

上官白雲不看還好，一看之下差點氣破肚皮，赫然竟是行方不明的管事張三通，一臉疑雲的道：「賢侄，你活捉之人當眞是張管事！」

熊熊的怒火，直冲腦門，皇甫天華雙眼一瞪，吐字如刀：「老匹夫，你他媽的有嘴可以自己問！」

上官白雲是他的長輩，更是未來的岳父大人，這樣沒大沒小，口沒遮攔，立即引起上官倩的不快，上前捉住他的手，大聲叱斥道：「天華，我不許你對父親這樣無禮。」

皇甫天華道：「這樣已經夠客氣，老子還想殺人呢！」

「天華，請聽我說，這件事絕對不是我們上官世家幹的？」

「事實擺在眼前，我要是妳，早就閉上嘴。」

「起碼不是出自我爹的授意。」

「哼，憑張三通、苗人傑他們還沒有這個胆子。」

「凡事皆有動機，我們沒有理由做這種事。」

「理由多得是，打破均勢，獨霸武林，都是最佳的動機，眼前石世伯的屍骨未寒，家父又重創不起，放眼江湖，你們上官世家已是唯我獨尊的局面。」

「皇甫天華，你越說越不像話，我好像已經不認識你了。」

「不認識最好！」

猛地手一甩，甩脫上官倩，豎掌為刀，二三下便將綑綁張三通的繩索削斷，然後飛起一脚，踢到上官白雲面前去。

上官白雲鐵青着臉，戟指喝問：「說，你是不是襲擊皇甫老英雄的兇手！」

張三通傻呼呼的應道：「是！」只有一個字。

一個字就足夠了，上官白雲不再多言，側過身子，道：「天華，你把他殺掉吧，老夫也無話可問。」

皇甫天華却偏不領情，冷聲說道：「要殺你自己殺，我不想弄髒自己的手。」

「好，老夫就殺給你看！」

上官白雲右掌倏舉，五指箕張，關節處響起「卡巴！卡巴！」的聲音，整隻手掌頓呈霜白之色，顯見他已將功力叫足，準備下手殺人。

石少虎忙道：「世伯且慢，有幾句話小侄還想問一問他。」

上官白雲道：「他自己都承認了，還有什麽好問的。」

石少虎往張三通的面前一站，一字一句的道：「昨天晚上，偷襲皇甫前輩的也是你，對不對？」

張三通點頭認可，沒有開口。

石少虎又道：「還有一個是誰？」

「不認識。」

「今天一共來了幾個？」

「三個。」

「一個被殺，你被擒，逃走的人叫什麼？」

「不知道。」

逃走的人是苗人傑，是張三通的頂頭上司，也是多少年的老朋友，會不認識？在場之人莫不嘖嘖稱奇，詫異不已。

石少虎繼續問道：「那個被殺的人跟你是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三個素不相識，毫不相干的人，怎麼會混在一起幹起殺人的勾當來？」

「是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鬼火使者。」

「誰是鬼火使者？」

「上官倩。」

皇甫天華聞言勃然大怒道：「上官老兒，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你女兒是鬼火使者，你一定就是魔燈的燈主。」

上官倩更惱更怒，眼看就要發作，丁小翠說道：「倩妹稍安勿躁，待我來問問他。」

輕移蓮步，立在張三通斜對面，嬌聲說道：「你說你是奉你們鬼火使者之命行事，可識得上官倩其人？」

張三通道：「當然識得，是一個大美人。」

丁小翠道：「她可在現場？」

張三通環目一掃，說道：「不在，不在！」

這下皇甫天華可火了，怒沖沖的道：「你最好實話實說，再胡言亂語，小心本公子要你血濺當場，明明上官倩就在你眼前，怎說不在。」

丁小翠心細如絲，早已注意到，這個張三通同樣雙目呆滯，有如低能兒，對過往之事似是一概不知，與邋遢青年的情形如出一轍，道：「皇甫公子請勿發火，這位張管事透着古怪，不是中了邪，就是着了別人的道兒。」

皇甫天華可不以爲然，道：「着了誰的道兒，中了什麼邪，上官世家威震江湖，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我看他們壓根兒就是在演戲。」

石少虎的想法，與丁小翠不謀而合，不理會皇甫天華，問張三通：「你是何時遇見鬼火使者的？」

「昨天下午。」

「在此之前，你人在何處？」

「記不起來了。」

「還記得自己的姓名嗎？」

「也記不起來了。」

上官明聽至此，大感不解的道：「他好像已經喪失記憶。」

石少虎以肯定的語氣說：「不是好像，而是事實，昨天下午以前的事他全部忘光了。」

上官清道：「怎麼會這樣呢？」

石少虎道：「問題的關鍵一定在鬼火使者身上。」

上官倩道：「可恨，找不到鬼火使者，這個謎就揭不開，我們上官世家的冤枉也洗不清。」

石少虎道：「起碼我們已經知道鬼火使者是一個女人，而且長得不難看。」

上官白雲道：「張管事賢侄打算如何處置？」

石少虎胸有成竹道：「先放他走。」

皇甫天華當然不同意，大聲吼叫道：「放他走？張三通是最重要的一個人證，當場人贓俱獲，我不答應。」

石少虎道：「放他走的目的，是爲了釣魚，爲了查明眞象，並非任他逍遙法外，天華兄請勿誤會。」

「眞象早已明白，張三通是上官世家的管事，還有什麼好查的。」

「張三通已失去記憶，此事不一定與上官世家有關。」

「怎麼沒有關係，他已坦承上官倩就是發號施令的鬼火使者。」

「可是，張管事却不識上官姑娘，顯見是有人冒名頂替。」

「那要如何才能把事情查清楚？」

「當務之急，自然是先恢復他喪失的記憶。」

「記憶怎樣恢復？」

「解鈴還須繫鈴人，找到眞正的鬼火使者。」

「找鬼火使者，也不一定非要放走兇手不可。」

「眼前，我們對鬼火使者知道的太少，這是惟一的捷徑。」

「萬一被他溜掉怎麼辦？」

「咱們可以全面釘梢，如有閃失，小弟願負全責。」

「一旦事實證明，那鬼火魔燈的主人，確是上官世家，你們石氏世家將何以自處？」

「天華兄，請儘管放心，小弟一貫的作風是，只問是非，不論親疏，倘事實證明，那個恐怖的秘密組合果眞就是上官世家的化身，我們石氏世家保證與皇甫兄站在一起。」

石少虎言來頭頭是道，且俱在情理之中，皇甫天華縱心有不服，却無詞以辯，只好閉口不言。

語音一頓，石少虎繼又據理剖析道：「皇甫世伯酒後遇刺，上官前輩因故遲來，張管事一去不返，復喪失記憶，二度逞兇，一切的一切，似是全在別人算計之中，必有重重內幕，我懷疑這個秘密組合，正在有計劃的在我們皇甫、上官、石氏三大世家之間製造仇恨，然後再試圖各個擊破。」

上官白雲道：「賢侄之言鞭辟入裏，見人所未見，老夫亦有此同感。」

王師古却另持異議，大加撻伐：「石公子的話我王師古不敢苟同，事實擺在面前，最不幸的是我們皇甫世家，最得意的是上官世家，與石氏世家可謂毫無瓜葛，這製造仇恨的話不知是從何說起？」

他那裏知道，石維堯是死於燕尾刺，而燕尾刺正是皇甫世家的獨門暗器，石少虎的話係指此而言。他因仰體先父遺言，故而隱忍未發，靜觀其變，聞言亦僅輕描淡寫的道：「先父已死，損失最重的應該是我們石氏世家。」

王師古仍心有不服，道：「石老英雄

乃死於疾病，不能相提並論。」

石少虎道：「事實上死因頗爲複雜，另有外力介入。」

上官白雲臉色驟然大變，道：「什麼外力？莫非也是遭了別人的暗算？」

石少虎含混其詞的道：「有可能。」

皇甫天華迫不及待的追問：「可有具體的證物或綫索？」

石少虎說道：「仍在繼續蒐集查證之中。」

關于父親的死因，石少虎不願再談下去，亦不願將罪名輕率的加在皇甫世家的頭上，故意將話題岔開，轉對王師古道：「王總管，表面上看起來，上官世家毫髮未損，同時，如果張管事的行爲，確係上官世伯的授意，那麼，正如王總管所言，他們的確是得意甚至得利者。」

話鋒一轉，石少虎換上一副嚴肅的面孔，道：「然而，倘若事實並非如此，則上官世家在精神名譽上的損傷，勢必無法估計。所以，少虎以爲，在事情的眞象未明之前，爲免落入別人的轂中，令親痛仇快，彼此最好捐棄成見，切勿相互猜疑，大家同心協力，相信一定可以把事情查清楚。」

皇甫天華思忖一下，復與王師古咬了一陣耳根子，道：「好吧，少虎兄既如此說，小弟若再堅持己見，就未免不近人情，姑且信你一次，放張三通走人，但如因此造成任何並無彌補的損失，希望你們石家能負起責任來。」

石少虎聞言如釋重負，心頭稍稍一安，道：「怎麼會，咱們三頭六面追下去，就算是七十二變的孫猴子，也逃不出大家的手掌心。只是，皇甫世伯重創在身，不知兩位是否方便？」

皇甫天華尋思一下，道：「家父有太醫照顧，藍衫劍客曲敬人夫婦拜壽未去，仍留在舍下，安全亦復無虞，追查元兇要緊，小弟去去無妨。」

主意一定，大家不再猶豫，立將張三通當場開釋。

張三通像木頭人兒，面無表情，沒有喜悅，不曾稱謝，甚至連一句道別的話都吝嗇說，宛若一個幽靈，邁開步子，走出皇甫世家。

上官父子兄妹、石少虎、丁小翠就緊跟在他身後不遠處。

皇甫天華找來一名管事，及藍衫劍客曲敬人夫婦，將府中之事稍作交代，亦親自帶着王師古等三名親信，隨後跟來。

× × ×

晚風拂面。

明月當空。

張三通那裏也沒去，一口氣來到了西山。

對這兒的山形地勢，他似是十分熟悉，沿着一條羊腸小徑，蜿蜒曲折的向羣山深處攀登。

不清楚他是不知有人追趕，還是根本不曉得加以防範，張三通彷若行屍走肉，更像是一個幽靈，不停的走着走着，不曾回頭，不曾歇息，走進荒涼險峻的深山裏去。

誰也不知道他要去那裏，誰也不知道他要去找什麼人，大家亦步亦趨，放步疾行，出城至今，沒有人說過一句話，沉悶中別有一番窒息的氣氛。

還是石少虎首先打破沉默，問身旁的上官明：「上官兄，張管事以前可曾來過這地方？」

上官明想一想，道：「府裏的事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他似乎沒有閑工夫到這兒來喝西北風。」

皇甫天華不甘寂寞，冷聲笑道：「未見得，沒有來過地形不可能這樣熟。」

這是句實話，所有的人皆有此同感，上官明未加辯解，石少虎亦未便探究，怕的是一言不合，彼此又鬧翻了臉。

行行復行行，繞過兩座山，約莫又行出三數里地，前面一山橫亙，高入雲表。

多情公主丁小翠忽然伸手驚呼：「有燈！」

隨着她手指之勢望上去，果見半山腰上有燈光洩出。

這燈火十分怪異，色呈淡綠，與鬼火相同，但比鬼火要大得多，而且飄忽不定，時明時滅，時而一盞，時而看起來有七盞之多。

弄得大家夥滿頭霧水，上官倩道：「這是什麼東西，陰森森的好嚇人？」

皇甫天華刻薄的說：「是什麼東西妳應該心裏有數。」

上官倩玉面一沉，道：「什麼意思，到現在你還以爲我是鬼火使者？」

皇甫天華反唇相譏：「但願不是！」

丁小翠連忙插嘴道：「你們別吵好不好，要是鬼火使者在上面，早就被你們嚇跑了。」

石少虎壓低嗓門道：「鬼火沒有這麼大，也沒有理由在荒野地出現。」

上官清道：「不是鬼火是什麼？」

石少虎道：「可能是魔燈！」

魔燈二字一出，大家皆大吃一驚，却也精神振奮，以爲找到了魔窟，齊將身形放低，默然潛行，再也沒人敢隨便開口說話。

距離漸近，這才看清楚，半山腰上築有一座山神廟，共分前中後三處殿宇，因係依山而建，前低後高，不細加分辨，會誤以爲是一棟摩天樓閣。

碧綠的光焰就是從前殿洩出。

自從見到燈火之後，張三通的脚步便加快許多，何消片刻工夫已一頭撞進前殿去。

衆人躡手躡足，接踵而上，或門外，或窗下，各自先隱好了身形，始敢探頭觀看。

荒山野地，殿宇談不上堂皇華麗，倒也寬敞潔淨，正面神龕上端，正正的擺着一顆人頭，從耳鼻口眼七竅內射出七道碧綠色的芒焰。

大家先是吃了一驚，再詳細觀察，原來是一盞人頭燈。

上面的燈罩是一整張人頭皮，還附有黑色長髮，四支白骨爲柱，十二支肋骨編排爲底，中間放着一顆骷髏頭，塗以厚燐，使其發光，四面則貼了四張人面皮，遠望不察，眞的會以爲是一顆發光的人頭，燐火質輕，隨風飄浮，是以，有時候會以爲是七盞燈，有時候見到的則僅僅一盞而已。

神龕下面供桌上，置有酒菜，且頗豐盛。

殿角邊有一堆乾草，似是供人歇宿之用。

乾草的面積甚大，看痕跡，似乎至少曾有兩人以上睡過。

可是，除張三通外，目光所及之處，沒見苗人傑，沒見鬼火使者，也沒見到魔燈燈主，整座前殿內，只有張三通獨自一人。

一撞進殿堂，就好像回到家裏一樣，張三通直撲供桌，大吃二喝起來。

吃得津津有味，吃得杯盤狼藉，一頓飯，他只花了別人半頓飯的時間便告酒足飯飽。

伸個懶腰，打個呵欠，張三通朝人頭燈瞄了一眼，咕咚一聲坐在乾草上，隨即躺下去，閉上雙目。

皇甫天華等了一會兒，見無任何人前來與他相會，實在蹩不住了，長身而入，踢醒張三通，道：「神龕上的那盞人頭燈，是不是叫魔燈？」

張三通一直很合作，有問必答，道：「是魔燈。」

「這酒菜，是不是魔燈主人爲你準備的？」

「不是魔燈燈主，是鬼火使者。」

「鬼火使者在那兒？」

「不一定，但她來過此地。」

「何以見得？」

「這酒菜就是她送來的。」

「還會不會再來？」

「一定會。」

「來幹嘛？」

「下達命令。」

「殺人的命令？」

「也許另有公幹。」

「你以前來過這裏沒有？」

「來過。」

「是誰領你來的？」

「鬼火使者。」

「一共來過幾次？」

「兩次。」

「見過魔燈燈主嗎？」

「沒有。」

「可知魔燈燈主的姓名？」

「不知道。」

「鬼火使者的姓名知道吧？」

「叫上官倩。」

「在城裏時你曾見過上官倩，怎麼認不出來？」

皇甫天華處心積慮，千方百計的想誘導張三通將上官世家拖下水，却始終不得其門而入。

石少虎聽到這裏，强忍住滿腹的怒氣，道：「天華兄，好了，再這樣耗下去，鬼火使者怎麼還敢來。快出來，咱們退遠點，小心藏好自己的身形，只要逮住鬼火使者，就不難查明她的身份來歷。」

英雄所見略同，大家退至十丈以外，皇甫天華亦知此言非虛，隱身在一株老松樹下。

一切復歸平靜，大地一片沉寂。

魔燈依舊閃着碧綠色的光焰。

而張三通則已進入甜蜜的夢鄉。

不久，沉寂被一聲凄厲的狼嗥打破，有一隻野狼，出現在後殿一側的一塊大青石上。

野狼昂首而嗥，傳佈極遠，片刻之後又聚來五六隻，彼此摩肩搖尾，嗥聲不斷，聽得人心裏發毛，直起鷄皮疙瘩。

狼羣越聚越多，不大一會工夫已增至十幾頭，一隻隻昂着頭，長舌外吐，時而目注前殿羣豪，時而凝視後殿迴廊，却始終沒見任何進一步的行動。

前殿的情形一切如常，動靜全無，已經聽到張三通的如雷鼾聲。

由於狼羣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從而在後殿也發現有微弱的燈光透出。

這一發現，頗令上官白雲等人覺得尷尬，早先一直被魔燈吸引，竟疏忽至此，相視愕然，面有愧色。

石少虎道：「大家先別動，我上去瞧瞧再作計較。」

餘音未落，脚還沒有動，後殿開門之聲傳處，已冒出一個人來。

此人臀肥腰細，雙腿修長，雙乳高聳如峯，長髮迎風招展，不單是個女人，而且還是一個很美的女人。

大家心頭悸震，引頸而觀，很自然的便想到張三通的話，鬼火使者是一個大美人。

前後三殿，皆有石階門扉串連，來人步出中殿後，石少虎已認出來是那位全身髒兮兮的，曾與酒肉頭陀賭博的謝紅梅。

石少虎示意大家切勿輕舉妄動，謝紅梅晃動着手裏的錢袋，不慌不忙的走進前殿。

大夥兒屏息以待，謝紅梅面無表情，提起魔燈來看一看，還吃了幾口剩菜，想喝酒，可惜酒壺已空，被她重重摔在地上摔扁了。

行至張三通倒臥之處，目不轉睛的瞧了幾眼後，便自放步離開。

「站住！」

石少虎人隨聲到，一伸手便迅捷無倫的扣住了謝紅梅的如脂玉腕。

許是驚嚇過度，自然反應，許是故意如此，投懷送抱，謝紅梅先叫一聲，整個嬌軀全部撲抱緊貼在石少虎身上。

兩個人均如觸電一般，全身一顫。

也僅僅是一刹那間，石少虎警覺失態，忙鬆手退步。

謝紅梅面如晚霞，一臉緋紅，羞答答的垂下了頭。

上官白雲、皇甫天華等人一湧而至，已將謝紅梅團團圍住。

丁小翠冷眼一瞟謝紅梅，嗤之以鼻。

皇甫天華本待第一個搶先問話，却被上官明搶在前頭：「芳駕何人？」

謝紅梅收歛一下心神，報出自己的姓名：「謝紅梅。」

上官明緊接着追問：「妳可是蠱惑甚至陷害張管事的鬼火使者？」

不等謝紅梅答話，皇甫天華又從另一個角度來問：「我問妳，妳和上官世家是什麼關係？鬼火魔燈的主人是誰？爲什麼要以卑鄙齷齪的手段來暗算家父皇甫長安？今天要是不把話交代的清清楚楚，小心本公子請妳吃燕尾刺。」

强敵環伺，生死一髮，謝紅梅却出奇

的鎮靜，道：「我不是鬼火使者，跟上官世家也沒有任何關係。」

石少虎不信，重複追問：「妳不是鬼火使者？」

謝紅梅加重語氣，連說兩遍：「不是，不是！」

「那妳闖進前殿去作甚？」

「只是路過。」

「一個過路的人，會隨便吃別人的剩菜？」

「正好肚餓。」

「肚子餓也不能饑不擇食。」

「一個賭徒沒有什麼好計較的。」

丁小翠冷哼一聲，接口說道：「睡覺的那位朋友妳認識嗎？」

「不認識。」

「既然素不相識，那爲何會盯着別人瞧？」

「好奇。」

「好奇？哼哼，一個大姑娘家，三更半夜的，會跑來此地，吃別人的剩菜，盯着一個陌生的大男人瞧？」

「本姑娘說過，只是順路經過。」

「從那裏來？」

「後殿。」

「在後殿裏做什麼？」

「賭錢！」

「賭錢？北京城裏多得是賭坊，沒有人會到這裏來玩。」

「寒舍就住在這附近不遠。」

「賭博最少要有兩個人才行，跟誰賭博？」

「狼人！」

上官白雲道：「姑娘最好不要空口說白話，狼人不在，妳的騙局馬上就會被拆穿。」

一語甫畢狼羣蜂湧而來，有一隻狼突然直立而起，哈哈笑道：「上官前輩，謝妞沒有撒謊，在下就是與她對賭之人。」

丁小翠見是狼人，一本正經的道：「狼人，鬼火魔燈說不是和你的身世有關，不要隨便亂說話。」

狼人似是懂得狼語，命狼羣退後數丈道：「在下句句實話，並無半句虛言。」

石少虎道：「原來狼人兄也是一個賭徒？」

狼人苦笑一下，道：「是替我那個酒師父賭的。」

「此話怎講？」

「師父很爲謝紅梅的美色傾倒，很想贏她回去做老婆，偏偏手氣不順，每賭必輸，不得已才叫我這個做徒弟的代打。」

和尚想討老婆，簡直滑天下之大稽，全場譁然，唯獨上官白雲別具懷抱，另有灼見，暗忖：「大慧乃少林得道高僧，絕不會做出這等敗壞門風的事，此擧必有深意，看來謝紅梅絕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石少虎道：「代賭也不需要跑來荒郊野外呀？」

狼人道：「是謝紅梅的意思，她要回家，小弟只好跟她來。」

「爲什麼不選前殿而在後殿賭？」

「後殿清靜。」

「可知前殿有魔燈？」

「不曉得，我們從後殿小路上山。」

「你那位奴才羅士奇呢？」

「帶個奴才眞累贅，敲了他一百兩銀子作賭本，故意放水輸一仗，回萬聖教去了。」

「手氣如何？」

「倒了八輩子的霉，一百兩銀子輸光，差點沒脫褲子。」

謝紅梅聲若燕語鶯啼般道：「石公子，狼人的話你都聽見了，我不是鬼火使者，只是一個賭徒，可以走了吧？」

丁小翠一揚劍眉，冷聲說道：「妳現在還不能走，要搜身。」

謝紅梅氣忿忿的道：「我只是一個賭徒，狼人可以證明一切，又不是土匪强盜，搜什麼？」

上官倩上前三步，已衝到謝紅梅面前，寒着臉說：「濁者自濁，清者自清，怕什麼，只要妳身上沒有鬼火風鈴一類的東西，我們不會爲難妳的。」

大敵當前，高手如林，謝紅梅本事再大也插翅難飛，自我解嘲的大聲嚷嚷道：「龍困沙灘被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搜就搜，有什麼了不起！」

這丫頭眞痛快，非但將錢袋自行打開，攤開在地上，連自己的衣扣也解開了，露出一件紅肚兜，膚白勝雪，滑若凝脂，那一雙彷若大號水蜜桃的乳房若隱若現，有意無意間，在石少虎的面前聳一聳，挺一挺，秀色可餐，引人遐思。

身爲女人，尤其身爲石少虎的心上人，丁小翠的反應最爲敏銳，橫身往二人中間一站，心中暗罵一句：「不要臉的騷蹄子！」立即動手搜她的身。

巨細靡遺，上上下下，裏裏外外的搜了個夠，僅得一方橘色絲帕，數枚骰子，餘無長物。

在錢袋裏，除百多兩碎銀外，既無風鈴，亦無鬼火。

謝紅梅收起錢袋，扣好衣鈕，狐媚的瞅着石少虎，嬌滴滴的道：「現在總該可以回家了吧？」

上官白雲不愧爲是老江湖，道：「謝姑娘請暫留步，陪老夫到廟裏走走再回家不遲。」

實際上他是想帶謝紅梅去對質，如果她確是鬼火使者，張三通一定識得，彼此三頭六面，眞象自可立見分曉。

上官白雲爲人謹愼持重，招招手示意石少虎、皇甫天華一起同行。

詎料，就在四人起步的當兒，前殿之內乍然傳來一聲慘絕人寰的慘呼。

聲音短而促，迅即靜止。

同一時間，魔燈也不見了，接見一條白色人影穿窗而出，迅若行空天鳥，瀉電奔雷一般向羣山深處逸去。

狼人的反應快極了，伏地作了一聲狼嗥，帶領着狼羣，放開四蹄，如飛而去。

上官白雲、石少虎、皇甫天華等人的動作也不慢，啣尾疾追，去勢如風。

謝紅梅仍卓立原處未動。

白衣人的輕身功夫已入化境，像一溜烟，一陣風，狼羣四蹄翻飛，仍然望塵莫及，上官白雲等人本來就距離稍遠，更加落後，眼睜睜的看着人家飛上高山，穿入密林，在視綫內完全消失，留在腦海裏的印象，僅是一個白色的影子，根本不知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未完・三）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皖西三俠正在密室中拷問假南宮靖（侯元）有關「洗髓經」的下落，忽然張義鈞來報，說是神燈教的人來到，三俠急忙離開密室，就在書房門口遇上虎倀夏侯前，接着白虎門的掌門人暴本仁、神燈教的寧勝天、及四位香主，金刀門的霍五太爺等等不少人皆已來到，他們一致認爲南宮靖已被皖西三俠所擒，却要衝進李天雲的書房裏去看個究竟，他們之間大打出手，最後還是讓衆人衝進書房，發現密室，還把假南宮靖找到……假南宮靖被南宮老人救走，老人不知他是侯元，便把「洗髓經」交給他，侯元沒想到竟有此際遇，驚喜參半……

因禍而得福　勤練洗髓經

長髮老人說完，從懷中取出一册薄薄的手抄本，遞到侯元手中，說道：「你拿去熟讀口訣，這本册子上，有許多細字批註，乃是後人研讀心得，你先不用看，把一篇背熟了，再詳細研讀註解，然後再讀第二篇，務必背得滾瓜爛熟，才能牢記在心，老夫此時就要下山去採辦糧食，晚上老夫再傳你練法。」

侯元伸出雙手，接過手抄本。長髮老人就舉步往洞外行去。

侯元做夢也想不到會有此奇遇，手中拿着達摩手著「洗髓經」，心中暗道：「他已經走了，自己既已得到這册武功秘笈，不如趁早離去的好。」

但繼而一想，覺得不妥，這位南宮老人家武功高不可測，他回來如果找不到自己，勢必下山去找，自己脚程萬萬不如對方，一旦被他找到，就有口難辯，何況皖西三俠，智光，無形刀邢鏗等人，也一定會在四處找尋自己，天下雖大，沒有一處藏身之處。

倒不如依照南宮老人家的吩咐，先把口訣背熟了，由他傳自己練法，省得自己去摸索，三天之後，他雖把這册東西收去，自己也已背熟了，索性就在這裏用功苦練，等練會了再下山不遲。

他經過一番考慮，也就打消了逃走的念頭，當下就走出洞口，準備就着陽光坐下來讀書，那知這一跨出洞口，不由得大吃一驚！

原來這座岩洞，竟在一座插天高峯的半山之上，離洞口不遠就是壁立千仞的懸崖，脚底下白雲如絮，看不清下面究有多深，就是要自己下去，只怕也無法下去。

他不敢多看，而且時光也十分寶貴，回入岩洞，就在洞口倚壁坐下，翻開書本，裏面果然有總訣，以及運氣行功，洗髓練形等篇；文字深奥奇特，多不可解。字行之間和上下天地頭都有密密麻麻細如蠅頭的註釋，幾乎全寫滿了，看字迹顯然有許多人的批註。

當下就依照南宮老人家的囑咐，先就

經文專心誦讀起來。

快近中午，只見人影一閃，南宮老人家已在洞口現身，他兩手提着兩個大麻袋，看到侯元正在專心誦讀，意似對他頗爲嘉許。

侯元趕緊忙放下經書，站起身，恭恭敬敬的叫了聲「義父」，南宮老人含笑說道：「這兩袋東西，老夫還是從六十里外的鎮上買回來的，光是一百斤白米，大概夠你吃三個月了，來吧，現在咱們可以做飯了。」

侯元跟着他走入洞中，南宮老人放下麻袋，一袋是食米，另一袋中有鐵鍋、碗筷，和鹹菜、筍乾、肉脯、風鷄之類，看來果然可以食用三個月了。

侯元道：「義父太費事了，這兒隨便吃就可以了。」

南宮老人呵呵笑道：「三個月時間，雖然不算很長，但也不算短了，人是鐵，飯是鋼，總得把飯吃得下去。」

侯元裝出一臉感激之色，說道：「你老人家太好了。」

他捧起米袋，跟着南宮老人家走向洞後，這裏就像進入屛風後面一般，雖是岩洞，却像一條狹長的谷地，洞頂隱隱透下天光，却不知光從何來？

右首石壁間有水潺湲，下有面盆大一個石潭，積水盈尺，左首壁下叠石如灶，南宮老人正好把鐵鍋放到上面。

侯元喜道：「呀！這裏正是天然的厨房。」

南宮老人微微一笑道：「這座石窟，原是一個修道人的住所，四十年前，被老夫無意中發現，這修道人自稱即將屍解而去，把這座洞府舉已相贈，昨晚老夫帶着你出來，才想起你正好在這裏修習『洗髓經』，因爲這裏長年白雲封山，人迹罕至，是練功最理想的地方了。」

侯元乘機問道：「方才義父下山之時，孩兒跟着出去，只看到洞外壁立千仞，無處着足，三個月之後，孩兒如何下得去呢？」

「哈哈！」南宮老人仰首大笑道：「山石不是整塊生成的，其間多少總有縫隙的，如何着足，那要看你如何走法？你練了三個月『洗髓經』，如若連區區石壁都下不去，豈不愧對達摩師祖了？」

侯元不信的道：「孩兒只要練習三個月，就能下得去嗎？」

南宮老人道：「洗髓經功參造化，有脫胎換骨之効，尤其是年輕人，步上武學的金階，旁門中人，得到它可以伐毛洗髓，更上層樓，所以才會有許多人心生覬覦，豈是普通內家功夫而已？」

侯元聽得更是喜不自勝，口中唯唯應是。午餐之後，侯元繼續背誦經文，把一篇總訣背熟之後，逐句細讀註釋，他人雖聰明，但對這些細註還是似懂非懂，無法領悟。

吃過晚飯，南宮老人才要他放下經書，口授運功訣要，一面說道：「經文深奥艱澀，你一時之間也無法領悟，老夫要你背熟，只是要你牢記在心而已，日後你練到某一階段，自會慢慢領悟，所謂水到渠成，就可豁然貫通，現在你只要按照老夫傳你的運功法門，勤加練習就好。」

侯元只是逐句牢記在心，不敢多問，怕自己露出破綻來，（那是因南宮靖已經練成「易筋經」，和「洗髓經」同屬達摩手著，怕被南宮老人發現了）依言就席地坐下，瞑目練功。

幸好南宮老人也並沒多問，自顧自的瞑目垂簾，趺坐不動。

他自小就練白虎門的內功，也下過十多年的苦功，內功已有相當基礎，因此練習「洗髓經」雖有許多不同之處，但南宮老人說過，「洗髓經」對練習旁門功夫的人，有伐毛洗髓之功，可以更上層樓，可見「洗髓經」的內功，並不排斥你原來所學的功夫，只是把你導向正途而已，是以對侯元來說，練起來也並不感到吃力。

第二日早晨，侯元繼續捧着「洗髓經」唸誦經文，晚上，由南宮老人繼續授傳運功心法。一連三天，侯元不但已把經文都背熟，就是許多細字註解，也都牢記在心。他自己知道除了這三天時間，這一生就永無機會再看到這本「洗髓經」，自然要全心全意把它一字一句都背下來。

每天晚上，都由南宮老人講授練功心法，三個晚上，也正好把「洗髓經」的練氣行功訣要全部講完，他講得十分詳盡，侯元自然也都牢牢記住。

最後，南宮老人收回「洗髓經」，納入大袖之中，却從袖中又摸出三頁發黃的紙張，遞給侯元，說道：「孩子，洗髓經原是你父之物，老夫不過依據經文，加以傳授而已，你既是老夫義子，老夫一生從未收徒，照說你應該就是老夫的傳人了，但你學會『洗髓經』，已是天下至高武學，只要假以時日，不難大成，再去學旁的雜學，徒費心力，這三張紙上，乃是老夫昔年仗以成名的『五行掌截脈手法』，對你行走江湖，不無小補，上面解說得很詳細，暇時不妨練練，你收下了。」

侯元噗的跪倒地上，說道：「孩兒叩謝義父。」才恭恭敬敬的用雙手接過。

南宮老人道：「好了，你去練功吧，這三個月之中，務必日以繼夜的勤練，不可間斷，否則會全功盡棄，你要切記。」

侯元收起「五行掌」三頁紙張，口中應着「是」，就坐下來練功。

第四天一早，侯元練功完畢，睜開眼來，南宮老人已經不在，心知他走了，心中反倒放下了一塊沉壓的石頭，他這一走，至少不會發現自己是冒牌貨了。

這三天之中，他早已發覺自己臉上被人易了容。那是來到這裏的第二天早晨，他掬水洗臉時發現的，照在潭水中，看到自己一張臉竟然變成了南宮靖，初時不由一怔，也恍然大悟，難怪這許多人都會把自己當作南宮靖，繼而又大吃一驚！

目前南宮老兒正在要自己練習「洗髓經」，一旦把臉上易容藥洗去，豈不弄巧成拙，露出破綻？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也就毀於一旦了！心頭這一急，非同小可，急忙照着潭水，仔細察看，臉上雖沾上了水，差幸並未洗去，從那一天起，他幾乎不敢再去洗臉。他在沒有下山之前，要繼續扮演下去，如果洗去了易容藥物，萬一那南宮老兒突然又回來了該怎麼辦？

他怎知竹逸先生（劉轉背）的易容藥，不用洗容劑，就是熱水也洗不去的。這

一來，幾乎在江湖上引出一場軒然大波，此事後話，暫下擱下不提。

×　×　×

再說李小雲悄悄退出龍眠山莊，一路奔行，快到別峯禪院，瞥見前面山徑上正有一個人影也朝別峯禪院走去。有人走在前面，她只好放慢脚步，遠遠的跟在這人身後而行。

她這一放慢脚步，才看清前面那人脚下踉蹌，走得跌跌撞撞，好像喝醉了酒一般！

李小雲當然清楚，這一帶根本沒有買醉的酒店，何况此刻三更已過，一個喝醉了酒的人，不會從二三十里外跑上山來，那麽……

前面那人這時已經走近別峯禪院，脚步歪歪斜斜的朝着東首圍牆行去。

李小雲不禁心中一動，忖道：「莫非這人也住在別峯禪院裏？」

就在她心念轉動之際，只見那人已在圍牆下停下步來，他右手掩着胸口，緩緩舒了口氣，雙脚一頓，縱身朝牆上縱去；但當他身子躍到圍牆上的時候，忽然一個倒栽葱往下跌墜下來，「砰」的一聲，仰天跌昏過去！

李小雲心中暗道：「他負了傷！」急忙縱身掠去，落到這人身邊，低頭一看，黑夜之間看不清他的面貌，只覺他臉如白紙，氣息微弱，看他模樣年紀不會太大。

「看來這人傷得不輕，自己該不該救他呢？」

李小雲正在猶豫之際，突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奔行而來。

接着只聽一個尖沙而略帶陰森的聲音傳了過來：「屬下看着這小子從這裏來的，也中了掌門人一掌，傷勢不輕，很可能躲進寺裏去了。」

李小雲站在牆脚跟，原是暗角上，聽到說話的是虎倀夏侯前，急忙蹲下身去。

接着只聽黑豹侯休的聲音說道：「老叔，大師伯說這人武功極高，很可能是南宮靖一黨，咱們務必把他逮住，那就快進去搜！」

只聽「嘶」「嘶」兩聲，兩道人影越牆進去。

李小雲聽他們說這人是南宮靖一黨，登時想到方才衝進書房拚命來救侯元的人，一身武功果然極為高明，那麽自己遇上了，就非救他不可，一念及此，趕緊雙手抄起那人，一個箭步，朝左首一片松林中掠去。

在林中又走了十來丈遠近，看看入林已深，才把那人放到地上。

這人經李小雲雙手抄着身子，走了一段路，這一放下，就悠悠醒轉，口中發出一陣呻吟。

李小雲低聲道：「兄台醒過來了？」

那人倏地睜開眼來，問道：「在下傷得很重，是兄台救了我嗎？」

李小雲道：「很抱歉，我身邊沒帶傷藥，剛才兄台跌落圍牆，人已昏了過去，在下看到虎倀夏侯前和黑豹侯休兩人追着兄台前來，才把你扶到樹林裏來的。」

正說之間，只聽林外响起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少說也有四五個人，不用說是虎頭莊的莊丁們隨後趕來了。

李小雲因這人傷勢極重，自己身邊又沒有傷藥，而且虎頭莊的人又追踪而來，自己既無法把他傷勢治好，以自己的武功，也敵不過虎倀夏侯前和黑豹侯休兩人，當眞是心餘力拙，正感爲難！

這一瞬間，忽然腦際靈光一動，想到了一個計較，這就蹲下身子，低聲道：「這位兄台，在下知道你是南宮靖的朋友，在下也是南宮靖的朋友，只是在下身邊沒有療傷丹藥，無法把兄台治好，而且虎倀夏侯前等人，又在林外四處搜索台兄，時稍間長，難保不被他們找到……」

那人目光一注，說道：「你也是南宮靖的朋友，你不用管我，快些走吧！」

李小雲道：「在下不是這個意思，在下既然遇上兄台，自是不能袖手不管，但被他們找上了，他們人多，在下又不是他們對手，因此想到了一個計較，那是權宜之計，不知兄台是否覺得可行？」

那人問道：「兄台有何妙計？」

李小雲和他低低說了兩句。

那人遲疑的道：「兄台此計不錯，只是侯元……」

李小雲道：「沒有問題，在下幾天前在湯王廟附近看他被人擄走的，沒有人知道，兄台只要小心應付就好。」

那人點點頭道：「好！那就這麽辦好了。」

李小雲道：「兄台既然同意，這裏太黑了，在下扶你再走一段路，至少要有天光的地方，才能施爲。」

那人又點點頭。李小雲就扶着他站起，緩緩穿林而行，不多一回，已經穿出樹林，到了一處小山丘間，李小雲扶着他坐下，從懷中取下一隻扁形銅盒，那是師父送給她的易容工具，她藉着星月，仔細端詳着這人臉型，揭開盒蓋，就動手替他易起容來。

那人問道：「在下還沒請教兄台尊姓大名？」

李小雲一面動手，一面說道：「在下宮飛雲，你呢？」

那人道：「在下丁玉郎，宮兄怎麽認識他的？」

李小雲回答道：「他是在下表兄，十天前，也曾到過舍下，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匆匆走了，在下是奉家母之命來找他的。」

她口中說着，雙手絲毫沒停，不過頓飯工夫，就已完成工作，收起銅盒，說道：「好了。」

丁玉郎道：「宮兄原來是易容好手，眞是多謝你了。」

「這是雕虫小技。」李小雲凝着雙目，又仔細看了一陣，才道：「大概沒有什麽破綻了，你只要小心些，就不會被他們看出來了。」

丁玉郎說道：「好，咱們那這就開始吧！」

李小雲道：「丁兄傷勢極重，就在這裏坐着，兄弟這就去把他們引來。」

說完返身入林，立即從身邊抽出長劍，口中大喝了一聲。她跟竹逸先生學習易容，也學會了改變聲音的訣竅，因此第一聲大喝之後，又換了一個人的聲音，大聲

叱喝，接着長劍揮舞，左手也一記又一記的拍出掌風，好像兩個人在樹林中叱喝動手，打鬥得十分激烈。

這樣做自然爲了要讓站在林外虎頭莊的人聽到了，莊丁們聽到林中有人動手，自然會趕着去報告虎倀和他們少莊主黑豹的了。

李小雲一個人揮劍，舞掌，連聲叱喝，却也打得有聲有色，而且逐漸朝林外移去（丁玉郎坐的方向），然後一躍出林，低低的道：「丁兄小心，在下失陪了。」身形移動，一下掠入林去，還沒走到一半，只聽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從林外（別峯禪院方向）竄入，心中暗暗一笑，立即提氣躍上一棵大樹，隱住了身子。

原來李小雲給丁玉郎想的辦法，是把丁玉郎扮成花豹侯元，林中一陣打鬥，丁玉郎可以裝作負傷，讓莊丁們護送回去。虎頭莊的人自會給他治傷，等傷養好了，就隨時都可以離開虎頭莊。

×　×　×

李小雲回到禪院客房，悄悄地穿窗而入。

南宮靖依然端端正正的坐在床上，看到李小雲回來，睜眼問道：「兄弟剛回來嗎？」

李小雲回到他對面的床上，低聲道：「時間不早，快些睡吧！」

脫了靴子，和衣躺下，拉過一條薄被，蓋到身上，闔上眼皮，不再作聲。

南宮靖心智受迷，她說要睡了，就不會多問，也就自顧自瞑目垂簾，繼續在運功。

李小雲人雖躺下了，但今晚遇上的事情，却一幕接一幕的從心頭升起，如何睡得熟覺？

她出生在武林世家——龍眠山莊，自小也讀過不少書，從小到大，心靈中最欽佩的就是爹。

爹一生以俠義自居，爲人正直，不但是形意門的名宿，也廣爲大江南北武林同道所推重，遂有皖西三俠之譽。

但今晚她看到了爹的另一方面，爲了覬覦南宮靖父親的一冊達摩「洗髓經」，不惜刦擄南宮靖，在密室中嚴刑逼供，雖然擄來的並不是南宮靖，但先前說的要替南宮靖醫治所中迷藥，顯然只是騙騙自己的謊言罷了。

爹和霍二叔，謝三叔成名多年，盛名得來不易，何用再去强取豪奪，覬覦人家的東西呢？

南宮靖，原來姓上官，不姓南宮，那麽他應該叫上官靖了？

她情不由己的睜眼望望南宮靖，心中暗道：他幸虧易了容，不然，有這許多武林高手在找他，眞是寸步難行了。

哼！這些武林中的成名人物，什麽白道、黑道？爲了一冊「洗髓經」，就這樣不擇手段！

師父要自己和他一起前去九華，不知去找什麽人？看來江湖雖大，眞正帮助他的，只有自己一個人了。

還有丁玉郎，倒也是個血性漢子，爲了救他，奮不顧身的搶入書房來，這人一身武功，看來十分了得，可惜他不知道那個南宮靖其實只是侯元而已！

都是旋風花害人，不知旋風花又是什麽人？

南宮靖應該不是旋風花，但從種種迹象看來，南宮靖和旋風花又好像是有着關連……

她越想越覺得思緒紊亂，只有等南宮靖清醒過來，才能解得開謎團，窗前已經透進微弱的魚肚白，天色正在逐漸黎明。

李小雲還是沒有絲毫睡意，索性坐了起來，穿好靴子，跨下木床。

南宮靖也及時睜開眼來，說道：「兄弟，妳一晚都沒睡着？」

李小雲道：「你怎麽知道的？」

南宮靖跟着下床，說道：「我聽妳呼吸的聲音，就知道妳沒有睡着了。」

李小雲壓低聲音道：「我們要去九華，自然要早些起來趕路了。」

兩人匆匆盥洗，在齋堂喝了兩碗稀飯，就離開禪院，奔向大路，朝安慶方向行去。（竹逸先生要他們去九華，由安慶（今懷寧）渡江，就是九華山了）。

傍晚時分，趕到高河埠，向當地農家借宿一宵，翌晨繼續上路，中午在大橋頭（地名）打了個尖，午後天氣突然變壞，寒風如剪，天空陰沉沉的，雖然沒有下雨，但誰都看得出這是快要下雨的景象。

李小雲道：「大哥，我們要快點走了，能夠趕到安慶城裏，就不怕了。」

兩人脚下加緊，循着大路奔行，快到十里舖，天空就打着閃，雷聲隱隱，已經洒下黃豆大的雨點！

李小雲急忙叫道：「快走，我們到十里舖避雨去。」

脚下加快，領着南宮靖請往前直奔！

她知道十里舖只有一座茶亭。茶亭，顧名思義應該是一座供路人茶水的亭子，但這裏的茶亭，却是一座廟宇，正當大路之旁，山門前左右廊下三面都放着長條石欖，中間各有一個茶桶，裝滿了茶水。

進入山門，從左右長廊可以通往大殿，大天井南首，則是一座高大的戲台，面向大殿。

李小雲和南宮靖奔入廟前的茶亭時，雨已越下越大，潑得兩人一頭一身都是雨水。

這時廟前方廣數丈的茶亭中，已經站滿了避雨的人。兩人奔入廊下，第一件事，自然要先拍拍身上的雨水，輕輕吁了口氣，現在已經站停下來，才看清茶亭裏面這些避雨的人，有販夫、走卒，商賈、婦女，也有身穿勁裝，腰佩兵刃的壯漢，像是鏢局中人，形形式式，怕不有二、三十個人。

簷外，雷電風雨交作，雨下得越來越大。

只聽一個葬蒼老聲音說道：「尙武，這雨只怕一時三刻停不了，咱們還是到裏面去吧！」

說話的是一個頭戴毡帽的矮老者，上身穿一件藍布大褂，紮褲脚，生得濃眉扁臉，兩鬢花白，肩膀極闊，目光炯炯，一望而知是練武的人。

站在他身邊的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紫膛臉，五官端正，精神飽滿，頗有英氣，聞言躬躬身道：「老爺子說得是。」話聲一落，朝身後揮了揮手。

戴毡老帽者就舉步朝廟門走去，紫臉青年亦步亦趨的跟了過去。接着又是十多個穿藍色短衣的漢子也立即跟着他身後就走。

李小雲跟爹時常在江湖走動，自是看得出來，這批人該是鏢局中人無疑。

她也覺得這場雨下得很大，一時停不了，老站在這裏也不是辦法，那老鏢頭說得不錯，不如到裏面去。心念這一轉，也就輕聲道：「大哥，我們也到裏面去你說好不？」

南宮靖一切自然以她爲主，點點頭道：「好。」

李小雲轉身就走，兩人一前一後跨進廟門，折而向左，那是一條長廊，繞過大天井，迎面就是一座寬廣的大殿。

兩人走進大殿，只見神龕左首有人生了好大一堆火，已有不少人圍在火旁烤着被雨淋濕的衣物。

剛才進來的老者和紫臉青年等人已經圍了上去。李小雲和南宮靖身上長衫也被淋濕了，很自然的跟着朝着火堆走去。

熊熊火光照到臉上，就有炙熱的感覺，身上衣衫也開始冒着熱氣。

這一瞬間，李小雲忽然驀地一怔，因爲她看到前面蹲着的三人，竟會是爹和霍二叔、謝三叔！

差幸自己兩人站在他們身後，他們當然不會看到自己二人。她悄悄拉了一把南宮靖的衣袖，腳下往右邊移動。

恰好一陣腳步聲雜沓的往裏走來，把兩人走動的聲音掩了過去。

只聽一個洪鐘似的聲音赫然笑道：「好極，這裏還生了好大一堆火！」

李小雲心頭又是一怔，這說話的聲音不是暴本仁還有誰來？跟着他身後走入的還有黑豹侯休、花豹侯元和虎倀夏侯前，以及八名虎頭莊的莊丁。那侯元自然是丁玉郎喬裝的了，看他由兩名莊丁攙扶着走動，可見傷勢還沒痊癒。

因爲暴本仁聲音洪亮之故，在殿上烤火的人就有不少回頭看去。

白虎神暴本仁身軀巨大，雙目凸出，精光閃閃，只一瞥就已看到蹲着烤火的皖西三俠，這眞是寃家路狹，口中發出一聲洪笑，大聲喝道：「好傢伙，皖西三俠都在這裏，這眞當巧極，你們總記得咱們還有一筆帳掛着沒算呢！」

李天雲和兩個義弟一起站了起來，拱拱手道：「暴掌門人，前晚容有開罪之處，但人已被人劫走，咱們聯手都沒把人家攔得下來，事情已經過去，今後咱們應該聯手合作才是，老哥也不用再耿耿於懷了，大家都是江湖上人，有道是朋友多一個好一個，仇家少一個好一個，咱們兄弟得罪之處，兄弟給你老哥賠罪就是了。」說完，又連連拱拱手。

擎天手這話已經說得相當客氣了，但暴本仁却是火爆脾氣，他前晚在龍眠山莊給皖西三俠聯手吃了虧，顏面上自然掛不住，心頭對皖西三俠恨之入骨，這一見了面，怒火早已湧上心頭，豈肯罷休？聞言淡笑一聲道：「李莊主說得倒輕巧，你們逮到了旋風花，就三個人聯手向老夫出手，現在人被人家劫走了，又要和老夫聯手合作了？哈哈，老夫說過，白虎門絕不會放過你們皖西三俠的。」

霍天柱道：「暴掌門人不放過咱們，又待怎樣？」

暴本仁雙目圓睜，兩道霜刃般的兇睛直注霍天柱，洪喝道：「霍天柱，你還記得老夫說過的話嗎？」

霍天柱冷冷的道：「暴掌門人說過什麽，在下倒記不起來了。」

暴本仁厲聲道：「老夫說過，你們再給老夫遇上了，老夫第一個就是要斃了你。」喝聲甫出，揮手一掌就朝霍天柱拍了過來。

他在說話之時，右手早已凝聚功力，這一掌出手，「大風掌」一道狂飈疾捲而出，勢道凌厲無匹！

兩旁的人紛紛退避開去，李小雲也拉着南宮靖往後退了下去。

李天雲急忙閃身而上，叫道：「霍二弟，還是由愚兄來。」

霍天柱當着這許多人，豈肯退讓？口中叫道：「大哥，他指名叫陣，兄弟好歹也要接他幾招。」

但暴本仁這記「大風掌」，勢道沉猛無前，他自知無法和對方硬拚，隨着話聲身形閃動，向橫裏閃出。

要知他是八卦門的高手，別人閃開去了，只是閃避敵人的招式，但八卦門的人，練的是「八卦遊走身法」，共有正反兩種身法，閃避敵招，並不光是閃避而已，他們把閃避，稱謂之轉進，轉進者，腳踏八卦方位，看似閃避，實則在「轉」身之際，也就是乘隙進招的機會。

霍天柱閃而不退，左腳一旋，人已到了暴本仁身側，雙掌一先一後，重疊擊去。他使出來的正是「八卦遊身掌」。

暴本仁一身武功，在江湖上已可算是頂尖高手之一，「大風掌」乃是白虎門最厲害的掌功，取風從虎之義，一掌出手，眞有大風起分雲飛揚的威勢。

他身爲白虎門掌門人，在「大風掌」浸淫數十年，功力之深，自可收發由心，由第一掌雖然被霍天柱閃開，但他手勢隨着帶轉，把劈出的一道掌風隨着向霍天柱閃出的方向橫劈過去，左手也在此時外揚，迎着霍天柱擊來的掌勢擊出。

謝東山一見兩人動上了手，心知今日之事無法善了，自己兄弟三人遲早都要出手的，何用再和他客氣？他在二哥閃出之時，右手也隨着虛空搗出，一記「百步神拳」向暴本仁急襲過去。

皖西三俠數十年弟兄，自然心意相通，他知道霍天柱向右閃出，轉了過來必然是在暴本仁左方，因此這一拳就朝暴本仁右方擊去，以收左右夾攻之效。

暴本仁動手的對手雖然只是霍天柱一個，但對方有三個人，他早就留意上了，因此帶轉的掌風，明裏是仍然向霍天柱擊過去，實則這一掌向右劈出，正好迎向謝東山的「百步神拳」，而且力道也隨着加重。左手這一記橫劈，却是朝左劈出，眞正迎擊霍天柱的掌勢。

這一段話，說來較費筆墨，其實三方出手，何等快速，但聽「蓬」、「蓬」兩聲大震，霍天柱、謝東山二人功力究不如暴本仁的深厚，同時被震得腳下浮動，身不由己各自後退了兩步。

暴本仁却穩立如山，只是上身輕微的晃動了下，這一招上，雙方就明顯的分出高低來了！

李天雲早知僅憑兩位義弟，絕難是白虎神的對手，但他是形意門的名宿，當着這許多人，不好出手襲擊，此時不覺朗笑一聲，說道：「暴掌門人既然認爲非動手不可，這裏有不少朋友正在烤火，咱們不要妨碍了人家，要動手就到廣敞點的地方去。」

暴本仁一派掌門，李天雲正在說話之時，他當然不好再出手，霍天柱、謝東山兩人在他們大哥說話的時候，也不好再出手。

但就在此時，從殿外閃進一個人來，目光一動，就朝虎頭莊的人走了過去，尖聲笑道：「你們是虎頭莊來的吧？」

這人是個青布衣衫的老太婆，面貌白皙，頭包青布，花白頭髮的鬢角上還插了一朵小紅花，左臂彎挽着一隻竹籃，籃內蓋了一塊青布。

虎倀夏侯前一下攔在她前面，喝道：「賣花婆，妳找咱們虎頭莊的人有什麽事嗎？」

李小雲聽到虎倀的喝聲 忍不住轉過臉去，心中暗道：「原來她就是賣花婆，今天這裏好像約齊了來的，竟會有許多武林中人碰在一起！」

賣花婆笑臉迎人，說道：「哦！你是夏侯大爺了，老婆子是找你們侯二公子來的。」

黑豹侯休道：「妳找我二弟作甚？」

賣花婆目光一溜，朝着侯元笑道：「侯二公子，你還記得，那天在湯王廟的事吧？」

她笑臉迎人，是因爲她是賣花的，妳跟人家板着面孔，還會有誰買妳的花？所以這笑容，也可以說是職業使然，久而久之，她就習慣成自然了，只要一開口，就會笑臉迎人，就算心裏氣極怒極的時候，也會朝人笑得很自然。

侯元道：「湯王廟什麽事？」

他是丁玉郎，當然不知道侯元調戲賣花女的事。

賣花婆朝他笑了笑道：「這眞是貴人多忘事，侯二公子不是很想我老婆子的小丫頭嗎？不然，也不會三更半夜去敲我丫頭的窗戶了，二公子既然很想我那丫頭，老婆子的意思，就帶你去瞧瞧……」

她說到這裏，身形一閃，從虎倀夏侯前和黑豹侯休兩人中間穿入，一下到了侯元面前，探手朝侯元右手脈門抓來。

這一下子身法之快，出手之速，幾乎形同鬼魅，連虎倀夏侯前這樣的老手，都來不及攔阻。

侯元是受了傷的人，連行動都需人扶持，夏侯前、侯元心頭一急，口中發出叱喝之聲，兩人不約而同同時出手朝賣花婆背後抓去。

侯元在湯王廟調戲賣花女這檔事只有李小雲一人心裏明白，而且眼前的侯元已不是侯元，也只有李小雲一人知道，尤其丁玉郎負了傷，尚未痊癒，他是大哥的朋友，心頭不覺暗暗叫了聲，「糟糕！」

那知侯元行動雖然需人扶持，但對賣花婆欺近過去，出手就抓，却絲毫也不怠慢，右手五指一翻，使了一記小擒拿手，反而朝賣花婆抓去的右手脈門抓出。

賣花婆一怔，笑道：「侯二公子可是心虛，不敢去見我那小丫頭嗎？」

她身形微側，左手朝身後轉動，舒展如蘭，似拂似抓，朝撲到身後的兩人以攻還攻，一下就把兩人逼退了一步。右手在她說話之際，同樣似拂如抓，搶着朝侯元右手攻去。

倏然之間，兩人一隻右手，已經各自攻拒了八九招之多。

這一段話，正是李天雲向暴本仁發話的同時，暴本仁剛應了聲。「好！」就發覺身後有人向虎頭莊的人動手，倏地回過身去，沉喝道：「妳是賣花婆，找侯元何事？還不給老夫住手？」

夏侯前、侯休兩人被賣花婆一記「蘭花拂穴手」逼退，正待撲上，聽到暴本仁的喝聲，立即刹住身子。

賣花婆做夢也想不到花豹侯元手法會有如此精妙，自己施展「蘭花拂穴手法」，居然半點也奈何他不得，這時聽到暴本仁的喝聲，急忙橫移一步，尖笑道：「你是暴掌門人，那就好辦，侯二公子看中老婆子的閨女，半夜三更偷偷摸摸的敲我閨女窗戶，想來個霸王硬上弓，我那丫頭差點被他玷污了，老婆子想請侯二公子去一趟，給我丫頭瞧瞧，只要丫頭看得中意，咱們窮苦人家的姑娘，嫁到虎頭莊，也夠光彩的，你暴掌門人是他師伯，侯二公子自然會聽你的話，那就請你吩咐一聲，要侯二公子跟老婆子去一趟。」

她只說閨女看得中意，沒說出閨女萬一看不中意，豈非留了後步？

暴本仁一雙熠熠虎目，注視着賣花婆，口中嘿嘿沉笑道：「妳閨女看不中意呢？妳是不是送他回來？」

賣花婆尖聲笑道：「老婆子閨女出身小家碧玉，但平日眼高於頂，一般江湖子弟，是不會看中意的，但虎頭莊財大勢大，也許會對侯二公子另眼看待，這個老婆子就無法預料，不過照以往慣例，有人調戲了她，她又看不中的，老婆子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留下一對招子，任由他走，侯二公子是老婆子接去的，暴掌門人自可放心，老婆子當然會護送他回來的了。」

護送他回來，只怕侯元已經少了一對招子了。

話聲出口，右手突然朝侯元肩頭抓去，這一記出手如電，快到無以復加。

侯元並沒和她拆招，腳下後退了一步，便已讓開。

需知他是由兩個莊丁扶持着的人，這一步後退，退的並不是他一個人，必需三人同時後退，而且退的速度必需同樣快速才行。虎頭莊的莊丁，雖然練過幾手，但要在賣花婆的手底下退出去，却未必辦得到。

這是說侯元帶着他們退下的了。

暴本仁眼看賣花婆當着自己面前，還敢向侯元出手，口中沉喝一聲：「賣花婆，妳敢在老夫面前如此放肆？」呼的一掌迎面拍去。

賣花婆呷呷笑道：「暴掌門，不叫侯二公子跟老婆子去，反倒替侯二公子出頭，這算那一門的掌門人？」（未完・十）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盈盈接上藥粉一看，長孫無忌帶回來的和燕十三的藥粉香味一樣，但色澤不同，燕十三吃過之後，他的肌膚黑綠色逐漸消散，人也清醒過來，霍然痊癒，另一服藥散是給練青霞服食，也轉危為安，練青霞知道是長孫無忌捨身救己，對他從顧忌轉為敬佩，他們來唐門的目的達到了，完滿救活了練青霞，還差尚未和嚴拾生聯繫上，估計他會趨吉避凶，關於毒氣的事，唐門掌門玉嬌嬌對長孫無忌說過可能會研究出解藥，而長孫無忌無意中透露出來，被諸葛胆偷聽到另作戒備，當他們離開唐門時，突來一個浪子齊飛和他們糾纏一番，就誤了行程……

毒氣主成份　原來是海鹽

「小嚴——」練青霞接上口。

燕十三大笑起來。

嚴拾生的運氣也實在不錯，懸崖倖免一死，爬上來稍歇又追下去。

他沒有追上毒書生諸葛胆以及金銀甲人，可是在附近一陣流浪，却竟然又給他發現了毒書生的行踪。

這一次他非常小心，易容改裝，混身本領都用上，居然一路跟到了唐門，也沒有給毒書生發現。

他當然也發現燕十三等人的行踪，可是顧得追踪毒書生諸葛胆，亦無暇抽身去找燕十三。

這個人武功雖然沒有燕十三的好，但在江湖上混了這麽多年，其他的花樣倒是學會了不少，也所以才能够不時都逢凶化吉，並不是單純靠運氣。

毒書生諸葛胆雖然也不簡單，但一心在燕十三等人，並沒有發現嚴拾生的追踪，他甚至已忘掉了嚴拾生這個人，嚴拾生的有限本領當然也是一個因素。

事實嚴拾生的本領與胆量完全不成比例。

他追踪下去，甚至發現諸葛胆搬來了一個毒氣瓷球，但到他發現諸葛胆目的在對付唐門的時候，已經來不及通知燕十三。

唐門他也一樣不能够通知得到，當機立斷他還是立即趕去找燕十三，只希望即使來不及挽救唐門，也能够及時截擊諸葛胆等人。

正如燕十三說的，嚴拾生要找到他輕而易舉，也就因為要嚴拾生找到他，一路上他並沒有改變自己的習慣。

長孫無忌他們明白他的心意，當然亦由得他安排，所以嚴拾生找到去並沒有困難，也用了全力，一路追下來，跑折了三匹健馬。

第三匹馬是一頭栽倒在燕十三身旁，嚴拾生亦變成了滾地葫蘆。

燕十三不用看也知道追來的是什麽人，但看見嚴拾生這樣子亦嚇了一大跳，連忙上前一把扶起來。

「出了什麽事？」他一股內力隨即注進嚴拾生體內。

嚴拾生精神一振，仍然一會才開得口：「天，我應該怎樣說？」

燕十三道：「冷靜一些，說清楚。」

「我誤打誤撞，發現了諸葛胆的行踪，他原來一直在追踪你們。」

「什麽？」燕十三追問：「現在就在附近的了？」

嚴拾生大搖其頭。「本來應該是的，可是你們離開唐門，他反而趕到唐門去。」

燕十三面色一變。「你還發現什麽？」

「他着人搬來老大一個瓷球，準備對唐門採取行動。」嚴拾生一面雙手比着那瓷球的大小。

長孫無忌不由面色大變，插口問：「他們準備在什麽時候採取行動？」

嚴拾生道：「我來的時候已經準備了。」

「你怎麽不阻止。」長孫無忌這句話出口才知道自己太緊張。

嚴拾生叫起來。「我有多大本領？只好來通知你們，一路上已經跑折了三匹好馬，腰骨也快要斷了。」

長孫無忌霍地轉身，望着遙遠的來路。「他們若是現在開始行動，我們如何來得及阻止？」

燕十三歎息。「不管怎樣，我們也要趕回去一看。」身形隨即掠出去。

長孫無忌身形緊接展開，一面追前一面道：「諸葛胆若是一直追踪我們，必定知道唐門已發現化解那種毒氣的藥方。」

「所以他才會立即採取行動。」

「希望玉嬌嬌已煉製出大量解藥，毒烟根本不起作用，以唐門弟子的本領，毒烟無效，只憑武力，諸葛胆等人未必是對手。」長孫無忌眼瞳中還有一絲希望。

燕十三歎息着應一句：「我也是這樣希望。」

練青霞纖纖盈盈相繼亦追上來。

嚴拾生看在眼內，不是不想動身，實在心有餘力不足，只好大叫：「你們就這樣將我留在這裏？」

燕十三遙應一聲：「救人要緊。」

「當然是救人要緊。」嚴拾生索性坐在地上。「我是追不上的了，希望你們趕得及。」

話說完，燕十三等人已去遠，嚴拾生嘟喃着又道：「也希望你們不太笨，懂得在前面市鎭買馬代步。」

一個聲音也就在這時候在他身旁響起。「到底出了什麼事？」

「你還多問什麼，我不是已經說清楚了？」嚴拾生話出口才發覺語聲有異，目光一轉，一怔。「你是什麼人？這跟你有什麼關係？」

出現在他身旁的不是別人，正是浪子齊飛，鐵笛一橫。「我是齊飛——」

「我可不認識你。」嚴拾生伸手握住了劍柄。

「那你應該認識玉嬌嬌。」

「又是什麼東西？」

齊飛道：「是唐門的掌門人，我是她的朋友。」

「天曉得是不是，突然在這裏出現，怕不是諸葛胆一夥？」一頓嚴拾生又搖頭。「應該不會是的，我看你也沒有多大惡意。」

「是不是唐門出了什麼事？」齊飛追問。

「不是唐門這附近還有什麼門？」

「到底什麼事？」齊飛再問。

「有人要拿毒氣對唐門採取行動。」

齊飛笑了。「天下用毒之精，莫過於唐門，對唐門用毒又何須担心？」

嚴拾生冷笑。「或者你對唐門比他們更熟悉 所以沒有他們那麼緊張。」

「當然了，他們對唐門知道多少？那有我的熟悉。」齊飛傲然一笑。

「希望你對於那種毒氣也是一樣熟悉，肯定唐門中人一定能够應付得來。」

「那種毒氣？」齊飛面色突然一變。「你是說江湖上最近出現的那種？」

「難道還有第二種？」

「以我所知唐門中人也束手無策。」齊飛面色一變再變，道：「你說的都是事實？」

「要不是事實我會這樣趕路？連燕十三都不敢懷疑，你居然不相信我？」

齊飛再問道：「那些人已經採取行動了。」

「希望還沒有，希望燕十三他們趕得及，希望大家都逢凶化吉。」嚴拾生突然一聲歎息。「好像我這樣好運氣的人只怕並不多。」

齊飛再看看他，猛一聲長嘯，翻身倒躍，往來路疾掠了出去。

「有這麼多人趕去，應該用不着我的了。」嚴拾生目送齊飛遠去，索性在路上臥下。

×　×　×

燕十三長孫無忌又怎會不懂得以馬代步，他們買了很多匹健馬，輪流替換，馬不停蹄，比嚴拾生的一頓狂趕還要迅速。趕到唐門，大部份的馬都已跑折，他們並沒有飛騎衝進去，在門外滾鞍下馬，都怔在那裏。

門外倒着十多具肌肉已消蝕的屍骨，慘不忍睹，燕十三看着不由一聲歎息。「我們來遲了。」

長孫無忌身形再一動，掠上了滴水飛簷，急風吹起了他的衣衫，却吹不開他深鎖的雙眉。

燕十三亦掠上飛簷上，目光及處，只見到處都是屍骨，有些掛在花木叢中。

唐門弟子發覺毒氣侵襲，不少顯然都要衝出莊外，可是仍然難逃一死。

「玉嬌嬌的解毒藥絕無疑問還未成功。」燕十三又一聲歎息。「消息却也絕無疑問已洩漏出去。」

長孫無忌沉吟道：「問題也許就是出在我們身上。」

「絕無疑問。」燕十三再一聲歎息。「否則也不會在我們離開之後，放棄監視，轉對唐門採取行動。」

長孫無忌道：「看來他們也早已留意上唐門的了。」

「其實我們也早已考慮到，却是料不及他們這麼快便下手。」燕十三搖頭。「這當然是因爲唐門的勢力龐大，還因爲玉嬌嬌已經煉製出解毒藥物。」

長孫無忌微喟，道：「這是事實，否則——」

練青霞一旁插口。「我也不會恢復正常的。」

燕十三道：「纖纖盈盈一路上已經費盡心思，以她們對藥物的熟悉，尚且束手無策，所以才跑到唐門來，玉嬌嬌那種藥物縱然還不大成功，你中的毒也許亦不深，但效用還是有的。」

練青霞道：「玉嬌嬌煉製的解毒藥相信並不多。」

燕十三道：「否則盈盈纖纖的姑姑多少也應該有一些，我們便用不着弄出這麼多事來。」

長孫無忌沉吟道：「那種藥物縱然還不太成功，保命應該是可以。」

燕十三目光一掃。「毒氣瀰漫之下，諸葛胆一夥相信亦不敢進去再採取什麼行動。」

纖纖即時接上口。「這個地方四面當風，其實並不適宜施放毒氣。」

燕十三道：「你意思是說我們現在進去是絕沒有問題的了。」

纖纖沒有答話，探手拿出一個瓷瓶，拔開了塞子，倒了一些粉末在手，洒了出去。

那些粉末隨風飄出了老遠，並無任何變化，燕十三看在眼內，不再等纖纖說話，身形展開，掠了下去，長孫無忌並不比他慢。

他們不約而同都是掠向內堂，練青霞纖纖盈盈只恐有失，亦跟着掠去。

一路上到處都是屍骨，觸目驚心，所以來到內堂，看見玉嬌嬌活生生的立在堂前石階上，非獨長孫無忌，燕十三亦不由脫口發出了一聲歡呼，身形一快，左右掠到燕十三身旁，一齊伸手扶去。

玉嬌嬌睜着一雙眼 沒有閃避 長孫無忌隨即一聲：「掌門人——」

玉嬌嬌應聲掙扎着從燕十三手中將手

抽出來，長孫無忌燕十三這才發現玉嬌嬌的眼睛彷彿籠上了一層烟霧。

「你叫我什麼？」玉嬌嬌跟着面向長孫無忌。

「嬌嬌——」長孫無忌轉過另一個稱呼。

玉嬌嬌撲進長孫無忌懷中，歎息着。「不管怎樣，我總算等到你回來了。」

長孫無忌亦嘆息。「我說過一定會囘來的。」

「是爲了拿解藥？」

「不是。」

「你就是說是我也不會怪責你的，能够等到你囘來我已經很開心。」

「我說不是就是不是，難道你仍然看不出我是怎樣的一個人？」

玉嬌嬌頷首。「之前我已經看出你的誠意，雖然現在我已經看不見……」

話未說完，她的眼淚已流下來，淡紫色的眼淚。

長孫無忌看在眼內，不由問：「你的眼睛怎樣了？」

「我煉製的解毒藥還未完全成功，能够活到現在已經不容易，眼睛已經毒瞎了。」玉嬌嬌流着淚，道：「我早知道福薄，可是竟然不能够再見你一面，實在不甘心。」

長孫無忌接問：「你已經忘記我的樣子了？」

玉嬌嬌搖頭。「怎會呢。」

「只要你還記得我的樣子，再看不見又有何妨？」長孫無忌輕撫玉嬌嬌的臂。「再說，人總會老的，你心中的我却是永遠都是那麼瀟洒英俊。」

「那有人這樣稱讚自己？」

「這可是事實。」長孫無忌接又道：「以你對藥物的熟悉，遲早總會配出完善的解藥，到其時不難又重見天日。」

玉嬌嬌歎息：「等不到那一天的了，我已經將煉製的解藥全都服下，還是只憑一份信心，希望能够死在你懷中，才能够支持到現在。」

「又說這些話？」

「其實你也應該看出我再也活不了多久，只是要安慰我，才沒有說出來。」

「練青霞藥到囘春，你對自己煉製的藥物應該很有信心才是。」

「我就是對自己煉製的藥物太清楚才認命。」玉嬌嬌又一聲歎息。「能够死在你懷中我已經很滿足的了。」

「別說這些話。」長孫無忌沉聲道：「我對你滿懷信心。」

「練青霞中毒甚輕，那些藥才見效，我中毒已深，是沒有希望的了。」玉嬌嬌淚流不止。「我眞的是一個不祥人，你離開唐門的時候我實在太担心若是嫁給你，萬一將自己的不幸帶給你，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現在我反而放心了。」

「你就是喜歡胡思亂想。」

玉嬌嬌一聲嗆咳才道：「我等你囘來，是要告訴你兩件事。」

「你已經發現毒氣的秘密？」

「這是其中之一。」玉嬌嬌很肯定的。「毒氣的主要成份是海鹽。」

「海鹽？」長孫無忌很奇怪。「海鹽怎能够變成毒藥？」

玉嬌嬌道：「對藥物你所知有限，有些道理說出來你也不明白，總之，我是絕不會欺騙你的。」

「那一個說你說假話了。」長孫無忌笑笑。「我只是覺得奇怪。」

玉嬌嬌接道：「你們可以到盛產海鹽的地方調查，相信應該找到綫索的。」

長孫無忌這時候亦省起玉嬌嬌看不見自己的笑容，但仍然裝着笑臉。「還有一件是什麼。」

玉嬌嬌突然一笑。「我給你吃的並不是解藥，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一種毒藥在服下之後半年才發作，當時我只是要試試你的誠意。」

長孫無忌一怔接問：「那不是毒藥是什麼？」

玉嬌嬌道：「一種可以助長你內力增加的藥物。」

「好啊你，這樣欺騙我。」長孫無忌一指輕按在玉嬌嬌鼻尖上。

玉嬌嬌「嚶嚀」一笑，半帶羞意的道：「你毫不猶疑將毒藥嚥下，當時我還以爲你心裏明白，知道那不是毒藥呢。」

長孫無忌笑應：「我就是知道那不是毒藥，但爲了要你放心，還是服下去。」

「胡說八道。」

「若不是這樣，如何能够取得你的芳心，好像你這樣可愛的女孩子到底不是容易遇得上的。」

「你根本就不是這種輕佻的人，怎麼說這種輕佻的話呢？」

「那是你看錯了。」

「我沒有看錯，你只是要我臨死之前開心一些，故意說這種話。」

長孫無忌方要說什麼，玉嬌嬌已接道：「你不要分辯，我雖然看不見自己的肌膚已變成怎樣，但感覺還是有的。」她的眼淚突然狂湧出來。又道：「我實在不是一個知足的女人，爲什麼要說這些話？」

長孫無忌緊擁着她，不再說話。她的面色已變成青紫色。

燕十三那邊看得清楚，也聽得清楚，別轉頭去，纖纖盈盈青霞也是不忍卒看，三個人都沒有作聲，唯恐驚擾了長孫無忌玉嬌嬌她們。

齊飛也就在這時候掠來，燕十三一眼看見，遠遠便已示意不要作聲。

這一次齊飛竟然出奇的服從，好像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身形也緩下來，來到了燕十三身旁，一聲不發，只是呆望着長孫無忌玉嬌嬌，一直到長孫無忌將玉嬌嬌的屍體放下，才移步上前。

玉嬌嬌的肌膚已開始消蝕，但面上仍然留着笑容絕無疑問她眞的喜歡長孫無忌，能够死在長孫無忌懷中便已心滿意足。

一見鍾情並不是神話，但一見鍾情而能够鍾情下去，同偕白首的人並不多。

世事變幻無常，今日見過一面的人，也許便只得這一面，永無機會再見。

長孫無忌將玉嬌嬌的屍體放下，才能轉過身子，齊飛便上前。「爲什麼你不多看她一會？」

「我留給她最後的印象是完美的，她給我的也應該是。」

「這是說，她若是仍然活着，變得難

看了，你便不會再理會她的了。」

「生人死人是兩回事。」長孫無忌淡然道：「死人一切已矣，生人還有很多事要去做。」

齊飛道：「我以爲你應該跟她一起走，你難道不知道黃泉路上她多麼寂寞？」

「我是活人，又怎會知道？」

齊飛沉聲道：「我也是活人，但我仍然能够想像得到，她生前活得不快樂，死後應該很快樂才是。」

練青霞忍不住插口道：「你沒有看到她面上的笑容沒有聽到她說能够死在她喜歡的人懷中已經心滿意足？」

齊飛目光一轉。「這是你說的。」

練青霞道：「大家都聽得清楚，你可以問其他人。」

「你們是一夥，問那一個還不是一樣？」齊飛目光囘到長孫無忌面上。「我希望你陪伴她上路。」

長孫無忌一怔，問道：「這是你的意思？」

「我相信她也是這個意思。」齊飛沉聲道。「沒有人比我更清楚她的了。」

長孫無忌道。「你是她的好朋友。」

「也是最忠心的朋友，她未了的心願我定會替她完成。」齊飛說得很認眞。

練青霞不由問。「若是他不肯自殺，你豈非要殺掉他？」

齊飛道。「這不是自殺，是奉獻，是眞愛的表現，他若是不肯，就是說根本在欺騙玉嬌嬌，這種人，我更難容忍。」

「說來說去，你還是要殺掉他才甘心，」燕十三歎了一口氣。「我活到現在，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歪理，看見一個你這樣荒繆的人。」

齊飛冷笑。「好像你這種人當然不會明白愛情的偉大。」

「我不是不明白，只是……」

「你若是明白就不會說那種話，也不會阻止長孫無忌的奉獻，殉葬。」齊飛一頓轉向長孫無忌。「要不要我帮忙。」

長孫無忌搖頭，話還未出口，齊飛已道：「很好，我也看出你是一條漢子，不會恐懼，下不了手。」

長孫無忌道。「我看你是誤會了。」

「你不肯陪伴玉嬌嬌上路？」齊飛叫出來：「你眞的不肯？」

長孫無忌冷冷道。「毒氣爲禍，我現在必須要解決的只是這件事。」

「只要你肯殉葬，你有什麼遺願，我會替你完成的。」齊飛正色道：「我答應要做的事，一定會做到。」

長孫無忌語聲更冷：「玉嬌嬌的事就是我的事，她要我怎樣做我已經明白，就是沒有要我殉葬。」

「你是個懦夫。」齊飛狂叫。「我最瞧不起的就是你這種人！」

長够生忌一皺眉，旁邊燕十三到底忍不住了，開口道：「你當這個人是一個瘋子好了。」

長孫無忌點頭，目光深注着齊飛。說道：「別人叫我懦夫我的劍一定會刺進進他的咽喉，因爲你是一個瘋子我不與你計較。」

「我不是瘋子。」齊飛鐵笛緩緩舉起來。

「你要動手，我隨時奉陪？」長孫無忌手按在劍柄上。

「然後燕十三其他的人一齊動手？」齊飛不屑的看着長孫無忌。

燕十三那邊立即接上口。「動手當然是一齊動手，跟你這種無理取鬧的人難道還要說什麼江湖規矩？」

齊飛「哈哈」大笑。「名滿江湖的燕十三原來是這樣的一個人，齊某人總算認識了。」

燕十三微微一笑。「你喜歡說什麼也不要要緊，我從來就不會在乎別人怎樣說話。」

齊飛目光一轉再轉。說道：「由現在開始你們最好留在長孫無忌身旁，不要走開。」

燕十三又笑了笑，道：「你到底是一條好漢。」

齊飛道：「用不着你來說話。」

盈盈笑接。「燕大哥是說你不肯吃眼前虧。」

齊飛面色一寒，身形一動，却是掠上內堂滴水飛簷上，一橫鐵笛，吹出了極其悲悽的調子。

燕十三等五人，也就在笛聲中離開了唐門。

× × ×

鹽是一種調味品，一般人每日多少都有些鹽下肚，那竟然可以煉製成那麽厲害的毒藥，實在大出燕十三他們意料之外，甚至連纖纖盈盈也覺得很奇怪。

他們也就帶着這一份強烈的疑惑東行，來到了一望無際，放眼所見都是鹽田的海濱。

應該如何着手調查當然是一個問題，一路上經過幾番商議，他們總算找到了一個比較可行的計劃。

燕十三隨即以外來鹽商的身份出現，轉接與當地的鹽商會面，需要採購大批海鹽。

以練青霞長孫無忌的身份特殊，要提供燕十三有關的資料當然輕而易舉，所以燕十三的身份背境完全沒有問題，而當地鹽商的背境，練青食長孫無忌亦調查清楚是絕對清白。

燕十三提出的價錢可以說非常合理，當地鹽商應該是立即答應，但竟然拒絕，主要的原因也竟然就是他們已沒有多餘的海鹽出售。

將日期延長，那些鹽商還是搖頭，再將利潤提高，那些鹽商顯然已有些心動，但還是拒絕，問清楚才知道他們根本不能够作主。

所有的鹽田赫然都是由海沙帮控制，除了公家所需之外，其餘的海鹽都已有了買主。

公家所需的數量當然龐大，剩餘的其實已不多，不足够買主所需，這種情形之下應該可以將價錢提高，但海沙帮非獨沒有這樣做，而且強迫鹽民出產更多的海鹽，不符數量便武力對待。

在一批鹽民被屠殺之後，以後沒有人敢再懷疑，只是奇怪海沙帮怎會變成這樣子的。

海沙帮的出現原是爲了維護鹽民的利益，帮主章濤也因此而深受鹽民愛戴。

開始的時候，因爲海鹽的利潤大，豪強惡霸四起，爭鬥無日不已，鹽商「鐵胆」章濤有見及此，挺身而出，以一身本領，肅服惡霸豪強，組成了海沙帮，以合理的利潤採購海鹽，並保護鹽民的安全。

這已是多年前的事情，其間海鹽的價錢多少有起跌，章濤都處理得恰到好處，就是這兩年，明顯的海鹽的需求量是大了，價錢非獨沒有調高，反而壓低鹽民要爭取，也不像以往那樣能够得到一個公平的解決辦法，且深受死亡威脅。

失望之餘，鹽民也只有接受海沙帮的安排，敢怒不敢言，燕十三他們却旣然發現有可疑的地方，要從鹽商鹽民口中知道什麼一囘事，當然是簡單，但追查究竟，却是沒有人知道。

他們又想到了很多辦法，但最後决定，還是直截了當，闖進海沙帮總壇去問清楚。

練青霞長孫無忌主張調用軍兵，燕十三都不以爲然，始終覺得江湖上的事還是以江湖人的方式去解決，對於這一點，練青霞長孫無忌當然不會太堅持。

× × ×

海沙帮的總壇頗具規模，勢力也絕無疑問相當龐大，燕十三等才來到門前，便看見一羣羣勁裝疾服的帮衆在逡巡，刀雖然沒有出鞘，但樣子就像是隨時都會拔刀出鞘的，如臨大敵。

練青霞看在眼內，脫口道。「海沙帮好像出了什麼事。」

燕十三笑了。「對我們來說是件好事情。」

練青霞奇怪。「你不是這種幸災樂禍的人。」

「那有這麽巧合，怎會不遲不早的，在我們到來的時候，海沙帮突然又大禍臨頭。」

練青霞立即明白。「他們其實是準備對付我們。」

「若不是早已留意上我們，暗中監視，又怎知道我們的行踪。」燕十三笑得更開心。「我們並沒有對海沙帮怎樣，他們都如臨大敵，若不是與毒氣的事情有關，又怎會這樣？這還不是一件好事？」

練青霞有些担心。「他們人多勢衆，我們又不想濫殺無辜？」

燕十三搖頭。「總有辦法解決的。」一頓接問。「你也看出他們大都不像是壞人？」

練青霞笑笑。「這麽多人，難免是有些雖無過犯，面目可憎的。」

燕十三沉吟着。「以我所知，海沙帮的確只管海鹽，帮主章濤在江湖上也頗有俠名。」

練青霞道：「江湖上的事情只有你們清楚了。」

盈盈也插口說道。「其實江湖上，有關這個人的傳說亦不多，我們也不怎樣清楚。」

纖纖接問。「以我所知他早便已退出江湖，在江湖上流傳有關他的都已是很多年以前的事。」

練青霞奇怪地問：「旣然很多年了，怎麽還會流傳着？莫非那都是很了不起的大事？」

「這倒不是，但江湖就是那麽奇怪的地方，很多陳年舊事很多時莫名其妙的又會拿出來的細說一遍。」纖纖搖頭。「你不是江湖人不會清楚的了。」

盈盈却接道：「怎會是莫名其妙，那可能是近日又發生過類似的事情，又或者那是曾經參與其事的人，想當年的從頭細說。」

纖纖方要反辯，那些海沙帮衆已經結集在一起，一齊向他們迎上來。

燕十三再上前一步，抱拳一揖。「在下燕十三，有事求見貴帮帮主。」

一個大漢越衆而出。「我們已知道你是來找麻煩的，要見我們帮主，得先闖過我們這一關。」

燕十三接問：「閣下可以代表章帮主說話？」

那個大漢一怔，接喝道：「總之，我就是不容許外人在海沙帮範圍內生事。」

燕十三笑了笑。「我們並沒有生事，只是求見貴帮帮主，未知可否代爲通傳一聲。」

那個大漢立卽道：「你們堅持要見帮主，可見必有企圖，爲了帮主安全，還是不能讓你進去。」

燕十三道。「江湖上傳說　海沙帮帮主本領高強，胆識過人，怎會不見來自江湖上的朋友？」

海沙帮帮衆一陣騷動，爲首的大漢沉吟着大喝：「你這個激將之計，我們可不上當。」

燕十三笑問：「閣下眞的能够替帮主作主？」

大漢左右望一眼，正不知如何說話，一個清朗的聲音已傳來。「閣下有什麽事可以跟我說。」

那些海沙帮帮衆應聲左右讓開，一個錦衣青年當中走出來。

大漢鬆一口氣，道：「這是我們的少帮主。」

「在下郭春華。」錦衣青年傲然一笑。「若也是不能够作主就沒有人的了。」

燕十三他們早已經打聽清楚章濤並無兒子，只得一個女兒章倩兒許配給他的關門弟子郭春華，郭春華也因而入贅章家，海沙帮的一般事情平日也都是由他打點。

燕十三並不認識郭春華這個人，但直覺都是找章濤來得直截了當，現在郭春華現身，他看來看去總是覺得有些不順眼，所以還是一句。「我們還是要親自拜訪老帮主，詳談一下。」

郭春華面色一沉。「帮主不見客。」

燕十三帶着笑問長孫無忌。「少帮主不讓老帮主見客，會不會老帮主對事情一無所知？」

長孫無忌不假思索的回答：「不無可能。」

郭春華立即問：「你們這樣說話，到底是什麽意思？」

燕十三囘應了一句。「少帮主心中有數。」

郭春華面色一變，冷笑。「閣下莫以爲名滿江湖，便可以隨便說話。」

燕十三又笑了。「旣然我們只是隨便說話，少帮主又何必這樣緊張。」

（未完・十二）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韋青被侯七駕舟從郝振鵬手中奪走，還將他手下死剩的一匹狼老梁也除去，韋青以爲侯七轉爲章胖子効勞，及至見到盧卿這位大小姐，才知道被她安置在一家「後庭花」相公堂子的狀元居處內，這套房是最紅的「相公」住的，原來她想羞辱韋青，藉此解恨，然後囚禁暗室，韋雲聞訊來救，又被盧卿槍傷兩肘，小金魚通知霍小腰拯救，霍小腰見自己娘「三手紅綫」忽然來揚州，便知道她是來幹什麼，三手紅綫蕭瑤來到後庭花找阿嬌，說明來意，偷了盧卿的鎖匙，由孫大德挖地道將韋青韋雲救走，盧卿和侯七正不知葫蘆裏賣什麼藥……

和解訂婚約　搗亂出奇招

車伕冷笑說：「盧小姐，只要是圈內的人，沒有人能自生自滅，貨呢！交我弄回去也好交差。」

「貨嘛！不見了！你要是問爲什麼不見了！我也暈頭轉向，不信就去看看關人的小屋。」

部下帶車伕去看過小牢房以及屋後的地道出口，此人匆匆告辭，還到小破廟中的入口看了一下，趕回去報告。

篷車內有個女子，在路上和車伕交談，還探頭向車後看了一下有無人跟踪，此女頗似瞎女阿秋。

× × ×

晚膳時刻，孫大德又來到萬府，萬、苗二人正在用飯，且在淺酌。這情景和大箱子未回籠之前是截然不同的。

「不巧，不巧！老爺子正在用膳。」

「很好，很好！孫兄也來喝一杯！」

萬里站起張羅着，苗玉堂添上杯筷，說：

「孫老總一定有事……」

孫大德笑笑：「事情是有一點……」

萬里說：「別客氣！坐下來再說！」

孫大德坐下來，說道：「聽說老爺子明天要在橋月宴客，而且還有他奶奶的韋青……」

苗玉堂說：「不錯。」

孫大德在口中塞了一大片醃魚，「唔唔啦啦」地說：「那小子過橋抽板，忘恩負義，老爺子對他仁至義盡，這小子却淨來二五眼的，他奶奶個熊……。」

苗玉堂說：「孫老總，咱們的看法相同，只不過老爺子爲人寬厚，總是爲別人着想，姓韋的一而再地在外胡整，而且還說老爺子的壞話，咱們作下人的越想越不是味道……」

萬里輕輕揮手，說：「玉堂你就少說兩句，我既巳決定了他們年輕人的親事，就不要再提過去的事了！」他喟然說：「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隱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也可以遠害。希望我們大家共勉！」

孫大德豎起大拇指說：「人家都說，

宰相肚裏能撐船，大人物就是不一樣，要是依俺的意見，不把他轟幾個透明窟窿，俺就是大閨女養的！」

苗玉堂打了個哈哈，拍拍孫大德的肩膊，說：「咱們二人眞是對了脾胃，來，我敬你一杯！」

「謝哩！俺先乾……」「滋」地一聲杯底瞧天，說：「明天俺親自帶七八個弟兄，在橋月四周警戒，那小子的花梢太多，不能不防他們一手，只不過，明天場面上據說還有兩位大亨，他們二位突然在這場合上出現，會不會和姓韋的一個鼻孔出氣？」

苗玉堂說：「放心！老孫、牛、劉都是自己人……」下文被萬里的目光逼了回去。

孫大德似乎逮住「機會，低頭猛吞，因爲五六個菜，沒有一道不是最精緻的時菜，似乎根本沒有聽到苗玉堂那句話也沒看到萬里的眼色。

× × ×

小金魚在爲韋青肩頭鎗傷上藥，流着淚說：「韋大哥，我對不起你！」

「小金魚，不要自責，如果我是妳，我也會和妳一樣。也許還沒有妳處理的好。妳的方式，巳把對我的傷害減到最低點！我該感激妳才對！」

「韋大哥，你越是這麼說，我越是難過……」

小八子在一邊冷冷地說：「放這種馬後炮有什麼用？韋爺要不是命大，早就死了，媽媽地……」

韋青說：「小八子，事情並不是你想像的那樣，小金魚當時不開鎗也許更糟，因爲郝振鵬的人埋伏在四週，他們開鎗可沒有這麼輕鬆了。」

小金魚說：「韋大哥，今天下午五點，你眞要到橋月去赴宴？」

「小金魚，我能不去嗎？」

「當然能，就派莊先生去說是你外出未回，迄未連絡上。」

韋青搖搖頭：「對方比我想像中更爲不單純，人家對我們的一切瞭如指掌。與其說謊，不如乾脆前去。」

「韋大哥，他眞會當衆宣佈你和萬柔的婚事？」

「妳不以爲宣佈婚事這和訂婚與結婚仍然相差十萬八千里？」

「韋大哥，這又是爲什麼？」

「當然是製造和平假象，但眞正的動機連我也弄不清楚。」

莊前柳說道：「較爲膚淺的看法，是要以婚事把韋青套牢。然後找個最適當的時機，除去韋青、我、及江氏父子等人，因爲這些人消滅後，才能把所有的秘密帶入地下。」

小金魚說：「似乎古往今來想以這方式保持秘密的人，恐怕沒有一個是完全成功的。」

韋青說：「正因爲是秘密進行，成不成功也只有當事人知道。」

小金魚說：「韋大哥，不去是不是好些？」

「像下棋一樣，能預知好不好？當然最好，如今很難預測是好是壞？」

「至少在目前你和萬小姐無婚約，也沒有公開場面上的口頭承諾，去了之後，就有了，有了之後，會不會受這口頭承諾的牽絆，有時會身不由己？」小金魚說：「當然，如韋大哥喜歡萬小姐則又另當別論。」

小金魚分析事情，心思十分細密。她的話不無道理。稍後，小金魚改變話題，對莊前柳說：「莊先生爲什麼不續絃，對娟娟小姐又有個照應。」

這工夫正好「三手紅綫」蕭瑤和阿酥回來了，蕭瑤四十五六，比阿酥大七八歲，還能掛上半老徐娘的邊兒。都比較看年輕些，人也長得挺癢眼。

所以莊前柳聽了小金魚的話，目光在二女身上掃過，蕭瑤說：「老不修，小金魚問你爲何還不續絃？你的一雙賊眼却在我們二人身上梭溜！拖油瓶上祠堂——輪勿着哩！拆那！」

韋青和小金魚等人都笑了起來，莊前柳居然有點不好意思，原來他以前也認識「三手紅綫」蕭瑤。

莊前柳說：「咱們還是說點正經的吧，各位以爲，韋青今天應不應該去橋月客棧？」

蕭瑤和阿酥想了一下，蕭瑤說道：「他去參加，暗中對他的狙擊看來會立刻如火如荼地展開，如果不去，狙殺行動會稍緩些。」

小八子說道：「蕭大娘能不能說說理由？」

「如果韋青去了！在場面上一定雙方會相處得非常融洽，而萬里也會當衆宣佈韋青是他的準女婿，什至暗示韋青是他的未來財產繼承人之一，各位試想，當衆宣佈了這件事，如暗中有人瘋狂地狙擊韋青，誰會忍心懷疑他？」

「啪」地一聲，阿酥拍了蕭瑤的肩膊一下，說：「儂眞是老門檻！和阿拉的想法一樣，拆那！」

韋青肅然說：「蕭大嬸，如果我照去不誤，却當衆宣佈不便接受那件婚約，後果又會如何？」

蕭瑤一愣，說：「那會很尷尬，當然，暗中的狙殺行動也會稍緩，不過，你有沒有想到一種可能？那就是萬家千金也會在場？」

韋青說：「如果萬柔知道要宣佈婚事，她就不會去的。」

阿酥說：「你不過是憑常情推斷，你對她有足夠的瞭解，確認她不會去嗎？」

韋青還眞無法反駁，萬柔的作風比莊娟娟好不到那裏去。

最後，韋青作了決定——按時赴宴。

× × ×

宴無好宴，會無好會。這正是最佳寫照，但往最糟的方面去想，也只不過會埋下不幸的種子，今天是不會有危險的。

今天橋月樓上當然不會接待其他客人，本來可容納的二十桌的地方，如今只有兩桌，巳擺上了餐具。

自汪翠翹自縊之後，另派人接掌，這人就是萬家的內帳房張翔，除了苗玉堂之外，他算是第二號紅人了。

萬里、苗玉堂、萬柔和郭奇巳先到達。張翔到得更早，指揮準備兩桌翅席及接待貴賓事宜。

稍後到的有牛經武、劉永泰、長興綢緞莊的吳老闆（僅揚州就有三家綢緞莊），金滿堂銀樓的何老闆，大來糟坊的錢老闆和福隆錢莊的孫老闆等等，他們都是僅次于萬、牛、劉三大亨的揚州巨賈。

稍後又來了一位貴客，尤然是牛經武的掌珠牛如蘭，顯然牛經武事先不知女兒要來而低聲責難，道：「蘭兒，妳來幹什麼？」

「喜歡湊熱鬧，也順便來看看萬家姐姐嘛！」這妞兒把狐皮大衣脫下往牛經武懷中一塞，就和萬柔打招呼去了。

論外表和萬柔差不多，只是不同類型。這工夫牛經武對劉永泰搖頭苦笑說：「老劉，你看這算什麼？」

劉永泰笑笑，說：「要是我也有這麼一個寶貝女兒，我也會孝順她！」

就在這時，一個護院走前向萬里報告：「老爺子，韋先生和莊先生到了！」

「快請！順便交待厨房上菜！」他立刻又對苗玉堂低聲說：「交待下去，從現在開始，散席以前這段時間，任何人不准上樓，還有，孫大德的人來了沒有？」

「來了！一色便衣，在本樓四周放哨『插了旗』！」

不久，莊前柳在前，韋青在後，在梯口出現。劉永泰領先鼓掌，萬里和韋青的目光一接，萬里立刻見牙不見眼地迎上前來，激動地：「韋青，很好……來了就好。嗨，你可能不知道這數月來，表舅牽腸掛肚這份心情。」

兩人握着手搖撼着，韋青說：「讓表舅操心，誰又知道我的心情？」四下掃視一匝，目光和萬柔的接觸，他的目光本要廻避，沒想到她的目光先移了開去。

既然如此，又何必到這兒來？

其餘的人的目光，有的曖昧，有的惶惑，前者是萬宅的人，後者是劉、牛二大亨以及一些地方富賈。

唯一目光中不帶前二種色彩的人就是活潑、爽朗的牛如蘭。她的目光很放肆地在韋青身上搜索。

入了座，上了菜，萬里先敬了客人的酒，包括莊前柳在內，這才和韋青乾了一杯，說：「韋青，雖然表舅甥這份親戚很遠，有人說幾百竿子搭不到，可是我們實際上却比這份親戚近得多，這一點你不能否認。」

韋青說：「是的！」他說這話時目光停在苗玉堂臉上，想看看他有什麼反應？不久之前，他和老莊還因陷在萬宅被奇刑逼供而托天之幸逃了出來。其他都不必說了，而萬老爺子和苗玉堂二人都能臉不紅氣不喘，而且顧盼自若，眞是沉着得近乎可怕。

但任何一位局外人在此，都會被這份溫暖及和諧的假象所迷惑。

這時萬里鄭重地說：「今天，當着幾位老友，我必須宣佈兩件事。」

似乎第一件事任何一位在座的人都能猜到，在莊前柳來說，也許連第二件也能猜中。

萬里繼續說：「這第一件事，我就是不說，兩個當事人心裏也有數，那就是韋青和柔兒的終身大事，我雖上了年紀，老眼可還不花，自然看得出，他們都不反對，所以今天當衆宣佈，十五天內爲他們訂婚，兩個月內辦一次隆重的喜事。至于這第二件——」

那知萬柔突然出了聲：「爹，這是人生大事，您既未正面徵求我的意見，又怎知我不反對？」

整個場面上都被這句話所震動。

未來此之前，小金魚和莊前柳等人都作過各種預測和估計，就是未料到反對的是萬柔，老實說，今天打算推辭的是韋青，却被萬柔搶了先。

是萬柔觀顏察色猜到他會反對而搶先，免得尷尬，抑是另有原因？

萬里富態的臉上瞬間罩上一層寒霜，說：「這是什麼場面，容妳胡言亂語？」

萬柔大聲說道：「爹剛才說我們不會反對，不過是自說自話，現在我鄭重聲明，我不喜歡韋青，當然也絕對不會嫁給他！如果非要我接受不可，我隨時會離開萬家。」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必再加上任何一個字。而且站起來匆匆下樓而去。

任何人都被這意外局面所震懾，只有牛如蘭的嬌靨上飛舞着意外的喜悅，樓上一陣死寂之後，劉永泰說：「老萬，你別難過，我想令嫒不過是因爲韋先生失踪一段時間，在使小性子，保證不出三天，必會雨過天晴！」

也許有不少的人都會這麼想，自萬柔受傷，韋青冒險潛入萬宅探視她之後，再就沒有見面。這也算合理的猜測。

萬里對這說法却不以爲然，他相信自那次狂翠翹綁架霍小腰，萬柔和莊娟娟各懷鬼胎去救人，都想藉機射殺對方，甚至還要加上霍小腰，除去這些情敵。如果韋青今天拒婚，應是那次事件導致的裂痕。

至于萬柔主動反對，可能是她有自知之明，知道韋青和她的情感已不可挽回。

這時牛經武說：「我以爲劉兄剛才的揣測不無道理，年輕人的事，很快就沒有事了。倒是萬兄剛才要宣佈兩件事，不知另一件是什麼？」

萬里正色說：「本來我要宣佈，他們二人一成親，我就退隱，把全部家產移交給他們二人，也就是說，萬家財產柔兒繼承三分之一，韋青三分之二……」

衆人一愕，這也未免矯枉過正了吧？外人怎會還多了三分之一？

萬里揮揮手泫然說：「家兄嫂生前暗示過，他們很欣賞韋青，他們遇害雖未留下遺言，我想我這麼安排，家兄嫂地下有知一定也不會反對的……」說着，豆大的淚珠子「叭噠叭噠」滾在桌面上。引起一片低泣聲。那包括苗玉堂、郭奇、麥嘉和護院頭子侯威等人。

韋青熱淚盈眶，恐怕也只有他的淚水才不含別的成份吧！

這工夫樓下忽然一陣鼓噪，還夾雜着女聲，似乎有人要上樓，有人攔阻，萬里說：「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護院奔上樓，對萬里說：「萬爺，三個女人硬要上樓，說是這兒叫的『堂差』……」

這種場面怎麼會叫「堂差」，北方稱爲叫「條子」，萬里愕然，看在座諸人，都有一臉驚疑之色。

以苗玉堂爲首諸總管，立刻離座技巧地戒備着。

也就在這時，上來了三個二十五六歲，粗手大脚，臉上擦了厚厚的劣質宮粉，加上皮粗肉糙，說話時臉上會掉粉屑的女人。

這是誰叫的「堂差」？不要說這幾個大亨了，就是總管和護院們也不會光顧這種貨色。

苗玉堂上前盤問：「你們是幹什麼的？看看這是什麼地方？又是一些什麼人物，會叫妳們的『堂差』？」

其中一個女人可不賣帳，況且她們怎會見過這三位大亨，要不是今天這場面，下輩子也見不到，她一手叉腰，一手揮舞着：「這是什麼地方？又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拆那！我們是南門外騾馬市作生意的。有說是萬先生叫『堂差』，儂那能！不認帳啊！」

一聽「騾馬市」三字，衆人不由色變。也只有碼頭苦力和騾夫之類才會到那裏去。和上海灘的所謂「鹹水妹」、「羅宋湯」及「私門頭」等差不多，什至還有所不及。

這騾馬市的三等妓女戶（其實五等也有餘），沒有什麼標準，一塊大洋可以關門，拉鋪，要是陰天下雨，生意清淡而又過了午夜的話，討價還價，大洋五角也照接不誤。

是誰惡作劇，叫這種「堂差」來消遣萬里？而叫來三個，分明是萬、牛、劉三大亨一人一個，萬里以爲莊、韋二人和他的仇再深，也不會來這一手，那會是誰？

「去去去！」苗玉堂太陽穴上的青筋都綳起來了：「妳們是什麼東西！這又是什麼地方？也沒尿泡尿照一照！」

「儂說什麼？屈死！拆那格娘格細皮！儂又是什麼東西？阿拉來出『堂差』，沒付銅鈿要我們走！豬頭三！儂那能……儂那……」

這麼一嚷嚷，場上的人還眞抓瞎，這種貨色，又怎能和她們鬥。牛經武對劉永泰嘆口氣說：「者劉，看到沒有？這個惡作劇的人也未免太過份，揚州別的沒有，出色當行的紅窰姐多的是，却偏偏叫了三個騾馬市的爛貨，似乎連咱們二人每人也有一個，侮辱人眞是莫此爲甚啊！」

這些話萬里當然聽到了，向他們抱拳苦笑了一下，大聲說：「苗總管，打發她們走！」

苗玉堂掏出三塊大洋，每人一塊，那個罵人的妓女把一塊大洋丟在餐桌上，「嚐」地一聲，把個盛魚翅的大海碗砸破流了滿桌。她跳着叱呼：「那能？一塊銅鈿想打發我們，拆那！那麼大人物？屁！」

苗玉堂趕緊又掏出六塊大洋，每人又給了兩塊，這才把她們送下樓。

這三個大亨在揚州，任何一個跺跺脚，半個揚州都會有三級地震，但今天這場面却是一籌莫展。

萬里喟然說：「咱們兄弟會受這等窩囊氣，可謂流年不利，不知是誰來這一手，眞是下三濫！」

牛經武說：「是啊！咱們到底得罪了什麼人？」

萬里對韋青說：「本來今天應該是歡喜的場面，居然發生了這檔子事，不過你也不必失望，柔兒的性子你大概也知道，八成也是由于她負傷這段時間內你沒有關照他而想給你一次難堪，相信並不影響表舅剛才所宣佈過的兩件事！」

韋青說：「萬柔的話未必是一時衝動，所以對於這件婚事，我——」

劉永泰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韋先生，就看在你表舅息事寧人和這把年紀份上，你就不要再說什麼，就是要談，也請私下再談吧！」

韋、莊二人立刻告辭。萬里也再三叮囑韋、莊二人到萬宅去，不要再讓人看笑話。韋青也只有應着。

× × ×

牛經武返回私宅不久，劉永泰也來了，爲什麼不一起回來？自然是怕人注意，這時二人併肩來到一個自成格局、十分幽靜的小院落中，在三間精舍門口，他們和門內一個胖子揚手招呼。

這個胖子居然是鑑定及仿製古董的專家章九如，二人入室掩上門，桌上已備好三人每份的茶點。

牛經武笑笑說：「章兄，你也未免太那箇……怎麼會叫騾馬市的貨色去『出堂差』？」

章、劉二人相視大笑，章九如說：「如不這樣，又怎能破壞萬里的形象？」

劉永泰說：「章兄，這一手可眞絕，居然也爲我們二人也各叫了一個……」

章九如說：「這是爲了提防他懷疑二位呀！」

牛經武說：「這一手很好，老實說，自與他合作，事事都是他佔盡便宜，比喻說，任何一檔子生意，總是他一人獨得六成，我們二人平分四成，而這次收購的國寶級古董。又是他包辦了大事，章兄是知道，那些國寶級的古董，都是一文不值地購入，不要說還可以再造複製品仿冒，就是原物賣出，也是一本萬利，尤其洋鬼子肯出高價。」

劉永泰二人相顧點頭，這時牛經武又說道：「自『萬鐘齊鳴』之後，五省聯軍總司令部的有力人物，已不再支持他，因爲這畢竟是瞞上不瞞下的事，軍閥再胡攪，前程畢竟重要。況且，總司令又要撤換，所以萬里目前已失去了靠山，沒有軍閥撑腰，光靠他自己那股勢力，就不足爲懼了。」

「另外……」牛經武說：「我要送二位一件禮物。剛才在橋月樓上，萬里的寶貝女兒不是一怒下樓而去？」

章、劉二人說：「是啊！」

牛經武說道：「她已落入我的部下手中。」

「這……」劉永泰說：「這一手又是爲了什麼？我們今後就是不再聽他的，却也該儘量避免明着翻臉。」

章九如說：「我猜想牛兄可能要用一石兩鳥之計。」

「對！還是章兄靈光。」牛經武說：「無人知道萬柔在我手中。我們却要設法放出空氣，人質在韋、莊二人手中，先讓他們拚個你死我活。」

劉、章二人一齊鼓掌，甚而叫好，正好牛如蘭在這小院外聽了一會，似乎不甚

了了地搖頭離去。

　牛家大宅中這院落只有牛氏夫婦和貼身保鏢林羣山及潘堯等人可以來，別人嚴禁接近，更不用說是進入了，但牛如蘭是例外的。

　絕的很，她在外面聽了一會，還對林羣山說，不要告訴她爹說她來過，林羣山只好答應。

　章九如說：「二位知不知道盧卿由一名鎗手保護着對付郝振鵬？」

　劉永泰說：「我們在嚴密監視，一旦郝振鵬倒下，他手中有不少的古董和白花花的大洋，據說盧卿的全部私蓄全入了郝振鵬的口袋，據估計郝目前的身價有一千萬大洋。」

　「所以，和我們相比，他不算太肥，五花肉而已。只不過這小子可沒有資格獨吞。」

　「當然！」章胖子說：「只是錢不會放在他的身上，目前必須生擒他而不能擊斃，以免一千萬大洋泡湯。這條魚我有把握把他釣上來。」

　牛經武說：「怎麽釣？郝振鵬這老小子滑不留手，精得出油！可不是好倒弄的貨色。」

　章胖子笑笑說：「這個我知道，但我却知道他手中有些實物哪些是贋品？那些不是，他自己當然不知道。」

　「對！」牛經武說：「這的確是個香餌……」

　「多藏厚亡，故知富不如貧之無慮；高步者疾顛　故知貴不如賤之常安。」如要每一個貴者、富者都知此理，也是不太公平的。

　橋月客棧門前圍了不少的人。那是一位頭髮花白的老嫗，由一個三十左右的漢子扶着。正在和橋月的二老闆爭執。

　「趙老闆，你來說句良心話，我女兒翠翹沒災沒病地，怎麽會忽然上吊死了呢？」老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大聲訴苦。

　老闆是萬宅總帳房張翔，也是萬的心腹，他既要兼顧橋月的生意，也不能放下萬宅的帳務，所以每天兩頭跑。

　這二老闆是張翔的心腹，由他推荐，來實際主持橋月的事務。

　如今猛古丁地冒出這麽兩個人來，幾乎是胡說八道，據他所知，汪翠翹父母早亡，娘家已無親人了。

　只是這種事無法對證，汪已死，她這兒也無親友。

　這工夫扶老嫗的漢子大聲說：「人家都說這家橋月客棧的東家包了翠翹表姐，本來甜言蜜語地說是要把她扶正，後來又來了個瞎女阿秋，打得火熱，也就改變了主意，逼着表姐上吊……」

　圍觀的人嘩然。趙老闆忍無可忍，大聲說：「這是什麽話？簡直是血口噴人！謠言怎麽可信？你們再不走開，可要叫警察來了！」

　老嫗說：「不用你們找警察，要是不還我們個公道，我們會去告你們東家！」

　趙老闆急得直搓手，說道：「好好！你們要告就去告吧！別在門口擋路妨害生意！」

　老嫗又撒起潑來，邊哭邊「嚷嚷」：「這是什麽世界？有錢就可以拏人不當人……人吊死了……也不通知娘家，就這麽草草地一埋了事……翠翹啊……妳死得不明不白……娘不會就這麽拉倒的！」

　那漢子吼叫着：「有錢也得講理！表姐不久之前還暗示過……她不會永遠沒有名份……不會超過半年就會坐花轎抬進東家的大門……」

　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想擠進橋月的大門都辦不到。而且有些人竊竊議論說：「是啊！就算汪老闆沒有名份，死了也不能草草一埋了事。據說萬老大夫婦將來要出一次大殯，相較之下，也未免欺人太甚了……。」

　張翔這時正好趕回，前門擠不進去，只好走後門，弄清事情之後，對趙榮埋怨，說：「老趙，有沒有派個人去通知苗總管？」

　「還…還沒有……」

　「你這人眞是！這分明是有人暗中出老爺子的洋相，和昨天三個騾馬市的爛婊子一樣，還不快點派人報告苗總管及老爺子！」

　「是的！我一時被攪昏了頭，我這就派人……」

　張翔頭腦冷靜，這樣在門外吆呼下去，越傳越廣，人就越集越多。不如把人請進來，他往門口一站，說：「這位大嬸，雖然在下並不認識妳，而以前的汪老闆也說過，他的父母都已經去世了！不過我們還是希望老人家能進來坐坐喝杯茶，弄清楚是不是找錯了門？」

　這一手「禮、兵」兼顧，表面上表現了同情，骨子裏却是反駁，汪老闆不可能有這麽一門親戚。

　這時有人大聲說：「人都走哩！大概是到衙門告狀去哩……」

　苗玉堂派了三個人來，但沒有找到那一老一少，當然，也沒有人到衙門去告橋月客棧的東家。

　只是許多人開始懷疑汪翠翹是不是眞的死得不明不白？

×　×　×

　小六子回報，萬柔那天自橋月樓上出去後，就失踪了。韋青自然十分震驚。因爲這件事可能是眞的，也可能是假的。這是韋雲的看法。

　如果萬柔不是萬里的骨肉，使之失踪再倒打一耙，就有了藉口。韋青說：「萬柔出走，是我親眼所見，對方應不會在她身上作文章。」

　莊前柳說道：「他們也應該不會以爲騾馬市『出堂差』的惡作劇，是咱們幹的吧！」

　蕭瑤說：「在橋月客棧前那老嫗和一個漢子又窩囊了他們一下，這件事又是誰幹的？」

　這工夫阿酥已不在這兒，因爲她要回到美人窩去。因她還未曝露身份。

　韋青說：「我覺得他的主要敵人，似乎還不是咱們。」

　莊前柳說：「我以前從未想到牛、劉兩大亨和萬里這麽近。如果不近，像這種事不會要他們在場的。」

　蕭瑤說：「這種表面上的近，又何嘗不是暗中的不近。一山不能容二虎，何況是三頭虎。」

　韋青說：「蕭大嬸的看法也許很有見地。大嬸，在目前，是否該派莊兄去接近牛、劉二人？以便多作瞭解？」

　蕭瑤說：「這是好主意，但要自然而技巧，別讓他看出是故意想接近他們。」

　莊前柳說：「大妹子說的很對。牛、劉二人也絕非簡單的貨色。」

　他們現在住的地方距孫大德的團練總部祠堂只隔兩個門。這兒有前後院，一來隱秘，二來接近團練總部也另有用意。

　小金魚已賣了「小三張」，就住在這兒，作飯及侍候傷勢未愈的韋雲，都由她包辦，因爲蕭瑤一直不會作家事，而且她是客，在輩份上也不宜讓她來做。

×　×　×

　攬着小腰的小腰，韋青總感覺任何一個女人都無與倫比。而她那雙大眼也無與倫比。她說：「我娘說她和阿酥姨去救了一個人，不知道是誰？」

　「別裝糊塗好不好？」

　「是你呀！原來你這位智多星也會變成階下囚。」

　「小腰，大嬸救的不過是她未來的女婿而已！」

　「哥，想不到你的臉皮作鞋底也能穿上三年。」

　「小腰，咱們聊點正經的，萬柔失踪了！」

　「會不會是花招？」

　「應該不會。妳以爲會是誰？綁架了她？」

　「哥，看樣子你很焦急。一定是食不甘味吧！」

　「那倒沒有。」韋青正色說：「妳想想看，萬柔一失踪，誰都會一下子就想到我，對不？」

　「對，就是我也會猜想八成是把她窩在什麽地方？」

　「這就很可怕，」韋青說：「至少我會由一個無辜者變成靶子，也許窩藏她的人就是打的這個譜。」

　「哥，眞的很可怕！」她又貼緊了些。別看她是三寸金蓮四寸腰的「燕瘦」型小女人，雙峯的「海拔」却相當可觀。

　「小腰，妳越怕我就越來勁……」

　她推開他下了床，說：「哥，你要吃點什麽？我來給你做？」

　「不必了！小腰，只要一天能見妳幾次就很知足……」他又撲了上去……。

×　×　×

　他撲上時是鼓足所有勇氣的，但她推開他：「我說過，你能爲我辦了那幾件事，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其實侯七絕無奢求，也不過是想擁抱她一下而已。

　「只要一天能看見妳幾次，我已知足！」侯七認眞地說。盧卿也信，不是因爲侯七是殺手，自然更不是因爲他窮得幾乎是一鋪一蓋，兩條蔴袋，也不是因爲他不英俊，說不出理由，只感覺在他身邊總是渾身不舒服。

　如果和她喜歡的人在一起，就連照鏡子時的效果都會突然誇大起來。

　其實女人嫁給這種人才會幸福。只不過，所謂幸不幸福是絕對主觀的。即使我們把一對俊男美女放在一起，他們也未必就是幸福的。

　突然「砰砰」兩聲鎗響，只聞有人大聲說：「侯爺，刺客……」

　「砰」地一聲，後窗窗櫺油紙上有一個彈孔，窗外一人仰身倒下，印堂正中那個孔，不論自右眉尖或左眉尖去量，其間距離都是三分之一寸。

　而這一鎗都是一甩手就放的，絕對未瞄準。

　剛才大叫的是侯七的忠僕左撇子花皮，此人才二十五六歲，左手用鎗及匕首，由于身上的皮膚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淺，因而得名。他本姓吳反而被人淡忘。

　剛才他和對方各開了一鎗，而這殺手的動作太快，開鎗的同時就撲上了後窗。快，是殺手必須具備的特長，爲了達成任務，隨時要爭取第一時間。

　隔壁是一家油坊，午夜前在此放鎗，會被油坊的機器聲所吸收。二人出屋，盧卿說：「他要殺誰？」

　「我！」

　「爲什麽不是我。」

　「因爲殺了我之後，殺妳就比較容易些！」

　盧卿不能不信說：「會是誰的人？」

　侯七想了一會：「不是郝振鵬的人，就可能是你們以前的主兒的部下。」叫「花皮」搜了屍體，什麽也沒有。立刻弄走了屍體。

　侯七說：「局面很亂！最少有五撥人各幹各的。」

　「有那麽多？」

　「怎麽沒有？韋青一撥，郝振鵬也算一撥吧？另外如你們的老主兒及牛、劉二大亨……」

　「他們也在這個漩渦中？」

　「人無外財不富。這句話固不是金科玉律，但妳總該知道『不仁可以邀富』這句話吧？凡是暴富之人，總有捷徑。所謂捷徑，大多是鑽法律漏洞，或者乾脆作不法勾當，本份的商人，發橫財很難。」

　盧卿說：「這才四方面。」

　「加上我們，再算上章九如，不就是五六撥了。不過章九如挾技自重，此刻必然依附一有力之人，不是萬里，必是牛、劉二人，因他仍有利用價值。」

　「侯七，我可能發現你讀過不少的書呢？」

　他笑笑，道：「讀過一年半私塾，六年小學，如此而已。大小姐可別爲我戴高帽。」

　這時侯七的心腹「花皮」在門口道：「盧姑娘，門外有人拜訪，說是老爺子的人。」

　侯、盧二人互視一眼，盧卿道：「幾個？」

　「花皮」道：「只有一個郭奇！」

　盧卿道：「侯七，我討厭他的人，不見！」

　侯七搖搖頭，說：「大小姐，此時此刻如果咱們斷了任何一方面的來往管道，那就太危險了！那等于聾子也像瞎子。」

　「依你之見？」

　「接見，以便探探口風。」

　盧卿對侯七可說言聽計從，也是因爲他的見解比她成熟而穩重。郭奇見到盧卿時，她身邊只有一個使女。（未完．11）



金縷甲•秋水寒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賈老二爲了查出假扮白元亮的內奸，設計逮人，果然在三更時分抓到一個瘦高漢子，把他帶到刑堂去審問，却原來那人身上藏有「白骨令」，聲言要見白骨神君，白元規見狀，只得暫時把他押起來……白元規三兄弟，和賈老二，徐少華來到神君居住的屋宇，向使女飛瓊盤問，指證她正是假白元亮的人，但飛瓊口齒伶俐，一一否認，並要白元規稟報神君再作處置，說完便即遁去，白元規等人來到白骨神君處，將宮中發生一切從頭一一稟告，並要拿下飛瓊，但白骨神君却要找賈老二，徐少華問個清楚……

總管出高招

白元規想到這裏，不覺朝上首躬躬身道：「啓稟神君，此人說的未必可靠，孩兒之意……」

白骨神君一揮手道：「你不用多說，老夫自有道理。」

「嘻嘻！」賈老二回頭朝白元規笑了笑，伸手朝窟頂一指，說道：「大莊主，你快瞧瞧，這隻耗子可大得很呢！」

他這一舉動十分奇特，所有的人忍不住都仰首朝窟頂看去。窟頂其實什麼也沒有，當然更沒有耗子了。

白骨神君喝道：「賈老二，你還沒有回老夫的話！」

賈老二雙手一攤，愁眉苦臉的道：「回神君，這是莫須有的事兒，叫小老兒怎麼說呢？這樣好不？小老兒心裏確實有些秘密，但這裏不能說，你老能不能讓小老兒和三位莊主單獨談談，再來跟你老報告，如果對小老兒不信任的話，可以把敝莊徐少莊主留在這裏當人質，這樣你老總可以相信了吧？」

慧眼判真假

白骨神君哼道：「也好，元規，你們帶他出去，好好問問。」

賈老二回頭朝徐少華道：「少莊主，只好委屈你暫時留在這裏了。」一面以「傳音入密」朝白少游說道：「白少莊主，也要委屈你留在這裏，陪陪咱們少莊主可好？」

白少游忙道：「爹，孩兒也留在這裏，陪徐兄好了。」

白元規點頭道：「這樣也好。」一面朝白元亮吩咐道：「元亮，你先把此人押下去，要他們好生看管。」

白元亮答應一聲，立即要兩名劍士把瘦高漢子押了下去。

白元規恭敬的朝白骨神君行了一禮，說道：「孩兒那就告退。」回頭朝賈老二道：「賈總管請！」

「是！是！」賈老二聳着肩道：「現在小老兒變成階下囚了，大莊主先請，讓二莊主、三莊主押着小老兒走就是了。」

於是由白元規走在前面，賈老二跟在

他身後，白元輝、白元浩走在最後，一起退出白骨神君靜室，來至前面起居室。（仍是大石窟之中）白元亮也跟着走入。

白元規一抬手，說道：「大家先坐下來。」

賈老二目光四顧，問道：「大莊主，這裏……」

白元規頷首道：「沒有問題。」接着抬頭道：「元亮，你把前後石門一起關上了。」

白元亮依言把前後的兩道石門一起闔上。

白元規道：「賈總管，你有什麼秘密，現在可以說了。」

「咳，這件事情可鬧大了！」賈老二聳聳肩，雙手合十，唸了句「阿彌陀佛」，才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但小老兒正好和我佛如來的意見相左，什麼事，知道了就非說不可！」

白元規只是望着他沒有說話。

白元輝却忍不住問道：「賈總管，到底是什麼事呢？」

「嘻嘻！」賈老二道：「你們認爲那瘦高漢子說的話，是什麼人授意的？」

白元規心中一動，依然沒有說話。

賈老二兩顆豆眼轉動了一下，續道：「你們都看到方才小老兒指着窟頂說有一隻大耗子，那是爲了什麼？」

大家聽他說得有些奇怪，誰也沒有多問，希望他快點說出下文來。

賈老二又道：「就是因爲小老兒想起他今晚和小老兒說的一句話，引發了小老兒的疑竇，也終於獲得了證實……」

他口氣微頓，接着又道：「四位一定心裏有一問題，那瘦高漢子怎麼會說小老兒是他總管？神君也以小老兒事先知道三位莊主中毒，事先佈置埋伏，才擒住了瘦高漢子，小老兒若不是他們同黨，怎麼會未卜先知？現在小老兒可以告訴四位，小老兒是他們總管，可一點也不假……」

白元規看了兩個兄弟一眼，心中也暗暗「哦」了一聲。

賈老二接道：「但其實小老兒却並非他們總管。」

白元規看他兩句話，前後完全相反，也忍不住問道：「賈總管此話怎說？」

「嘻嘻，這話就得從頭說起……」賈老二拖長語氣，伸伸頸子，續道：「雲龍山莊去年毀於大火，大家總知道了，雲龍山莊接着又重建了起來，這可不是少莊主重建的，而是一個有野心的人隱身幕後，給少莊主建起來的……」

「這人也就是此次陰謀計算白骨門的人，對不？」白元規問道：「此人究竟是誰？」

「大家聽小老兒說下去吧！」賈老二接着就把自己等人當時並不知道雲龍山莊已經重建好了，直到回轉徐州，才看到莊院一新！接着說出自己被人在酒中做了手腳，回轉臥室，床板下沉，自己被直摔到地底二十丈以下，從此就有人假冒了自己，這人就是他們的總管……

白元規口中「噢」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後來呢？」

「後來，嘻嘻！」賈老二聳聳肩道：「二三十丈高，就算爛醉如泥，也跌不死小老兒，就這樣，小老兒在神不知鬼不覺的當中又取代了他們總管，眞賈老二却一直扮演了假賈老二。」

「賈總管這一手高明得很！」白元規一拍巴掌，接着問道：「後來呢？」

「這就言歸正傳了！」賈老二就把藍如風和柳飛絮兩人失踪，後來在自己房中發現飛鴿傳書，要自己告訴徐少華，拿秋水寒易人，並慫恿徐少華遠來白骨門索取秋水寒。

白元規道：「這麼說賈總管也不知道這幕後之人是誰嗎？」

「那個假冒小老兒的人服毒死了，小老兒又去問誰？」賈老二道：「但這回咱們可以逮到一個比總管地位還高的人，一定可以問得出來。」

「哦！」白元規想起方才賈老二說過兩句話：「你們認爲瘦高漢子說的話是什麼人授意的？」「小老兒指着窟頂說有一隻大耗子，那是爲了什麼」？這就問道：「方才賈總管曾提到那瘦高漢子說的話，是有人授意的，這人又是誰呢？是不是飛瓊？」

「非也、非也。」賈老二哈了一聲，接着反問道：「那瘦高小子嚷着要見什麼人。」

白元規回答道：「他當時曾說要見神君。」

賈老二聳聳肩道：「那不就對了？」

白元規臉色不覺一怔，說道：「會是說神君授意他說的？」

「白大莊主完全說對了！」賈老二道：「所以小老兒說這件事鬧大了！」

白元規悚然道：「神君受人脅迫？」

「非也，非也。」賈老二道：「脅迫那倒不是。」

白元規正容道：「此事關係重大，賈總管，你應該說得明白一點！」

「是、是！」賈老二道：「事情是這樣，方才小老兒也站在下首，和那瘦高小子相距不遠，忽然感到身側似有一縷極微細的內勁吹過，那種極微細的內勁，像是有人以傳音入密在說話，小老兒先前還以爲是飛瓊那丫頭在作怪，後來看她咀皮一動沒動……」

白元規聽得暗暗點頭，這賈老二果非尋常人物，連人家以傳音入密的風聲，他都聽得到，可見他內功何等精純了！

賈老二續道：「大莊主一定知道，要是施展傳音入密，連咀皮都不用動，那種功力，豈是一個黃毛丫頭所能辦得到？因此小老兒就循着這微細風聲來處看去，果見神君唇上白鬚微微顫動，小老兒心中不禁大惑不解，神君何以會幫着瘦高小子，把贓栽到小老兒頭上？但再一想，就有些明白過來。」

白元浩問道：「你想到了什麼？」

賈老二忽然得意一笑，說道：「那瘦高小子三更時分找到小老兒房裏，他曾和小老兒說過兩句話，那時他還以爲小老兒是他們總管，他是傳達上面的命令，要小老兒務必把秋水寒弄到手，第二是向小老兒請示，可有什麼交代？小老兒問他：『事情怎樣了？』他說：『回總管，咱們已經很順利的運出去了。』」

白元規道：「他們運出的是什麼東西

呢?」

賈老二道:「小老兒既是他們總管,就不便多問,心想待會逮住了再問不遲,因此就沒有問他……」

他嚥了口口水,續又說道:「但小老兒心裏在嘀咕,這回他們勞師動衆,而且又指示小老兒慫恿少莊主趕來白骨門,等於雙管齊下,由此可見,這運出去的東西,一定十二萬分重要了,只不知會是什麼東西?直到看到神君以傳音入密教那瘦高小子把臟栽到小老兒頭上,小老兒才恍然大悟!」

白元規道:「賈總管認爲他們運出去的是什麼東西?」

賈老二忽然壓低聲音,鄭重的道:「人。」

「人?」白元規身軀一震,急急問道:「會是什麼人呢?」

賈老二望着他笑了笑道:「就是白大莊主心裏想到的這個人。」

白元規心裏確實想到了一個人,聞言神色劇變,說道:「你有……」

「有、有,白大莊主先別激動!」賈老二好像和他打着啞謎,一面搖着手,截斷了他的話頭,又道:「白大莊主不是問小老兒可有證據?小老兒當時也有些懷疑不定,所以……嘻嘻,小老兒才指着窟頂要大莊主看大耗子。」

白元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唉,你怎麼不想想?」賈老二道:「小老兒這一指,往上看的人,自然不止是你大莊主一個,試想經常在外邊跑的人,頷子不會用布包起來,總會被風吹日晒,晒得較黑,但一個尊處優養的人,平日裏很少出門,頷子也一定白嫩得多,這一抬頭,不就可以看到他的頷子了?嘻嘻,這就是孟老夫子說的人焉,瘦哉。」

「你能確定?」白元規激動的道:「他……眞是易了容?」

「易容之道,小老兒也會。」小老兒晃着腦袋,得意的道:「其實小老兒只要瞧上一眼,就看得出來,再經查證之後,那是百分之百錯不了的!」

白元規站起身道:「好,咱們走!」

白元輝跟着站起,問道:「大哥,你和賈總管說了半天,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白元規滿臉怒容,說道:「神君他老人家可能已被人運出去了!」

白元輝神情一震,問道:「賈總管是說現在的神君是有人假冒的?這事……大哥……咱們沒有確切證據,這可不能亂來呀!」

白元規道:「此人學神君的口吻,十分相似,但後音有些不對,愚兄早已感到懷疑,只是不好說出口來,方才經賈總管這一說,愚兄已可確定是他假冒的了。」

白元浩道:「他們把神君運出去,這可能嗎?」

白元亮道:「屬下倒有一個計較在此,大莊主不妨先試探試探那瘦高小子的口氣再說。」

白元規哦了一聲,回頭問道:「你說說看?」

白元亮跨上一步,低低的說了一陣。

白元規點頭道:「很好,咱們就這麼辦。」

不多一會,白元規兄弟三人都已隱入了屏後,起居室中只餘下賈老二一個人,他如今可不再是賈老二,經過易容之後,早已變成白髮、白眉、白鬚的老人,活脫脫的白骨神君白靈君,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首一張太師椅上。

這時前面的一扇石門啓處,白元亮率同兩名白衣劍士押着瘦高漢子走入。白元亮喝道:「神君要問你的話,你要老老實實回答,若有半句謊言,那就死定了!」

白骨神君一揮手道:「元亮,你們出去,把門帶上了。」

白元亮躬身應「是」,立即率同兩名白衣劍士退了出去,石門也隨着關上。

白骨神君哼道:「你眞糊塗,怎麼會被他們截住的?」

瘦高漢子道:「兄弟只當他是總管,後來才知道這老賊已經不是總管了。」

「壞就壞在這裏!」白骨神君皺着兩道白眉,問道:「你去找他,和他說了些什麼?」

瘦高漢子道:「他問兄弟事情怎樣了?兄弟說咱們已經順利運出去了……」

白骨神君一拍太師椅靠手,說道:「糟了,這麼說,他已經知道咱們運出去的是什麼人了?」

瘦高漢子道:「兄弟並沒說出運出去的是什麼人,大概他還不大清楚。」

白骨神君輕輕吁了口氣,哼道:「你若是洩漏了口風……」

「不會的,兄弟沒有說……」瘦高漢子悚然道:「這個……你只管放心……」

白骨神君道:「那你還和他說了些什麼?」

瘦高漢子回答道:「那是三姑娘吩咐的,要兄弟傳話,命他務必把秋水寒弄到手。」

白骨神君又道:「你被他們逮到之後,可曾說出你的身份來?」

「沒有。」瘦高漢子道:「兄弟一句也沒說。」

「一句也沒說?」白骨神君忽然站起來,陰笑道:「那麼他們怎麼會知道你……」他右手化爪;緩緩朝瘦高漢子前額抓來!

瘦高漢子一急,不覺冷聲喝道:「谷風,快住手……你要做什麼,想殺我滅口?你也不去問問三姑娘,我跟神君多少年了……」

白骨神君嘿嘿道:「老夫要殺你,是因爲你已經洩漏了咱們的機密,你就是回去,神君也不會饒你的……」他的手已按到瘦高漢子頂門之上。

瘦高漢子目射厲色,切齒道:「姓谷的,你就是殺了我,也當不上管事的,你敢擅作主張?」

白骨神君忽然放開手,笑道:「也好,讓我去問問三姑娘再說,哦,三姑娘是誰呢?」

瘦高漢子突然警覺的望着白骨神君道:「你……」

「嘻嘻!」白骨神君忽然聳聳肩笑道:「老夫當然是假扮白骨神君的谷風。」一指點了瘦高漢子的穴道。屏後三人立時閃了出來。白元規道:

「神君果然是姓谷的假冒的,但你怎麼不多問他幾句呢?」

白骨神君伸手朝頭臉上一抓,一把就把白髮白鬚抓了下來,一面笑道:「時間太長了,再說,也問得差不多了,再問下去,就會露出馬脚,也問不出所以然來了。」一面又朝臉上摸了一把,抹去易容藥物。

白元規道:「他口中的神君,不知又是什麼人?」

賈老二笑道:「武林中稱神君的人不多,這並不是當務之急,咱們先去抓大耗子要緊,哦,還有,這小子口中的三姑娘,大概就是飛瓊了,小老兒先前還當她只是一隻小耗子,但現在看來她還比耗子精呢!」

說話之時,白元浩已打開石門,要白元亮依然把瘦高漢子押了出去。

白元輝道:「大哥,咱們進去要如何下手呢?」

白元規沉吟了下,說道:「由愚兄對付姓谷的,這四個丫頭,看來全是他們的人了,由你和三弟兩人出手,把她們拿下,元亮率四大劍士守在外面,以防另有羽黨,賈總管和徐少莊主只要替咱們守住門口,不讓他們逃跑就好。」這是白骨門的事,他自然不想假手他人。

賈老二點着頭道:「小老兒會暗中通知少莊主的。」

白元規道:「好,現在咱們可以進去了。」

賈老二道:「慢點,咱們進去,可仍由大莊主領先,二莊主、三莊主押着小老兒,這樣可以安安他的心,等咱們準備好了,才不致被耗子亂鑽亂咬。」

白元規因神君被人刦持,早已迫不及待,回頭朝白元亮吩咐道:「你可率領四大劍手守住神宮門外,不論外面的人要衝進去,或者裏面有人衝出來,都給我格殺勿論。」

白元亮應了聲「是」

白元規話聲一落,立即大步朝屏後走去,伸手一推,兩扇石門自開,當先朝通道行去 其餘的人,也隨着走去,白元亮率同四大劍士走在最後,一直到了白石欄杆,才一揮手,命四人站到階下,自己也在拱門口站定下來。

只有白元規一路急行,登上石級,穿行紫藤花架,直向神君靜室的石窟中推扉而入,也身後是賈老二,雙手下垂,顯然被點了穴道,再後則是白元輝和白元浩,像是押着賈老二而行。

石窟中,白骨神君閉目坐在榻上,飛瓊等四名使女自然不敢擅離,依舊伺立如故。

在石榻右側下首,放了兩把椅子,徐少華和白少游就靜靜的坐在椅上,神君前面,他們當然不敢低聲交談,現在看到白元規和賈老二等人走了進來,兩人慌忙站起身來。

白骨神君也在此時緩緩睜開眼睛,問道:「元規,賈老二說了些什麼?」

白元規心頭怒極,但他臉上絲毫不露,還故作恭敬之狀,急步趨了上去,一直走到黃玉石榻前面,白元輝、白元浩押着賈老二一左一右,也亦步亦趨的跟了上來,和白元規只保持數尺距離。

這麼一來,白元輝在左,白元皓在右,正好和站在左右兩旁的四個使女伸手可及。

賈老二經過徐少華面前時,就以「傳音入密」說道:「上面的白骨神君已是假冒之人,還有四個丫頭,可能也是對方的人,待會一旦動上了手,少莊主和白少游務必守住洞口,不可讓他們跑了,你先得知會少游一聲。」他雖以「傳音入密」說話,但咀皮却絲毫沒動,是以沒人注意。

白元規直到此時,才拱拱手道:「回神君,賈老二已經完全招供了。」

白骨神君眼神不定,口中唔了一聲,問道:「他說了些什麼?」

白元規道:「他只是假扮賈老二來的,其實並非賈老二。」

白骨神君詫異的道:「哦?會有這等事?」

白元規冷笑一聲道:「進了白骨神宮,就算他易容術最高明,也未必能夠瞞得了人。」

白骨神君問道:「他說他是誰呢?」

白元規烱烱目光逼視着白骨神君,一個字一個字的沉着臉道:「他叫谷風,山谷的谷,大風的風,不知神君可曾聽說過沒有?」

白骨神君微一怔神,接着嘿然笑道:「一個普通江人湖物,爲父如何會聽人說過?」他居然連神色都沒有變。

但這「爲父」二字聽到白元規的耳中,却是十分刺耳,心頭不覺大怒,突然身形微側,大喝道:「谷風,現在你形迹已經敗露,在白骨神宮中還想再裝作下去嗎?好好從實招來,猶可饒你一命,否則只怕想要全屍都辦不到呢!」

這下聲色俱厲,明的是對着賈老二說的,實則無異向白骨神君攤牌了!

「小老兒不是已經招供了嗎?」賈老二尖聲叫了起來,說道:「小老兒叫做谷風,是易容來的,小老兒的上面,還有一個人,小老兒全聽她的……」

白元規右手一抬,鏘的一聲掣出白骨劍,厲聲喝道:「你同黨叫什麼名字?」

賈老二偷偷的望了飛瓊一眼,說道:「她叫三姑娘。」

白骨神君坐在上面,居然面露微笑,一手捋鬚,看着兩人,好像看他們演「雙簧」一般,毫不在意!

白元規哼道:「這叫三姑娘的賤婢,人在那裏?」

白元輝喝道:「放肆,神君面前,那有妳說話的份兒?」

飛瓊忽然冷聲道:「不用說了。」

飛瓊一手掠掠鬢髮,冷然一笑,目光直白元規掠來,咀角微微一披,說道:「你們既然全巳知道,那就不用再演戲了,對不?」

白元規哼道:「妳就是三姑娘了?」

「嘻嘻!」賈老二轉臉尖笑道:「不是她,還會是誰?」

「不錯!」飛瓊道:「我就是三姑娘,請問白大莊主,待要怎樣?」

賈老二聳聳肩笑道:「好了,好了,現在沒小老兒的事了!」隨着話聲,就退到了徐少華的身邊。

白元規沉哼道：「很好，姓谷的，你把易容藥物給我洗掉。」不洗掉易容藥物，總是白骨神君的面貌，他不好出手。

白骨神君不覺呵呵一笑，點頭道：「可以。」果然緩緩舉起手來，從他下巴底下緩慢的揭起一張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

面具揭開，呈現在大家面前的，已是一個三角濃眉，皮膚粗黑的中年人，咀角間掛着一絲冷笑，神情居然極爲倨傲，好像有恃無恐一般！

白元規強壓着怒火，沉聲道：「你就是谷風？」

谷風淡淡一笑道：「這還用問嗎？」

白元輝目光一掃飛瓊等四人，喝道：「妳們四個都是他的同黨了？」

飛瓊冷聲說道：「你們不是都知道了嗎？」

白元輝怒聲道：「賤婢，死在臨頭，還敢如此倔強！」

飛瓊臉色一沉，冷冷的道：「白元輝，現在咱們身份既已暴露，就不再是白骨神宮的使女了，你說話最好客氣一些，免傷和氣。」

白元輝眞想不到一個丫頭敢對他如此說話，不覺怒喝一聲：「妳……」

白元規左手微抬，說道：「二弟，愚兄有話問他們。」一面目注谷風，問道：「神君呢？」

谷風微笑道：「大莊主但請放心，白骨神君很好。」

白元規道：「他老人家現在何處？」

谷風仰首想了想，才含笑道：「大概也快到了。」

白元規瞋目道：「是你們把神君刦走了？」

谷風道：「是敝主人久仰白骨神君英名，請去一晤的。」

白元規道：「好，你且說說你們主人是誰，現在那裏？」

谷風道：「這個抱歉得很，敝主人沒有交代，在下不敢奉告。」

白元規怒哼一聲道：「姓谷的，你可知這是什麼地方嗎？」

谷風陰沉一笑道：「在下奉命而來，還會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哈哈！」白元規怒笑一聲道：「你知道就好，今晚你們不說個清楚，能夠走得了嗎？」

谷風也大笑道：「在下根本沒有走的意思。」他又把面具朝臉上戴好，接着道：「在下是奉命到白骨神宮做人質來的，白骨神君一天沒有回來，在下就一天不走。」他再次戴上人皮面具，自然還要繼續假扮白骨神君了。

白元規怒喝一聲：「匹夫，你把面具拿下來。」

谷風緩緩的道：「大莊主原諒，在下奉命扮白骨神君來的，情非得已！」

白元規長劍一指，哼道：「你再不揭下來，我就劈了你。」

谷風微笑道：「在敝主人沒把白骨神君送回來之前，在下安全得很，大莊主還不至於殺了在下吧？」

白骨神君在他們手中，投鼠忌器，當然沒有人敢殺他了。

賈老二尖着聲音道：「大莊主就是殺了他，神君也安全得很！」他這話也沒錯，谷風的身份，如何能和白骨神君相提並論？就是殺了他，對方也不會動白骨神君一根汗毛的。

白元規喝道：「你把面具取下來。」

谷風無可奈何的道：「好，好，大莊主既然要在下取下來，在下取下來就是了。」說着果然又從臉上揭下面皮，摺好了收入懷中。

白元規道：「好，姓谷的，你們要我動手，還是自願受縛？」

谷風看了他一眼，徐徐的道：「白大莊主可是要和兄弟動手嗎？」

白元規沉哼一聲，道：「你還不下來受縛？」

谷風道：「在下不用下來，也不想和大莊主動手。」

白元規還沒開口，飛瓊已經接口道：「大莊主若是想動手的話，由我奉陪如何？」她居然敢向白大莊主挑戰！

白元規聽得不覺一怔！白元輝就站在左首，他原本就是負責監視左首兩個使女（飛瓊、飛衛）的，聞言喝道：「好個賤婢，妳給我下來！」

飛瓊臉色一寒，冷然道：「白元輝，你一再出言無狀，本姑娘已經一再隱忍，你以爲本姑娘怕了你嗎？」身形一側，倏然間像一朵白雲，輕捷無比的欺了過來，左手舒展，纖纖五指垂直翻起，似拂似拍，朝前拂來。

白元輝不防她說動手就動手，居然搶先出手朝自己攻來，心頭又氣又怒，暴喝一聲道：「賤婢找死！」揮手一掌急拍而出！

這一掌含怒出手，練的又是「白骨掌」，寂無掌風，但陰寒之氣極盛，縱然沒被擊中，只要被陰氣掃中，同樣也會承受不起，可說十分厲害。

怎知一掌拍出，飛瓊人影已杳，只覺疾風颯然，快要襲上肩頭，白元輝對敵經驗老到，心頭一驚，急忙沉肩疾轉，右手帶轉，斜拍出去。

那知掌勢才發，飛瓊身形一晃，又像輕烟般消失，一縷疾風，已從左邊襲來。

白元輝兩掌落空，心頭既怒又驚，心知對方身法怪異，自己若非功力較深，聽風辨位，幾乎非被她擊中不可！一念及此，雙手立即化掌爲爪，五指勾曲，身形突然加快，剎那之間，身若旋風，爪勢縱橫交織，記記朝着飛瓊的影子抓去！

飛瓊身法輕如飛絮，忽東忽西，人影飄忽，雙手更是柔若無骨，依然似拍似拂，上下揮動！

兩人這一以快打快，但見兩條白影，盤旋交錯，進退不過丈許方圓，卻令人無法看得清敵我人影！

片刻工夫，兩人已交手了二三十招，白元輝不但絲毫沒有進展，反而時有被逼之感，心頭自然越打越是怒不可遏，以堂堂二莊主的身份，竟然連一個丫頭都久戰不下，是可忍，孰不可忍？

雙手接連拍出兩掌，把飛瓊逼退了一步，自己也迅疾後退一步，右手抬處，嗆然劍鳴，長劍已經出鞘，劍尖輕震，指着飛瓊喝道：「賤婢，妳再不束手就縛，我就叫妳濺血劍下！」

飛瓊看他長劍出鞘，不覺疾退一步，身形輕旋，從她白色曳地長裙間抽出一柄兩尺長的銀色短劍，披披咀，冷峻的道：「白元輝，你在劍上有多少功夫，只管使來。」

白元輝被一個丫頭直呼姓名，那還忍耐得住，沉喝一聲：「好，那就看我劈了妳！」人隨聲上，刷的一劍，迎面劈了過去。

劍雖以刺爲主，但他這一劍在盛怒中劈出，却如同開山巨斧，嗆然有聲，一道匹練般的精光，激射而出，聲勢極壯，足見他劍上功力，有如何深厚了！

飛瓊看他劍勢銳不可當，身形一個輕旋，就從白元輝對面轉到他右側，右手輕送，一支雪亮的銀劍已悄無聲息的刺到。

白元輝大喝一聲，長劍一轉，改直劈爲橫截，猛向飛瓊攔腰掃去，三尺長劍，化作了尋丈光芒，劍勢不僅凌厲，抑且沉猛已極！

這一招原是承接上一招的勢道而來，可說合併了兩招的力道，而且劍光橫亙尋丈，橫掃了大半個圈子，飛瓊縱然武功最高，也不易躲閃得開，躲閃不開，就非封架不可，以飛瓊的功力，這一招能封架得開嗎？

大家心裏都有着這樣的想法；但怎知飛瓊根本沒有封解，只是輕輕一閃，就翩然閃出，已經閃到這道劍光相反的方向，（白元輝的左首）短劍疾劃，刺向脇下。

這一記幾乎沒有人看得清她是如何閃出去的？

白元輝接連兩劍都被她輕易閃開，心頭更怒，大喝一聲，劍光倏轉，人隨劍出，右手連連揮動，長劍漾起一片密集的劍影，朝飛瓊像急風暴雨般攻出！

這一輪急攻，發揮了「白骨劍法」的精妙殺着，劍尖鋒鏑密集如雨，別說躲閃，就是封架也不知道從何封起？

飛瓊果然不再躲閃，她玉腕連點，手中一支短劍，同樣以快打快，點中有撥，撥中有挑，場中登時響起一串清澈的叮叮之聲，不絕於耳，她不但絲毫沒被逼退，居然還和白元輝打成平手！

不，白元規業已看出她這輪硬打硬接，幾乎把二弟的攻勢一招接一招的破去。

這一情形，和先前白元輝跟史琬動手，如出一轍，對方所使劍法，也和史琬使的一般無二！

「白骨劍法」，威鎭江湖數十年，如今竟然有這許多人練成了專破「白骨劍法」的劍法，白骨門今後還能在江湖立足？

哦……徐少華的「義弟」史琬，原是一個女子，莫非和飛瓊她們有什麽淵源不成？

想到這裏，忍不住擧目朝賈老二投去！賈老二站在徐少華身邊，只是聳着肩膀，裂嘴笑了笑。

這不過是白元規目光轉動的一瞬間事，突聽白元輝哈哈一笑，劍尖一震，已經點了飛瓊右臂「臂儒穴」，飛瓊右臂一麻，短劍脫手，噹然一聲落在到地上。白元輝得理不饒人，迅即跨上一步，左手閃電點了她兩處大穴。

這一下變起倉猝，谷風和其他三個使女眼看飛瓊展開劍法，把白元輝的「白骨劍法」一路破了下去，可說已經佔了上風，做夢也想不到會在突然之間，劍勢一滯，被白元輝乘機得手，自然有措手不及之感，等到發現飛瓊被制，谷風一下從石床上站起，飛衛、飛霞、飛虹三人也及時閃身搶出，總是遲了半步！

白元規長劍橫胸，一下截着谷風，瞋目喝道：「匹夫，你上前一步，白某就劈了你！」

賈老二早在白元輝劍尖點上飛瓊「臂儒穴」的同時，已經以「傳音入密」朝白少游道：「白少莊主快上去，帮你兩個叔叔截住那三個丫頭。」

白少游那還待慢，一下掣劍在手，一個箭步竄了上去，正好截着搶出來的飛虹，白元浩也呼的一掌，逼住飛霞。

白元輝堪堪點了飛瓊兩處穴道，飛衛已經欺了過來，他迅速飛起一腿，把飛瓊一個人掃了出去，口中喝道：「元亮快來拿人。」右手長劍一招「秋水橫舟」，把飛衛逼退了一步。

站在石室門首的白元亮聽到了喝聲，立即帶着一名劍士走入，並把飛瓊押到邊上。

再說白元規攔住谷風，他因對方假冒白骨神君，心頭早已存了殺機，但神君下落未明，使他投鼠忌器，長劍一指，喝道：「姓谷的，你只要說出你們把神君弄到那裏去了，我可以免你一死。」

谷風剛跨下石榻，就被白元規橫劍攔住，他手上雖無兵刃，但却毫不在意，淡淡一笑道：「在下說過，神君是在敝主人處作客，敝主人沒有交代的事，大莊主就是殺了在下，在下也不敢多說。」

白元規瞋目哼道：「你當我不敢殺你嗎？」

谷風只是望着他沒有作聲。

白元規長劍作勢，切齒喝道：「哼！你……」

賈老二尖聲道：「白大莊主不用和他客氣，最好把他拿下，就是殺了他也沒什麽大不了。」

這話是提醒白元規用不着投鼠忌器。

白元規沉笑一聲：「不錯！」右腕往前一送，長劍朝谷風咽喉點去。

谷風駭然後退，急急說道：「大莊主眞要殺我嗎？」

白元規怒笑道：「你除了束手就罪，別無選擇。」口中說着，抬手又是一劍刺了過來。

谷風接連閃動身子，才避開兩招，身法並不如何高明。白元規看他武功不如飛瓊遠甚，手腕連振，雪亮劍尖從他頸子左右穿射，如同電閃！

谷風手無寸鐵，驚惶失措，勉強躲過幾劍，已經汗流浹背！白元規大笑一聲，長劍疾落，連點了他三處穴道，谷風砰然一聲應劍往後便倒。

白元規跨上一步，正待伸手抓去，瞥見他嘴角間忽然緩緩流出一縷墨水般的黑血來，心中不期一怔，暗道：「這厮竟然服毒自戕了！」

白元輝接住飛撲過來的飛衛，兩人立時動上了手。飛衛使的也是一柄亮銀短劍，一套劍法，也和飛瓊使的一樣，每招每式，都是破解「白骨劍法」的招數，但飛

衛的功力、劍法，都沒有飛瓊純熟，因此使出來的雖是專破「白骨劍法」的劍法，但對白元輝的威脅並不大。

白元浩截住的飛霞，白少游截住的飛虹，情形也差不多，雙方打到二三十招，白元輝首先制住了飛衛，接着白元浩、白少游也先後點了飛霞、飛虹的穴道。

賈老二聳了聳肩，笑着說道：「大功告成。」

白元規道：「可惜姓谷的已服毒自戕了。」

「那只是一隻小耗子！」賈老二嘻的笑道：「咱們逮住了耗子精，隻把小耗子死了也就算了。」

白元規道：「賈總管是說飛瓊是他們的領頭人物了？」

「這還用說？」賈老二回頭看了飛瓊一眼，說道：「她就是三姑娘咯，這個丫頭身份似乎不低呢！」

白元規道：「他們刼持神君，去了那裏，只要問她就好了。」

「嘻嘻！」賈老二聳着肩道：「其實不用問她，小老兒也知道。」

白元規道：「賈總管怎不早說？」

賈老二道：「事情就要這樣，一節一節的經過，你們才會相信。小老兒憑空說白骨神君被人下了迷藥，已被運出白骨門，現在在某某地方，你們會相信嗎？」

白元規點點頭，問道：「現在你可以說出神君在那裏了。」

「說是可以……只是還早了些！」賈老二沉吟了下，又道：「小老兒認爲他們要谷風假扮神君，一方面果然是爲了掩人耳目，但必然另有目的。」

白元規道：「有什麼目的呢？」

賈老二道：「大莊主只要把今晚的事封鎖消息，不讓對方知道事情已經敗露，就好像小老兒還是他們總管一樣，保證不出三天，對方會有第二步行動，下達命令，那時……嘻嘻，咱們三個臭皮匠，湊起來，再商討對付之法不遲。」

現在白元規對賈老二有了信心，點了點頭道：「咱們一切行動，悉聽賈總管調度。」

「調度不敢。」賈老二道：「咱們雲龍山莊和貴門聯手，就好比吳蜀聯盟，才能對付曹操。」

白元亮道：「要不要問問這四個丫頭的口供？」

賈老二道：「要問口供，也只有三姑娘一個知道整盤計劃，但她肯說嗎？小老兒和你打賭，就是用上毒刑，她也不會吐露隻字的。」

白元亮道：「那……」

賈老二不待他說下去，就聳聳肩，笑道：「白老弟，這四個丫頭，暫時只要關起來就好，最重要的，還是要你老弟作個嚮導，帶小老兒到她們香閨裏去逛逛。」

白元亮還沒開口，賈老二又道：「尤其是這位三姑娘的香閨，我看，一定香艷得很！」

白元亮道：「你老又想到了什麼？」

「唉，你老弟眞健忘！」賈老二目光一掠白元規等三人，說道：「三位莊主目前不能和人動手，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能在丁藥師藥箱裏放置都拉草末，可見她一定藏有這勞什子了，她沒帶在身上，那一定是在她香閨裏了。」

白元浩笑道：「賈總管已經搜過她的身了嗎？」

「嘻嘻！」賈老二聳聳肩道：「方才二莊主一腿把她掃了出來，小老兒乘機去扶了她一把，身上有沒有什麼，一下就摸出來了，何用再搜她的身？」

白元規道：「飛瓊這個丫頭的房間，就在走廊上，咱們這就一起去，元亮，你先把這四個丫頭押下去，不可走漏了風聲，還有，這姓谷的屍體，也就立時把他處理了。」

白元亮應了聲「是」，從身邊取出一個小瓷瓶，打開瓶塞，用指甲挑了少許，彈在谷風身體之上，然後命四名劍士，押着飛瓊等四人出去。

白元規回頭道：「大家跟我走。」

一行人由白元輝帶路，退出靜室，回到前進，、依然在石窟之中）一條寬闊的走廊上，左右各有兩道門戶。白元規走近左首一道門戶，腳下一停，回頭道：「裏面地方不大，老二、老三、少游，你們陪徐少莊主到前面起居室坐一回，由我和賈總管進去搜就好了。」

白元輝答應一聲，就和白元浩、徐少華、白少游一同往前行去。

白元規當先推門而入，賈老二跟着走入，目光一轉，看到飛瓊住的這間石室，略呈長方，除了左首靠壁放着一張錦榻，還有一張書桌，一口衣櫥，和兩把木椅，收拾得纖塵不染。

那扇房門還是厚重實木，相當堅固，關上房門，外面就聽不到什麼了。這就聳着肩，含笑道：「大莊主可是有什麼話要和小老兒話嗎？」

「哈，賈總管眞是神機妙算！」白元規大笑一聲，點着頭道：「兄弟確實有事要向你老哥請敎。」

「請敎不敢。」賈老二搖着手道：「大莊主太言重了，只要小老兒知道的，一定知無不言。」

白元規道：「神君究竟在那裏？方才賈總管可能因人多不肯說出來，現在只有你我二人，總可以告訴兄弟了？」

賈老二說道：「大莊主聽說過殘缺門嗎？」

白元規一怔道：「神君是被殘缺門刼持去的？」

賈老二道：「也可以這麼說，但幕後另有其人。」

白元規忍不住又是一怔，說道：「事情好像很複雜嗎？」

「是很複雜！」賈老二道：「因爲殘缺門另有幕後人，這人又和昔年一個大魔頭互相勾結，這大魔頭現在也改名換姓，變成了另一個人，這人就是對方所稱的『神君』，白骨神君就是被這個『神君』請去的。」

白元規皺皺眉道：「你說的這個自稱『神君』的究是什麼人呢？」

賈老二雙手一攤，搖着頭道：「不是小老兒賣關子，直到現在，小老兒知道的，就只有這一點，大莊主也知道，那姓谷的寧願自戕，也不肯吐露一點口風，要從他們嘴裏套出話來，可比登天還難，這點

資料，還是小老兒是他們總管，才一點一滴收集來的。」

白元規聽得半信半疑，他既然不肯再說得明白一些，自己也就不便多問，一面問道：「那麼神君被他們請到那裏去了，你不是說知道的嗎？」

「沒錯，這個小老兒知道……」賈老二接着道：「不過大莊主可否讓小老兒過兩天再告訴你？到時候你就是不問小老兒，小老兒也非告訴你不可。」

他一邊說話，一邊就開始從飛瓊臥榻着手，仔細搜索起來。

白元規也帮着在書案、衣櫥中搜尋。

賈老二連枕頭、棉被都要仔細的摸過，最後翻起棉褥，用指頭輕輕叩着木榻。邊敲邊聽，忽然哈了一聲，道：「在這裏了！」

白元規聞聲轉身看去，只見賈老二兩個指頭輕輕一按，從木榻中間揭起一方尺許見方的木板，底下赫然是一個暗格！

賈老二回頭笑道：「裏面東西還不少呢！」

隨着話聲，從暗格中取出兩個油紙小包和一支黑黝黝的鋼管，兩張人皮面具，一盒姑娘們用的花粉，一一放到榻上，然後闔上了木板，回過身道：「這兩個油紙包裏面，好像是小藥瓶哩！」

急忙打開一個，裏面果然是藍白花紋的小瓷瓶，瓶蓋塞得極緊，但上面並無標籤，不知是什麼藥物，他仍用油紙包好，再打開另一個油紙包，裏面也有一青、一白兩個瓷瓶，瓶上同樣沒有標籤，不知是何種藥物？

賈老二是老江湖，心知這三個藥瓶，飛瓊要用油紙分別包起，顯然必有原因，也隨即用油紙包好，說道：「這三個藥瓶裏裝的是什麼藥物，只好去請敎丁藥師了。」隨手拿起鋼管，不覺嘿了一聲道：「好傢伙，竟然還是滅絕神針！」

白元規臉色微變，道：「昔年九指聖母的滅絕神針？」

「一點不錯！」賈老二聳聳肩道：「不過這是仿製品罷了。」說着取起兩張人皮面具，看了一眼，又道：「製作得倒還精細，嘻嘻，小老兒也不用和她客氣了。」連同一盒花粉，一起揣入懷裏。

白元規笑道：「賈總管連女人用的花粉也要嗎？」

賈老二哈了一聲，說道：「這是小丫頭的迷魂香，可不是花粉！」

兩人退出房間，來至起居室。白元輝迎着道：「大哥，可曾找到解藥了嗎？」

白元規道：「是不是解藥，目前還不知道，要等丁藥師看過才能確定。」

白元輝說道：「那就快些去找丁藥師了。」

正說之間，白元亮已領着一名劍士走了進來。

那劍士看到白元規立即躬下身去，說道：「小婢柳兒叩見三位莊主。」

柳兒，是派在書房伺候的丫鬟，如今一身白色勁裝，腰佩長劍，居然打扮成劍士模樣。

白元規微微一怔，回頭朝白元亮問道：「你要她來做什麼？」

白元亮連忙湊上一步，說道：「這是賈總管方才以『傳音入密』交代屬下的，找一個可靠的丫頭來，而且不能明着把她帶進來，務必扮成本莊劍士模樣，至於要她來做什麼，那就要問賈總管了。」

賈老二連忙跟着跨上一步，笑道：「沒錯，沒錯，事情是這樣，咱們方才捉到了四隻耗子，萬一有什麼消息傳來，不是沒有人收了嗎？嘻嘻，小老兒就是這個意思。」

白元亮由衷的佩服他了，說道：「賈老哥想得眞週到。」

「嘻嘻！」賈老二聳起肩，得意的笑了笑道：「咱們是同行咯，當總管要是不想得週到一點，出了漏子那可怎麼辦？」

白元亮望着他道：「賈總管要不要替她……」

「小老兒已經準備好了。」賈老二把一張面具塞到白元亮手裏，附着他耳朵說道：「待回你敎她戴上了，還得敎她一套話，這個你一定懂，不用小老兒說了？」

白元亮連連點頭道：「兄弟懂。」

「那就好。」賈老二接着又壓低聲音叮囑道：「還有，你老弟可得暗中盯着，別先打草驚蛇，事後再慢慢收拾。」

白元亮連連點着頭說道：「這點兄弟省得。」

賈老二才朝白元規幾人拱拱手道：「現在咱們可以走了。」

退出石窟，天色已見微明。一行人由白元規領頭，回到靜室，丁藥師早就起來，已經盥洗完畢。

賈老二沒待白元規開口，就搶着叫道：「藥師，你的事情來了。」

丁藥師雙眼瞧着衆人，問道：「三位莊主、徐少莊主、賈總管，你們還沒睡過嗎？」

賈老二道：「咱們忙了一個晚上，現在總算忙完了。」

白元規拱拱手道：「咱們搜到了三個藥瓶，特來向藥師請敎的。」

賈老二急忙把兩個油紙包遞了過去，說道：「藥師，你瞧瞧這三個藥瓶中，究是什麼藥物？」

丁藥師接過兩個油紙包，一面問道：「這是從那裏搜來的？」

「自然是從耗子精的被窩裏搜來的了。」賈老二接着道：「這話說來可長呢，你先看了再說，如果是解藥的話，就可省了你不少麻煩。」

丁藥師點點頭，立即把油紙包放到小圓桌上，首先打開較大的一包，取起靑色瓷瓶，傾出少許，用手指沾着，湊近鼻子聞了聞，就塞上瓶塞，說道：「這一瓶正是散功散。」

賈老二道：「還有一瓶呢？」

丁藥師又取起一個白瓷藥瓶，打開瓶塞，同樣傾出少許，用指頭沾着聞了聞，似乎還聞不出來，又用舌尖舔了一點，仍細辨着藥味，才把口水吐去，沉吟道：「這是一種慢性毒藥，老朽一時也說不上來，它既然和散功散放在一起，很可能就是『飲鴆散』了！」

賈老二帮他仍用油紙包好，說道：「現在只有這一瓶了，丁藥師，你看是不是解藥？」

（未完・卅一）

四大名捕故事／温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巴三奇發現顧惜朝放炸藥在賀客上座，聯想到陪客是自己的拜把弟兄海托山，豈不是陪住一齊死？因此提出質問，深悔引狼入室，大聲抗議，却不防顧惜朝將他刺死。鐵手、殷乘風、赫連春水已從秘岩洞來到海府門前，海托山不知巴三奇遭毒手喪命，只好出迎，延入廳內，眼看要走過長廊，忽聽到戚少商突然在牆頭出現，喝止不要進去，鐵手等三人早有預防，又聽到戚少商突然呼叫，便急忙退出，殷乘風誤殺了海托山，自己亦被劉單雲抽了一鞭，中了顧惜朝一刀，戚少商開路引退，鐵手挾着殷乘風正要飛身躍牆出去，又被劉單雲攔住……

洞悉情意 語重心長

劉單雲鎖骨鞭登時落地。

赫連春水已疾閃了過來，雙槍合一，一手摻扶殷乘風。

鐵手猛一探手，已抓住了劉單雲，連封他六處穴道。

戚少商當先飛掠而起，往牆上開路殺去。

顧惜朝一見戚少商，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正要全力攔截，但戚少商已當先開路，赫連春水扶着殷乘風緊躡而去，鐵手揮舞劉單雲，負責斷後，一面大聲喊道：「你們誰要是發暗器，就先傷着他！」

顧惜朝對鐵手自然有些顧忌，不敢冒然上前。

海府的高手投鼠忌器，也不敢追得太緊。

黃金鱗則叱道：「放箭！」

往後追捕和四週埋伏的人，雖然被衝亂了陣脚，但仍各自爲政的發放暗器，開弓射箭，鐵手、戚少商、赫連春水、殷乘風脚下不停，直奔「秘岩洞」。

待脫離了這干追兵，鐵手斷後，傷得最重，至少中了三枚暗器，兩支箭矢，劉單雲則成了擋前陣，被射成了一隻刺蝟似的，鐵手長嘆一聲，心忖：「天棄四叟」何苦要出賣朋友？自己可也沒好下場！當下把劉單雲屍首留在地上，忍痛拔去暗器，其中一枚還淬了毒，忙放血敷藥，疾掠時還默運玄功，強忍苦痛，迫出毒力。

要知道與人動手或施展輕功之時，實不可能同時運功調息，運氣療傷，鐵手內力驚人，却可使到這一點，但也耗損不少眞力。

× × ×

殷乘風已奄奄一息。

他的目光已散渙。

現在誰都可以揣測出來，殷乘風的拚命，當然是爲大家突圍闖出一條血路，但他自己也實在不想活下去了。

伍彩雲死了之後，殷乘風本死了無生趣。

一個人若無生趣，死反而成了樂趣。

殷乘風就是這樣，他是在求死，不是在求存。

顧惜朝在他背後的一刀，和劉單雲在他胸前的一鞭，都敎他足以致命。

赫連春水一直揹着殷乘風。

他萬萬不能讓殷乘風死。

因爲是他亟力主張大隊去投靠海神叟，結果，「天棄四叟」却出賣了他們。

這樣一來，赫連春水覺得無異於他害死殷乘風的。

他更担心也會害了息大娘。

所以他急於要回「秘岩洞」，通知息大娘，甚至渾忘了自己身上的傷。

× × ×

戚少商問道：「他們現在在什麽地方呢？」

他指的「他們」，當然是「息大娘」他們。

鐵手道：「在『秘岩洞』。」

戚少商道：「秘岩洞是什麽地方？」

鐵手道：「離這兒只七、八里路程，極其隱蔽，易守難攻，不過，却是『天棄四叟』所指引的地方。」

戚少商急道：「那麽說，那地方也一定有險。」

赫連春水立即道：「但我們不能不同去。」

戚少商道：「當然不能不同去，我們得要通知他們。」兩人話裏，反都沒提息大娘的名字。

鐵手道：「我已請大娘主持大局，並要勇二叔和唐老弟多加提防。」

赫連春水喃喃地道：「但願他們……沒事就好了。」

鐵手道：「就算沒事，官兵也定必早已包圍了那兒。」

赫連春水詛咒起來：「那四個老王八——這麽說……？」

鐵手道：「這番要大夥兒衝出重圍，可眞要憑天意了。」

赫連春水道：「好！憑天意就憑天意，衝回去大伙兒一塊死。」

戚少商忽道：「不對！」

他們三人邊疾馳邊交談，脚下可絕不慢。

赫連春水沒料戚少商這麽一句，問：「什麽不對了？」

戚少商道：「大夥兒一起回去送死，豈不償了姓顧的和那狗官的心願？何況無此必要！」

赫連春水惱道：「難道我們就任由大娘……；他們遇危而不理嗎！」

戚少商斷然道：「當然不！」

赫連春水狐疑地，說道：「你的意思是？」

戚少商道：「你們去請救兵，我回去就好！」

赫連春水忽然仰天大笑。

戚少商不去理他，逕自道：「這件事本就由我而起，不能老是叫朋友爲我送死的。」

赫連春水冷笑道：「我不是爲你送死，我是爲大娘送死。」

「我知道你肯爲大娘死；」戚少商幾乎是要求了：「但是如果你和我及大娘都死了，有誰替我們報仇？」

赫連春水態度強硬地道：「我不管！若不是我力主要投奔八仙台，也不致有此危，這次可不是爲你，爲大娘，而是我連累了你們，我怎能不同去！」

戚少商急道：「可是大家一起戰死在洞裏，對誰都沒有好處。」

赫連春水冷笑道：「我們已落到這種地步，還會有什麽好處？」

戚少商道：「你……」遂知道赫連春水是故意跟他頂撞，便強忍怒氣。

奇怪的是，鐵手忽然默不作聲，跟在赫連春水的後面，眼中只露出了傷悲的神色。

赫連春水也吁了一口氣，忽道：「你說應該要留下人來替我們報仇，我看倒有一個。」

戚少商會意過來，道：「誰？」

赫連春水道：「鐵捕爺。」

鐵手苦笑，道：「兩位爲何把我獨摒在外？」

赫連春水道：「不是把你擯在外，而你在外，確是可以請救兵，再來解我們之危。」

鐵手道：「我現在也是『黑人』了，跟兩位一樣正受通緝，豈有救兵可請？再說，師父和三師弟、四師弟都遠在京師，我現在已是朝廷重犯，只怕未到京城，早已被問斬廿九次了。」

戚少商道：「無情兒正赴京師，請奏聖上，他囑我先行趕來這兒援急。」

鐵手只道：「希望他一路平安。」

戚少商道：「不過，你絕不能跟我們一道。」

鐵手道：「爲什麽？」

戚少商指了指赫連春水背上的殷乘風道，「因爲殷寨主受重傷，他必須要治療，怎可重返洞裏送死？」

赫連春水接道，「對，他正需鐵二爺爲他療傷護法。」

鐵手只嘆了一聲，道：「只可惜殷寨主再也不需要任何人替他護法了。」

戚少商聞言一驚，再看鐵手的表情，已知道是怎麽一回事。

赫連春水只一逕的說：「鐵捕頭，你可不要推却，殷寨主他——」忽有所覺，放下殷乘風一看，只見他臉若紫金，微含洒笑，已死去好一陣子。

赫連春水一時呆住了。

鐵手歎息道：「『武林四大世家』，『南寨』伍剛中歿於楚相玉掌下，『西鎭』藍元山心灰意冷，出家爲僧，『北城』周白宇自盡身亡，連『青天寨』的少寨主殷少俠，也在這八仙台撒手塵寰，江湖寥落爾安歸，未入江湖想江湖，一入江湖怕江湖，如果不急流勇退，這江湖路眞是一條黃泉路。」

戚少商看見殷乘風死時的表情，反而是解脫了的樣子。也許他覺得如此可以更接近伍彩雲罷？

——可是息大娘呢？

——她安然否？

——如果你有了意外，我也只有像殷乘風一般，除死無他。

× × ×

息大娘當然不安然。

鐵手、殷乘風、赫連春水赴宴後，立即有人來獻上佳肴酒菜，並勸加勸飲，這一來，息大娘等更起疑心。

息大娘表面敷衍，暗裏叫勇成及唐肯仔細檢驗，果爾發現酒裏有迷藥，飯內有毒，負責巡邏的喜來錦等，更發現大隊官兵，已包圍岩洞四周，忙急報息大娘。

息大娘猝然發動，拿下了這四名送菜的人，然後企圖率衆衝出「秘岩洞」，並着人急報赫連春水等人。

不過，大軍已把秘岩洞包圍得似鐵桶一般，息大娘率人衝殺幾次，反而折損人手，十一郎也喪命在官兵的伏弩下。

息大娘得知硬闖不成，反而不如死守，秘岩洞得地形天險，一旦有了防備，反不易攻取，於是以逸待勞，與官兵作「拉鋸戰」。

息大娘心急如焚，但無法可施，只望鐵手精警，能有所覺，不爲埋伏所趁。

鐵手等人殺出海府後，黃金鱗即放出信號，並飛騎截殺，更防鐵手等渡易水逃離八仙台，故從四方兜截。

不料鐵手、赫連春水、戚少商三人俱重義氣，反撲秘岩洞，自官兵後方攻入，官兵一時大亂，而主將未到，惠千紫等指揮欠缺，只要跟息大娘等一齊發動，大可衝出重圍，無奈洞中家眷委實太多行動不便，衆人又不忍驟捨老弱傷殘而去，所以只是鐵手、戚少商和赫連春水衝回洞內。

赫連春水當然仍背着殷乘風的屍首。

青天寨的人一見殷乘風，人人義憤塡膺，要與官兵再一死戰，並要殺盡不仁不義的「天棄四叟」，鐵手忙力加勸阻：說明妄動只有平添無謂犧牲。

這一來，官兵見鐵手等人又回到秘岩洞，驚疑不定之下，也正中下懷，因爲他們一入洞內，除非是變成屍首，否則誰都再也出不來。

而洞內戚少商與息大娘乍逢，宛若隔世。

赫連春水却避過一旁，神情是憂傷而失落的。

鐵手忙暗裏看勇成和唐肯，跟赫連春水多作交談，赫連春水只心不在焉，怔怔不語。

× × ×

原來戚少商趕去「拒馬溝」，見官兵聚集，情知不妙，打聽之下，才知道「青天寨」已爲官兵所攻陷，戚少商一聽之下，萬念俱灰，本想把性命拚掉算了，但復一觀察，只見官兵依然聯營結陣，如臨大敵，再作仔細的勘探，才弄清楚原來南寨大隊得脫，已渡易水，其中包括幾個「主兇」、「匪首」，都能逃脫。

戚少商即渡易水，想到「連雲寨」與「天棄四叟」曾有交情，不如去探詢一下，却正好在江邊，遇上霍亂步和兩名「連雲寨」的舊部，正在「處理」巴三奇的屍首。

戚少商以前見過巴三奇，巴三奇雖然死了，他還是能認得出來。

戚少商亦認得出那兩人是顧惜朝的部下，「連雲寨」的叛徒。

戚少商更認得出霍亂步。

這一下，霍亂步也發現了戚少商。

他反應奇快，立即叱令兩名手下圍攻戚少商。

這兩名舊部一見是戚少商，畢竟是當家的，餘威尚在，兩人都嚇楞了，但又不敢抗令，一個照面便被戚少商制伏了。

霍亂步却想趁此逃之夭夭。

戚少商挺劍直追，霍亂步撒腿就逃，不過他跑得再快，也快不過戚少商的「鳥盡弓藏」身法。

戚少商截住了他。

霍亂步怎敢跟戚少商對單的交手？爲了求生，居然給他想出了個辦法。

「只要你不殺我，我告訴你一個大秘密。」

「什麽秘密？」

「這秘密關係到鐵手、赫連春水、殷乘風、息大娘還有一個人生死存亡，你只要放過我，我便決不相瞞。」

戚少商爲之動容。

他本來就知道，像「連雲四亂」等只是小角色，他眞正的巨仇大敵是顧惜朝、黃金鱗。

他也無意要馬上殺死霍亂步，但却急於知道息大娘等的消息。

所以他同意。

他同意放過霍亂步。

霍亂步知道戚少商言出必行，向不失信，而且，就算不信任他，他也無活路可走。

他爲了討饒，把顧、黃二人在海府的一切佈置，一五一十的全告訴了戚少商。

戚少商一聽，知道大事不妙，忙點倒了霍亂步，趕去海府，依霍亂步所提供西牆跨院伏兵較少處，來個從後突擊，把敵方佈局衝亂，呼叫鐵手等往此方向衝殺，果爾得脫。要不這一下子裏應外合，官兵亂了手腳，而鐵手等循大門衝殺，恐怕就沒有性命重返「秘岩洞」了。

他們現在雖已處在「秘岩洞」裏，可是，却衝不出「秘岩洞」。

「秘岩洞」通風口極多，而且洞深連綿，迂廻曲折，如要用火攻，決無可燃之物，若要用烟薰，則官兵一近洞口，亦遭洞內羣雄射殺，而且地近江邊，水流入某幾個窟洞裏，風勁且急，無論火攻烟薰，俱奈何不得，食水也不成問題。

這樣一來，雙方對峙了超過十日。

最大的危機，是官兵傷殘，而且更頭痛的是，是糧食問題。

再省着吃，糧食都快吃光了。

× × ×

——該怎麽辦？

幸好那日官兵送來爲「餌」的菜餚，除了飯、酒不能吃用之外，都是無毒，前數日倒是靠這些「菜餚」渡過了幾餐。

但却再也撐不下去了。

幾日來，赫連春水的臉色都是沉灰灰的，沒有多說話，只冷着臉，磨着槍。

槍愈磨愈利。

不管是他的二截三駁紅纓槍，或那桿白纓素桿三稜瓦面槍，他都常磨，常看。

戚少商和息大娘經過多次的生離死別，依舊言笑晏晏。

有時候他們也會談到雷捲和唐二娘，笑說希望他們好，他們快樂，他們永遠地不要回來。

因爲他們心裏知道，這裏已是全無希望。

全無活命的希望。

× × ×

到了第十二天的晚上，赫連春水開始談笑，居然還以水代酒，祝息大娘和戚少商白首偕老，就在二人微微錯愕之下，赫連春水一仰頸子已乾了杯。

他眞把水當酒了。

後來他又交代「虎頭刀」龔翠環一些話，大抵上是些如果出得「秘岩洞」，要向赫連老將軍轉禀的話。

他們還曾經聚在一起，在洞孔觀察敵情。

官兵顯然沒有全力搶攻，只作全面監視。

他們顯然都在等。

等他們的敵人糧盡力殆的一天。

其中在高地上，豎有幾個大帳篷，其中最大的一頂，顧惜朝和黃金鱗常在彼出入，張揚猖狂，似料定「獵物」決逃不出他們手中一般。

戚少商等人的確逃不出去。

就以戚少商而言，曾經幾次都逃了出去，但一樣仍落在他們掌握之下。

他們已佈下天羅地網，胸有成竹，且看何時才把網收緊。

息大娘看見顧惜朝和黃金鱗張狂跋扈的神態，忍不住罵了一聲道：「你知道我有多恨這些人？」

她依偎着戚少商說，「只要有人殺了這兩人，我寧願嫁給他。」

「爲什麽這世上總是小人得勢。」息大娘嘆息着道：「小人本就可惡，一旦得勢，看他們的咀臉，就更加可恨。」

這幾面帳篷當然是主帥的行營。

除了顧惜朝與黃金鱗，當然還有一些將官、兵帶、武林人物，還有吳雙燭、惠千紫、「連雲三亂」等。

赫連春水遙遙望見吳雙燭，眼睛都紅了。

他因爲信任「天棄四叟」，所以才害得大伙全困在這裏，雖然沒有人直接責備他，但他也清楚洞裏有多少雙眼睛是在埋怨他、怨恨他。

就算沒有人責斥他，他心裏仍責斥自己。

他就是因爲信任吳雙燭，所以才去赴宴。

因爲赴宴，殷乘風才會死。

殷乘風的屍體還在洞裏發臭，青天寨的部下沒有人會原諒他的。

赫連春水也不會原諒自己。

況且，他不止於不能原諒，還不能忍受。

他不能再忍受下去。

× × ×

這應該是第十三日的凌晨。

他悄悄的爬起身，綁紮好了腕袖、褲管，帶好了兩桿槍，望了望灰黑沉沉的天色。

他本來很想再到上層洞裏，去看看息大娘。

再看最後一眼。

息大娘是跟連雲寨的女眷一起睡的，他本欲悄悄溜進去，但終於止步。

他怕再多看一眼，自己便會失去了勇氣，再也走不成。

死不成。

× × ×

他決定死。

只不過要在死前，要手刃吳雙燭，最好還能殺死顧惜朝，甚至也能殺黃金鱗，那就更死而無憾了。

——他年，也許大娘會活得下來，跟她的孩子說：就是這樣，赫連公子又替我們出了一口寃氣，要不是他……

想到這裏，赫連春水的眼睛就濕潤起來了，他心裏暗罵自己：哭什麽！大不了是死，身爲將軍之子，還怕死麽？只不過，傷心的却不是死那麽簡單……

——可是，大娘已跟戚少商會上了面，自己還留在這兒幹什麽？這兒，已沒有自己這個「局外人」的可留戀處了。

「方留戀處，蘭舟催發」，赫連春水忽然想到這兩句詩，外面夜凉如水，月明如鏡，今夕何夕？這樣一夕明月，這樣一橫大江，江水翻騰，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

赫連春水凝望着月色，不禁痴了。

× × ×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祇相似。

赫連春水忽然覺得很傷心。

他剛認識息大娘的時候，戚少商就已經在息大娘心裏結成了臨風玉樹，形像無人可以替代。戚少商當年咤叱風雲，黑白兩道，英雄好漢，只要一聽他的名號，都大叫一聲「要得！」

而他呢？赫赫功名，將軍之子，却不得大娘一瞧。

他初見大娘，只覺得她除却風流端整外，別有繫人心處，似是酒味擺得愈久，味道愈醇。這「繫人心處」，日後就成了他念茲在茲，無時或忘的淒清處，心酸楚處，夢不成眠處。

直到他聽說大娘終忍受不了戚少商的風流蘊藉，別出連雲寨，自創毀諾城，與戚少商爲敵，他也不知是驚，是喜，但一猶疑三躊躇，未敢去找她，怕是乘人之危，怕是伊不理睬，——若有戚少商，還說是因爲戚少商之故；如果沒有了戚少商，大娘都不相就，他又如何自圓？又如何自處？更是情何以堪呢？

結果，他終於等到了。

大娘飛來傳書，找了他來。

他一路春風中馬蹄勁急，把心跳交給了蹄聲。

結果，是大娘求他相助。

相助戚少商。

那時候，他的心已經死了。

——其實，他在「黑山白水」裏，陷入危境，還給「金燕神鷹」追殺，要躲入碎雲淵裏，全是他自己無中生有做出來的事。

他希望息大娘注意他。

他希望接近息大娘。

他願意做一切卑屈的事。

那時息大娘仍主持「毀諾城」，他幫不了她，以她倔强的性子，也決不要人相幫，所以他是只好設下佈局，反而是他自己先求息大娘相幫，這樣，息大娘有難的

時候，才會想到他這個人。否則，以「金燕神鷹」的「變飛一殺」。又有誰轉得了？就算鐵手相救 也不一定能擋得住。

可是，他第一次知道可以「相助」息大娘，驚愧得一顆心都幾乎飛出了口腔，結果，息大娘只是要他幫戚少商。

還是戚少商。

永遠是戚少商。

——一步錯過，永遠的錯過。

——大娘眞的從來沒有喜歡過我嗎？

——她眞的從未愛過我嗎？

赫連春水想到這些就心痛。這些日子來，他爲她喪盡部下精銳，爲她永生不能返京，爲她消瘦爲她愁，然而，只要天天與她在一起，在這些輾轉的征戰裏，他都覺得幸福安詳。

他明知她可能只想着戚少商。

也許在同一片明月清輝下，他想着她，她却想着另外一個人，但只要仍同在一片月華下，什麽犧牲，漫長歲月，他都無怨。

「清輝玉臂寒」，他也只想到她；「夜夜減清輝」，他也只想到她。不知怎的，想到任何詩句，看到任何美景，他都想到了她。究竟他那顆心已完全是她的，還是他沒有心了，她却擁有兩顆心？

還是不止兩顆？

尤知味背叛，他不恨他「背叛」，他只恨他不該「背棄」息大娘，功名利祿，怎能換半個大娘？他恨他愚昧無知，恨他這樣荒謬的抉擇，還要比恨尤知味賣友求榮更恨得多了。

尤知味死了之後，只剩下了高鷄血。

他覺得高鷄血跟自己，「同病相憐」，既是「水火不相容」，但也「志同道合」。而且，自己永遠高高鷄血一等，使他感到得意洋洋，足堪自慰的比較。

正如他自覺永遠要比戚少商矮上一截一樣。

可是高鷄血也死了。

連番征戰，終於還是被困在此處。他只覺得自己受再重的傷，都不能死，因爲他要活着，活着照顧息大娘。

決不能死。

但戚少商同來以後，他覺得在這洞裏，再也沒有他立足之處。他們一羣人被困在山洞裏，唇齒相依，敵愾同仇，所不同的是，他覺得自己是一個人，困在自己的心洞裏。

只有一個人。

像只有一個月亮。

多情却似總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

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這靈上的江月呢？照過大娘的玉臂，她姣好的臉龐，現在還留在自己臨死的眼裏。

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

既然身在情在，身亡呢？

也許就沒有情了。

所以他決定要走了。

臨去前，看着月亮，想想大娘。

——十數年後，同在月下，大娘可會想起我？

× × ×

赫連春水一笑。

笑容只一半，凍結在臉上，變成了無奈。

他提槍便走。

× × ×

這兩柄槍對赫連春水而言，眞比任何人都親。

因爲每在他的生死關頭，總是這兩把槍替他解圍，替他開道，替他槍挑仇人頭的。

這兩柄槍，一把就像是他的妻子，一柄就像是他的情人。

——他死了之後，那槍會落在誰的手裏？

本來一個人死去了，便管不了那麽多了。

可是他想把一柄槍送給息大娘，一柄槍陪他作最後一次衝殺。

刺死最後一個敵人。

捌下最後一回衝刺。

掀起最後一次江湖浪。

——不過大娘並不用槍。

他甚至不敢肯定，大娘會不會接受他的槍，正如他完全沒有把握，大娘在他死後，會不會流一滴淚。

江月無聲。

強敵滿佈。

他抄起了槍，立刻就要衝出去。

× × ×

他只拿住了槍，並沒有拿起了槍。

因爲槍的另一端，被人執住。

一雙清輝玉臂寒的手。

美麗的柔荑。

月下的人。

× × ×

月影微斜，恰半的篩進洞裏來。

一個柔生生的俏人兒，似笑非笑的凝睇着他，眼神却是幽怨的。

「你既然一定要去送死，何不把這柄槍送給我，留作紀念？」息大娘幽幽地說道。

赫連春水只覺熱血往上冲，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你如果不肯送給我，何不把它借給我，我跟你一起去衝它一衝？」息大娘仍然在悠悠的說道：「假使你都不願意，那麽，願不願意跟我再說幾句話，然後才去死？」

赫連春水喃喃地道，「我……我……我……」

息大娘唉了一聲。

這一聲嘆息，把整座江上的月色，都愁了起來。

一時間，赫連春水心都疼了。

洞穴裏有許多岩壁暗影，赫連春水只敢望着黯影，不敢看亮的地方。

亮光會反映淚光。

英雄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

「你覺得守在這兒，是毫無希望了？」息大娘問：「橫死豎死，不如衝出去殺一陣才死，總好過等死，是不是？」

赫連春水覺得息大娘很不瞭解他，所以道：「不是。」

「你覺得應該要去行刺顧惜朝和黃金鱗，因爲你對赴宴一事，十分內疚，想將功贖罪，是不是？」息大娘說：「還是你不同意我們枯守這兒、坐以待斃的戰略，想去討一個大功回來？」

赫連春水更覺得委屈，一股悲愴，便在喉頭，反而淡淡的道，「當然不是。」

「且不要管是不是，」息大娘說道：「你瞭不瞭解顧惜朝的爲人，黃金鱗的作風？」

赫連春水心裏只想說：你也不瞭解我，你不瞭解我！只口裏什麽都沒有說。

息大娘道：「顧惜朝的手段，是從不露出弱點讓人知道，如果他向你露出弱點，很可能那反而是他最強之處。」

她頓了頓又道：「至於黃金鱗，他的退，往往就是他的進；他追的時候，反而很可能是退，如果他退了三步，可能是進了三步。這兩種人在一起，擺明了那裏是自己的總營，就算你進得去，那兒也只可能是刀山火海，天羅地網等着你。」

赫連春水冷冷一笑：「我本來就是去送死。我不在乎。你不會瞭痛的。」

「況且，最近這幾天，他們已調集了各路兵馬，各方高手，齊來對付我們。其中有黑道中極可怕的人物『血雨飛霜』曾應得，他是來藉此和官府掛鈎的。也有正道人物『豆王』歐陽門，他長得一臉痘子，擅施的暗器也是豆子，各類各式的豆子，他這人一向持正衞道，但生性太直，可能以爲官府剿匪，理應相助，被人利用尙且懵然不知，但此人武功極高；不可輕視；」息大娘繼續道：「另外還有當年遠征西域的『敦煌將軍』張十騎 以及綠林道上第一把硬手『粉面白無常』休生，加上吳雙燭與惠千紫，有這些人在，所以他們才好整以暇，不怕我們飛得上天。」

赫連春水淡淡地道：「我們確是飛不上天。」他心忖：但我却可以去死。

「但我却知道你不是爲了這些而出去的。」

息大娘忽把話題一轉。

「你是去送死的。」她說，說得很慢，很緩，很柔，道：「你是爲了我才去送死的。」

赫連春水心頭一震，忍不住又要去看她。

那夢裏才能看得眞切的女子。

× × ×

「翡翠環都告訴我了。」息大娘說：「她說，你要她如果活得出去的話，求赫連將軍派兵來助我，並助我重建『毀諾城』，說這是你死前的最後心願……」

息大娘柔柔一笑道：「所以她很担心。她是上了年紀的婦人，她雖然是你家的僕人，可是她當你是她親生孩子一般，她告訴我，她不知怎麽辦是好。你實在不該叫她担心的。」

「不止她担心，我也同樣担心。」息大娘柔柔的說道：「你更不該教我也担心的。」

赫連春水一時囁嚅不出半句話來。

息大娘又唉了一聲。

江風明月，這一歎彷彿傳了千古，傳了萬年，再自江風送來，耳畔乍聽似的。

「我怎麽不明白你的心意？」息大娘靜靜的說：「我明白你的心意。」

「大娘，我……」

「我陪了他這許多年，讓你多等這許多年，這些日子來 我發覺跟他，反而是義氣的多；我實在應該陪陪你的。」息大娘淡淡的說：「我知道我這樣說法，對他很殘忍，所以還在逃難的時候，他還未重建連雲寨之前，我是還會留在他的身邊，不會離開他的。」

她一笑又道：「雖然，我們都不知道，是不是還能活着離開這個地方。」

赫連春水只聽得心頭熱血翻動，顫着聲道：「大娘，你是同情我，可憐我，才這樣說的，是不是？」

息大娘平靜地道：「不是。」

「只不過，」息大娘隔了一會，才接道，「高鷄血死後，我這感覺，才份外強烈些。」

赫連春水激動得走前一步，兩手搭在息大娘肩上，忽又覺唐突，忙縮回雙手，只說：「可是，不可能的，你……」

「少商沒有來，我食不安，寢不樂，」息大娘憂憂的道：「現在他來了，我當他是大哥，一個相依爲命的人，這些江湖歲月裏，愈漸覺得，我想助他復仇，但我想陪你過一輩子。」

她的臉靨如同明月一般皎潔。「因爲，我已害了你半輩子，我從來未曾陪過你，你却在危艱中，伴我共渡。」

她握着赫連春水的手，說：「所以，你不要去送死，好不好？」

她眼裏也閃着淚光，問道：「好不好呢？」

赫連春水只覺得自己浸沉在一種極大的幸福之中，幾乎喜樂得要大叫出聲，只喃喃地道：「大娘，大娘，紅淚，紅淚，我好開心，我好快樂……」

息大娘嫣然一笑。

赫連春水忽想起什麽似的，說：「可是，戚寨主那兒——」

「等一切平定了之後，我才告訴他；」息大娘堅定地道：「只要他能復起，只要他能報仇，我便不欠他什麽了。」

她說：「他也不欠我什麽了。」

滹滹江流。

悠悠明月。

× × ×

月亮像戀愛一般的爬滿了山壁，岩洞，穴孔，土坑……

再明麗的月亮，也照不亮所有的黯處。這層山洞裏最黯的一個地方，有一個人，就在這個時候，踩在洞裏最暗的黯處，離開了這兒。

他離得好遠，身影蹌踉，像受了重傷一般，轉入了幾個山洞，才敢把忍住的咳嗽，輕而沉重的咳了出來。

他咳的時候，全身都在抽搐着，像把肺都要咳出來似的，他雙肩高聳了起來，月亮映照下就像一隻瀕死的白鶴，看去竟有些似雷捲。

他當然不是雷捲。

他是戚少商。

× × ×

由於他只有一條臂，所以看去更加伶仃，更要悽寒，份外單薄，份外枯寂。

——大娘，你不明白：縱使我得到了全世界，而失去了你，我究竟得到了些什麽？如果我沒有了你，我是什麽？紅淚，原來你並不明白我、一點都不明白我，一直都不明白我！

（未完·49）

奇俠司馬洛故事

雌雄盜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鄧光不見了一份「紫色名單」，他和卿卿兩人都認爲是司馬洛偷去的，但司馬洛卻否認此事，他要卿卿打電話找來鄧光，鄧光來後，在司馬洛的槍口下只得說出紫色名單是如何失去的，以及它的價值所在，隨後，司馬洛提出，只要鄧光能出個合理的價錢，司馬洛願意爲他找回紫色名單，鄧光此時也相信那紫色名單不是司馬洛所偷的，便決定出價讓他找回紫色名單來……司馬洛提議馬上到鄧光家中看看，鄧光猶疑一會，最後還是帶着司馬洛與卿卿一起到家中，爲了查探失竊眞相，當晚司馬洛和卿卿就在鄧光家中住宿下來……



春光洩露　藉詞捉奸

卿卿吃吃笑着又說：「有一次，一個客人也是叫我這樣做，他一定以爲，這樣就可以混水摸魚。他給我五千元。我答應了，祇是按摩，他脫光了衣服，給弄得像沙漠上的魚，但是不准動手，說好了的！」她咭咭地笑着。

「那麽，妳是以愚弄男人爲樂事的？」司馬洛說。

「我早巳告訴過你了！」

「但是，」司馬洛說：「一個男人在忍無可忍的時候，他是會使用暴力的！」

「那個客人也是一樣，但是他三次給我摔同床上！」卿卿又微笑着：「你知道的，我並不是一個普通女人！」

司馬洛也笑了起來，說：「在我的面前，妳不過是一個普通女人吧了！妳無論如何是打不過我的，我們巳經用事實證明過了！」

「我不相信你會再用暴力來佔有我，」卿卿說：「你不是那種男人！」

「這個連我自己也不敢肯定！」司馬洛說。卿卿巳經按完了司馬洛的正面，就推推他，使他轉過身來，仰面朝天，司馬洛的昂頭怒目使她覺得很有趣。

「挺得那麽直，」她說：「使我想起了一座紀念碑！」

她的手老是逗留在這座紀念碑的附近，使紀念碑挺得更直了。

但是很出奇，司馬洛却沒有動手。他只是軟軟地躺在那裏，似乎十分享受卿卿的服務。雖然，他的身上有一個部份却是一點也不軟的。總之他並沒有如卿卿所說，會激動到跳起來使用暴力。

這其實是司馬洛的心裏戰術。他知道卿卿是以戲弄男人爲樂事的，而且，她自己也巳經承認了這一點。如果他起來動手的話，那只是使她有機會拒絕，因此也給予了她心理上的滿足了。

不過，司馬洛要戰勝他，唯一的方法就是不受她控制．不讓她擺弄。他必須極力忍耐着。如果他不急，她自然就會急起來的。

果然，卿卿很快就急起來了。她的手不再是遍及其他部份．而是主要集中於司馬洛那個強硬的部份。

她盡了她的能力去挑逗他，但是，司馬洛却仍然全無動於衷的。雖然他也並沒有軟下來。卿卿玩弄着，玩弄着，看着那個雄氣勃勃的部份，看着那一片紫紅色。

以前，這東西是她認爲最討厭，最醜陋的東西。然而不知如何，她現在的看法却改變了，她開始覺得這東西並不討厭，也許因爲她就在不久以前曾經領敎過它的可愛之處吧。她的心開始跳得很快，臉也開始紅了。

女人都是這樣的，在未眞正了解之前，她們都會覺得有些東西是又醜惡又骯髒，然而，得過了甜頭之後，却又甘之如飴了。

她的靦綫無法離開，而她的手，也變得更加溫柔，簡直充滿了愛意的。

後來，司馬洛覺得有一件比手更軟的

東西碰上來了。他把眼睛張開一綫，發覺卿卿在吻他，他不禁在心裏微笑。她肯去吻，心裏一定不會太討厭了。

當然，在咀唇的攻勢之下，定力是更難維持的，但司馬洛咬緊牙齒忍着。他必須忍耐下去，直至得到最後勝利！

後來，他發覺她不再吻他了，而她的手也沒有再碰上來。他仍然等着。他聽見她在說：「看看我吧，司馬洛！」

司馬洛把眼睛張開了一綫，看着她。他看見那件衣服巳經不在身上了。她那具相當瘦，但是又完全不露骨的身體完全現了出來。肉光在燈光下炫着他的眼睛。

司馬洛只是看着她。瘦的人，毛髮多數是蓬亂的。她却不是這樣，她是柔、順而體貼的。一個美好的髮型！他有點懷疑那是曾經在美容院裏加工的。

他不禁「咭」一聲笑了出來。「這個時候，你就只會笑！」卿卿恨恨地說。她的臉紅得很，不過，那却絕不是羞愧的紅色。

「唔，妳停了手。」司馬洛說：「妳一定是累了！」

「也許吧！」卿卿不置可否。

「那麽，不如我來投桃報李，也爲妳同樣的服務吧！」司馬洛說。

「你會嗎？」

「躺下來讓我試一試就知道了。」司馬洛說：「這件事情，單單口講是沒有用的！」

卿卿立即同意了他的提議而躺了下來，於是司馬洛就開始爲她服務了。

她的反應是強烈的，她輾轉着，呻沉着，手有時伸了出去，緊抓着床單。她的腿子張開來，又合上，暗示着還有一種未曾受到服務。但司馬洛却故意避開，不替她那一處服務。

終於，卿卿低聲地叫了起來：「你怎麽了，司馬洛？你是有虐待狂的嗎？你快把我折磨死了！」

司馬洛吃吃的笑道：「在這方面，我是肯定及不上妳的！我從來不喜歡虐待異性！」

「那麽別再虐待我吧！」卿卿說。

「恭敬不如從命！」司馬洛露着一個勝利的微笑，他的手也移到了卿卿那未經服務的一處去了。

「呀……」卿卿愉快地嘆息起來：「呀……」她張得更開，以便得到更澈底的服務。而司馬洛的服務，也用不着繼續太久，很快，卿卿就無法忍耐，而把司馬洛的身子也拉過來。

司馬洛巳經答應過不再虐待她，所以也沒有反對了。他侵入了那個緊湊的小天地，觸到了那個灼熱的，抖顫着的深處。

卿卿簡直要發狂似的在他的身子下面聳動着，也用不着他有什麽劇烈的動作。這一次比前一次的享受是加倍了，由於這一次卿卿是完全願意的，而且這一次，司馬洛還是有着勝利的快感。

他可以感覺到她的肌肉在收縮和痙攣，就知道她的頂點是正在來臨了。他控制着她的感受，一連把她帶上了三次高峯，之後才爲自己謀福利。

當他的熱情洩盡了之後，她仍然是把他抱得緊緊的，不讓他退出來，後來，司馬洛吃吃笑道：「如果鄧光是在這裏的話，他會把我殺掉嗎？」

「很難講。」卿卿聳聳肩：「他對我的感情是很深的。在俱樂部裏，有客人追求我，他也要吃醋！」

「我現在是一個雙重的戰勝者。」司馬洛說：「我戰勝了鄧光！」

「鄧光根本不能算是敵手。」卿卿說：「我從來就沒有把他列入考慮！」

「我却覺得，鄧光這個人實在也不錯呀！」司馬洛說。

「我不喜歡那一類型的男人。」卿卿說：「你說雙重勝利，第二重勝利的是什麽？」

「第二重勝利就是把妳戰勝了！」司馬洛微笑。

卿卿想了一會才明白他的意思，就發嗔起來了，握起拳頭亂搥着他，後來又騰出一隻手來捏他的大腿，把他捏得痛到大聲叫了起來，當她拿開了手之後，他的大腿上巳經出現了一塊瘀紅了！

「看你以後還敢不敢取笑我！」卿卿冷冷地說。

「好了。」司馬洛苦着臉：「我再也不敢取笑妳了！現在，又要輪到妳替我服務了！我想洗一個澡！」

「我沒有不准你洗呀！」

「要妳動手我才能洗的。」司馬洛說：「我是說輪到你爲我服務，妳沒有聽清楚嗎？」

「我不是那種人。」卿卿說：「我不會替男人洗澡的！」

「妳不會替男人洗澡？」司馬洛微笑看着她：「但在我的記憶之中，妳似乎是會的！」

「那時你是用槍威脅着我！」卿卿說道。

「要不要我再拿槍出來呢？」司馬洛問。

卿卿吸着阻看着他，終於說：「好吧，來吧，但這一次，並不是因爲我受威脅，而是因爲我喜歡你！」

司馬洛微笑：「我覺得很榮幸，要得到妳這樣一個女人的歡心，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

卿卿忽然跳了下床，喝一聲「起！」竟把司馬洛整個抱了起來。她的力氣並不小！的確，一個普通男人要欺負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一直把司馬洛抱進了浴室，放進了浴缸，放了水，替他洗澡。司馬洛簡直像一位帝王一樣，只要享受就行了，不必動手。

卿卿很細心很體貼地替司馬洛洗乾淨了，然後又把他抱了起來，抱進房中，放在床上。

「妳眞可愛，卿卿。」司馬洛嘆息着：「有一天，當妳結婚的時候，也許由妳動手把新郎抱進門口了。」

卿卿拿了一條毛巾，替他抹着身上的水珠，她却似乎不大覺得司馬洛這句話有什麽好笑，因爲她並沒笑。她說：「爲什麽說有一天我結婚呢？」

「別告訴我妳不會結婚？」司馬洛說：「妳現在還年輕，妳很難預測到將來會發生什麽。結婚是大多數人都難以避免的事，不論妳現在是怎樣立志，怎樣下决心

，到妳紅鸞星動時，忽然之間，妳就嫁人了！就是這樣奇妙的！」

「我也沒有說我決心不結婚！」卿卿說。

「那就好了。」司馬洛說：「我也不希望妳這樣想！」

卿卿丟下了毛巾，躺了下來，靠進司馬洛的懷中，嬌嗔地呶着咀：「但是，你却把我說成就像我會嫁給外人！」

「什麼外人？」司馬洛瞠目看着她：「難道妳要嫁給自己人嗎？」

「你在跟我開玩笑吧了。」卿卿嬌羞地躲在他的懷中：「我知道你不會不娶我的！」

司馬洛全身的毛管都豎了起來，就像天氣忽然轉入了隆冬。他推開卿卿跳了起來，叫着：「等一等，等一等，卿卿，妳剛才在說什麼了？再說一次？」

「你是準備和我結婚的，不是嗎？」

卿卿嚴肅地看着他。

「妳在開玩笑！」司馬洛哽塞地說。

「什麼開玩笑？」卿卿說：「結婚不是一件很正經的事嗎？你別再跟我開玩笑好嗎？司馬洛！」

「我——我並沒有說過我要和妳結婚！」司馬洛說。

卿卿看着他，眼睛睜得很大，而淚水就如泉一般從眼中湧出來：「你——」她嗚咽着說道：「你知我做了這種事，你却說不和我結婚？我們不是野獸！我們怎麼能——」

「但這件事和結婚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呀！」司馬洛說。

卿卿用兩隻手掩着臉，號啕大哭起來，兩肩抽動得很厲害：「沒有關係！」她嗚咽着：「男人總是這樣的，目的達到了，就不知道什麼叫結婚了！」她一直哭下去，哭得很傷心，而司馬洛只是呆呆地看着她。

司馬洛極少遇到這樣的女人，因此他對女人的經驗雖然豐富，碰到這樣的情形，却不免手忙脚亂起來了。他所結交的女人，向來都是頭腦開朗的，把這件事看作生命中一種享受，一件美麗的事，而不是一種與男人交換什麼特權的貨物。但，怎樣能使卿卿明白這種看法呢？不是這樣想的人，就很可能永遠都不會明白這種想法的。

「聽我說，卿卿。」司馬洛終於輕觸她的肩：「聽我說，卿卿，呃——讓我們來談一談的吧！」

「我並不是在求你！」卿卿還是在哭着：「既然你不願意，那就算了吧！我算是受到了一次教訓！」她抓起了她的衣服，跳下床跑出去了。司馬洛連忙追出去，但卿卿已關上了她自己的房門。司馬洛焦急地敲着門，叫着：「卿卿，卿卿，卿卿！」

走廊中出現了一個女僕人，看着司馬洛，眼睛和咀巴都張得很大，司馬洛才記起了自己的身上原來是一絲不掛，連忙狼狽地回到房中，穿回褲子，然後再去敲卿卿的門。

「你去死吧！」卿卿在裏面大聲叫嚷道。

司馬洛這人雖然是一個硬漢，其實他的心却是相當軟的，而這就是一種他會心軟的情形。他不希望他會對不起卿卿。他不願意任何一個女人對他存有不良的印象，這是在他喜歡的女人而言，他喜歡這個女人，就也希望這個女人喜歡他。

他仍然希望卿卿回心轉意喜歡他。他相信應該不難使卿卿回復歡心的。不過，也要卿卿肯開門才行。隔着一度房門，他是沒有辦法討什麼人的歡心的。

但是卿卿對於他的敲門及哀求都充耳不聞，反而兩個年輕的女僕人却給引來了，躲在轉角處咭咭地笑着。

司馬洛憤怒地衝過去，她們才連忙逃回傭人宿舍中去了，好在他們這兩間房間是在屋子的另一翼的，那些留在屋中負責的打手們不至於被驚動。

卿卿老是把自己困在那房間裏，對他不理不睬。不過，司馬洛不是一個普通的男人，一度普通的房門，會使一個普通的男人不得其門而入，他是却不能把司馬洛阻住的。他轉身回到他自己的房間去了一趟，再回來的時候，已經帶來了一條鎖匙，也不是普通的鎖匙，而是一條百合鎖匙，司馬洛把這條百合鎖匙插進了匙孔內，首先一逼，就把卿卿插在匙孔內的物逼了出去，跟着他扭了兩扭，就把那鎖扭開了，把門推開。

卿卿正伏在床上，兩肩抽動着，司馬洛關上門，走過去，在床邊坐下來，撫着卿卿的肩。

「卿卿。」他柔聲地說：「冷靜一點，讓我們來談談吧！我們現在是在工作，並不是鬧意氣的時候！」

卿卿的肩還是在抽動着，沒有睬他。

司馬洛把牙一咬。一個女人如果不願意談，他是還有辦法使她屈服的，那就是再給她一次高潮。在這之後，她就會軟下來了。於是司馬洛扳住卿卿的肩，硬把她拉轉身來，就呆住了。

因爲，卿卿並不是在哭，她是在笑。她正在笑不可仰。

司馬洛瞠目看着她：「什麼這樣有趣呢？」

「我——我赢了！」卿卿咭咭地笑着：「看你急成那個樣子，你以爲我眞的是要你娶我嗎？」

司馬洛忽然明白了，這又是卿卿虐待男人的把戲，不知如何，她看出了司馬洛在這方面有弱點的，她就向着這個弱點來進攻。

「我還在考慮娶妳呢！」司馬洛冷笑道。

「就是你向我求婚　我也不會肯嫁你呢！」卿卿說：「女人都需要安全感，像你這樣一個隨時會意外身亡的男人，根本不是理想的對象的！」

「那最好不過了！」司馬洛咆哮着，把她按倒在床上：「既然用不着担心婚姻的問題，我們可以盡情地享受一下了！」

「不要！」卿卿掙扎着，踢着脚，「我們又不是狗，一天到晚都來！」

「人是動物之中最淫者。」司馬洛吃吃笑着：「不論四季，無分日夜都要來的！不然世上人口怎會那麼多？」

「你不是要製造人口吧？」卿卿一面躲避着司馬洛的吻，一面在叫着。

「妳這樣好的身材，製造人口是不容

易的！」司馬洛說。

「爲什麼？」

「盤骨那麼窄。」司馬洛說：「容不下那一口，自然也就不會製造了。」

「眞的嗎？」卿卿在他的吻及撫摸之下，抵抗開始軟弱下來了。

「我騙妳沒有用。」司馬洛說：「試試就知道了！」

「試出你說謊時，已經太遲了！」卿卿一面說着，抵抗却一面軟弱了下來。

「那妳只好信任我了！」司馬洛說。

到這個階段，卿卿是想不信任他也不行了，反正不久之前已經來過一次，如果眞的會製造出人口來的話，現在已經製造了，也不差這一次。於是，她大大地張開來，歡迎他侵入。

這一次，司馬洛的勇猛，使她差不多死去，又要十五分鐘之後，她才能夠開口說話了。她用舌尖舐去了積聚在咀邊的白沫哀鳴般地說：「司馬洛，你怎麼了？你是一個鐵人嗎？怎麼你永遠都不會感到疲倦的呢！」

司馬洛吃吃笑：「不瞞妳說，叫我每天這樣做，我是辦不到的，不過，在一個我喜歡的女人面前，我是難免要鞠躬盡瘁的！」

卿卿嘆了一口氣：「我們已經玩得太多，現在，也該是我們談談正經事的時候了！」

「談吧！」司馬洛說道。

「現在我們既然已經住進了這裏來。」卿卿說道：「你又打算採取了甚麼行動呢？」

司馬洛把咀湊到她的耳邊，低聲道：「我們等！一方面，我要分別表示懷疑我所接觸的每一個人！希望這個心中有事的人會露出他的破綻來！」

卿卿側身看着司馬洛，皺着眉頭，也壓低聲音說道：「爲什麼你不敢大聲？難道……」

「說不定已經有人在偷聽了。」司馬洛說道：「我當然不會讓他知道我的什麼計劃！」

卿卿嘆了一口氣：「我不知道鄧光同來時會對我怎樣！我們這樣鬧法，他當然是會知道的呀！」

「我不相信他敢殺我！」司馬洛說。

「我也可以說你是用槍指着我，逼我就範的！」卿卿說。

司馬洛笑了起來道：「如果妳這樣說，那就等於是叫他拿把槍來找我了！」

「你累不累？」卿卿低聲說。「雖然秘密已經守不住了，但是我們還是不要睡在一床的好！」

「不要睡。」司馬洛摸摸肚子：「我餓了！妳去叫僕人們弄些吃的來吧！這是一個我們作威作福的機會！」

卿卿下了床，先到洗手間去了一陣，又再出來，穿上衣服，就到外面去吩咐僕人。

半小時候，她和司馬洛已經坐在廳中，對着精美的酒菜，二人對酌。服侍他們的是二個年輕的女僕，就是剛才偷窺司馬洛敲門的那二個。她們仍然不大忍得住笑，司馬洛則不斷對她們投以懷疑而憎恨的眼光。

後來，吃完了之後，司馬洛示意卿卿先回到房間裏去，他則留在廳中，其中一個女僕在收拾碗碟。司馬洛凌厲的眼光，使她低下了頭，不敢對司馬洛正視，她收拾好了碗碟，放在一隻托盤上，捧着托盤轉身，才發覺司馬洛站在她的後面。她嚇得「哇」的一叫，差點連盤子也丟下了。

司馬洛執住她的手臂，嚴肅地說：「妳害怕什麼？」

「我——我只是嚇了一跳！」那女僕吶吶着。

「平時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司馬洛冷冷地說。「莫不是妳做了什麼虧心事嗎？」

「沒——沒有呀！」她吶吶着，接着顯得不服氣了：「我會做什麼虧心事！」

司馬洛問她：「那妳爲什麼害怕？」

「我——我只是嚇了一跳！」

「妳叫什麼名字！」司馬洛問。

那女僕戰戰兢兢地回答：「阿蟬！」

「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妳的。」司馬洛說道。「妳以前好像不是叫這個名字的？」

「你——你在什麼地方見過我？」阿蟬恐懼地看看他。

「總之不是規矩的地方！」司馬洛說道。

你瘋了——「

「我什麼？」司馬洛猙獰地瞪着她。

「我——我是說，你一定弄錯了。」阿蟬囁嚅着。「我——我沒有去過什麼不正經的地方呀！我從鄉下一出來，就是在這裏打工！」

司馬洛仍然執着她的手臂，凝視了她好一會，使這個阿蟬急得連眼淚也流出來了。終於，司馬洛放了她，警告地說：「好了，妳進去吧，但小心點，我會注意着妳的！」

那個女孩子委曲得不斷地流着淚，半走半跑地拿着托盤進去了。

卿卿在走廊中出現，咬着牙瞪着司馬洛，道：「我看見你的！你爲什麼這樣對她！」

「妳怎麼知道她沒有古怪？」司馬洛微笑。

「但你是完全沒證據的！」卿卿說。

「我已經說過了。」司馬洛夷然地說：「我只是在作威作福一番吧了！」

「你們男人都是野獸！」卿卿恨恨地說。

第二個女僕人又進來了，把餘下的碗碟都收拾去了。卿卿看着她走了，又望向司馬洛道：「怎麼你又不來那一套呢？」

司馬洛微笑：「這一個不是我的對象！」他湊近卿卿的耳邊，緩聲地說：「只要把疑惑的種籽散播在一個人的身上就够了！如果這裏有什麼人有古怪的行爲的話，可能就會順水推舟，把嫌疑推到阿蟬的身上！」

「這也是一個辦法。」卿卿說：「不過你最好不要亂來！如果你害了這個女孩子，我不會放過你的！」

「妳放心好了。」司馬洛微笑：「我也不是一個喜歡害人的人！現在，你去睡吧！」

「你——你又幹什麼呢？」卿卿問。

「我在這裏坐一坐。」司馬洛說：「再計劃一下！反正我們又不是睡在一起的，妳也用不着催我上床的！」

「我才不歡迎你上我的床！」卿卿不屑地皺着鼻子，跑進裏面去了。

司馬洛在沙發上再坐了一回，便點上了一根香烟，到外面去了。他在園中散步了一圈，碰到了二個巡夜的打手，和他們招呼過了，然後行到了打手的宿舍中，有四個人正在那裏玩紙牌，司馬洛參加，輸掉了幾十元，再出來。

那些打手們對司馬洛都帶着敬畏的態度，由於他們都知道司馬洛是來這裏幹什麽的。司馬洛不能和他們熟絡起來。

司馬洛繞到了屋後，花叢之間，散步着。那裏就是傭人宿舍的後面。其中一個窗口裏面有燈光，司馬洛很自然地走了過去。

那窗簾是開了一綫的，司馬洛可以從窗簾縫望進去。他看見那裏面原來就是阿蟬的房間，阿蟬正在那裏面。

看了一眼，司馬洛就好像給膠黏在那裏似的，不能離開了。因爲阿蟬正在脫衣服。

她剛剛把上身的衣服脫了下來，下面只穿着一副潔白的乳罩。現代的女孩子，和以前是有很大不同了。阿蟬雖然是剛剛從鄉下出來不久，已經不再是穿肚兜了。很鄉里的女人，也懂得穿乳罩了。

阿蟬雖不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但也不醜，而且年紀輕，有着青春的身段，結實的肌肉，兩隻乳房把乳罩塞得滿滿的。

她的手伸到了背後去，摸着了乳罩的背扣，解開了。她那彈性的乳房，簡直是把乳罩彈了開來的。那乳罩就像有噴射推進似的，飛到了床上，而那兩隻飽滿的圓球在盪動着。頂上的藕色的暈有很大一圈，其上有一粒粒凸起的顆粒。這是一隻熟透了果子——熟到了透頂，以後就只有衰退，而不會再進了。

那原始的吸引力之強，是難以形容的。司馬洛深深在吸入了一口氣。雖然他今夜已經鞠躬盡瘁，他還是不由自主地有了反應。

阿蟬也知道她的青春是値得驕傲的，她就站到了鏡前，轉動着身子，變換着姿勢，從每一個角度去欣賞自己。這樣做着時，她就也等於是讓司馬洛從每一個角度和每一個姿勢去欣賞她了。

司馬洛的額上冒着汗，覺得很熱，很熱。窺秘雖然是被人視爲一種不道德的行爲，但是，大槪沒有一個男人不認爲，這是一種十分富於刺激性的享受。

現在就是有人拿槍指着司馬洛叫他走開，他也要經過一番考慮，才肯遵命了。他現在最希望發生的事情就是阿蟬把另一半也脫下來，一個裸女，只裸着上半截身子，他實在看得不舒服的。

司馬洛知道，他的希望實現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果然，對着鏡子欣賞了一番，又一次證明了自己的胸部美麗之後，阿蟬便把那條鬆鬆的褲子也脫了下來，下一截，她更是摩登得使人難以置信的。在那條古老的褲子下面，乃是一條最新欵的，透明的肉色尼龍三角褲，而且還是那種非常之窄小的比基尼式三角褲。

他可以看到她有着平坦的小腹，毛髮濃得出奇。那三角形的黑暗地區，有一部份是給尼龍半遮掩着，另一部份則是從上面露了出來的。

這時候他又進一步的希望了。這進一步的希望，就是希望她把這最後一重障碍也脫下來。

但是她並沒有脫，她只是就這樣近乎全裸在床上倒了下來，扭動着身子，做出了一個蕩婦思春的姿勢，把一隻食指伸到牙齒間去，輕輕咬着指尖，司馬洛微笑，奇怪她是否在幻想着她和卿卿在房間裏的情形，抑或是她正在重演她所看過的電影的一幕。

她的表演，至此還是剛剛開始呢。做了一番姿勢之後，她的手就在自己的身上撫摸起來，她的動作，是特別着重於腋下和胸部，不是按摸，而是很輕很輕地摸着，觸弄着那些敏感的神經。

最後，她終於一如司馬洛的所願，把最後一片尼龍也脫了下來，這是因爲，她的手現在要到的地方，是給那尼龍遮住了的。

以後，她的腿子就大大在張了開來，用手安慰着自己，速度由緩而急。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很可惜錯過了這個機會，他相信她現在一定十分需要一個男人，如果他闖進去的話，她是會歡迎的。

但他不能這樣做，起碼，有卿卿在這裏的時候，他是不能夠暢所欲爲地去做這種高度享受事情的。

她的享受很快就達到了高峯，她動得很快，高高地挺了起來，眼皮閉得緊緊的，身體開始痙攣，而那隻手也由快而慢，終於停了下來，緊緊地按着。

她已經得到了滿足，反而司馬洛却有如吊在半空，不知怎麽是好。他幾乎也要學她的方法，來消除自己的緊張了。就在這時，他聽到背後有異聲。司馬洛迅速轉身。

後面的樹林中，有黑影閃動了一下，有些樹葉被揩擦着的聲音，跟着便靜了下來。

司馬洛一閃身便衝進了樹林的右邊去。他一來這裏的時候，就已經把這座花園的形勢觀察清楚，牢記在心，而現在，他的觀察果然就發揮了作用。他知道他衝向右邊，那人就不能向右邊逃，而非逃向左邊不可的。左邊却是一個死角，根本是沒有別的逃路的。

換句話說，那個人是已經給他困在花園的一角落裏了。

那人已經靜了下來，一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來，希望司馬洛以爲他是已經走了。但這是騙不過司馬洛的。司馬洛柔聲地說：「用不着躲藏了，朋友，我知道你在那裏的！」

那人沒有應。司馬洛一閃身 便越過了那一棵樹 到了前一棵樹的後面 仍然注視着那黑暗中。他很高興他這樣快就已找到了綫索。

那人仍然沒有動。司馬洛再一閃身又到了另一棵樹的後面。他是以樹身作爲障碍物，向那人逐步接近。

那人大概知道，他是終於逃不了的，於是便不顧一切，從躲藏的地方跳了出來

，向司馬洛直衝過來，像一隻蠻牛似的。

司馬洛給他用肩一撞，便向後倒去，倒在地上。那人企圖跨過他的身子逃走，司馬洛一脚踢上去。這只是匆忙之中踢出的一脚，並沒有特別瞄準那一個部份的，可是却偏偏踢中了一個最重要的部份，就是那張開着的兩腿之間，不論男女，都是不堪一擊的地方。

「哇！」那人叫了一聲，仆了下來，痛得縮作一團了。

司馬洛毫不浪費時間，馬上向他一撲過去。雖然這人已經負痛，他却不能肯定這人手上是否有武器的，如果有的話，他更必須在這人有機會使用這武器之前，把這個人制服。

這個人手上並沒有武器，只是有一隻拳頭，想不到這拳頭是還有相當的力氣的。司馬洛撲了過去，這人的拳頭就朝着司馬洛的鼻子擊過來了。

司馬洛連忙把頭一低，這隻拳頭便擊中了他的額角！司馬洛向後面跌冋去，一時給擊得滿天星斗！

那人又跳起來了，半蹲着身子。雖然半蹲着身子，還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黑影，顯見這是一個身材特別高大的人，這也解釋了他何以在劇痛之際，仍然能一拳把司馬洛打開。可能他只是用了一半力而巳。

那人向司馬洛撲過來，這一次，是用他沉重而龐大的身子向司馬洛壓下去。

司馬洛的反應是很快捷的。他把身邊一根橫伸出來的樹枝一扳，把樹枝拉彎了，再放手，這根樹枝便一彈彈了過去，掃在那人的臉上，可能是掃在那人的眼睛上。那人又叫了一聲，停住了，他的手也不知道去掩着眼睛好，還是去掩着胯下好。

司馬洛在黑暗中雖然還未有機會看到此人的面貌，但是對於此人的身份，却已經心裏有數，這人既然能在花園中自由來去，那他必然是其中一個打手了，而那些打手之中，身材如此高大的就只有一人。

司馬洛跳了起來，上前一步。那人盲目地向他揮出一拳，司馬洛左手一托，把這一拳托高了，右手就併成鏟形，向那人暴露的腋下插了過去。雖然是一個高大而強壯的人，這一下不容易挨的。腋下着了這一記，給了他一種觸電一般的感覺，一時全身都麻痹了！

司馬洛再一發力，那隻手便給他扭到了背後去了。他用力把這隻手托上去，這人不得不隨着所受的壓力半站起身，但是胯下的負痛，又使他需要緊緊地彎下腰去。那種痛苦，眞是難以形容的。

「不——不要——」他痛苦地哀求。

「陳生，我知道是你！」司馬洛說：「你逃也逃不掉的！不要抵抗吧！」

「好——好吧！」陳生呻吟着。

司馬洛伸手到他的身上摸索着，摸到了他的槍，把槍拔了出來指着他的背，然後才略爲放鬆他的手臂，冷冷地說：「好了，陳生，現在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原來你是奸細！」

「不！不！」陳生連忙辯護，「你誤會了！我不是奸細！」

「如果你是好人，爲什麽你要在那裏監視我？」司馬洛冷冷地問：「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來幹什麽的！」

「你誤會了。」陳生說：「你誤會了，我在這裏是和你一樣的目的！」

「什麽目的？」司馬洛不屑地說：「你不會也是來這裏捉奸細的吧？」

「不是。」陳生焦急地否認着：「我——我也是來看阿蟬的！」

「看阿蟬？你在這樹林裏看阿蟬？」

「我——我是要到那窗口去看。」陳生說：「但你已經在那裏了，我當然不能過去！」

「那窗口有甚麽好看？」司馬洛問。

陳生的聲音裏似乎有了一點笑意了：「就是看你所見到的嘛！」

「我並沒有見到甚麽。」司馬洛說謊道。

「你在開玩笑！」陳生不平地說：「她常常那樣做，隔負就做的！」他用仍然自由著的那隻手做了兩下手勢，就把阿蟬剛才所做的事表示了出來。

司馬洛知道，陳生所說的是眞話了。陳生是一個瞀伯，知道阿蟬有自我安慰的習慣，就每晚都來偸窺一番的，這使司馬洛很失望了。但他不肯承認知道陳生說的是眞話。

「我並沒有看見甚麽。」司馬洛說：「我也不明白你究竟是在說甚麽的！」

陳生很急了，他不再做手勢，而是用直接的說話，解釋清楚他說的是甚麽：「她晚上就來這一套的，比電影更好看！」

「別含血噴人吧！」司馬洛說：「阿蟬不像是這樣的女人，我不相信你的話！你還是老老實實地招供出來吧！是誰派你來這裏做奸細的？說！」

司馬洛又把他那隻手提了一提。

「我沒有甚麽好說的。」陳生苦著臉：「事情的確是這樣！」

「你不認就算了。」司馬洛說道：「我等鄧光自己冋來問你好了，我的工作就是把奸細找出來，而我現在總算巳經找到了！」

「不要這樣！」陳生哀求着：「通融一下吧！你要我做甚麽都行，就是不要告訴老闆！我的確是無辜的！」

「我捉到了你。」司馬洛冷冷地說：「證據確鑿！如果你不給我一點好處，我爲甚麽要放過你？」陳生趕緊拿出一叠鈔票給司馬洛。

「你以爲我是來收你一點錢的？」司馬洛不屑地說。

「那你想怎樣呢？」陳生問。知道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他就放心一點了。

「你替我做一件事。」司馬洛說道：「如果你不是奸細，那麽，你告訴我誰是奸細吧！這些都是你的人，你應該會知道的！」

「我眞的不知道。」陳生說：「他們都是無辜的！」

「不。」司馬洛搖頭道：「一定有奸細！奸細就是在你們的中間！你把奸細乖乖地交出來，不然，我只好犧牲你了！」

「你這個人眞不講理！」陳生苦惱地說：「你不能亂來呀！」

「你還說我不講道理嗎？」司馬洛微笑，說：「我現在不是正在給你充份的機會了嗎？你可以接受，當然，也可以拒絕的！」

（未完・三）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靈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師徒在三蛇車行地下室發現了貯物庫，地下機關密佈，無人看守，房間有七八間之多，其中堆放汽車零件，最後一間是拷問室之類，有皮鞭、繩索等物，看來不像是三蛇帮的總部，在貯物室中發現有白粉海洛英，師徒二人引火將它燒掉，然後走出來，發現對面小洋房有人走過來救火，師徒二人潛入打聽，知道是他們的總部，從保險庫內發現有幾本賬部，知道是重要的綫索，其中原來牽涉到三蛇帮和本市的一位名流的往來賬目，游天虹將它撕下來準備離去，小牛不愼被捉，游天虹走脫，手上有他們證據，迫使佘堅放小牛作交換條件……

兩面討好　暗中摸底

佘堅道：「我明白的，你怕我們暗算你，是不是？」

游天虹笑道：「佘老兄，那你未免太小睹我了，我浪跡江湖這麼多年，什麼沒有見過？你以爲我會把那兩張賬册帶在身上嗎？」

佘堅一驚，連忙說道：「那你把它放到那兒去了？」

「見到小牛之後，我自然會告訴你的。」

佘堅無可奈何地說道：「我們立刻進行這宗交易，你還有什麼條件？」

「算了，只要小牛能平安歸來，我們仍可做朋友。」

佘堅聽後，心裏暗想：好一個「千門奇俠」，明明侵犯了我們，還想一筆勾銷！

他正在不知說什麼才好的時候，游天虹在電話中又說道：「怎麼啦？佘帮主，是否還想着如何暗算我？」

佘堅忙答道：「不要開玩笑了，我只是想着另外一件事。」

「是不是『玫瑰會』的事？」

「爲什麼你會這樣問？」

「你心裏明白的。」

電話掛了綫之後，佘堅親自駕車把小牛送到游天虹的家門外。

游天虹聽到車聲便將門打開。佘堅只留下司機在汽車中，他與兩名助手，親自押着小牛登上石階，走進游宅來。

游天虹看見小牛臉露笑容，知道他並沒有受傷，但仍然問道：「小牛，你怎麼了？」

小牛答道：「還好！」

佘堅問道：「那些賬册呢？」

「何必焦急？坐下來慢慢談。」

「別耍花樣了。」

游天虹笑道：「三蛇帮勢力之龐大，江湖中誰人不知道？我姓游的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在你面前耍花招的。」

「你想怎麼樣？」

「我想跟你談一宗買賣。」

「買賣？」佘堅怔怔地瞪着游天虹問道：「什麼買賣？」

「關於玫瑰會的事，難道每周收十萬元，你就滿足了嗎？」

「你的意思是……」

游天虹道：「如果我像你們這樣財雄勢大，玫瑰會遲早都會屬於我的。」

佘堅苦笑着搖頭說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你以爲那個女巫容易對付嗎？」

「這個我也知道，如果她沒有所恃，怎敢反咬你們一口？」

「你的意思是說：今晚的事，是玫瑰會的人所做的？」

「發生了什麼事，我也不大清楚，但是，我却知道他們要搗毀曾經囚禁范夫人的三蛇車行。所以，我們師徒二人，便揀了這個時候，摸進去湊熱鬧。」

佘堅陰森森地笑了笑，說道：「游先生，不要當我是三歲小孩了，『玫瑰會』的人，相信沒有誰會有這樣的胆量闖進我們的『三蛇車行』。」

「你的意思是……」

「那當然是除了游老兄之外，還會有誰有這樣的本事，做得天衣無縫？」

「你太過奬我了。」游天虹說道：「如果眞是我做的，我根本無須掩飾。」

「那麼，你怎麼會知道這許多？」

游天虹把兩張『玫瑰會』的會員證掏了出來，問道：「你見過這東西嗎？」

「好像是『玫瑰會』的證件。」

「對了。」游天虹說道：「我們加入了那個秘密組織。」

佘堅萬二分意外地說：「原來……你們是『玫瑰會』的人。」

「你誤會了。我們只是爲了好奇才在今天加入的，他們絕對不會信任我們，但我們却可以查得出他們的陰謀，他們要報復！」

「報復？」

「佘老兄，你們做得不夠聰明，第一個錯處就是不該把范夫人帶到三蛇車行；第二個錯處是不該利用恐嚇和綁票手段，希望他們每周給你們三蛇帮十萬元。」

「你以爲怎樣做法才對？」

「你們爲什麼不派人滲入『玫瑰會』去做內應？」

「你以爲我佘某是個飯桶嗎？但沙拉這個女巫，非一般女人可比，她深懂毒咒和巫術，若她知道我們的人混了進去，一定會大開殺戒的，到時三蛇帮可能就會毀於我的手上。

「如果那一次不是嚴重地影响我們的營業收入，我也不會跟這種女巫打交道。我們三蛇帮做事一向都是審愼的，若說我們的錯處可能就是不應把范夫人帶到三蛇車行來，當初我們也考慮到范夫人是名流太太，只要她的丈夫報警……」

游天虹截斷了他的話題，說道：「你知道，范植決不可能報警的。」

「好了，過去的事我不想再提，我最感興趣的是現在。」

「現在？你的意思是那兩張賬冊？」

佘堅道：「當然，若不是爲了那兩張賬冊，我今天也不會坐在這裏，你的徒兒更不會安然歸來。」

「那麼說，你對我們要談的買賣完全不感興趣了？」

「那又未必，但我要取回那兩張賬冊之後，才有心情與你討論其它的事。」

游天虹忽然吹了一聲口哨，靈犬「幸運」咬着一個公文袋走到游天虹的面前，游天虹從牠口中把公文袋取下。

游天虹一邊將公文袋交給佘堅一邊說道：「我已經吩咐了『幸運』，如果有什麼不測，立即把它帶到警局去。」

佘堅接過公文袋，看看封面，上面果然寫上了林浩探長的名字。

「果然名不虛傳，算我佘某服了你。」

佘堅撕開封口，兩張重要賬目就在裏面套着。一張附條是寫給林浩探長的，佘堅一邊撕去便條，一邊說道：「你對『玫瑰會』一定甚爲了解，是不是？」

「不，如果我非常了解，根本無須加入他們的組織。」

「那你還和我談什麼合作與買賣？」

「我們師徒二人已經加入了『玫瑰會』，我絕對不相信沙拉的巫術，要揭穿她的眞面目是遲早的問題。」

「你似乎很有把握似的，難道你眞的有能力控制沙拉？」

「這就要看是否有價值了。」

「如果你眞能控制『玫瑰會』，我願意出高價向你收購。」

「高到什麼程度？」

「一百萬如何？」

「有什麼憑據？」

「當然不能到律師樓去簽張合約，只能憑我們在江湖上的信義。」

游天虹心裏想：與這種毒梟講信義，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是，他口裏還是說道：「相信你也明白，我們只得師徒二人，要對付這麼樣一個龐大的組織是不易爲的，必要時可能要你們合作，我們先商量一個連絡的方法好嗎？」

「好吧，回頭我再告訴你如何可以連絡上我們。」

佘堅終於滿意地離開了游宅。

小牛驚魂甫定，問道：「師父，到底你憑什麼法寶要脅他？」

「慢慢你就會知道。」游天虹說道：「雖然這一次我們冒了一個很大的險，但是，那是非常値得的。」

「當然。」小牛得意地說：「燒去了不少毒品，還傷了三蛇帮的人，還要他們不敢動我一條毛髮，當然値得啦。」

「不，這不是最大的收穫。」

「那麼，你的意思是……」

「我查到了，那個人是販毒集團的幕後老闆。」

「怎麼？佘堅不是首領麼？」

「他只是出面的頭目而已，事實上，後面另有一班大老闆操縱的。」

「我明白了。」小牛恍然大悟，「就是賬冊上面那些人？」

「是的。」

「怪不得他們立刻要低頭。」

「全部大股東的名字，我已記得七七八八了，但是，最主要的有兩個大股東，於是，我就把這兩頁撕下來。我就是根據這些來往賬，打電話給其中一個大股東，因此你便獲得自由了。」

「原來如此！」小牛雖然佩服師父的機智，但仍然担心地說：「我們現在處於夾縫之中，隨時都有性命危險。」

「危險是一定有的，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放手不管。」

「我不是這個意思，但三蛇帮的蛇以及沙拉的巫術我們是見過的。」

游天虹拍拍他的肩膊說道：「去睡吧！辦法是人們想出來的，只要多動腦筋，總會想出一個十全十美的辦法來的。」

小牛又問：「剛才你所說的那兩個販毒集團的大股東是誰？」

「一個是我們所認識的人——范植。」

「什麼？范植？」小牛開始迷惑了，「范植不是『玫瑰會』的人麼？」

「他們夫婦當初參加『玫瑰會』是爲了貪圖刺激，你知道今日這世界上許多所謂紳士淑

女，他們不必為生活而担心，於是飽暖思淫慾；你幾時見過貧窮的人參加那些『換妻俱樂部』，或者淫亂派對之類？但是，當他們參加了這些派對之後，領略了其中樂趣，於是，也在沙拉的誘惑之下，參加了『玫瑰會』，後來『三蛇帮』發覺原來『玫瑰會』奪去了他們的利益不少，他們便開始對付這班人，首先他們嚴禁『三蛇帮』的人加入『玫瑰會』，所以范植沒有正式加入，而關錦雄却違背了他們的帮規，所以就遭到毒手。」

「那麼，范夫人呢？」

「范夫人根本不知道范植與『三蛇帮』的關係；因為許多表面上一派紳士作風的所謂上流社會的富人們，他們的骯髒底子，就連自己的妻兒都不知道的。」

小牛想起了最近發生的一宗命案，若不是死者死於非命而引起警方的追查，相信永遠也沒有人知道這位富商，原來是一位走私大王。

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是表面漂亮，而內裏骯髒的。小牛也知道師父並非故意詆譭那些上流社會的富人們，而是有事實存在的，當然，凡事不能一竹竿打盡一船人，不論貧與富，也有好人與壞人。

小牛又問道：「下一步，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先要徹底了解『玫瑰會』這個秘密組織的來龍去脈。」游天虹說：「周末的派對，我們一定要參加，但是，在參加之前，你首先要記住，凡事必須有決心和定力，有了這兩樣法寶，任憑對方如何引誘，也都不怕了。」

小牛仍是一知半解。

游天虹又說：「我的意思是，沙拉的毒咒和巫術，對我們可能會失去作用，但是，如果我們的意志薄弱的話，也可能起很大的作用，我以為一切事情都決定於個人的意志。」

小牛似乎明白了，他笑道：「如果沙拉對我施術，後果眞不敢想像。」

游天虹笑了笑，返房休息去了。

第二天清晨，游天虹還未起來，電話就响個不停。他拿起了床頭的分機，問道：「你是誰？」

「早晨！」一個女人的聲音，道：「恭喜你。」

游天虹認得出，那是范夫人的聲音，但他還是故意的問道：「你是誰？為什麼要恭喜我呢？」

「你做得很好，總算為我報了仇，也為『玫瑰會』立了大功。」范夫人在電話中說：「你立刻到『先知號』遊艇來一次好嗎？」

游天虹打了個呵欠說道：「坦白說吧，我不想再占卜了，除非參加一些歡樂的集會，也許會引起我的興趣。」

范夫人道：「保證你有收穫的，我知道你是一個喜歡新奇而刺激事物的人。」

游天虹因為知道范夫人昨晚在范植身邊，而自己昨晚又打了一個電話給范植，要脅他命令佘堅放走小牛，所以他說：「你現在什麼地方？」

范夫人道：「我現在街上打電話給你，回頭我便到『先知號』遊艇去，向沙拉報告你輝煌的戰績。」

游天虹知道她的確存心背叛她的丈夫，於是一口答應了。

掛上電話之後，小牛進來說道：「師父，你要小心，這可能是詭計。」

游天虹知道小牛剛才一定是在門外偷聽到他與范夫人的談話了，於是他對小牛說道：「你守在家中，一切小心，我會隨時用電話與你連絡的。」

小牛仍然担心地說道：「沙拉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游天虹笑說道：「我也不是一個普通的男人。」

他下了床，跑到洗手間去梳洗，然後，匆匆更衣外出。

游天虹獨自駕車來到第七號碼頭附近，四下裏張望着，他仍然念念不忘那一支冷箭——他相信那枝幾乎取去他性命的冷箭，是從那棟大廈的一個窗口射出來的。換句話說：「玫瑰會」還有一個巢穴在那棟大廈之內。

游天虹呆想着，突然一輛汽車在他的汽車旁邊停了下來。游天虹不由自主地望了一眼，她並非別人，正是范夫人。

范夫人也發覺了游天虹，她滿臉堆笑地走下車，走了過來。「你來得很快啊！」她笑着對游天虹說。

游天虹也走下車來，放眼四望，不禁苦笑起來：「要不是你，我此刻也不敢下車呢！」

「為什麼？」范夫人不解地問。

「我在這裏幾乎給人暗算了。」

「眞的？」

「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那天我就是給一枝餵了毒的羽箭襲擊的。」

范夫人聽到這裏，終於明白過來，她苦笑道：「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又何必再提？」

「聽你的說話，莫非那枝毒箭是你們『玫瑰會』的人發射的？」

「是的，不妨坦白告訴你吧！這裏有許多地方，都被我們『玫瑰會』人佔據了，要不是你加入了我們的會，對你的行為，他們可能看不過眼，就會出手，造成悲劇收場了。」

「殺人是犯法的，難道他們眞的不怕射死我嗎？」

范夫人聳聳肩說道：「這層你少担心，毀屍滅跡的功夫，他們是一流的。」

游天虹聽得有點無名火起，但他仍然忍耐着，問道：「他們放毒箭殺人，當然不會是擅作主張的，一定是聽命於人，莫非放箭殺我，又是沙拉的意思？」

「是的，那當然是她，除她之外，還有誰有這樣的權力？」

「你呢？」游天虹問。

「我是副會長，當然也有這樣的權力。」

范夫人笑了笑，扯開了話題：「你不但經得起我們的考驗，還為我們報了仇，你的確是個了不起的人！」

「你過獎了，」游天虹說道：「想不到你的消息這麼靈通。」

范夫人說：「請你跟我到『先知號』去，我們會給你一個玫瑰獎。」

「什麼玫瑰獎？」

「這是一個『玫瑰會』會員的最高榮譽獎狀。只有對本會立了大功的人，才有可能得獎的。」

「一筆巨大的獎金嗎？」

「金錢不一定可以令人快樂的。」

「我只是一個凡夫俗子，除了金錢之外，我找不到還有什麼會令我感到快樂的。」

「所以你加入我們『玫瑰會』，是最適當的了，因為它會令你領悟到，人生最快樂的，並不是獲得大量的金錢，而是另一種最高的境界。」

二人說着，不覺已走到吊橋的旁邊。小電船正在歸途中。

游天虹又問：「聽說『玫瑰會』在本市成立的日子不算久，是不？」

「是的，但是我們的會員，擴展得非常迅速。」

「這可能也算是你的功勞。」

「不錯，我為本會在上流社會中拉攏了不少紳士淑女，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難怪沙拉小姐這麼倚重你。」

「可惜，有些夫婦因為興趣各異，因此而背道而馳，各走極端。」

「到底『玫瑰會』是個什麼組織？」

「一個世界性的組織。」

游天虹這才恍然大悟地說道：「沙拉小姐就是被派來本市，負責組織『玫瑰會』的人，是不？」

「對了。當這個組織的勢力穩固下來之後，沙拉便會乘這艘『先知號』到第二個都市去，於是，這裏的一切，便交由我負責了。」

「怪不得你自行失踪，那晚又飛車過市，其實並沒有人强迫你，只是你本人太過忠於這個會而已。」

「是的，我只是躲了起來，跟我丈夫鬥法而已。我要他入會，他不但不肯，反而勸我退出，又阻止我介紹其他親友入會。」范夫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經過了昨晚之後，我們已經獲得諒解了。」

「你跟他攤牌了麼？」

「不，全靠你那個電話，否則，我也不知道他原來是『三蛇帮』的大後台老闆之一。但現在他已無所遁形了。」

「這麼說來，你們豈不是由夫婦變成寃家了麼？」

「是的，有什麼辦法呢？我已跟他說清楚了，如果他不遷就我，我們只好離婚。」范夫人又深深地嘆息着，「後來他才告訴我，他只是為了『三蛇帮』的利益，而不得不與我們倒戈相向的。」

「他一定後悔把你帶到『玫瑰會』裏來吧。」游天虹笑道。

「事實上，『玫瑰會』算得上是個與世無爭的和平組織。」

「你使我想起了披頭四約翰連儂夫婦的床上和平運動來。你們彼此之間，有異曲同工之妙。」

「你是個新會員，難怪不知道其中的奧妙；當你領略過個中滋味之後，你會明白我沒有說錯，『玫瑰會』的確是一個帮助人們走向快樂巔峯的偉大組織。」

「當然，這是一個偉大的自由世界，於是，每個人都有爭取快樂的自由。」游天虹故意說道。

這時候，小電船已經鼎岸，船家首先攙扶着范夫人上船，游天虹隨後也登上了船。

范夫人向船家問道：「誰這麼早對到『先知號』去了？」

「一位華僑富翁，要向沙拉小姐問卜。」船家道：「聽說他是剛由南洋回來的。」

范夫人默然無語，游天虹却說道：「沙拉的名字越來越响了，你在上流社會的宣傳，可謂功不可抹。」

「游先生，生命是短促的，有些人覺得貶眼間便是走完了生命的旅程，如果你問他們：生命到底是苦是樂？他們一定會告訴你：生命是苦難的……

「甚至有些人一無所知，渾渾噩噩又一世了。但是，如果你參加了我們『玫瑰會』，就自然而然地，感到生命十分快樂，十分充實了。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越來越多會員的緣故。」

小電船很快地駛到遊艇旁邊，水手把范夫人扶到甲板上，游天虹却一躍跳了上去。

二人進入艙房，女秘書朱琳琳對他們說，沙拉正在替人占卜，叫他們在外面稍候。

游天虹留意着各人對范夫人的恭敬態度，極之相信她可能就是沙拉的繼承人。

范夫人把一包香烟遞到游天虹面前，游天虹望了一眼，覺得這牌子的香烟，似乎從未見過，他立即說道：「哦！就不起，我不會抽烟的。」

范夫人沒有勉强他，自己却燃着了一支，悠然自得地吸了起來。

朱琳琳把一盒糖果打開，遞了過來：「你不抽烟，吃一粒香糖吧！」

游天虹覺得她的態度跟先前的，完全兩樣，順手取過了一粒糖果，抛入口腔中去。這種糖果果然香甜可口，入口清涼。不一會，厚絨簾揭開了，走出一個中年男子；他臉上掛着滿意的笑容，走了出來。

奇怪，游天虹竟然覺得那人十分面善。

這人到底在那兒見過？游天虹無法想得起他是誰。

那個中年男子似乎有意避開游天虹的視綫，匆匆離去了。

游天虹漸漸感到心情興奮，這種情緒的轉變，令到他有點莫名其妙，他突然覺得這個世界上充滿了歡樂，每一樣事物都是美麗的。

他從來未有過這種奇妙的感受。

突然，他想起了朱琳琳給他的一盒香糖——對了，一定是那一粒糖果作怪。

游天虹心裏不禁暗吃了一驚！

他立即懾神定性，摒棄了一切雜念，閉目養神。而這時候，范夫人已經進入了沙拉的占卜房去了。

朱琳琳又問道：「游先生，喜歡喝汽水還是喝點酒？」

游天虹睜開眼睛，說道：「不……不必客氣，我不口渴！」

他心裏明白，那些入口的食物和飲料都有問題，當然不敢再嘗試了，朱琳琳看見他答了一句又把眼睛閉上，忍不住笑了。

范夫人走了出來：「游先生，請進來。」

游天虹睜開眼睛，跟着范夫人走進沙拉的占卜房，沙拉這次的態度顯得非常親切，游天虹知道，一定是范夫人在她面前說了許多好話的了。

沙拉對游天虹說道：「由今天起，你是我們的榮譽會員，你可以八折付月費。」

然後，她又把一個錦盒交給游天虹。

游天虹打開一看，只見裏面有一枚金色的襟章，那是一朵玫瑰花的標記；此外，還有兩朵用夜光漆印製的玫瑰花——與范夫人貼在車旁的，完全一樣。

范夫人又說道：「我們希望你繼續忠於本會。」

游天虹吶吶地說：「我似乎太容易得到這一連串的榮譽了。」

沙拉說道：「你打擊了『三蛇帮』，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喜訊。」

游天虹注意着室內每一樣事物，因為他不相信沙拉的毒咒，巫術與占卜等玄妙的事，那麼，其中一定另有秘密的。游天虹心裏默默地想着。

游天虹又想到那些糖果的奧妙，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迷幻藥。

是的，糖果之中必然加進了迷幻劑，難怪他吃了之後，會大感興奮。那麼，香烟、汽水和洋酒等等，自然也有問題。

不過，無論怎樣，他問卜的時候，並未接受這種迷幻劑，頭腦還是十分清醒的，沙拉又怎可以憑一副樸克紙牌，而能知過去未來，難道她眞的是個未卜先知的女巫？

想到這裏，他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忽然間，游天虹發覺沙拉面色一沉，就像突然聽到了一聲怪聲似的，只見她凝神傾聽的，面有怒色，當她發現游天虹留心她的神態時，連忙又閉上了眼睛，雙手合什，口中唸唸有

詞。

范夫人立即低下頭來，同時用手撞了游天虹一下，低聲說道：「快些閉上眼睛，低下頭吧！」

游天虹心裏奇怪，因爲坐在那邊的另一位沙拉的女助手何琪，也做了同樣的動作——雙手合十，閉目靜養，唯一與沙拉分別的，就是室內只有她一個人口中唸唸有詞。

沙拉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固然令游天虹感到驚奇；同時也給他帶來了一種啓示。

因此，他偷偷地睜開雙眼，偷窺沙拉的動靜。

游天虹注意着她的時候，她忽然睜開了眼睛，於是游天虹立即閉上眼睛低垂着頭。

沙拉就像剛做完祈禱一樣，但是，她的神色非常不好看。

她對游天虹說道：「你可以走了。你對本會的貢獻，我們會記入功勞簿內的。」

游天虹有些迷惘，跑到這兒來，難道就是爲了領取這些什麼「玫瑰獎」麼？

他本來希望旁敲側擊的從范夫人那兒得到更多關於「玫瑰會」的秘密，但是，沙拉却把范夫人留了下來，游天虹無可奈何地，只好坐着小電船，返回岸上去。

游天虹走了之後，沙拉對范夫人說：「警方已開始注意我的行動了。」

「有偵探來過嗎？」范夫人顯然也感到有點意外。

「是的，剛才那位中年男子，並非什麼來自南洋的富翁，而是警方的偵探。」

「你老早就知道了？」

「不，我剛才接到了岸上的報告，說他登上了一輛警方的私家車去。」

范夫人沉吟道：「不會是稅務問題吧？」

「我想不會的，如果說我收費不合法的話，應該立即就採取行動，這樣才有效，過後就沒有足夠的證據控告我了。」沙拉沉思着說：「我想，可能另有目的。」

范夫人道：「據我所知，警方的林浩探長正在渡假中，警探部門的工作，暫時交由他的助手們處理，到底剛才那人是誰？」

「不管他是誰，你得通知我們的人，由現在起，要小心警方的查詢。」沙拉回頭對她的女助手何琪說：「把這件事記錄下來。」

然後她又揭開門簾，走出去對女秘書朱琳琳說：「剛才那個中年男子，編號是什麼？」

「一九七號。」朱琳琳答道。

「取消他的資格，以後不能接受他入會的申請，明白麼？因爲他是一個危險人物。」

朱琳琳點了點頭，立即在登記册上打了一個紅色的交加。

范夫人安慰着沙拉說道：「放心好了，只要我們不讓他入會，他永遠查不出什麼端倪來的。」

沙拉笑道：「我們這種友誼集會，不算犯法的，怕他什麼？」

沙拉面有起色，但是，瞬即又呆住了，只見她閉目凝聽。

范夫人和朱琳琳都不敢打擾她。待沙拉睜開眼睛的時候，范夫人才問道：「又發生了甚麼事？」

沙拉道：「游天虹還沒有走，他獃在汽車裏幹什麼？」

范夫人想了想，道：「也許是等我。」

「等你？」沙拉瞪了范夫人一眼。「你們有了約會嗎？」

「不是，也許他想着不久之後我就會登岸的。」

沙拉道：「這個人的可靠程度，眞是如你所說麼？」

「他已經初步經得起考驗了，加上我的手段，相信他一定就範的。」

朱琳琳在旁插嘴道：「他剛吃過了我們一粒玫瑰香糖。」

沙拉想了想，說道：「那麼，你帶一盒給他吧，范夫人。」

朱琳琳立即從抽屜中取出一盒裝得十分精緻的糖果來，這就是她們所說的「玫瑰香糖」了。

范夫人接過之後，跟沙拉約略再談了幾句，便離開了「先知號」遊艇。

回到岸邊，果然見到游天虹那輛銀灰色的汽車還停放在那裏。范夫人走到汽車旁邊，笑道：「怎麼你還不走？」

「我在等你。」

「等我。」

「是的，我想請你飲茶。」

「好的，反正我有空，我們找一個清靜的地方談談吧。」

游天虹推開車門，讓她上車，他又故意問道：「你的汽車停放在這裏，沒有問題吧？」

「不要緊的，這附近都是我們的勢力範圍。」范夫人說。

「聽說近來偷車黨十分猖狂。」

范夫人笑道：「若在這兒有人敢偷我們『玫瑰會』會員的車，等於自尋死路。」

游天虹知道，附近一帶一定有人整天在監視着的，甚至有人僞裝成各式人物，潛伏在隣近的街頭，否則，那次他怎麼會被襲？他又想起了沙拉突然凝神細聽的神情，於是他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沙拉小姐的第六感似乎特別靈敏。」

「是的，不怕坦白告訴你，她老早已經知道你獃在車中等我。」

「眞的？」游天虹故作驚奇，其實，現在他想通了，就不覺得有什麼驚奇了，但他仍然說道：「她眞不愧被譽爲靈媒，果然未卜先知呢。」

「吃糖嗎？」范夫人把一盒玫瑰糖打開，遞了過去。

游天虹想起朱琳琳給他吃過一粒糖果後的情形，本來不敢再嘗試，但是，他須要一粒拿回去研究，於是，他就順手取過一粒，拋入口中。

他本想乘着范夫人不注意時把糖吐出，然後放入口袋裏，但范夫人却說道：「這些是本會特製的玫瑰香糖，如果你喜歡吃，我把整盒送給你。」

游天虹喜出望外，說道：「送給我？那麼，你呢？」

「我不大喜歡吃糖，喜歡抽烟，你全部拿去吧！」

游天虹說了一句「謝謝」之後，便把香糖接過，納入袋中。他突然把汽車停在路邊，說道：「似乎車胎有點毛病，我下車去看看。」

游天虹推開車門下車，然後迅速把口中的糖吐出，以免迷幻劑再侵入體內。然後他回到車內，說道：「沒有事的，只是車輪拖上了一張舊報紙，所以發出了一點異聲，我還以爲是車胎洩氣呢。」

他重新把車子開動了。

范夫人要求游天虹把車子開往郊區，游天虹看見她表現出的一股熱情，心裏暗暗吃了一驚，後悔把她帶在身邊，但是，爲了更加清楚「玫瑰會」的內幕，他終於順從她，把車子一直駛到市郊。

范夫人的態度大胆而熱情奔放，游天虹想起了那些香糖可能有副作用，幸而自己及時吐了出來，沒有吃進肚子去。

他儘可能把車子加快，希望到了郊區茶座

之後，在公衆場所，范夫人不敢過度放蕩，可是，游天虹在無意之間，突然發覺有人跟踪他們。

范夫人這時似乎沉醉在迷幻境界，一無所覺！

游天虹細心留意着後面那輛車子的動靜，發覺它亦步亦趨的，看來絕對不是偶然的事。

游天虹心裏開始在想，他們是什麼人？警方？還是「三蛇帮」？抑或是「玫瑰會」派來監視他們的人呢？還有一個可能就是范植派來的私家偵探。

游天虹開始提高了警惕。

但無論對方是那一方面派來的人，游天虹也立定了主意，他決不會跟范夫人做出越軌的行爲。

但是，范夫人這時候却夢囈般說道：「把車子開到十一里半那兒去，我在那兒有一間別墅。」

游天虹心裏一凛，忙說道：「不，我們還是到露天茶座喝杯咖啡。」

「別墅環境不錯，而且還有水吧。」

「范夫人，別……」

「怎麼？你怕？」范夫人打斷游天虹的說話。

「不，」游天虹說：「你看！後面有人跟踪我們。」

范夫人往望後鏡瞥了一眼，立即將身子坐直；她原來是挨着游天虹坐的，現在却變得正經了。

游天虹終於鬆了一口氣，把車子開往郊外的露天茶座；但是，范夫人的熱情已經蕩然無存，她坐了一會便走了。

臨走時，她告訴游天虹，周末「玫瑰會」有一個集會，要他依時到第七號碼頭去。到時最重要的，還是帶備那張「玫瑰咭」，因爲這樣的集會，非會員是不能參加的。

× × ×

游天虹正想叫小牛設法把「玫瑰香糖」拿去化驗。突然電話響個不停！

游天虹拿起聽筒就問：「誰？」

對方是一個男人，他答道：「我是佘堅，我們談過的買賣怎麼樣啦？」

「佘帮主？」游天虹有點意外地說。「先告訴我，剛才是不是你派人跟踪我？」

「沒有這回事，爲什麼你會這樣問？」

「我本來與范夫人郊遊，希望藉此了解更多有關『玫瑰會』的事，但却給你們的人破壞了好事。」游天虹故意說道。

「相信我吧，游老兄。我們既然有心與你合作，又怎麼會派人跟踪你呢？也許是『玫瑰會』那班人也未可料。」佘堅又說：「我們現在就談談合作的事好嗎？」

「當然，如果我們不談清楚條件，我是不會爲你們作免費服務的。」

「那麼，我們怎樣見面？」

「你不能直接見我，因爲我不想引起『玫瑰會』的人的疑心。」

「不如就在電話中談談好嗎？」

「好極了。」

「有一件事我必須提醒你。」佘堅在電話中說道：「沙拉的毒咒和巫術都非常厲害，所以凡是入了會的人，從來都不敢背叛他們的，關錦雄和范夫人就是兩個最好的例子。」

「你担心我中途變卦麼？」

「當然，如果你變卦，那我們又多了一個敵人了。」

「你放心好了，我會做得天衣無縫的，你們需要的資料，我都可以供給。」

「我不是要資料，我們必須要控制整個『玫瑰會』，如果你眞的能够帮助我們達到我們的目的，代價是一百萬元。」

「口說無憑啊！」

佘堅說道：「我們先付定金三成，也就是三十萬元，怎麼樣？」

游天虹想了想，說道：「好吧，那你怎樣交錢給我？」

「立即送到。」

「已說過了，我們不能見面的。」

「我也有辦法，同樣可以做得天衣無縫的。」佘堅在笑聲中把電話綫掛斷了。

小牛走過來問道：「怎麼樣了？」

「佘堅上釣了。」游天虹說道。

「你知道是他麼？」

「我認得他的聲音。」

游天虹將一盒「玫瑰香糖」打開，取出了數粒，用紙包裹好，交給小牛，叫他帶到私家化驗所去化驗，儘快要知道結果。

小牛正待離去，一名郵差在外面叫道：「游天虹先生收掛號信。」

游天虹走出去，看見一名肩膊上掛了一袋郵件的郵差，在靈犬「幸運」監視下，步上了台階。

郵差進屋內，小牛把門「砰」一聲關上。大門關上之後，郵差看看屋內只得他們師徒二人，從郵袋裏掏出一個紙包裹，笑道：「這是三十萬元現鈔，游先生，請你收下。」

游天虹恍然大悟，道：「原來你是『三蛇帮』的人。」

那傢伙又遞過一張收據，道：「帮主叫你簽收。」

游天虹笑道：「對不起，我在江湖上行走了已這麼多年，只憑一個信字，如果佘帮主信心不過，你可以把這包鈔票原庄帶回去。」

那傢伙無可奈何，只好把鈔票留下，退出游宅，臨走時，又把一個連絡電話寫給游天虹，叫他以後打這個電話，隨時與「三蛇帮」的人取得連絡。

游天虹怔怔地呆想，小牛站在旁邊，說道：「他們似乎太過信任我們了。」

「未必有什麼詭計的。」游天虹沉思着說：「如果他們爲了長遠計，控制『玫瑰會』比他們販毒更容易賺大錢。因爲迷幻劑不但流行，而且，實在也是多彩多姿的，我差點也失去了定力。」

小牛笑道：「可以讓我試試嗎？」

「不，不能亂試的，我只吃了一粒，已經有飄飄然之感，我怕你會上癮。」

小牛沒有再說什麼，但是，由於好奇心的驅使，他仍然是想試試的。

游天虹從抽屜裏取出了一張銀行存欵單，寫上了三十萬元的銀碼，連同鈔票交給小牛，叫小牛把這些錢都存入他的戶口裏。

小牛有點奇怪，他以爲他的師父轉了性，因爲過去游天虹收到這些不義之財，必然是捐到慈善機構去的，這一次，他爲什麼會將「三蛇帮」送來的錢存入自己的戶口呢？

小牛滿腹疑問，游天虹也看出來了，他說道：「小牛，去吧！這些欵項是要好好地保存的，因爲當事件結束之後，我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小牛知道師父做事一向是有分寸的，所以沒有再追問下去，他駕着汽車出去了。

游天虹開始默默地在沉思，要思索的問題委實太多了，因此須要冷靜的全盤計算一下。

在廣泛的思潮起伏中，有一個人的影子又重現在他的腦海裏，這個人就是他在「先知號」遊艇上所見到的「中年富翁」；事後游天虹沒有閒心去追溯這個似曾相識的中年人。

（未完・五）

鐵胆傲骨

踏樹陣離去 疑秘客救援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紅面尊者無意中瞧到開啓岩洞的秘竅，十分高興，連忙行動，把困在天柱谷牢中的石中堅救出，正當石中堅逃出天柱谷牢，迎面來了九頭梟以及一批手下，紅面尊者一見，怒火攻心，正想上前撲擊，但石中堅已率先出手，雙方發生一場激戰，石中堅雖年輕，但一身功力已達爐火純青地步，不出幾招，已擊斃對方幾名手下，突然，一個失去左臂書生模樣的人來到，他正是屠龍書生錢立强，不久追風手唐魯人也來到，他指名要與紅面尊者對陣，紅面尊者怒極，雙方立刻激戰起來，同時石中堅又和天柱七星激鬥起來……

但這只不過是一時現象，瞬即，又被裂胆驚魂的殺氣衝破。

石中堅殺機陡盛，星目中暴射出一股兇狠眸焰，冷冰冰的一聲冷笑，笑聲有如地窟中吹出來的一陣陰風，令人聽之毛骨悚然。

笑聲甫落，石中堅手中長劍，像似一支銳利的脫弦之箭，疾射向其中一人，同時，右手向外一揮，一道震撼山岳的凌寒勁風，襲向那人。

那人只覺一股冰寒的氣勁，窒人鼻息的急壓下來，倏然，一道亮光又疾速射向胸口，他連看清楚是什麽都沒有。

立刻，口中發出一聲慘厲的怪嗥，胸口直被長劍貫穿而入，「嘭」的一聲輕響，軀體被那股力能碎石如粉的勁氣擊中，血肉紛飛，四肢寸亂，洒滿遍地，死狀之慘，眞是令人不忍目睹。

石中堅擊斃此人後，右手五指箕張，疾圈、猛彈，「嗤嗤」連響聲中，五縷銳利的勁風，又襲向另外一人。

手法快速絕倫，好像似左手剛才擲出長劍之時，和右掌同一刹那發難。

正當其餘三人，耳中響起同伴慘叫聲的刹那，一股銳利的勁嘯，疾透劍氣層層的光幕，驚駭之下，三人同時暴退。但是，被這位小煞星看中的人，時間仍然略晚了一步。

說時遲，那時快，「嘶！嘶！」一聲疾響中，緊跟着起了一聲慘號。

那人上身要害，已被五縷勁風，貫胸而過，噴血如泉，其整個身軀直被掌風帶出去六七步之外，始摔倒在地，一命嗚呼了。

其餘二人，知道大勢已去，現在不逃更待何時，兩人一左一右，猝然向後暴射出去。

石中堅一聲攝魂勾魄的長嘯響起，身形已如巨鷹般飛掠出去。

驀地裏——那邊傳來一聲悶哼，祇見追風手已中了紅面尊者一掌，噴出一口鮮血，脚下一陣踰踉，蹬！蹬！蹬！直往後退。

紅面尊者在和追風手慘烈的兇搏中，他已經看到石中堅舉手投足之間，就有一個人死去，不由激起好勝之心，他猛提一口眞氣，施出一招辛辣的絕招，擊中了追風手。

一聲如同平地焦雷的大吼，由紅面尊者口中傳出——

挾着吼聲中，紅面尊者身軀疾若閃電，追擊而至，十指箕張，挾着一道銳利的勁風，猛抓向追風手上身十處要穴。

他存心要殺死對方，威力之鉅，端的裂胆驚魂，威猛懾人。

追風手，已被紅面尊者，擊中一掌，直震得氣血翻湧，若不是他功力精純，早已畢命。

但——

此刻他已無法躲過此一追擊，眼看再也難逃慘死噩運！

屠龍書生和九頭梟，目見追風手掙扎在生死邊緣，但，爲了追風手以後的名譽起見，他們不能再出手搶救。

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倏有四條人影，疾若狸貓般，騰躍到紅面尊者身側，同時右手向外一吐，揮出一股綿綿勁氣，迎着擊向追風手的掌風掠去。

驀然——平地湧起風雲，空氣呼嘯激蕩，彷彿一片浩然輝耀之光，緩緩升起，頓時周圍壓力大增，重如山岳。

「轟」的一聲巨響！

兩股勁氣，互相接觸在一起，勁氣四溢，銳嘯中……。

× × ×

這事實在太過突然，在場所有的人，沒有一個意料得到。

屠龍書生雙目射出一道兇狠的光焰，

但，隨後即消失於無形，依然若無其事一般，凝神盯着場中。石中堅也自心頭一震，他本想伸手攔阻，但，爲時已遲。

但聞「轟」然一聲大響，兩股掌力已然接實——

紅面尊者和四個人硬碰了一掌，身子却紋風未動，只見他，臉罩寒霜，星目煞光駭人，他發着冷入骨髓的語音，道：「天柱谷中的人，難道都是以這種卑鄙的手段來對付外來人嗎……」

語音未歇，驀地身形暴起，凌身撲擊而去——

只見他五指箕張，朝四人之中一人胸口抓去，同時，左掌向外一揮，帶起一片勁風擊向另外一人。

這兩招，是紅面尊者挾怒而發，其勢快逾閃電，疾若迅雷……

那四個人雖然合力接了紅面尊者一掌，才勉强救下了他們的壇主，但，他們也各自感到心頭一震，暗自忖道：「好雄厚的掌力！」

就在他們忖思之際，紅面尊者的兩招已閃電擊至，他們臉色立時泛起驚恐之狀，再想躲過，已是不及。

倏地——頓聞兩聲刺耳慘嗥，響徹長空。

祇見被紅面尊者所擊中的兩人，雙手按在胸腹之間，面如死灰，一步一步，往後退去，鮮血自咀角和胸腹之處，汩汩流出。

紅面尊者冷冷一哼，叱道：「如此濃包也出來獻醜，還不給我趕快躺下。」

一語甫住，凌空追擊而去，右手一揮，立有一股尖銳的掌力朝兩人劈去。

那受傷的兩人那裏還能承受如此强厚的勁力，悶哼兩聲，已應聲栽倒，身軀連翻兩滾，一命嗚呼了！

紅面尊者望都不望兩具屍體一眼，仰首哈哈一陣狂笑，雙目暴張着，射出一股凜然的光芒，瞪了一下屠龍書生，眼神又落在其餘的兩人身上，暴喝一聲，道：「現在該輪到你們個人受死了！」話落，又朝那臉白已吃驚得成了灰色的兩人，一步步逼去——

驀地裏——屠龍書生大喝一聲：「站住！」

這一聲大喝有如晴天霹靂，震耳欲聾，帶着無比的威儀，使人聽後不由不受影響。

紅面尊者聞聲，急頓身形，凝神望着屠龍書生，一時之間，胸中怒火又倏告燃熾起來。

石中堅突地一縱身，落在紅面尊者身前，向屠龍書生喝道：「閣下慢點，在下要你回答一件事情！」

屠龍書生那道如炬的電眸，冷然逼視着石中堅道：「小俠，你說說看！」

石中堅冷冷哼了一聲道：「數月前，我在死谷被你擊中一掌，幾乎喪命！」

屠龍書生似是十分得意，淡淡一笑，微微點了點頭。

石中堅眼見他這種神情，有如火上加油，但，他强忍着，道：「不過，那只怪在下學藝不精，被你擊中一掌，這事在下並不介意，因爲勝敗乃兵家常事，是不足爲奇的，他，我有一點必須要你從實招認。」他最後一句話，語音冷漠，帶着命令的口吻發出。

屠龍書生臉色驟變，但，瞬刻即逝，隨即雙目顯露出一股殘狠怨毒之光，只聽他冷冷說道：「有胆量！有胆量！你敢向老夫說出此話。」

石中堅不由大怒，輕蔑，不屑的哼了一聲，冷澀的道：「如此對你說話已是客氣的啦！」這一句話，更是說得狂妄至極，在場的所有天柱谷之人聞言，一陣嘩然，每人眼中都射出一道兇狠的怒光，死盯着石中堅。

屠龍書生着實懾服着石中堅的這種鐵胆傲骨，他寒森森的一陣冷笑，冷冷言道：「你今夜連殺本谷弟子，要接受怎樣處治？」

石中堅冷然的說道：「憑本領解決恩仇，是至情至理的事，縱然是你，石某人絕不會含糊，死在你手下，也只有自己認命。」

屠龍書生向前逼近了一步，道：「好，眞有氣魄，老夫就讓你一個便宜，縱然你違犯本谷之大規，非處死不可，但，你如能接下老夫數掌不死，今夜就暫時放你一命。」

石中堅目光一瞥四周，正容道：「有幸奉陪。」

屠龍書生斂聲大笑，道：「小心了！」舉手緩擊一掌。

石中堅右手一揮「手撥五弦」，斜裏發出一掌，人却疾向旁側閃開五尺。

他已和屠龍書生大打過一次，知道他的性格，是以斷定這緩來的一擊，必藏殺手，不是存心引敵，定是將暗地發出什麽絕毒的功力。

因此，他斜發一掌，以測强敵虛實，橫躍開去，充裕應付强敵詭變的時間。

果然——兩股掌力一觸，屠龍書生發來的掌力之中蘊蓄着極强彈震之勁。

石中堅只覺自己的掌力有如擊在一股暴射而下的激流上，柔軟中帶有强大的反彈之力。

他暗自吃了一驚，不由忖道：「他似乎又練有極高的功力，此時的功力要比在較數月前强了許多？」

就在他思忖間，屠龍書生一笑，左掌一揚，接連又擊出一掌。

石中堅試敵一掌，戒備心更甚，肅容而立，誠誠敬敬，發出一掌。

這一次，他用出了八成眞力，脚踏丁字，原地未動，顯然他已存心硬接屠龍書生的一擊。

兩遠破空的勁氣一接，激起了一陣氣漩，絲絲寒氣，有如鎚芒般，穿透石中堅劈出的護身氣勁，襲上身來。

頓時，體內生寒，泛起一身鷄皮疙瘩，不禁心頭一凜，縱身而起，飄出八尺。

屠龍書生巨目一瞪，暴射出兩道懾人心神的寒光，暴喝一聲道：「再接我一掌試試！」

一語甫住，右手疾急的推來一掌。

這一掌和前兩次的勢道不大相同，掌勢揮動之間　立時劃了出一道狂飈，激射而出。

但見人影一閃，屠龍書生那身軀，快逾閃電一般，緊隨着發出的掌力而到。

石中堅二度接實對方一擊，心頭忽然劇烈一震，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了三步。

只聽冷笑聲起自身側，一隻巨靈之掌，斜肩抓下。

這驚人的迅快，迫得石中堅大有措手不及之感，匆忙之中，隨着那下擊的掌勢，疾向地上倒下，身子還未落實地，忽然一個轉身，橫翻五尺。

屠龍書生冷哼一聲，左脚一抬，疾射而上，石中堅身子還未挺直，屠龍書生接掌已到了身前數寸之處。

形勢迫切的石中堅無法選擇，不是挺受一擊，就只有硬擋他襲來的掌勢，當下右掌一翻，接住了屠龍書生的一擊。

只覺對方掌力來得雖快，但勁力並不強大，心中方自奇怪，忽覺一股陰寒凌厲的暗勁，循臂而上，衝向內腑。

原來屠龍書生蓄勁掌中不發，只待雙方接實，才發出强凌的內勁，揉合着寒陰氣功之力，想一舉震傷石中堅的內腑。

石中堅吃那凌厲的反擊之力一彈，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四步，全身搖顫，步履不穩，像似要栽倒的樣子。

屠龍書生冷笑一聲，道：「再接我一掌試試！」

試字尾音猶未歇，只見他雙肩一晃，緊追而上，單臂一揚，當胸劈出。

石中堅頓時只覺如置身在冰雪之中，寒意陣陣泛上心頭，他知道屠龍書生又施出他那獨特的掌法「寒魄迴旋掌」，眼見對方又是一掌擊來。

在場所有之人均被這一場招式上的詭異變化吸引，聚精會神，凝目而視。

這時，紅面尊者見屠龍書生一掌即將劈中石中堅，不禁大為驚駭，他萬未想到屠龍書生功力進展得如此神速。

但，時間過於迫促，紅面尊者暗自忖道：「我應該即刻救這娃兒一下，不管我功力是否有用。」

他心念一決，鋼牙一咬，就待出手搶救——

就此緊張的氣氛之下，驀地裏——

「嗖」的一聲尖銳嘯風倏告破空傳來，這一聲響，尾音帶起一片「秋秋」之聲，蕩旋於空際，歷久方絕。

屠龍書生乍聞此懾人入耳心驚的尖銳聲，臉色驟變，暗道：「這到底是怎麼攪的？」

思忖間，趕忙丹田之氣向內一吸，硬把發出的掌力收回，朝後躍退了五尺，仰首凝望着半空。

這一着，大出石中堅和紅面尊者意料之外，石中堅立刻趁此機會，縱退了三大步，緩緩吸了一口氣，暗自叫道：「好險！好險！」

這時所有在場的天柱谷中的人，都似着了魔一樣，面現驚訝之色，抬頭瞧着半空。

石中堅和紅面尊者感到奇怪，下意識地也跟着望向空中——

只見，一隻尾部拖着一條光亮的羽箭在半空之中盤旋了片刻，突然，光亮一斂，那羽箭已跟着迅快地落下地來。

石中堅和紅面尊者見了此羽箭之後，心中若有所思，但他們更是感到糊塗，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腦袋。

約莫半盞熱茶工夫，倏地，又有一隻和原先一樣的羽箭衝向半空，一陣盤旋，又落將下來。

屠龍書生此時，面色更為難看，喝道：「紅面尊者，想不到你也來了同黨。」

話說至此，對九頭梟說道：「副谷主，你帶着你的手下，在此看守着這兩人，不准讓他們跑掉一個，如果他們想妄自衝闖，格殺勿論。」

屠龍書生這話說得聲色俱厲，聽得石中堅心裏泛起一股寒意。

他話一說完，當先朝羽箭發射之處，電馳而去，刹那間，已消失身形。

他的部下，不敢怠慢，也縱身直朝屠龍書生身後追去。

九頭梟在屠龍書生走後，對着石中堅和紅面尊者兩人獰笑了一下，手臂一揮，所留在此地的人，動作劃一地把石中堅和紅面尊者兩人圍在核心，一個個雙目煞光外射，凝神戒備着……

石中堅和紅面尊者見狀，從鼻孔中重重冷哼了一聲，顯然，他們兩人並沒有被這陣式震住。

這時，只見紅面尊者咀皮一陣蠕動，道：「娃兒，你想此時會有什麼人來天柱谷？」

石中堅耳邊立時響起蚊吟般的聲音，他知道這是紅面尊者在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在對他說話，他忙也以傳音入密的方法，道：「我也想不出有誰此刻會來？」

紅面尊者面呈疑惑，道：「這來人不知是我們的朋友抑是不相干的，若是朋友的話，我們可趁此機會，先離開此地，你看怎樣？」

石中堅冷眼一掃圍於四周的人，道：「一切聽你的，但此行實在不值得！」

紅面尊者一時體會不出，忙道：「娃兒，你所指的不值得，是那一點？」

石中堅黯然輕嘆了一下，雙眉倏地緊皺，道：「我們此行所要打探的事，一件都沒有辦成，你說這個不值得？」

紅面尊者聞言，道：「這也是的，確實是不太值得，但，他們人數實在太多，而且個個武功都不是即刻能解決掉的，看樣子他們谷內似乎還隱藏更厲害的人物，只不過尚未出現罷了……」

話說至此，頓了頓，又道：「你要知道，雙拳難敵四手，我們不能意氣用事，以免吃了眼前虧，我看還是稍微忍耐一時，再作其他打算，你說是嗎？」

石中堅聽紅面尊者說得頭頭是道，不由暗自佩服紅面尊者的冷靜，於是，他強忍住胸中怒火，道：「也好、就再稍等一時．但，現下我們不能在此坐以待斃啊！必須想個法子，先出了這天柱谷，你說對嗎？」

紅面尊者也正為這件事．感到頭痛，這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知天柱谷，他們才第一次來，裏面的一切佈置，感到陌生，並且到處機關重重，稍微不慎，即有身陷羅網的可能。

此時，聽到石中堅提及此事，更是憂心起來，於是道：「我也正為此事煩心，不過，我相信一定有一處可以通至外面的道路。」

石中堅聞言，感到一陣黯然，急切地

道：「那怎麼辦？」

紅面尊者一時也想不出辦法來，但，急也無用！沉吟了片刻，道：「娃兒，你先不要急，讓我靜靜的想一想。」這一句話說完，他再不開口了，他集中精力在想，到底有什麼地方可以出得去。

石中堅也不打擾他，只是靜靜地站着，他腦子裏此時，亂得一團糟，什麼也想不出……

九頭梟見他們兩人咀皮不停的蠕動着，知道他們正以一種上乘的內力彼此交談着，他本想加以阻止，但，屠龍書生有令，只是加以看守，在他們衝闖時，才用武力來制服，若此時要攔阻，勢必要打起來，因為此因，他也就任其所為了。

此時太陽逐漸西下，暮色隨即蒼茫！四周樹木花草，經過一陣暴風的摧殘，景色凄涼至極，再配上地上倒臥着數條屍體，更顯得陰森、恐怖……令人觀之毛骨悚然。

暮秋的寒風、蒼涼、蕭條！

驀地裏——不知何時，一條綠色人影，佇立着在一顆大樹下，凝望着場中，但，却沒有一個人發覺他，這一身功夫實已匪夷所思的了。

這條青色人影，一雙如電炬的目光，在石中堅和紅面尊者全身掠掃了一眼，滿臉疑惑的神情立即呈現於面上，他不由暗自唸道：「怎麼紅面尊者和這娃兒會來此地？」

這人又是誰呢？他怎會認識紅面尊者和石中堅的？難道他們之間有何關聯？這些問題，眞使人有一種神秘的感覺。

不過，有一點可以證明的，就是，這人絕對不是天柱谷中的人。

隔了半晌，突然只見那綠色人影，隨手抓了一把小石子，右手食中二指夾着一粒，抖手朝右側十丈之外打去。這小石子打出，不帶絲毫破空聲響，但，到了十丈之外後，頓聞「吧！」的一聲清脆輕響。

聲音雖然不甚大，可是在此萬籟俱寂的氣氛中，却顯得不小。

這一下，把在塲之人，嚇了一跳，迅快地扭頭循聲望去，但除了草被風吹得左右搖晃之外，根本沒有半點人影。

九頭梟感到事情起了變化，冷冷一笑，大聲喝道：「何方朋友……」

話猶未完，又是「吧！」的一聲響，這次却是相反的方向，但是依然是十丈遠近。

九頭梟不由心頭一震，暗自忖道：「這不會是虫叫吧？」

他開始有點心寒了，就在他愕神之際，倏地——

又是「吧！」的一聲，響聲在右側十丈之處，九頭梟暴喝一聲，身影彈起，朝發聲之處急撲而去。

讀者都知道這是佇立於大樹下的那個青色人影所為，這時，只見他就在九頭梟飛身朝發聲處撲奔而去的一刹那——

他手腕揚處，三縷勁風脫手而出，頓聞三聲悶哼，最前面的三人應聲栽倒，已被綠色人影用小石子在舉手之間襲中了要穴。

其餘之人乍見三個同伴，無聲無息地倒了下去，他們以為今天遇到了鬼，不由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戰，不自覺得朝後退去。

青色人影把握了此時，凌空朝石中堅和紅面尊者立身之處撲去，其勢如電，青影一閃，已到了塲中。只見他手掌一拍石中堅和紅面尊者肩膀，口裏喝道：「快隨我來！」

× × ×

這件事委實發生得太過陡然，也離奇得很……

石中堅和紅面尊者自始至終都不知道是怎麼攪的，但，他們下意識地認為，可能是有人來救他們的。可是，這要來救他們之人，到底是誰？是與他們兩人有關係嗎？

而又為何冒此大險來「天柱谷」救他們？這確實是一件令人想不通的怪事。

石中堅和紅面尊者在擋在面前的三人應聲栽倒後，靈機迅快地一動，就想趁此機會衝出去，這樣倒可省掉許多手脚了。

但——

就在他們兩人準備向外衝去的時候。

倏地——只覺得自己肩膀被人輕拍了一下，同時聽到一句話：「快隨我來。」

他們兩人毫不加思考地縱身躍起，在猛地旋身之際，眼光過處，但見一條青色人影，在前飛馳着，其勢有若流星掠空，快迅絕倫。

他們兩人也不待慢，猛提一口丹田之氣，施出上等輕功，直朝青色人影的身後緊緊追去。

這時，九頭梟也發現事情不對，待他看清自己手下三人倒地，石中堅和紅面尊者兩人已朝樹林方向縱去後，他不由得混身打顫，臉色刹時變得一片鐵青。

只聽他大喝道：「那裏走！」身隨聲起，人已如一縷青烟，朝樹林處瀉去，速度快得驚人。

那些呆楞的天柱谷中人，這時，才有如一桶冷水洒在頭頂，霍然驚醒，見自己頭子向前追去，也呼嘯連聲，跟着九頭梟身後追去——

青色人影在幾個縱落後，躍至樹林邊，見石中堅和紅面尊者也雙雙來至。

他眨了眨眼．向石中堅和紅面尊者兩人招了招手，語氣陰冷地說道：「你們看到這一片樹林沒有？它是按照五行八卦參合編配而成，不懂這個陣法的人進了裏面就出不來，現在你們跟着我一步步的走出去，不過，你們千萬要注意我的步子、不然被困在內，我是沒有時間再救了！」

石中堅在看到這人後，就覺得十分的熟悉，似乎在什麼地方遇見過，但，一時就是想不出來，不由盯着青色人影一瞬不瞬地望着。可是，天色太過昏暗，很難看清對方。

這時，九頭梟已快趕至．只聽他暴喝道：「有種的就來拚個你死我活，何必做些宵小行為。」

這一句話，罵得石中堅和紅面尊者心中大怒，臉上殺機隱現，就待回轉去。

只聽青色人影，冷冷一哼，道：「快注意我的步子！」

一語甫住，右足微抬，已跨入樹陣之中。

石中堅和紅面尊者也不再想什麼，依

言照着綠色人影的步子，踏了下去。

只覺樹林之中，一股陰寒之氣，湧上身來：他們兩人不由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運足眼力，注視綠色人影的步子，一步步向前邁走——

青色人影似乎對這樹陣，瞭如指掌，就見他在陣中，一下左轉，一下右轉，又向前行數步，又朝後退幾步，神態顯得十分安詳。

石中堅和紅面叟者也跟着青色人影步子走着，他們兩人心裏同時思考着　這青色人影到底是誰？

約莫有一盞熱茶工夫，他們兩人終於被青色人影，引出了樹陣——

這時——九頭梟的喝話　已不再聽到，顯然他們並不懂這樹陣中的奧妙佈置。

紅面叟者倏地對青色人影說道：「多蒙閣下相救　在下於此多謝！」

青色人影，由他舉止方面看來，顯得十分的孤獨、凄涼，使人有一種神秘的感覺，他總是站在離石中堅和紅面叟者一尺之處，一副冷漠的樣子。

當下，他聞言只是微微點了點頭，道：「不必客氣了，我就此告辭了！」

話落，已飄身縱起，朝正東方躍去。

紅面叟者見青色人影向前縱去，心念一急，叫道：「閣下請留步！」

青色人影聞聲，霍然停下步來，頭都沒有回，只是冷冷的說道：「還有什麽事嗎？」

紅面叟者道：「敢問閣下雅號如何稱呼？」

青衣人影冷冷地說道：「以後你自然會知道的！」的字尾首猶蕩空際，只覺一陣衣袂風响，青影閃處，人已在此一刹那間，消失不見了。

這一副輕身功夫，直看得石中堅和紅面叟者兩人鑽嘆不已，忖道：「此人是誰？武功竟如此了得！」

驀地裏——石中堅似想起了什麽，只聽他大聲說道：「我想起了！」

紅面叟者見石中堅這副神情，急道：「娃兒，你想起了什麼？」

石中堅臉上一副漠然的樣子，道：「我想出這人是誰了！」

紅面叟者面上立時現出笑容，問道：「此人是誰？你快說啊！」

石中堅頓了頓，道：「這青色人影一定就是『神秘客』。」

「神秘客」這三個字說出，使紅面叟者大吃一驚，只聽他語帶顫抖地言道：「此人會是神秘客！」

他言下之意，似乎感到甚爲驚訝，他不相信神秘客會來救他們，如果是他的話，那實在是一件難以使人相信的事。

其實他那裏想得到現在「神秘客」已老早就又在江湖上出現了，只不過是他被屠龍書生困了一十五年，江湖中的事，他一概不知。

石中堅也感到莫名其妙，他見紅面叟者似乎是不太相信他的話，於是道：「此人確實就是武林三客中的『神秘客』。」

紅面叟者還是有點糊塗，只聽他自言自語道：「據說此人已然死了很久了，難道這些傳言是別人虛構出來的嗎？」

倏然，他問道：「娃兒，你爲何可斷言，此人即是神秘客？」

石中堅沉吟了片刻，道：「我曾與他有數面之交！」

紅面叟者聞言，這才緩和了一下臉色，道：「你與他之間有關係嗎？」

石中堅感到奇怪，紅面叟者爲何對於神秘客的事問得如此詳細……

突然，他想起了神秘客手中的那把小匕首，臉上顏色驟然變得可怕，他想：「神秘客有一把小匕首和插在師父背上的那把一模一樣，這樣算起來，自己確實應該和他有點關係。」

當下冷冷哼了一聲，道：「我與他有點關係！」

紅面叟者由於過度的驚訝，以至於石中堅驟然變的臉色，也沒有注意到，現下一聽說石中堅和神秘客之間有點關係，忙說道：「娃兒，快說你與他之間有什麼關係？」

石中堅望了望紅面叟者，冷冷道：「這個請恕在下不能奉告！」

紅面叟者知道石中堅的性子，只要他不願說的事，你是無論如何也休想在他口邊聽到。沒有辦法也只好不再問下去，當下緩緩說道：「娃兒，我也不強你所難，你既然不願說，想必有你的苦衷在，我也要就此告辭了。」

石中堅沒想紅面叟者突然提到要告辭，急道：「你要上那裏去，難道眞如此急嗎？」

紅面叟者笑道：「這個是我自己的事，就像你不願說出自己的苦衷一樣。」

石中堅聞言，苦笑了一下，道：「那你不再找屠龍書生算帳了嗎？」

紅面叟者狠狠說道：「我與他之間的事，誰說不要解決！但，現下我却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去辦，也只好暫且把它擱下了。」

他輕咳了一下，又接着說道：「不過，我認爲，你最好先不要去找他，因爲他們人太多，你再有多大武功，也必定會吃虧的。」

石中堅想了想，也覺得很是道理，於是言道：「好，我就暫且放棄此行。」

紅面叟者點了點頭，道：「那麽，我也要走了！」話落　紅影閃處，已出去五丈之處，幾個縱落，就消失於茫茫黑之夜中。

石中堅望着紅面叟者消失的背影，悵然若有所思，舉步緩緩向前踱着，他不時心裏暗忖道：「我現在應該到什麽地方去呢？」

他的脚步在此萬籟俱寂的黑夜中，顯得沉重無比，就像有滿腹心事，散佈於全身，使得自己體重增加許多。

他雙手交叉置於腰後，漫無目的地迎着山風走着，脚步非常緩慢，一陣陣涼濕的夜風，迎面而來，吹起了他的衣袂，吹亂了他的頭髮，刮在他的面上，有着泛骨的寒意。

但——

他沒有注意到這些事，他臉上呈現出原有的冷傲，漠然的色彩，堅毅的神情，使得他像是一棵大樹，在巨風大雨之下，接受着考驗。

脚步踏着落於滿地的殘花敗葉，發出

「沙沙」的響聲，在此恬靜，孤寂的夜晚，顯得悽涼，恐怖……

他突然覺得胸中一股幽悶之氣，積於腹中，感到老是難過，不由仰天長嘯，嘯如龍吟，直衝雲霄，空谷傳響，迴音蕩漾不絕。

這一聲長嘯，似是發洩了她胸中淤塞的悶氣，人也由沉痛中清醒過來，看天色已經是未末時分，他不知不覺已在此荒山曠野，渡過二個時辰。

他停下步來，環顧了四周一眼，「唉！」的一聲蒼涼的輕嘆。

驀地——他劍眉微挑，臉罩寒霜，咀角顯出一股冷酷，堅毅的神色，側耳傾聽着——

只聞遠處，隨着吹來的夜風，飄來幾縷笛音，這其實並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然而，聽在石中堅耳裏，就如一支利箭硬生生的插在他的心上一樣，那樣的疼痛。

他振腕一陣掄動，身子倏地淩空而起，直朝發音之處，飛掠而去——

他此時的功力已是武林中頂尖的了，輕身工夫在全力施爲之下，就見一縷青烟，一晃之間，已去了十丈之遠，眞是快逾閃電，疾若迅雷。

但，就在他起步沒有多久，却突然地笛音中斷了，他不由感到更爲心急，加快脚朝原先笛音之處急奔而去。

驀地裏——那原先消失的笛音，又再吹奏起，但是奇怪的，聲音並不是發自適才之處，而是在另外一個方向了。

石中堅臉色驟變，一下青一下白，只聽他倏地暴喝一聲，改變方向，奔向此時發聲之處。

可是——因爲距離過遠，所以他奔跑沒有多久時，笛音又中斷了，他心中暗自忖道：「莫非銀笛妃子已在亂殺無辜的青年了……

心念間，怒火更是厲害，他不再顧忌什麽了，身影有如夜梟，飛奔向發聲處。

片刻工夫，他已來到了發聲之處，不由使他大吃一驚，趕忙隱入一棵大樹後，向前看去——

只見一個醜怪的老頭，一雙貪婪的眼神，凝望着銀笛妃子，顯出一副老色迷的樣子。

銀笛妃子粉面含霜，冷冷說道：「你這傢伙，緊望着幹什麽？」

醜怪老頭，微微一聲怪笑，驚聲說道：「噢，好漂亮的小妃子！」

銀笛妃子怒喝道：「喂，你這老鬼，到底是那路人，眼睛可要放亮一點，要知姑娘是不好惹的！」

醜怪老頭又是怪笑一聲道：「姑娘，尊姓芳名，可否告賜！」

銀笛妃子暗中凝聚着眞氣，聞言，發出一聲輕蔑，不屑的冷笑，道：「憑你這副德性還不配問我的名字。」

醜怪老頭作了一個鬼臉，在此昏黑之際，更顯得可怕、駭人，只聽他笑道：「難道非要小白臉才能問你的芳名嗎？」

銀笛妃子簡直氣得混身打戰，森寒的一笑，道：「你這傢伙找死！」

語氣中，銀笛妃子香肩一晃，嬌軀也猛然欺近，左手如電，那春葱似的纖細的玉指，五指齊張着，已疾然抓向怪老頭的臉上。

這怪老頭，身子的確奇絕，祇聽驚叫一聲，像似駭極般，脚步一陣踉蹌，恰好避過了銀笛妃子奇速的一抓。

醜怪老頭一退之後，急叫道：「姑娘，何必多化這個氣力，精力一散，玩起來就沒意思了……」

銀笛妃子見他避過自己一抓，內心怒火倏熾，殺機隱現，只聽她不屑的一聲冷笑，一步步緩緩的逼向醜怪老頭。

那醜怪老頭，急道：「姑娘，何必如此兇嘛！有話好好商量。」

銀笛妃子，倏地春藕似的左臂，疾速的一劃右掌似迅雷閃電般，奇妙絕倫的直擊出去。

掌勢驟出，有如平地湧起風雲，一股浩若瀚海的深沉掌勁，恍似山崩地裂，洪水倒流般，呼嘯疾捲過去。

那怪老頭實在有點怪，他一見手勢，雙手連連揮着，隨着一團團綿綿的眞氣無聲無息的泛透出來，迎向銀笛妃子那擊來的氣勁。

接着——一陣細微的勁氣，激蕩着聲响——

那醜怪老頭雙肩微微一晃，銀笛妃子可就不同了，他只覺對方揮出的綿柔眞氣，一接觸自己的當兒，一般巨大潛力反逼過來，使她身子不由自主連退了五大步。

銀笛妃子武功也是頂尖一流高手，她被這不知名的醜怪老頭逼退了五大步。

銀笛妃子武功既然是頂尖一流高手，她被這不知名的醜怪老頭逼退的當兒，冷叱了一聲——

身形倏然有如狂濤般，奇詭絕倫的三個旋轉，又已旋至醜怪老頭的身側。

就在她這種詭譎、曼妙的三個旋轉中，已連連揮出三圈奇異的氣流，綿綿不絕，湧向那醜怪老頭。

這種速度，有如迅雷閃電般，一退的刹那，便又撲了過來，簡直使人無法抽出一絲空隙去變招接招。

那醜怪老頭口中連聲叫着，脚下怪異至極的亂顛，雙手也圈起一道深若瀚海的綿綿勁氣，消去了銀笛妃子三圈凌厲的暗勁。

直看得石中堅也暗暗吃驚，不由的爲銀笛妃子揑着一把冷汗。

銀笛妃子已深恨這種怪態，冷笑一聲，身形飄忽，欺身過去，掌劈脚踢，奇詭絕招，如閃電般，又捲向怪老頭。

那怪老頭好像也被銀笛妃子這種凌厲攻勢，激起怒火，倏地——

手腕一揚，兩隻黑衣袖，直似兩條靈蛇般，一盤一捲，迅速伸縮間，尖銳如削，捲向銀笛妃子雙腕脈門。

這是他挾怒而發，刹時間，只見掌影縱橫如山，層層疊疊，宛如狂風暴雨，山崩海嘯，威勢奪人。指戳，掌劈，腿飛，變招出招，捷速絕倫，手法也毒辣異常。

銀笛妃子也展開一身武學，出手之間，功力深奧，怪異異常，看去都是輕描淡寫，但招術之奇詭，更是千變萬化，令人防不勝防。

石中堅目睹這兩人捷速絕倫的快搏，內心暗忖道：「數日之隔，她果眞功力進步得厲害無匹，但，這怪老頭，所施之武

功，似乎異於常人，出手之間，奇詭至極，有些招式，根本聞所未聞。」

心念之間，銀笛妃子與怪老頭已於此電光石火的須臾間，兩人互搏了十幾招。

他們身形曼妙已極，掌勢凌厲捷速，每招連綿不斷，一氣呵成，招式精奧深妙更是傾古凌今，懾人已極。

銀笛妃子捷速中，身軀倏然一閃，躲過怪老頭一招快擊，右掌猛然翻處，由掌變抓，疾速抄拿敵方脈門，左掌五指輕彈，直點怪老頭右頰的「沉香」、「扶突」二處重穴。

那怪老頭的武技，的確千變萬化，祇聽他輕笑數聲……

倏地 他左掌一沉 右掌輕在臉上一格，身軀奇奧絕倫的一轉身，那倏沉的左掌，五指箕張 突反扣住了銀笛妃子右肘「曲尺穴」，右掌恰好格開了銀笛妃子疾速點向她右頰的左指，祇聽他笑道：「姑娘，武功果然有幾手……」

石中堅乍見怪老頭反手扣住銀笛妃子的右肘「曲尺穴」，心頭一震，一時之間，胸中產生了一種矛盾的心理，他自忖道：「我該不該出手救她呢？……」

就在他猶豫不決的一剎那，驀地裏——只聽一聲嬌叱，銀笛妃子向後急退了五步，一臉寒霜，橫笛而立……

石中堅倏被這一聲嬌叱驚醒，不免心頭一顫，定神凝望過去——

石中堅見銀笛妃子，此時似乎已怒到極點，銀牙咬得格格作響，臉上一片鐵青，殺機隱現，一步步地朝怪老頭欺去。

怪老頭被銀笛妃子這一招絕學，迫得鬆開了扣住「曲尺穴」上的左手，一時之間，呆楞在當地，這時見銀笛妃子已一步步朝他欺來，下意識地退了一大步。

銀笛妃子走了兩步，倏地停身下來，冷冷叱道：「閣下大概自忖武功高強，才如此輕狂，那不妨報上名來，讓本姑娘看看到底是那一路的人。」

怪老頭洒然一笑，道：「姑娘要問在下名位不難，不過，在下未說出之前，想要請問姑娘一個問題？」

銀笛妃子聞言，感到意外，冷冰冰地道：「閣下說說看！」

怪老頭一整臉色，乾咳了一聲，道：「姑娘，妳可知道江湖上新進一個年約二十上下，武功還不錯的青年人嗎？」

銀笛妃子依然毫無表情地道：「天下年約二十上下，武功還不錯的青年多的很，不知閣下指的是那一個？」

怪老頭聞言，暗道：「對啊！天下像這樣的年青人多的是，這如何去找呢？唉！都怪自己愈老愈不中用了，他們告訴自己那人的名字，我竟給忘了。」

他不由開始沉思起來，約莫半盞熱茶工夫，驀地裏——

他似乎想起了什麽，臉上展開了笑容，道：「對了！那個青年叫什麽『石中堅』的！」

銀笛妃子一聽到「石中堅」三個字，心頭一震，臉上顏色驟變，但，這只是短暫的一瞬，隨後她又恢復了冷靜的心情。只聽她道：「不知閣下問他幹什麽？」

怪老頭雙目死盯着銀笛妃子的臉上，似乎想從她臉上得到一些答覆，這時，他一聽銀笛妃子如此一問，心中已然有數，冷冷一笑，說道：「這個不與姑娘相干，請不必過問，姑娘只要說認不認識他就好了！」

銀笛妃子眸子一轉，淡淡說道：「認識！」

怪老頭雙目一瞪，心情突然緊張起來，急道：「他在那裏？」

銀笛妃子見這老頭如此情形，感到迷惑萬分，他弄不清楚，這老頭與石中堅到底有何關係，爲何他如此急着要找石中堅呢？

當下她冷冷說道：「我雖然認識他，但，至於他在什麽地方，我怎會知道。」

怪老頭突地臉色一變，喝道：「妳一定知道他在何處？」

銀笛妃子被這一句話激得大怒，叱道：「豈有此理，姑娘告訴你不知道就不知道，你這老頭怎麽如此囉嗦！」

怪老頭臉色微變，本來已够難看的臉，此時更是顯得可怖，只聽他喝道：「姑娘要是不說就休想活着離開此地！」

銀笛妃子一向高傲，倔強豈能被人威脅，當下嬌笑道：「這樣正中姑娘下懷，適才我們的一場架沒有打完，現在再繼續也不遲！」

怪老頭厲聲大喝道：「姑娘眞的不說嗎？」

銀笛妃子臉色一沉，道：「什麽說不說，我不是已告訴了你嗎？我不知道那人在那裏！」

怪老頭尖笑一聲，冷冷道：「好！我看妳這丫頭說不說！」

一語甫出，身形倏告凌空而起，朝銀笛妃子欺去，雙手擺動之間，已搶攻了五招。

這五招是他在盛怒之下所發，功力眞可開山劈石，並且五招攻向敵人要害之處，端的厲害無比。

但——就在他剛自出手之際，倏地——一聲斷喝傳來，挾着斷喝聲中，只聽一人叱道：「住手！」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 委實使怪老頭和銀笛妃子吃驚不少。

怪老頭身在空中，乍聞此聲，驚楞之下，一收掌勢，隨勢飄落三尺之外，一雙煞光閃閃的眼神，循聲望去——

只見一丈之外，佇立着一個神色冷漠和傲然的年青人，這人正是石中堅。

銀笛妃子一見石中堅倏然出現，臉色微變，望了他一眼之後，迅速的又別過臉去，把眼神凝望着遠處，心中暗暗忖道：「他怎麽會到了此地？」

思忖間，又轉頭望了一眼，恰巧，那石中堅也正以一雙眸子在凝望着她，雙目相對，銀笛妃子趕忙地又轉過身去，心頭跳個不停。

這時，怪老頭一聲怒喝，道：「你這小子，到底是什麽人？」

石中堅微微一笑，道：「在下正是你這老頭兒所要找的人。」

怪老頭聞言霍然吃了一驚，暗道：「這小子莫非就是打傷元夷修士的那人！」

心中想着，不由一般怒火倏告燃熾起來，厲聲叱喝道：「你就是石中堅！」

（未完・十八）

一張刀

・本文承自第四十頁・

林昇直認道：「是……我一時錯手殺了她。」

蕭原聽林昇已承認是殺死羅大小姐的兇手，不由精神一振，對黎志堅道：「黎隊副，抓到他這個眞正的兇手，這件命案總算結了。」

忽然，人聲喧嘈，原來是林子內的人扛鋤執叉趕到來，黎志堅吩咐那些村民下去將牛耳超抬上來，然後，在那些村民的簇擁下，扶着蕭原，押着林昇，往崗下走去。

× × ×

經過訊問，林昇自知抵賴不了，一一從實供了出來。

羅大小姐正是他殺死的。

原來，那一晚他潛入羅家，本意是想偷竊一些錢物，以便還債，及作日常使用的，他一摸便摸入了羅大小姐的房中，他却不知道羅大小姐正在等蘇見興前來，躺在床上只是假寐……大概羅大小姐誤以爲林昇就是蘇見興，看到他摸入房，却沒有聲張，而林昇也以爲羅大小姐睡着了，那知道他才走到床前，羅大小姐便低叫了一聲：「興哥。」林昇當堂嚇了一跳，情急之下，慌忙撲上去一手捂住羅大小姐的咀巴，同時將手上的那張刀擱在她的喉頭上，正想恐嚇她不要聲張，那知道羅大小姐却忽然一口咬在他的手掌上，痛得他跳了起來，擱在羅大小姐喉頭上的刀子也就此一拖一割……將羅大小姐的喉頭割破！他發現失手殺死羅大小姐後，驚怔了一下，但馬上便橫下心來，在房內大肆搜掠起來，結果，不但搜去羅大小姐準備好在那晚欲交給蘇見興的一包私己錢——百多二百個大洋，也將羅大小姐的首飾等值錢之物搜掠一空，總共約值上千大洋，他想不到收獲這麼大，歡喜不已，就連他自己至今也不明白，怎會遺下那張刀的，他直到走出鎮外，才省覺到不見了那張刀，於是，他將那包財物收藏在一處隱密的地方，再潛入羅家，摸回羅大小姐的房內，但他找遍了，也找不到那張刀（現在說起來，他是在彭海與蘇見興相繼摸入羅大小姐的房中，兩人先後將先者遺下的刀拿去後，他才折返摸回羅大小姐的房中的，所以，他便找不到他遺下的那張刀），他雖然心焦，但見天已快破曉，不敢久留，急忙潛出羅家，自己安慰自己，既然在羅大小姐的房中找不到那張刀，或許是在潛出羅家後遺失的……拿回那包財物，他便溜回村子。而龜背村距鎮上大約十一二里路左右。

之後，他一直提心吊胆，直到聽聞羅家父子及鎮上的人皆認定蘇見興是殺人兇手，他才定下心來，暗自歡喜不已，以爲那張刀眞的不是在羅大小姐的房中遺下的，否則羅家的人一定會發現那張刀，不會斷定蘇見興便是兇手。

因爲他那張刀有不少人見過，特別是他那些豬朋狗友，若是拿着那張刀四出查問，一定會查到他的身上的，這也就是他爲什麼兩番冒險，也要得回那張刀，而他是從一個二流子的口中，得知二毛曾向人查問那張刀是誰人所有，他大驚之下，忙去追問二毛子，得知是彭海托二毛打聽的，他恰巧聽到風聲，彭海已被蕭原捉了，他便知道不妙，當下把心一横，殺了二毛滅口。他是想到，殺一個是死罪，殺兩個也一樣，這才兇性大發的。

本來，他在聽說蕭原捉到彭海，蘇見興得已洗脫罪名，他便感到不妙，他第一個念頭便是，挾贓潛逃，但繼之想到，追查這一件命案的是蕭原，而蕭原外號海角天涯，有名的追捕手，只怕他眞的逃到海角天涯，若是被蕭原查出他是兇手，也逃不脫他的追捕，想及這一點，他才橫下心，決定一不做二不休，來個殺人滅口，毀滅罪證！甚至連蕭原黎志堅也要幹掉，要是成功，他便可以逍遙法外，事敗，大不了一死，於是，他便大開殺戒，一口氣殺了小叫驢等人，那知道，走脫了牛耳超，至令到他最後終於敗露身份，落在蕭原的手上。

說起來，牛耳超能够逃過那一刧，也是異數，原來，那一晚他也在鷄公德的石屋子內賭錢，忽然肚痛難耐，便出去到屋後的茅坑拉屎，林昇也就在他上茅坑時，走入屋內，將鷄公德四人用鎗指嚇住，然後……牛耳超聽到屋內的動靜似乎不對，便拉上褲子，也是他命不該絕，福至心靈，沒有一逕走回屋子，而是在屋旁的一個窗邊，往內窺看，那一看，幾乎沒有將他驚嚇得當場昏死過去，他慌恐地溜出了菜園子，心中驚怕得不得了，心中一直有一種感覺，那個殺死小叫驢他們的人，也會來殺他，於是，他就想到，應該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躲起來，他便想到她嫁了出去的姐姐……

而林昇之所以知道牛耳超去了他姐姐那裏，是他找了一個住在牛耳超附近的孩子，給了他幾個銅板，着那孩子去探問牛耳超的母親，那小孩是這樣問的：「伯娘，阿超哥在家麼？他答應今早與我到鎮東頭射麻雀的。」牛耳超的母親隨口答道：「阿超去了她姐姐家，不會與你去射麻雀了。」就這樣，林昇便打聽到牛耳超的下落，而牛耳超的母親在蕭原問她有沒有人來找過牛耳超，她怎會將一個孩子來找過牛耳超的事放在心中，自然不以爲意，便對蕭原說沒有。

案情在捉到林昇後已大白！林昇自然是處以應得之罪，被關押在縣府的監獄中，等候上頭批復下來便處決，而彭海因爲斬傷了張來貴，並盜竊羅家財物，也被關在監獄中，有好幾年苦吃。

至於張來貴，由於知情不報，隱瞞包庇，本來也要判罪的，但由於他被彭海斬傷，又在隊部關押了幾天，所以，警戒一番，不加法辦！

蘇見興不但洗脫了嫌疑，也算是報了仇，這全靠蕭原，是故對蕭原感激莫名，視之爲再生的恩人。

羅家父子也視蕭原爲上賓，硬是要蕭原住到羅家養傷，蕭原拗不過只好從命。

但蕭原最高興的是，能够結識到黎志堅這個知己！

千金易得，知己難求！

（全文完）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長久出點子，江玉南合衆人之力從井底取出大金箱，竟是純金製造的，箱中有三件寶物：一柄寶劍、一面玉牌、一本毒經。經過衆人商討之後，魚腸劍和玉牌交給江玉南練習武功，毒經高泰主張把它燬掉，金長久反對，雙方爭持不下，由江玉南建議交伍明珠收管，井望天建議到伍家堡附近的村落巡視一下，發現屋內空無一人，連貓狗也不見一隻，他和金長久估計是教會利用屍人攻打伍家堡，但心照不宣沒有明言，回去先佈防，不久果然見很多穿壽袍壽褂的人用扶梯爬上城堡，不畏刀槍的撲上來……

屍人剛收拾　五鬼在眼前

田榮道：「他們還無法抗拒死亡。」

金長久說道：「那也證明了他們還是人。」

井望天道：「不知道他們服用了什麼東西，竟然會忘了痛苦。」

金長久道：「還有一點不解之處，令人奇怪。」

井望天道：「那一點不解？」

金長久道：「他們為什麼穿着壽衣，而不穿別的衣服，難道穿着壽衣，還有什麼道理不成。」

田榮道：「說起來，也確實不可思議，一個人能忍受那樣的痛苦，實在叫人難以相信。」

高泰道：「除了這一點之外，在下還發覺，這些人都有些癡呆。」

金長久道：「所以，他們的武功，至少減弱了一半。」

井望天道：「屍人之能，只限於此，老實說，不用太担心了，倒是他們的人數是相當的多，如是傾巢而至，那就麻煩透了。」

金長久略一沉吟，道：「二堡主，咱們盡量阻止他們登上城堡，只要登上來，咱們就全力把他們打下去。」

田榮道：「如是打不下去呢？」

金長久道：「咱們就撤走，要步步為營，監視着他們前進，看樣子，咱們四人走在一起，就算被他們包圍了，也沒有關係……」

井望天突然說道：「諸位，在下的看法，他們的伎倆決不止此。」

金長久說道：「二堡主，還有什麼高見？」

井望天道：「我覺得，他們還有奇技沒有出手。」

金長久道：「就算還有，咱們也不用放在心上，反正，咱們要用心把他們誘入坑道之中。」

高泰說道：「現在，我越想越覺着那位姑娘的設計高明，這位女諸葛還真不簡單。」

井望天道：「如若屍人伎倆止於這種地步，我想：魔教中必還有別的安排。」

這時，突然人影連晃，城堡之上，片刻間多了七八個屍人。

凝目望去，才發覺護城河對面，一個似輪車樣的東西，正不停的把屍人送上城堡。

那叫竹炮，用竹子編，利用竹子的柔韌彈力，射出巨石，原本是對陣施用的利器，但對方却用它來把人送上城堡。

任何人被竹炮彈上城堡時，就會有些手足無措，只有這些屍人感覺遲鈍，能够不受影响。

這時，登上城堡的巳經有十幾個人。

田榮低聲說道：「二堡主，要弓箭手對付那座竹火炮，別要他們繼續的送人上來。」

回目一顧高泰，接道：「小叫化，咱們對付那些屍人去。」

井望天下令弓箭手，集中射向那竹炮，立刻間飛矢如蝗，十幾張強弓，長箭，射向竹炮。

田榮亮出了金劍，當先衝了過去。

高泰緊隨身後衝上。

田榮金劍伸縮，先聲奪人，刺倒了兩個人，高泰拳出如風，擊倒了兩個。

但十幾個屍人，却合圍而上，把兩人圍在了中間。

這些人，都用的一種兵刃，雙刃刀。

事實上，這些屍人的武功，都不錯，刀招尤其險惡，只不過，他們的反應遲鈍一些，所以被田榮、高泰出手搶了先機。

但搏殺了一陣之後，這些人的武功，發揮出來，手中雙刃刀；極盡變化能事，而且，配合的十分佳妙。

田榮、高泰，竟然被困住。

高泰的快拳，已經無法應付那四面、八方的攻勢，只好亮出了如意金環。

田榮雖然連出幾招，都被那佳妙的配合，給封擋開了。

這時，田榮等知道了厲害。

雙方又搏殺了三十個回合，田榮才發覺了這些屍人，不但厲害，簡直是可怕。

初動手時，他們出刀還有些僵硬，但越打越靈活，險招也愈來愈多。

有時，他們攻出的刀勢，完全放棄了本身的安危不顧，只管出刀傷敵。

這就是使得他們的刀法，凌厲十倍。

但田榮和高泰也無法傷到對方。

因為，那主攻之人，所有的破綻，都被左右的刀勢給封了起來。

這是一種很惡毒的打法。

高泰和田榮，有兩次，都幾乎傷在對方的刀下。

細看這些人，一般的冷厲面孔，既沒有笑容，也沒有痛苦之色。

高泰金環震動，又封開一次險招，道：「田兄，這些人不簡單，咱們這樣的打法，太吃虧了。」

田榮道：「高兄可是撐不住了。」

高泰道：「那倒不是，只是，我覺着這打法，太吃力，咱們用不着和人不人，鬼不鬼的人硬拚。」

田榮又問道：「高兄，可是想突圍而出……」

高泰接道：「你發覺沒有，他們好像受一種什麼東西控制着，剛開始的動作，總歸是如此呆板，但同一個動作連下去，他們就純熟多了。」

田榮道：「是啊！」

高泰說道：「所以，咱們不能守在這裏和他們對打，必須選擇一個很有利的形勢。」

田榮道：「撤下城堡。」

高泰道：「兄弟也是此意。」

田榮道：「好！你先退。」

突然間，劍勢加快，寒芒飛掣，刺中了兩個屍人。

他們沒有呼疼，也沒有停下攻勢，像那一劍，根本是刺在別人身上一般。

這證明了一件事，這些屍人，巳經沒有了痛苦的感覺。

田榮嘆息一聲，道：「高兄，你發覺另一個嚴重的事沒有？」

金環飛旋，擋開了兩柄雙刃刀，高泰道：「什麼事如何一個嚴重法？」

田榮道：「他們不怕苦，不怕疼，就算刺中他們兩劍，他們也渾如不覺。」

高泰道：「更可怕的是他們攻勢越來越不好對付。」

這時，金長久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兩位，要不要我們帮忙。」

田榮道：「要！」

金長久突然大喝一聲，緬刀橫掃了過來。

鮮血飛濺中，一個屍人被腰斬兩斷。

高泰大聲叫道：「金塘主，不能衝進來。」

金長久人已衝了進來，聞言又退後三步，道：「為什麼？」

高泰說道：「要是被他們圈上了，就很難再衝出來，你只有想法子把他們陣勢擾亂，我和田兄，就可以脫出他們的圍困了。」

金長久道：「好！」

軟刀左蕩右決，又傷了兩個人。

田榮連傷了四個屍人，仍然找不到退出的空隙，似是整個人，被一片刀芒包住了。

高泰大喝一聲，雙環一震，一口氣封開了連綿而至的一十九刀，疾快的一個閃身，脫出了圍困。

田榮大喝一聲，絕招突出，劍光如電，又傷兩人，配合着連環快腿，踢出了一個缺口，衝了出去。

他劍招凌厲，傷了不少的人，但却沒有法子破圍而出。

原來，這些人中劍之後　也流了很多的血，但他們負傷不退。

更可怕的是，明明傷勢很重，血透衣衫

但他們却好像不怕痛苦一般。

田榮的劍法，實在說起來，應該比高泰凌厲。

但在效用上，却沒有高泰實在。

高泰的如意金環，或是快拳，力道都很強猛，只要擊中了敵人，就會把他們打出很遠。

至少，會逼得他們向後退個三五步。

且說兩人脫出圍困之後，並未立刻退走。

兩個人選擇了一片牆壁，背牆而立。

這樣，三人就可以全力對付正面攻來

的敵人，減少了後顧之憂。

忽聞蓬蓬兩聲，兩個屍人倒了下去。

這兩人失血太多，終於暈倒在地上。其實，這些屍人的武功，並非太難對付，但他們不怕痛苦一事，却使人百思不解。

他們會流血，那證明了他們還是人。但那血淋淋的傷勢，却不能阻止他們的攻勢。

這時，那些屍人中有五個向田榮等行了過來。另有七個直向堡內行去。

高泰低聲問道。「田兄，這是怎麽同事？」

田榮高聲說道：「金老，快和井二堡主下去，對付入堡中的敵人。」

金長久和井望天應了一聲，躍下了城堡。

五個屍人，行近了兩人。不待屍人有何行動，田榮和高泰已搶先出手。

兩個人都有了對付這些屍人的經驗，心中已明白，剛動手時，殺他們的機會大些。

所以，兩人一經發動，就全力施展。田榮還有一個心得，一出手，就把對方殺死。殺傷對方，只不過稍減他們的戰力罷了。

兩人快速的一擊，又擊斃了兩個人。田榮一劍攔腰把一人斬作了兩段。高泰如意金環，一擊敲破了一個人的腦袋。

但另外三個人的雙刃刀也同時攻到。

田榮揮劍封開，看了高泰一眼，道：「小叫化子，這些人不知道痛苦，好像也不會說話。」

高泰道：「不錯，好像都是啞吧！」

田榮道：「我看是被人割了舌頭？準是被人割了舌頭。」

高泰道：「對！要找這麽多天生的啞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兩人談話，心神微分，被對方一刀劃破了高泰左臂衣衫。

田榮急攻兩劍，封住對方，道：「小叫化，傷到沒有？」

高泰道：「沒有，只劃破了衣衫。」

田榮道：「和這種人不人，鬼不鬼的人硬拚，無味得很，咱們也退走吧！」

高泰道。「對！對付這種人，應以智取，不可力敵。」

高泰的如意金環，奇招突出，震退了兩個屍人，和田榮衝了過去，躍下城堡。

這些藍衣屍人，不但兵刃奇怪，而且招數也很奇異。

以田榮和高泰的武功，也只能在突然快速出擊下，傷了對方。

如是纏鬥下去，想搏殺他們，眞還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二人身法如箭，已奔到了大廳前面。那是伍家堡發號施令的中樞。

這時，廳內燈火通明。

伍天義、井望天、楚定一、金長久、江玉南、伍明珠等，都巳經聚集在大廳之中。

井望天道：「田少兄，情況如何？」

田榮道：「他們刀法怪異，而且不畏傷死，不可力敵。」

伍明珠道：「他們有些什麽缺點。」

田榮道：「第一次出手較慢，是咱們可乘之機，還有他們轉動不太靈活，如若隱在暗處，出手偸襲，得手的機會很大，……」語聲一頓，接道：「自然，偸襲的人，一定要有相當的武功才行，一般的堡丁，決無法得手。」

這時，四五聲凌厲的竹哨聲，傳入大廳。

江玉南道：「看來他們已經攻入了堡中。」

井望天道：「是！而且，他們分集於五處。」

田榮道：「二堡主，這些人不可輕敵，你不能讓他們出手硬拚。」

井望天說道：「我已經交待過了，把他們引入坑道之中，然後，以暗襲爲主，並且把他們不畏傷疼的特性，都告訴了大家。」

田榮道。「好！初見這些屍人，覺着他們十分可怕，單是那一股陰森的味道，就叫人心生寒意，但和他們動上手之後，就覺着沒有什麽可怕了……」

江玉南接道：「聽說田兄、高兄，勇猛非凡，連斃了數名屍人。」

井望天道：「他們兩位，擋住了屍人第一度攻勢。」

田榮苦笑一下，道：「我想不出，魔教用什麽方法，造就出了這樣的人物，他們眞實的武功，實在不弱，但他們有缺點，就是反應遲鈍，一旦動上手時，前幾招很遲緩，但如讓他們展開了手脚，他們的武功實在不弱。」

江玉南道：「不知道外面的情形如何了，咱們瞧瞧去吧！」

金長久道：「鐵劍門的人，都巳得到我的通知，不可和這些人正面爲敵。」

井望天說道：「是，我也通知了其他的人。」

楚定一道：「明珠設下這種坑道陷阱，對付這種人，應該很有用才是，現在，好像未聽他們中伏後呼喝之聲。」

田榮道：「這些屍人，還有一個特別之處，我忘記說出來了。」

楚定一道：「什麽特別之處？」

田榮道：「他們一個個，似乎是不會說話，像啞吧一樣。」

楚定一道：「原來如此……」語聲一頓，接道：「大哥坐鎭中樞，小弟要出去看看了。」

江玉南道：「咱們一起去。」

田榮道：「咱們最好能走得分散一些，一旦被他們圍上，也好相互接應。」

江玉南道：「這也是田兄心得了？」

田榮道：「不錯，這是他們一個缺點，對身後的攻襲，他們反應也很遲緩。」

江玉南道：「不論這些屍人的武功如何，但他們有這麽多的缺點，似乎沒有什麽可怕了。」

田榮輕輕吁了一口氣，道：「江兄，有一件事，咱們不能不顧慮，那魔教中人，如若混入其中，咱們還用對付屍人的辦法，那就要吃大虧了……」

話未說完，忽聞幾聲慘叫傳來。幾人聽得清楚，那聲音都是堡丁發出

來的。

顯然，有堡丁受到了傷害。

江玉南說道：「田兄，只怕被你說對了，魔教弟子，深入其中，咱們過去瞧一瞧。」

高泰想阻止，但又忍了下去。

江玉南加快了脚步，向前行去。

高泰低聲地說道：「田兄，咱們跟着他。」

這時候，整座的伍家堡，到處都有燈光。

但却很少看到人。大部份的堡丁，都隱藏在房舍之內。

江玉南行過了兩重庭院，迎面行過來一羣穿着藍色壽衣的人。

他們手執雙刄刀，結隊而行。

江玉南暗中一數，這一羣人，竟有九個之多。

這是一座小庭院，雙方一照面，距離只有丈餘左右。

江玉南低聲道：「這就是屍人麽？」

田榮道：「對……江兄，看他們和常人有些什麽不同？」

江玉南道：「舉動有些呆板。」

田榮道：「這些人明明是人，但却有很多的地方不像人，不知魔教如何訓練他們。」

九個藍衣人行近了江玉南等一行人之後，既不多談，也未停下來，畢直的行了過去。

一會之後，雙方巳經面面相對。

當先一個屍人，一抬手中之刀，刺了過來。

鋒芒正對着江玉南的前胸。

江玉南一皺眉頭，身形疾閃，避開了一擊。

田榮金劍出鞘，說道：「江兄，小心一些，他們的招術中，有幾招是很邪門的，一不小心，就可能會造成同歸於盡的情勢。」

江玉南道：「哦！」

右手一翻，很輕易的抓住了那藍衣人的右腕。暗用內力，忽然一抖，把那人摔出了七八尺遠。

但第二，第三個人，又攻了上來，雙刄刀同時攻向江玉南。

江玉南長劍出鞘，反手一劍，劈了過去。

他出劍快如星火，一劍斬去，砍下了一個屍人的右臂。

但聞蓬然一聲，那人的右臂和兵刄，一齊跌落在地上。

田榮說得不錯，那人斷了一臂，竟然全無所覺。

只見他左臂一揚，一拳擊了過來。

江玉南雖然劍快如風，但却從未見過如此標悍的人，不禁爲之一呆。

就這一怔神間，一柄雙刄刀，和一拳，同時擊了過來。

江玉南一閃身避開一刀，但那一拳，却擊中了左肩。

但聞蓬然一聲，江玉南被打得向後退了兩步。

高泰一閃而出，蓬然一拳，擊中在那個屍人的鼻子上。

那人被一拳打得向後退出了五六尺之遠。

田榮道：「江兄，這些人不是殺不死，但他們不怕疼，而且他們對鮮血也沒有畏懼之感。」

江玉南道：「世上眞有這種人，如非親眼所見，別人說出來，只怕也很難叫人相信。」

田榮道：「不錯，所以，一出手，就要制他們於死地，這些人不怕痛苦，不會說話，但他們却會死亡。」

江玉南長劍揮動，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封開了對方數把雙刄刀，高聲說道：「你們聽着，如若諸位這樣苦纏不休，那就別怪我要施下毒手了。」

那些藍衣人竟似沒有聽到，望也不望江玉南一眼。

那斷去一臂的屍人，一條臂仍然流着鮮血。

但他仍然不停的揮着左拳猛攻。

濺飛的血珠，洒在了江玉南的身上。看着那血淋淋的斷臂，連江玉南也有些不安。

江玉南突然劍法一變，但見寒芒飛舞，劍光如幕，綿綿密密罩了過去。

這一次，他眞的施下了毒手。

田榮，高泰也看到了一次眞的快劍。

沒有人看清楚他的劍路。

但見圍攻他的幾個屍人，一個個的倒了下去。

高泰輕輕歎息一聲，道：「好快的劍法。」

不知道有多少屍人衝入伍家堡內，但進入這座的屍人，却已死亡。

江玉南蹲下身子，翻轉過一個屍人的面孔，打開了他的牙關。

發覺了他仍有舌頭。

有舌頭，爲什麽不會說話，不會喊痛呢？

難道他們眞的巳不知道痛苦。

江玉南伸手扭動了一下那些人口中的舌頭。

發覺那些人的舌頭，巳成僵硬。

江玉南仔細查看了那些人的舌頭，都僵硬了，而且，不是死後才有的變化。

這些人，在他們生前，舌頭巳經僵直，無法說話。

田榮道：「江兄，發現了什麽？」

江玉南道：「這些人的舌頭，早巳僵直，目前，如若咱們能找出他們的不怕痛苦的原因，那就可以瞭解如何造成這些不畏死亡的屍人了。」

伍明珠緩步行了過來，道：「事實上：這些人，穿着的衣服，和他們的號稱，巳證明了一切，把他們稱作屍人，那巳說明他們失去了主裁自己的智慧，只是一具行屍走肉罷了。」

江玉南道：「我就是有些想不通，他們失去了主裁自己的智慧，如何還沒有忘記他們的武功。」

伍明珠道：「他們還活着，是憑藉着一種特別的飲食在維持他們的生命。」

江玉南道：「什麽樣的飲食？」

伍明珠道：「毒飯，一種特製的毒飯，能使他們維持生命的延續。」

江玉南道：「姑娘，這該是人間慘事

，咱們不能讓他們繼續創造毒人，咱們想法子阻止他們。」

伍明珠點點頭。

金長久道：「江少兄，咱們只是受到屍人的攻襲，還不知道他們來自何處，直到現在，好像還未見到這主兒出面。」

田榮道：「這些白癡人般的屍人，固然叫人憐憫，不過，咱們也不能就放任他們在伍家堡中殺人，至少，把進入堡中這批人，肅清了再說。」

金長久道：「對，尋找究竟，此非其時。」

伍明珠道：「堡丁傳報，堡中的坑道，已消滅了攻入堡內的大批屍人，只剩下三五個人，已在堡丁重圍之下，已無屍人繼續入堡，情勢已經穩定了下來。」

金長久說道：「這麼說來，除了這一批屍人之外，魔敎中人，並沒有混進來的了？」

伍明珠道：「就各處傳訊報告，堡丁們雖然有一些傷亡，但並不太大，金老率領那一批鐵劍中高手，發揮了很大的效用，他們隱在暗處．出劍攻擊，傷了不少攻入堡中的屍人，其中有一半傷在了他們的手中，有一半被引入了坑道之中，所以，眞正走入廳院中的屍人，倒是不多。」

金長久道：「幸虧姑娘想出這麼一個法子，減少了很多堡丁的傷亡。」

田榮道：「這法子對付別的人，或許不會太有效用，但對付這些屍人，那眞是效用卓著了。」

金長久道：「伍姑娘，老夫過去，對妳有些不太客氣，但見到姑娘表露出這等智慧，在下的內心中，實在十分敬服。」

伍明珠道：「金老誇獎了！」

金長久道：「伍姑娘！我不是誇獎妳，姑娘想出來這個辦法，看似容易，但效果如此强大，證明妳用過了一番心思來思考……」

目光突然轉到江玉南的身上，接說道：「江少俠，老夫有點意見，希望你能同意。」

江玉南道．「金老請吩咐。」

金長久說道．「此後，咱們再有什麼大事商討時，應該多聽一聽伍姑娘的意見．她小小的年紀，但已表現出很過人的才華。」

江玉南微微一笑，道：「金老如此推薦，想來定然是不會錯了……」

回顧伍明珠一眼，接道：「此後，還要伍姑娘多多費心了。」

伍明珠道，「小妹如能效勞，自當全力以赴。」

江玉南道：「此刻，堡中的情形如何了？」

伍明珠道：「入堡屍人，全數就殲，目下，全堡已經平靜下來，井二叔已傳出令諭，正在處置那些屍體。」

田榮道：「姑娘一直未離內廳，但對堡內各種變化。似是瞭如指掌。」

伍明珠道：「小妹設計了一種通訊連繫之法，只要堡內有什麼變化，很快就會傳入大廳。」

田榮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這片刻間，所有的人，都對伍明珠改變了印象。

她本來不是個很重視的人物．但這一刻間．却使人產生了一種無比的敬重，簡直看成了女諸葛。

金長久輕輕咳了一聲，說道：「姑娘，現在，咱們好像沒有什麼緊要的事情幹了。」

伍明珠道。「暫時沒有了，除非魔敎中有第二批人物攻進來。」

這時，一個堡丁匆匆奔了進來。

他跑得滿身大汗，一看就知道是有重大的事情稟報。

金長久、田榮、本來站在庭院前面，看到堡丁跑進來之後，都未喝問，反而閃在一側。

兩人的心中，都對伍明珠生出了極端的敬重，準備由她來問明內情。

那堡丁直奔到伍明珠的身前，躬身一禮、道：「姑娘……」

伍明珠一揮手，道：「不要急．你有什麼話，慢慢的說。」

那堡丁喘了一口氣、道：「城堡西北角處，一座堆積雜物的庫房，突然出現了敵人。」

這消息確實很震動，伍明珠也不禁吃了一驚，道：「那是怎麼回事，突然會出現了敵人？」

那堡丁道：「不知道，他們還擄去了咱們三個人。」

伍明珠道：「哦！」

那堡丁道：「楚三爺已經趕了過去，特地要小的來報告姑娘一聲。」

伍明珠道：「我知道，你去報告三爺，要他圍在庫房，暫時不用衝進去。」

堡丁說道：「姑娘，妳還有什麼指示麼？」

顯然，他沒有確知伍明珠如何處置這件事情，但又不敢多問，只好轉彎抹角的說了一聲。

伍明珠道：「告訴三爺，就說我和金塘主，江少俠，田少俠等很快就到。」

堡丁道：「姑娘……」

伍明珠揮揮手，道：「快些去吧！」

那堡丁才轉身快步而去。

金長久道：「姑娘，他好像還有話沒有說完，爲什麼不讓他說下去。」

伍明珠道：「他告訴我的無非是事情很緊急，我想，這沒有我要他傳達的話重要。」

高泰道：「爲什麼？」

伍明珠道：「我那位楚三叔性子很急，我怕他會衝入庫房中去。」

金長久道：「對！一定先要阻止他進入庫房，才屬重要。」

伍明珠道：「金老，我看這才是魔敎眞正的殺手出現了，咱們要不要過去看一看？」

金長久道：「這要江少俠決定了。」言下之意，無疑已暗示出了江玉南的身份。

江玉南倒是不好推辭，輕吁一口氣，道：「好，咱們去瞧瞧吧！」

一行人很快的趕到了西北角處。

只見楚定一帶着八個身着黑色勁裝，懷抱雁翎刀的大漢，一排分列身後。

在楚定一身前，還有七八個堡丁，散佈在庫房外面。

金長久望了那八個身着黑色勁裝大漢一眼，暗暗忖道：這才是伍家堡中眞正的武師。

大約是楚定一聽從了那堡丁傳來的令諭。所以，他一直站着未動。

江玉南低聲道：「三堡主，敵人有什麼動靜？」

楚定一道：「沒有，他們擄進去三個人，現在一直沒有出來。」

江玉南道：「這座庫房中有些什麼東西？」

楚定一道：「是一些雜物。」

江玉南道：「那些雜物，是不是很容易引燃？」

楚定一道：「是！」

江玉南道：「這地方沒有和堡中房舍連接，就算他們放火，也不過燒去這座庫房而已。」

楚定一道：「正是如此。」

江玉南道：「好！咱們進去瞧瞧。」

伍明珠道：「慢着。」

田榮道：「姑娘有什麼高見？」

伍明珠道：「他們擄了咱們三個人，然後隱入在庫房中不再出現，用心就是要引誘我們進去。」

金長久道：「嗯，不錯。」

伍明珠道：「他們在這度房中安排些什麼花樣，那就不知道了。」

金長久道：「大概是在庫房中設下了埋伏，把咱們誘入庫房之中，下手施襲而已。」

伍明珠道：「如若眞是這麼簡單，以諸位武功之高，那也不用放在心上了。」

金長久道：「姑娘覺着他們還有別的手段了？」

伍明珠道：「對！」

金長久道：「什麼手段？」

伍明珠道：「什麼手段，晚進不敢妄作論斷，不過，晚進可以試舉一例，以諸位經驗之豐，自然可以舉一反三了。」

金長久道：「在下洗耳恭聽。」

伍明珠道。「譬如說，他們在庫房中洒下一些毒粉之類，諸位要如何防備？」

金長久道。「這個……」

伍明珠道．「晚進不過是說明一例，其他的，我想還有很多的可怕手段。」

江玉南道：「不錯，如若他們隱藏在那裏，暗施襲擊，也就罷了，只怕他們佈置下甚麼毒物，毒藥，那就叫人防不勝防了。」

伍明珠道：「他們隱藏在中間，不肯出來，就是想要你們進去，如若他們沒有很精密的設計，如何敢誘你們進去？」

江玉南道：「對！這是一個很可怕的陷阱。」

金長久道。「姑娘的推斷，大是有理，可是，我們應該如何呢？」

伍明珠道：「如若照晚進的看法，咱們乾脆放一把火，把這座庫房燒了。」

金長久道：「燒了？」

伍明珠道：「對！不論那庫房之中有些甚麼埋伏，只要放上一把火都可以把他燒的寸草不留了。」

金長久道：「對！只要一把火，就可以燒盡了所有的問題。」

兩個人的說話，聲音很高．在場之人．都聽得十分清楚。

自然．隱在庫房中的人，也聽得十分清楚。

忽聽一聲重重的咳聲．一個全身黑衣的老人緩步行了出來。

伍明珠回顧了金長久一眼．道：「金老前輩．這要你出面了。」

金長久輕輕的咳了一聲，拱手一禮，道：「老兄很辛苦了。」

黑衣老人道：「不敢當。」

金長久道：「閣下怎麼稱呼？」

黑衣人隨卽應道：「你問老夫的姓名麼？」

金長久道：「不錯，在下叫金長久，你朋友怎麼稱呼？」

黑衣老人道：「老夫的姓名說出來，只怕你們也不知道。」

金長久道：「說說看吧！在下自信對江湖上的朋友，認識很多，就算沒有見過的人，也是聽過姓名。」

黑衣老人點點頭，道：「好，老夫叫作周鬼。」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周鬼？這個名字的確很怪。」

周鬼哈哈一笑道：「怎麼？你聽到過沒有？」

金長久道：「沒有。」

周鬼說道：「我說嘛！老夫今年巳經是六十九歲了，但却是第一次在江湖上出現。」

金長久雙目凝注在周鬼的臉上，打量了一陣，才說道：「這名字，雖然不怎麼好，但却是很稀少，你老小子的學問，實在不錯，才替你取了一個這麼有學問的名字。」

周鬼淡淡一笑，道：「其實，這名字不算太稀奇，只是你見識不够罷了。」

金長久道：「老夫的見識實在不够，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取名叫鬼。」

周鬼笑一笑，道：「好！那就讓你開開眼界了，王鬼、李鬼、張鬼、趙鬼，你們都出來吧！」

隨着他呼叫之聲，四個六十以上的老人，快步行了出來。

這五鬼的年紀都差不多．穿着也一樣．一身黑的長衫。

周鬼又說道：「一個人，名字叫作鬼很稀奇，但如很多人名字叫鬼，就不稀奇了。」

金長久說道：「你們五個人，都叫作鬼……」

突然神色一變，向後退了兩步。

原來，他突然想到了江湖上一件事，五鬼闖少林。

數十年前，五個自稱名字叫鬼的人，闖入了少林寺，硬要「達摩易筋經」。

少林寺前動了寺中高手三十餘人，仍無法攔住他們，被他們逼近了藏經閣。

少林寺出動了羅漢陣，才算把他們阻擋在藏經閣外。

那一戰很兇厲，少林寺被傷了一十八位高僧。

想不到，這五鬼竟然會在此出現。

這件事發生在很久之前，而且，江湖上的流傳不廣。

所以，在場之人，除了金長久之外，

別的人都不知道。

田榮低聲道：「金老，你好像很害怕這五個叫鬼的人。」

金長久沒有理會田榮，目光却轉注到周鬼的身上，道：「當年闖少林寺的也是你們五個人了？」

周鬼笑一笑，道：「五鬼闖少林，不錯。幸好，咱們五個人，都還未死，沒有眞的變鬼。」

金長久點點頭，道：「周兄，你們和魔教有甚麽關係？」

周鬼道：「沒有甚麽關係。」

金長久道：「旣是沒有關係，爲甚麽要帮他們對付中原武林同道？」

周鬼道：「沒有關係，但却有一點相互的利害條件，我們帮他們對付了伍家堡，他就帮我們取到『達摩易筋經』。」

金長久道：「魔教中人，說話如何可以相信，諸位只怕上當了。」

周鬼道：「五鬼豈是好騙的人，這一點不用你代爲費心。」

金長久道：「周兄，認識兄弟麽？」

周鬼說道：「咱們雖然少在江湖走動，但對你金塘主的大名，却已是久仰得很了。」

金長久道：「那很好，周兄旣然知道兄弟，我就再替你引見幾個人如何？」

周鬼道：「甚麽人？」

金長久指指江玉南道：「這一位是雲頂神府的江少俠，也是武林三秀之首。」

聽說是神府中人，周鬼的臉色不禁一變，很仔細的打量了江玉南兩眼。

金長久又指指高泰和田榮，道：「這兩位，也是三秀中人，目前，三秀已齊集在伍家堡。」

王鬼低聲說道：「周老大，這件事，他們好像沒有告訴咱們。」

周鬼道：「本來就沒有說。」

王鬼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周鬼道：「這三個年輕人，未必就是武林三秀……」

王鬼接道：「不怕萬一，只怕一萬，萬一他們眞的是呢？」

周鬼道：「就算眞的是他們三個，咱五鬼齊集，也未必就怕了他們。」

王鬼道：「這倒也是，咱們爲甚麽怕他們呢？」

田榮突然開了口，冷冷說道：「你們叫作鬼，想來上面還有判官了？」

周鬼道：「你先打敗了咱們五鬼，自然就見到了判官。」

田榮道：「判官上面還有甚麽？」

周鬼不答。

高泰道：「閻王。」

田榮道：「不知道閻王到了沒有？」

庫房中傳出了一個冷森的聲音：「到了。」

一人邁着大步，緩緩而出。

夜色中，隱隱可見他穿着紫袍。

一個身着紅衫，手提硃砂筆的人，緊隨在那紫袍人的身後而來。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眞的有閻王、判官？」

紫袍人道：「旣然有鬼，爲甚麽不該有閻王、判官呢？」

金長久道：「都到齊了？」

高泰冷笑一聲，說道：「你這個閻王，也實在可憐得很，一個判官，五個小鬼，老實說，沒有牛頭馬面，也沒有鬼卒護擁。」

紫袍人不理會高泰的刺激，却望着江玉南一抱拳，道：「少兄是來自神府？」

江玉南道：「是！」

紫袍人道：「神、鬼有界限，但咱們必須在七十二天內，取到達摩易筋經，否則，天下就少了我們閻王門這一個門戶，還望少兄體諒，不要插手此事。」

江玉南笑一笑，道：「你沒有瞧瞧麽？我幾乎已經是這裏的人，如若你們在這裏大開殺戒，難道我能不管麽？」

紫袍人道：「少兄，你可曾想到，我們只有七十二天限期了。」

金長久道：「閻王，那七十二天的限期，眞對你們那麽重要麽？」

紫袍人道：「使整個的閻王門中完全絕滅，你想想看，是不是很重要呢？」

金長久道：「達摩易筋經，又不是仙丹妙藥，如何能够救活你們所有的人？」

紫袍人道：「閻王門的武功很怪異，練到了某一種境界之後，就造成了某一種無法克服的難關……」

江玉南接道：「哦！那難關要你們的命麽？」

紫袍人道：「對！我們上一次派了五個人，到少林寺去，希望搶到達摩易筋經，但我們失敗了，我集中了本門中所有的人，在深山大澤之中，研究了幾十年，仍然無法克服這個難關。」

江玉南說道：「你們的年紀都不少了吧？」

紫袍人道：「不錯，我們都已經五六十歲了，老實說，我們不在乎死亡，但我們這一代要集體死亡，實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江玉南道：「哦！」

紫袍人道：「目下我們這一批人，大約有十幾個，在塲的人，是本門中的精萃，但因爲我們無法克服這個困難，所以，整個門戶面臨絕續大關，我們不得不作最後一次的掙扎。」

江玉南道：「你們要作最後一次掙扎，也應該找上少林寺去，爲甚麽找上伍家堡呢？」

紫袍人道：「因爲，我們算過了這一筆賬，我們盡起本門精銳，到少林寺去，取到達摩易筋經的機會也不算太大，所以，只好和魔教合作。」

江玉南道：「閻王，你到伍家堡來，就一定能够得手麽？」

紫袍人道：「原來我是這麽想。」

江玉南道：「現在呢？」

紫袍人道：「現在，我的想法改變了很多。」

金長久道：「閻王，至少你可以不和他們合作。」

紫袍人道：「那不行。第一，我們答應的事，不能失信；第二，我們算一算這裏的機會，比去少林寺大一些。」

江玉南道：「你眞的相信，魔教一定會助你麽？」

紫袍人道：「他們也許會變卦，不過，他們將付出相當的代價……」

語聲一頓，接道：「少兄，我們閻王門，在江湖上不太出名，而且，我們也不求聞達，不過，我們的武功，却是屬於陰狠歹毒的類型，再說，我們今日在此之人，都是閻王門中，最精銳的人手，更重要的是，我們都已經快要死了。」

江玉南道：「多謝指教……」淡淡一笑，接道：「不過，你們是否有把握對付伍家堡呢？」

紫袍人說道：「我們計算過了，伍家堡的實力，我們幾個人，應該能很輕鬆的收拾伍家堡，何況，還有魔教中的屍人協助。」

金長久冷笑一聲，道：「你們現在是不是改變了自己的看法？」

紫袍人道：「唉！想不到的是，伍家堡中，竟然有這樣的高手。」

高泰道：「閻王，不管如何，你們究竟是中原人氏，魔教來自西域，你們犯得着爲他們拚命麽？」

紫袍人道：「你閣下的幾句好話，只可惜太晚了一點。」

高泰道：「閻王，你只有判官和五鬼麽？」

紫袍人道：「人數是不多　但你如能勝了我們，那就等於勝了閻王門。」

江玉南道：「閻王，我知道你苦衷，不過，對今日之事，我不能撒手不管。」

紫袍人道：「哦！」

江玉南道：「我想，我們之間，應該是還有一個研究的餘地。」

紫袍人道：「怎麽說？」

江玉南道：「魔教如眞有力量，帮你們取到達摩易筋經，似乎就是用不着再利用你們來對付伍家堡了。」

紫袍人沉吟了一陣，點點頭。

江玉南道：「閻王，取到眞本的達摩易筋經，那是不可能的事，但如我們想一個辦法，取得你們需要的部份，也許可以商量。」

紫袍人道：「事實上，我們也不需要全部易筋經，我們只希望能够取得到一部份，即是解救我們武功缺陷的一部份。」

江玉南道：「這就要看閣下對誰信任了。」

紫袍人道：「我們希望能相信你江少俠給我們一個保證，在下立刻就可以有一個決定性的措施，和魔教撕毁約定。」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閻王，我不給你承諾，我只能說，我盡力而爲，取得你們想要的東西。」

那紅衣人在旁突然開了口，冷冷的說道：「閻王，這話太空泛，咱們絕對不能相信。」

紫袍人道：「魔教中人，更是不可相信。」

紅衣判官道：「至少，他們提出的辦法很具體，只要咱們配合　那是各取所需，並非是只對咱們有利。」

田榮冷冷說道：「問題在於你們先要對付伍家堡。你們想想看，還未到少林寺去，却先要和我們拚個生死存亡出來。」

紅衣判官道：「取不到達摩易筋經，我們也等於死人，只不過早死和晚死一陣罷了。」

田榮道：「聽你的口氣，好像是吃定我們了，對麽？」

紅衣判官說道：「那倒不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魔教答應我們的條件，比你們優厚，咱們自己救命要緊，總不能捨近求遠。」

田榮輕輕吁一口氣，說道：「江兄，看來，他們覺着吃咱們很容易，這個人咱們丟不起，說不得，大家只好放手一拚算了。」

江玉南道：「如是彼此無法協調，那是難免一戰，不過，在下實在不願我們自相殘殺，留給魔教可乘之機。」

紫袍人冷笑一聲，道：「江少俠，本座只不過對神府有些顧慮，至於江湖三秀，還未在本門的眼中。」

江玉南劍眉微揚，似想發作，但又突然忍了下去，道：「閻王，能不能告訴我，魔教答應你們些甚麽條件，他們又如何帮你們取到達摩易筋經？」

紅衣判官道：「閻王，不能說得太明白，那無疑洩露了我們的計劃。」

紫袍人點點頭道：「此間事了，他們就派出教中十二位高手，和我們同往少林寺取經。」

江玉南說道：「就算有魔教十二高手相助，你們也未必能攻入少林，取得易筋經。」

紫袍人道：「自然，我們還有一番很精密的設計。」

江玉南道：「魔教中旣然能派出十二高手助你們取經，爲什麽他們不肯來攻打伍家堡？」

紫袍人哈哈一笑，道：「江少兄怎知他們未來？」

江玉南怔了一怔，道：「怎麽？他們已經來了？」

紫袍人道：「不錯，他們已經進入了貴堡之中。」

江玉南道：「進入了敝堡？」

紫袍人道：「他們可能是貴堡的堡丁，也可能是僕從丫頭，到他們應該現身的時候，他們就會露出本來的面目。」

江玉南道：「閣下如若說他們是一個月前來的，在下也許可以相信，如若說他們近日中來的，那就很難叫人相信了。」

紫袍人道：「魔教中十二弟子，非同小可，閣下不要太過輕視他們。」

江玉南問道：「閻王，你是說，你們今夜襲擊伍家堡，是和十二魔教中高手配合？」

紫袍人道：「不錯，咱們能混進來，十二魔教高手，自然是也混入了貴堡。」

江玉南道：「哦！」

紫袍人道：「所以，你們如是把全部力量集中於此……」

只聽兩聲悽厲的慘叫，傳了過來，打斷了紫袍人未竟之言。

緊接着，傳過來幾聲尖銳的哨音。

這正是伍家堡中告急的信號。

江玉南一皺眉頭，道：「十二魔教弟子，已經動手了麽？」

金長久道：「我已吩咐鐵劍門，要他們機動馳援各處。」

楚定一道：「就算眞的有十二名魔教弟子混進來，咱們也可以應付，一兩人的傷亡，自是難免。」



事情已經擺得很明顯，羣豪不肯退走！就是要江玉南下令，全力出手，一鼓作氣，先把閻王門消滅了再作道理。

江玉南道：「三堡主，田兄、金老，請馳援別處，這裏有在下，高兄、伍姑娘，足可以對付了。」

田榮道：「好！在下倒想見識一下，魔教中的高手有些什麽驚人絕技。」

當先轉身而去。

田榮答應了，金長久和楚定一，自是不便再作推拒。

兩人也緊隨而去。

楚定一一走，隨他身後的堡中精銳，也同時跟去。

場中只餘下了江玉南，伍明珠，和高泰三人，還有八個防守這倉庫的堡丁，站在一側，那是只能吶喊助威，無法助拳動手的人。

江玉南緩緩向前一步，取出了一尺五寸的魚腸劍。

脫下了古趣盎然的青銅劍鞘，這支名動天下的古劍，立刻發射出耀眼的光芒。

輕輕吁一口氣，江玉南緩緩說道：「閻王，伍家堡目下已經是抗拒魔教的基地，我們不能退去，也無法讓你們在伍家堡中肆意屠殺。」

紫袍人道：「這麽說來，江少兄準備和我們作對了？」

江玉南道：「我們不能退走，也不許你們在這裏殺人，只有一條路可走。」

紫袍人道：「什麽路？」

江玉南道：「閣下放下兵刃，和我們同抗魔教中人。」

紫袍人道：「這個很困難，除非你能答應帮我們取得達摩易筋經。」

江玉南道：「閻王，我不能答應你一定能作到，不過，我答應帮助你們。」

紫袍人道：「江少俠，我不能讓他們全部死亡，達摩易筋經對他們至關重要，得不到易筋經，他們就無法活下去了。」

江玉南說道：「閻王，有些事情是無法選擇，必須要由你們自己用你們的智慧；去決斷這件事情，那一個可靠，在下的承諾，雖然是不够完全，但我答應的，都可以作到，太完美的承諾，很可能流於空言。」

紫袍人道：「老實說，在下比較相信江少俠的話，我也明白你的處境，不過，這件事關係本門的存亡絕續，實在說，我也很難自作主意。」

江玉南說道：「對對！和他們商量一下，不論鬧到什麽結局，雙方才能沒有怨言。」

紫袍人回顧了判官和五鬼一眼道：「江少俠的話，你們都聽到了？」

判官和五鬼齊聲應道：「聽到了。」

紫袍人道：「好！對此事，你們有何抉擇？」

王鬼道：「咱們是小鬼跟着閻王走，閻王看着辦吧！反正，咱們還有百日好活，過了百日，眞要作鬼，也是沒有辦法，這件事，我們已經想了很多年，現在，也用不着再担心了。」

紅衣判官突然開了口，道：「閻王，我看，不能信任他。」

紅衣人哦了一聲，道：「爲什麽？」

紅衣判官道：「因爲，他一直沒有對咱們有一個肯定的承諾，事後，他也可以推托不管。」

紅衣人道：「這個……」

江玉南道：「這麽說來，我們必須要分個勝負了？」

紅衣判官道：「姓江的，就算你是神府中人吧？但咱們也不會把你放在心上，需知，咱們都是快死的人了。」

江玉南道：「我深深體會到諸位這些心情，所以，在下對諸位一直容忍，希望諸位念到武林一脈，拒和魔敎合作。」

紅衣判官厲聲說道：「我們念其武林一脈，但我們的生死，又有誰管呢？少林寺如念武林一脈，就該把易筋經交給我們，我們不是要偷學這少林武學的根本大法，而是要保住性命。」

江玉南道：「判官，你們到少林寺中，說明了內情沒有？」

紅衣判官道：「沒有，他們既然不肯交出易筋經，咱們說明了，也是沒有什麽用處？」

江玉南道：「你們練的武功，走火入魔，大概不會需要全部的易筋經吧！」

紅衣判官道：「這件事，在下覺着似乎是用不着說清楚吧！」

江玉南說道：「你們不說清楚，那是要經文的全部，這件事情，自然是辦不到了。」

紅衣判官道：「辦不到，我們只有死路一條。」

高泰冷冷說道：「江兄，我看，這個閻王、小鬼，都好對付，最難對付的就是這位判官，把這位判官宰了，我看，其他的事情，那就容易談了。」

紅衣判官冷冷說道：「臭叫化子，說大話，不怕風閃了你的舌頭，你敢出來和我一決雌雄麽？」

高泰道：「我爲什麽不敢。」

江玉南伸手攔住了高泰，道：「我們已對你盡了最大的忍耐，你如是仍然執迷不悟，那就別怪我劍下無情了。」

紅衣判官說道：「閻王，你聽到沒有，這是澈頭澈尾的恐嚇，咱們怎能忍得下去。」

閻王搖搖頭，道：「判官，我在想，江少俠的話，也有道理……」

紅衣判官冷哼一聲，道：「閻王，咱們沒有和魔敎聯手之前，有誰來和咱們談過，江湖上各大門派，都把我們看成了見不得天日的人，全不和咱們來往……」

江玉南也看出了目下的形勢，如若不把判官除去，他會一再阻擾雙方的合作。

一時殺機泛起，決心先除去這位判官，再作道理。

心中念轉，冷笑一聲，接着說道：「判官，你一定收了魔教什麽好處，才這麽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小心，我要拿你試劍了。」

話出口，人已飛身而起。

手中魚腸劍，化作了一道冷森的寒芒，使人分不清是人是劍。

紅衣判官倒是未料到，他說動就動，出劍竟是如此的迅速。

右手一把抓住了腰間的活把，正想抖出軟劍，已自無及。

（未完・卅三）

